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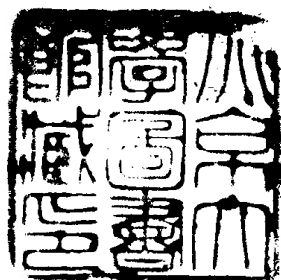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6103/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五七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大學稽中傳三卷

〔明〕李經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

〔明〕薛應旂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日進直講五卷

〔明〕高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高文襄公集本

大學新編五卷

〔明〕劉元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南溪劉氏家塾重刻本

孟義訂測七卷

〔明〕管志道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 一

..... 二二

..... 二三九

..... 四〇一

..... 四七八

# 大學稽中傳三卷

〔明〕李經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稽中

傳三卷》提要

自序

惟聖賢之教關治亂晦則明之庶幾乎立人之命大學自程朱格物之論出微言類合胡底於今人心大惑嗚呼惟道中之未稽斯道真之靡定敬服程朱之訓謂窮至事物之理爲格物率茲教典於身心倫理間多沃覺性道有得而庶物之來明如也然必充萬物之說則古今史傳累千萬卷罔可悉記山海形色累千萬種罔可悉辯孔門稱肖者七十幾茲大教罔可四三人使帝王以是立教則天下之絕學近聞宗易簡者謂靜定虛靈卽道一以貫之更無等分無庸考索徑迪

大學稽中傳

卷序

光宏究茲奇論乃至人人自聖罔折天衷侈精神之臆慧廢義理之義閑使聖賢以是立教則天下之私學抑不知先王之教也人道而已矣道雖周於形器學實切於人身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所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非茲物乎意心身家國天下六物之理既明則誠正修齊治平六事之至善以止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精行至者自然之妙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道通乎中材上下達焉上之幽明今古靈蠢動室之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所不責退焉下之誠正修齊治平之道



闕則下愚之陋而先王所不取逃焉去之而怪行左道以誅  
民則先王所必誅盡已盡人之道非難非易先王以是立教  
則天下之中學是故窮理之言實聖人格物之本訓而所窮  
之物實惟意心身家國天下之六端中監以絕學私學程朱  
近道雖然責人以上智之能則中材畏忌探程朱之普物其  
肯堅持絕學見阻中材必以不敢少變程朱為尊信則泛遠  
之勞道終悠遠俾攀逸之士乘閒執言遁逃之萃不已將不  
為程朱實德之擾學經之累聖道之誣探程朱之無我聞茲  
中學之論必有願易筆者厥後象山反正之學亦同斯道  
詳見

大學稽中傳 卷片

二

卷惟予之頑心好古而中教幸存故稽而揚之以衛經言革  
道因用弼乎朱程會孔生民在念敢知於罪我者嘉靖丁酉  
年夏五月南豐李經綸白序

大學稽中傳總目

南豐

李經綸大經著

謝文淳約齋定

新城後學

涂登于岸  
陳道紹洙  
重訂

南豐後學

吳榮祖  
儲架  
編校

卷之一

大學稽中傳

卷之二

大學稽中傳

總目

辨疑

卷之三

考證

大學稽中傳卷之一

李經綸大經先生著  
南豐

謝文潄秋水先生定

涂登于岸  
新城後學  
陳道紹洙重訂

稽聖賢之學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何服

之謂何趨謂趨

求人之覺明而服趨之幾於道矣是故

主則有實求則有功主之自內求之自外致實乎內求體  
乎外也致功乎外求正乎內也虛受於人所以模範乎已

大學稽中傳卷一

也融會於已所以貫通乎人也是謂人已合一內外合一

大中之謂非支離之謂矣

右第一章稽中也聖賢之學非誠之主則口耳焉爾矣

非明之求則僻妄焉爾矣周子曰一爲要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誠之至也又曰先覺覺後覺則師道立而善

人多明之求也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兼言以示

本末也於是乎可以允執厥中也

天下之道誠明盡之矣致誠之謂體致明之謂用變化之餘

性命各足志而定之體斯具矣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

盈虧之盪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之鍾而氣之昏明發焉

覺而正之用斯行矣是故誠則有實明則有功體則實而

道立用則功而化神嗚呼合一者道也用兩者學也體用

相涵始終相生則二之而一者矣知至至之者明之啟誠

也神而明之者誠之生明也流行之體精明之用一德相

函之妙也其惟聖人者始終之罔際也乎

右第二章原明也學主於盡性而生於氣質之偏苟天

下而皆仁義中正焉則聖人立教久矣其旁贊也惟其

偏心之不可信而散殊之義難精則窮理之功由起矣

大學稽中傳卷一

命之不齊性之多途愚惑之而作太極拾遺焉故五性

之論窮深極微而忘其立言之不要也欲求其故者於

彼焉考之則知求明之學信有功哉

夫大學何爲者也求爲聖人以盡性焉者也故於明德新民

止至善之外無餘教是教也主乎是學者也觀乎其主而

聖人之情見矣其目曰誠正修齊治平焉思誠之用於是

乎舉格物致知何爲者也求明焉而已也故繼言止至善

之功必曰知止而後定靜安慮能得也盈虧之變其情之

感不可數也通書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則中焉者寡矣

虛實之變其心之識不可數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君子之道鮮矣是知意心身之物一而所趨之途多意心身之道一而所服之術衆途多而中寡術衆而道鮮雖聖人如之何哉亦曰明而正之不可廢也何以明之窮物之理而已矣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意則知己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心則知己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身則知己是故主誠求明乎誠主正求明乎正主修求明乎修誠明之功並行而不悖者也所知即所誠所知即所正所知即所修其

大學稽中傳卷一

王

體用相涵之妙乎誠而精之正而精之修而精之其始終相生之機乎內外合一尚乎功道體合一尚乎妙遠近合一尚乎機故君子之道存而中焉止矣齊家治平學之半也旁及庶物明之餘也豈枝葉無衛之累哉

右第三章稽聖經也不得乎其言則不得乎其意矣古今紛紛學則靡定其未得聖人之言者乎是故觀乎其言之主客則意之輕重可得而功之交盡可知也

傳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謂之何哉敬緼而靜生焉靜得而虛生焉虛通而悟生焉悟神而德至焉聖人之學如斯

而已者也仲尼續帝王之業胡甯綱條具舉而羣言之首弗備也嘗稽之矣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會通之項活潑潑地罔有遺論也古之大學主曰思誠誠意正心修身之學功之並用而效之畧分敬德於是乎備矣是故主理無適之謂敬豈外乎誠意整齊嚴肅之謂敬豈外乎修身函三爲一者取乎言之約分一爲三者辨乎學之精仲尼之教罔有遺論也嗚呼內之尊矣而服膺者正外之利矣而趨途者中內外之交敬矣而虛悟者神則求明之實而養明之深也進此者其達誠明並用之旨矣

大學稽中傳卷一

四

右第四章原敬也敬也者聖人之本而大學之全功也考亭之得也以此失也以此而不容於不議也何哉惟其知主敬先於致知也故其學也有本惟其不知誠正修身即敬也故其言也支離然言之誤者未甚而學之真者迥實聰明中正之資終不出範圍之外而考亭之過可畧矣

甚哉言之難也簡而能周可以盡詞緩而能實可以盡意知意者作知詞者述述作者賢人之業也甚哉識之難也知簡有矣而未必知周知緩有矣而未必知實則述作之情



荒也已。是故本末無當於事也。傳者不釋文歸致知曾子意也。詞嚴義博。究文具焉。其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發致知之例也。凡理貴知本也。蓋治民之道。必以無訟爲大本。根而以聽訟爲小節目也。又此謂知本。特重文例也。將以起贊詞也。此謂知之至也。贊知本之無餘理也。夫聽訟一事也。而人已之德備備則備知矣。是故大畏民志則誠正修身之道存。無情不盡則齊家治平之道舉。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明照終始。善學者觀其會通。則誠意以下之道表。

大學稽中傳 卷一

五

裏精粗躍如在。目格物之至也。析類而求存乎人耳。其簡而周之盡詞者乎。夫天道至遠也。身心至近也。遠之不舉而近之或遺。何先乎不急之訟哉。惟新民居性分之半。惟明德植治道之根。求治於根則本得而末舉矣。誠明合一之學所知。卽所行則誠正修治之外。非所急用其明也。卽齊治平亦由此而明之耳。萬物雖大。以本求之。莫之能遁者矣。其緩而實之盡意者乎。至哉其本盡物理之精大哉。其知妙身心之用。曾子發例處。該盡體統之大。曾子贊本處。曲盡原委之深大哉。本也。至哉知也。非述作之徒其孰

能與於斯

右第五章慎致知之要也。裕齋曾氏曰：致知傳未嘗亡也。朱子考次聽訟以下三截。卽致知之文。傳補格物。覓驢之誤耳。斯言也。見古人之大意。擴先儒之未明。有功經典。夫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惟其功之叙也。故處條目之先。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也者。仁義中正而已也。知乎仁義中正之明德。則可以盡心也。非泛觀萬物之謂也。程子曰：致知者。但知止於至

大學稽中傳 卷一

六

善如止於孝。止於慈之類。若只泛然務觀萬物之理。正如遊騎之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故夫窮古今極萬物。乃聖人之極功。而非學者之通義。斯則誠明之的準也已。昔者賢人之進德也。主之以忠信。居之以靜。正之以仁義。具斯三者。聖人之道可入矣。是故專的之謀。可以觀其主也。明覺之體。可以觀其居也。愛憎之用。可以觀其行也。主之曰意。居之曰心。行之曰身。身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主。何。以主心。人有血氣。心知之屬。必有事也。立欲爲之念。而必爲之。於是乎虛靈有主。則斯志者。主乎其心者矣。何以主

身人有形骸倫理之屬必有事也以虛靈之德而運用之於是乎言動有主則斯德也主乎其身者矣知覺之心未動爲性已動爲情欲爲之意靜則爲根動則爲幹曷曰未動無感之先其根也知覺之中微繫者也曷曰已動有感之後其幹也營想之中所謀者也性情之動靜根幹之繫謀始學之心可得而驗矣豈非心爲虛靈之全體而意爲中涵之主宰乎若夫身者心之用也心者意之用也何意以用意當與之虛載物以行物者實也與者用也是故意物而心與何以用心當舵之移御舟而進舵者機也舟者用

大學稽中傳卷一

七

也是故心舵而身舟然則靜必有根無心之虛則根不可見動必有幹無心之靈則幹不可求根雖有覺而無爲動思之際則幹之云爲影響者心爲之也故曰意之用焉靜有根矣枝葉則存乎言行動有幹矣華實則存乎愛憎無發外之形聲則中之影響息矣故曰心之用焉吁語常情之動靜無當於道大率靜少而動多語常情之根幹深累其心大率物昏而明蔽求聖人之道者則忠信之主靜正之居仁義之行其可以不講乎

右第六章原內外動靜之合一也心意內也修身外也

身專動也而誠正之功貴動靜也動靜者時也內外者精神形色也方其動也精神形色之理顯諸有也及其靜也精神形色之理隱諸無也非無也不動焉而已也是故靜者動之根動者靜之萌一理流通而內外動靜無二道矣可謂支離乎哉茲故爲之通論

君子之學明於天道而知動靜之理矣天之動靜不違於時而違時之動靜害道之常情也是故明於動靜之時定乎體用之位而後垂根美幹可得而植也張子曰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其動靜之時乎利貞

大學稽中傳卷一

八

而歸根物不可以終通也元亨而出命物不可以終窮也觀乎窮通之際而淵源知識可定矣故夫事之至也於是有感感也者動靜之閒無感之前時乎宜靜有感之後時乎宜動雖靜亦動則常情之害道矣時靜時動則君子之法天矣動靜既時體用以位君子之根幹可植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註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心之所發情之謂也茲用釋意誤言之也意也者從立從曰從心立欲爲之志而必爲之以主宰乎知覺之中者意也好仁而惡不仁

極誠無妄以行乎寂感之間者誠也是故寂也者心之體也而主忠爲之根感也者心之用也而主信爲之幹何以主忠盡心之謂忠知天之理卽我之理而意則專主乎天理志而的之執而存之盡一無二蓋寂寞之中精神有所注者也何以主信以實之謂信知人之道卽我之道而意則專主乎人道定其向也決其趨也致命遂志蓋攻取之中精神有所守者也夫畫一無二則是非之理明而好惡之神定靈根之植必有事之時也致命遂志則是非之幾決而好惡之情實美幹之達行無事之際也植其根則靜

大學稽中傳 卷一

九

專而體虛達其幹則動闢而用直體用者動靜之謂也虛直者身心之謂也動靜不違則理得而無不足矣是道也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文王體用之謂也不顯亦臨文王之靜也無射亦係文王之動也何以臨何以係天之明命何以亦臨何以亦係成湯顧諟之功也極誠無妄其聖人之根幹也與小人之學非不知聖人之可慕也無畫一之根而攻取百途憧憧其念罔有真寂是故無以觀乎體甚至顛冥而無所下爲無遂志之幹而巧僞百出戚戚其心罔有善感是故無以觀乎用甚至

猖狂而無所忌憚志於道者其明於寂感之時而慎乎根幹之主焉斯可矣

右第七章原誠意也意也者不可誤認焉者也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其視也輕不知誠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累我圖聖功莫如誠意志之決也斷如則勇之興也奮如而義之行也沛如矣是故作誠意原嘗讀延平書令學者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程子謂纔說驗便是已發今按延平之謂驗猶存驗照之意伊川之謂發失乎動靜之中子思之言未發也喜怒哀樂之情也

大學稽中傳 卷一

十

非謂操存之念并不可發也故於不見不聞之頃必有戒謹恐懼之功深得文王亦臨之意一念之專百感之防植靈根而主靜者也予懼夫學者執伊川之說而淫於老佛之息是以詐於動靜之義

傳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意識足以幹天下事矣心又何如而正也心意合一而無爲者聖誠正並行而有事者賢易曰以言適則靜而正其正心之謂乎固未有意不誠而心正者也亦容



有意誠而心不正者矣。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也。故指明德謂之心，是故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呈以露。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流以通。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雖然，人生之靜本體之明，孰蕩之而孰昏之也？欲多而蕩析動極，而昏蒙夫人之病也。是故忿懣四者之情，人心之所有也，而情勝則足以累心，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昏蕩生焉。而寂明無有也，事爲之著定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昏蕩生焉。而寂明無有也，成事之終脫

大學稽中傳卷一

十一

落以還原可也，而常情有凝滯之累昏蕩生焉。而寂明無有也，此則無主之心而忿懣情不正者矣。若夫意存乎天理而邪妄難以絕，其根其昏蕩一也；意存乎人道而利害得以衝其志，其昏蕩一也。此則主虛之心而交持不正者矣。若夫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不可得而寂明也；利害忘矣而事之欲爲未免矜心以作爲，不可得而寂明也。非邪妄利害之私已而終留喜怒哀之形聲不能物物而過化不可得而寂明也。此則公過之心而偏繫不正者矣。嗚呼！無主之心其有所也，不足責也。主虛之心其

有所也，善惡之機未定也。公過之心其有所也，君子而未仁者也。君子者無惡而偏未定者，知勉而難不正之愆，非可得而出入矣。然則寂明無累者，其聖人之心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而至，虛常覺而影響之無也。方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而至，靈常止而震動之無也。方其復靜也，與化俱往，賓去而主存而至，虛如故。是故言乎其寂有和毅從容之趣，而仁義之機露言乎其明有聰明廣運之神，而仁義之情覺。靜正之居至德也哉。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忘，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耶？寂然不

大學稽中傳卷一

十二

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夫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也。所欲察者，物之理也。理也者，處乎動靜之外而非有無之可拘，是故無思無爲者，先事以神德思睿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利導利導則公公則平平則不動，不但已也。適而求之，徐而逆之，理通則道義明，則釋不及於煩而止，有優游剛斷之妙，善事於心者也。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也。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庶乎其知

心學者

右第八章原正心也心與意精神之相似而難辨者也誠與正功夫之相似而難辨者也心之體用又與修身之功用相似而難辨者也苟不辨焉則聖人之義不可得而精聖人之德不可得而入矣是故爲之作正心原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慎動者修身之謂也身不能用而藏用者心非自用而運用者身苟有寂明之心則好惡出此而已矣酬酢取此而已矣而修身之力何居仁義者心之理也而或病於分數之差公

大學稽中傳卷一

十三

私者事之機也而或病於剖析之誤是故非仲尼敦化之心必不能從欲以由矩無大舜虛靈之德又安能見聞如決河若夫彰化之心神應之德則期待之途甚遠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應接之事甚近期待於遠滲漏於近豈學聖人之道哉是故省察之功當與存養而並用也何哉非存養無以省察而存養者又不可以不省察省察者慮而已矣慮也者慎動乎哉蓋當求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好生之謂仁差等之謂義仁而不義則窮義而不仁則絕君子之動也生意流行而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至舒

大學稽中傳卷一

十四

嚴迭用而辨毫釐於不爽則分殊而義盡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敷情之用出於仁義天然之則者公也出於作好作惡之偏者私也致知之功固爲是擇乎中庸而守之矣使或應酬之際公私剖析之或誤仁義分數之或差則此身墮陷乎太過不及之中欲求醇潔之修不可得也君子者於是乎有研幾之慮立修身之功焉是故物交之感時動而情動矣動也者身之事也心之用也定其向決其趨而致命遂志動之所以誠意也利害之廢喜怒之忘而凝神自得動之所以正心也辨公私之似酌仁義之度則慎動而修身之功也天下之人之物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如子則所親而苗則所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尊者當畏而賢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人心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行乎五事之中發而爲言行之用修其詞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默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有嚴有恭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多寡兼施並用之妙不可以不察也度乎輕重多寡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

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其於物之好惡發乎情者必止乎義蓋天然自有之中無我之道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無害人之心則大公無穿窬之心則至正大公至正而後高大光明不欺也不然非凶而吝非吝而悔可不慎動乎哉

右第九章原修身也此進德修業之實事也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凡以謀身而已正也者天地人之根乎中也者意身心之極乎獨怪夫信心之學任情任氣而失

大學稽中傳卷一

十五

夫天命人心之中正也是故原修身萬世道統之傳莫精於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今時學者之弊莫大於主靜之失而偏虛畔道之遠也予感之而作大極拾遺焉故於主靜立極之義分直稽弊而忘其立言之不渾厚也志於道者於彼焉考之則有以要誠正修身之極而不可亂矣

傳大學者有聖人之道二焉其義足以窮深極廣而盡性命之理矣其辭足以中倫載道而成言語之章矣議之而後動擬之而後言其過也鮮哉是故其義難陳也其言亦未

易知也明德新民之傳何以有名義無功夫也虛之也虛之者以至善而實之也二傳不虛至善不實是故虛之也新民止至善何以有功效無功夫也大之而虛之也大而難盡故以治國平天下實之也新民不虛治國不實是故虛之也致知何以不實誠正修齊即其子目是故舉要以該之未始虛也誠正修身何以有功夫無義理仁敬孝慈信也至善實之也實者貫之虛者用之是故功夫詳而義理畧也齊家化深而治淺也治國之文繫於家者治道備也道之備者貫於身家之故也法不可缺是故治國之正

大學稽中傳卷一

十六

文詳之也若夫格物無傳者貫事以寓功平天下無傳者篤近而舉遠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功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繫傳者見功用之相因皆是識度之精文章之妙嗚呼虛實之變詳畧之因有無之用分合之宜奇正備而人文著高簡宏毅之氣象可仰矣

右第十章舉全書也歎治平之美而不原何也天德修而王道隨之也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也故西山爲之不行且變焉者之不可豫圖也是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之謂聖述之謂明明聖者



非今之人也其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孔子  
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則  
亦狂愚之所竊取也故必以是終之

大學稽中傳卷之二

李經綸大經先生著

南豐

謝文淳秋水先生定

新城後學

涂登於岸  
重訂  
陳道紹洙

辨疑 凡四條

或曰仲尼自志學以馴至乎知天命不究陰陽易由知命今  
以意心身家國天下盡格物之物則天道何居子思言至  
誠盡性以至盡物之性不窮萬物易由盡物今以明德新

大學稽中傳卷二

民止至善盡物格之物則物理何在天人物我一理無閒  
苟不融通性中之礙易由而止夫至善哉寅清子曰前序  
有之其道通乎中材上下茲言可以深長思矣讀書師古  
當據經以訂註不當遷經以就註當考註以合經不當附  
註以誣經當尊德以正言不當泥言而累德此圖之所以  
作也是故綱領之言知也止言知止止者何也明新之至  
善也知茲至善之止而遂可以定靜安慮能得焉大學之  
當知者可知矣聖言孔彰義不容惑故朱註曰止者所當  
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豈文公之偶筆耶既曰物有本

末又曰致知在格物本末之物何物也意心身家國天下也卽以格物承之其指明德新民甚大學之當務者又可知矣聖言孔彰義不容惑故朱註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又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知至既爲至善物格獨非明新抑又文公之偶筆耶以公之聰明中正宜審此矣曷爲偶筆以補傳或問窮高極廣之論觀之恐成偶筆惟其見天理隨處之充周也故或問謂一草一木之無遺惟其見經文血脈之貫通也故註文必知止知至之相照註文爲定論則或問所當刪或問爲定論則註文爲偶筆還是

大學稽中傳卷二

二

正文於賢何損然則所謂察乎天地者道不當知也耶蓋道之大用雖費而爲道則不遠人知其道之有用於人道者不求知其無用於人道者此聖賢致知之要法子思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人所不知蓋耳目之所不及日用之所可離者其所不知蓋不必知也其所當知則大學之六物該之矣是故誠正修齊治平物理之當然者也其所以然卽天之明命也明德仁也新民智也性之德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知天矣敬授人時則明於天地稽疑明用則達乎陰陽然窮理盡性學之常也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學於是者有循常而得至善之當然者焉有造盛而得至善之所以然者焉盛也者非律人之常道也故曰至於命至之爲義猶有進焉者矣大學教人之盡性而天命隱諸其中其道不遠人之義歟意身心家國天下人事之當然者也其人已備用之物卽物理也用之於農官則穀種蔬菜之爲養者當知也用之於醫師則草木金石之已試者當知也用之於膳夫考工則禽獸之味蓮豆之羞土地之材物體之宜者當知也用之於樽節愛養則牛羊之牧良鷄之園山林川澤之時取者當知也外此

大學稽中傳卷二

三

則非人道所能知而亦不必知矣然仁義禮智事之本也庶物羣材事之末也學於末者有能述而得其畧者焉有能作而得其詳者焉詳也者非物物而急索之也吾心之性明徐而加之意焉則觸處通貫矣大學教人之盡性而庶物寓諸其內其不遠人以爲道歟彼其造盛而能作者則論道經邦其人也彼其循常而能述者則分官任職其人也參贊之功作者主而述者輔主輔不同同歸至善修其性分以達於天地庶物者約而順雜然從事於天地庶物者泛而難順者天下之達學難者上智之神明中材上

下之通茲之謂矣雖然樊遲農圃之問乃見斥於仲尼敬子遵豆之事不見貴於曾子小道不爲之論猶見訓於子夏性與天道子貢難聞得非詩書禮樂孔門之通訓歟王制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詩書禮樂卽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也然則小道者乃大學之緒餘不必備責諸人而天道者乃大學之幽深不能必責諸人也惟善學者性情制作之功成而天地庶物達矣天人物我容礙也乎雖然必窮萬物之說則自古誰充茲學者神農能嘗百草而醫經所遺者奚啻七八古今事變之多要非春秋史記所能

載鳥獸草木名物之繁要非爾雅埤雅之能盡羽毛鱗介之物要非山海一經博物一志之能舉故曰不求知其無用於人道者此聖賢致知之法嗚呼一事不知儒者之恥誰爲此言者蓋明德新民之不知誠學者之恥若曰恥不知乎至善之外事是率天下而終身馳騁矣於是乎有辯

有舉本疑質論者其一謂主誠求明分對相待知行倒置蓋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古人之明訓也故祖述之文謂以誠正修身爲主敬恐涉穿鑿蓋仁敬孝慈信文王之敬

止也敬之全功既舉則誠正修身無所用之矣故獨斷焉又謂意之訓也不應言心之主不得其正不應言心之體蓋心之所發者情也心之用也以是爲意何處認心惟斯時一念所主之實可以認意心之用也者因身而生也以用之不正屬心何處認身惟斯時安然不累之體可以認心以經文觀之知止有定者意之定也定卽誠也定而靜者心也靜固靜也靜而安者亦心也動亦靜也靜卽止也安而慮者身也審乎心之用以達於身也得則止於至善矣敢爲無稽之橫議哉

有舉外疑質論者其一謂知行合一分之者入於支離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固先矣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非先子蓋知之非艱者先知所往之知須淺看不可使知之者精義入神之知須深看泥之者非知也又謂主敬以涵養致知以進學反躬以踐實此宋儒偏滯之論不宜深信若必如是而後爲全功則修己以敬之言無學與實也好古敏求之言無實與敬也躬行君子之言無敬與學也循是以求聖人甯有完言哉蓋主敬力行非二事固爲有理若夫行之與知各有爲而言則分言無弊也知

也者知所行之事則言知而行在其中矣行也者行所知之理則言行而知在其中矣聖人論學則兼言汎應則分言自不相妨也或學而知之或利而行之豈無稽之橫議哉

有舉經傳未發之疑質論者其一謂親當作新身當作心命當作慢作怠彼爲善之句疑有闕文果信然乎蓋新字所易有取心字慢怠字所易無取闕文之疑不足疑也新字有取者求之文義則可通稽之傳文皆有據是故可以義變也心字無取者蓋先賢以是四者於己身生念故能累

大學稽口傳卷二

太

心而以爲不可有也故愚以爲身字精確慢怠無取者文義不通而無據本字本句自可通也但爲誤讀者所蔽耳蓋曰舉而不能先命也句凡設官者尊者先命先命者舉之尊位也退而不能遠過也句遠讀上聲過者責也謂屏之遠方遠責之也又見賢一節好人之所惡一節宜合爲一節蓋好惡之私有此三等不能舉不能退一也不先命不遠過二也好惡相反三也三私也者均拂人之性者也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均被天下之禍故曰當必遠其身惟如此而後監戒之嚴傳者意也闕文不足疑者

彼爲善之四字爲句義自可通彼指長國家者爲猶乃也謂彼乃善小人也不知有害故曰小人之使爲國家云云以義爲利也辭斷意續又何疑焉又謂致知之文傷於簡先儒有取知止兩條補之者似爲有理絜矩乃平天下之文何以謂之無傳也蓋致知之文辭嚴義博已詳之矣苟如重定之言決裂經文氣象迫促所害不細兼令賢傳癭癭此裕齋之獨見今當從之絜矩者了治國之正文治法之謂也治道治法之兼至而後治國之義備平天下之道同故不更出讀者見註文所謂家齊而國治也句并見而

大學稽中傳卷二

七

天下平矣句遂以絜矩爲平天下傳不知或問有曰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表見一意蓋興孝與弟不倍三句即齊家治國章專主治道而言者所謂化之也化之而後善端興起雖非大治亦治之機也故著家齊國治句表見此三句即上章所謂齊治相因之義卻須從看處之以絜矩然後均齊方正所謂大治卻可深看而天下平矣搭著大治言表見道同文不更出若是者皆須細玩之也又謂至善章既止爲君之道而又有與國人之文修身章好惡字未必是偏而不知惡不知美乃見其偏或問乃

曰五者一有所向則好惡兩字即以偏言矣意似不明治平章絜訓度矩作心以心度心則方在內而不在外與治法相背秦誓以下好惡字指用人而南山三節無人才字凡此皆所未喻者也夫數疑者似矣而未知國人者文王爲西伯則大小之邦皆國人於是有交道焉則足明朋友之大端矣修身章註云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不察而後偏表見好惡字未必是偏自當從註而不必從或問求人非人畧近恕之意而非恕之本義恕也者不欲勿施即孝弟慈之自責自修者也藏身不想

應上暴而不仁文公眩視誤以應求人非人耳絜者處置也矩者公平之法也矩以制物之方公以制治之方處置以公平之法所謂治法也以矩方心似亦少誤用人理財末章之大旨也節南山言師尹爲人所瞻正秦誓一箇臣之義不可不慎言有國家者當謹於用此民瞻之人而不可好惡之偏也嘗因是而析其指焉南山以下三節言用人當絜矩有德有人以下六節言理財當絜矩先慎乎德一句上結用人本諸心下啟理財亦本諸心也引楚書以明所好之公引臯犯以明外末之得秦誓以下五節終用

人之意生財以至終篇終理財之意忠信之大道好惡之得也生財之大道對言之也卽是求之竊見古人之言充周峻雅絕不苟簡中倫載道斐然成章益可信矣嗚呼所可傳者辭也所不可盡者意也由辭以得意存乎其人焉右辨疑何爲者也完大學也日月星辰之謂天一不位焉則天之文亂矣山川草木之謂地一不叙焉則地之文亂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一有忒焉天地之心息矣天何言哉天之言自我人之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大學稽中傳卷之三

李經綸大經先生著

南豐 謝文游秋水先生定

新填後學 涂登于岸  
陳道紹洙 重訂

考證

善學古人之書者於其言有定未定之擇猶之孝子之於親從治命而不從亂命也命恆治於始而亂於終言恆定於終而亂於始愚之稽中無亦從其定於

大學稽中傳卷三

終者歟謹錄朱陸二先生之言以爲稽中考證

朱子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益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得見御煩身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朱子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

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得到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蓋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朱子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

大學稽中傳卷三

二

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朱子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朱子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

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進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昭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朱子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閒亦難得樸實頭肩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閒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初

大學稽中傳卷三

三

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話說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朱子答何叔京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右七條文公之定論也無稽中之詞有稽中之意故以

是為微也○稽中之義蓋曰以誠意正心修身為主以致知格物為資今文公之論曰為學直是要立本文義且可寬心玩味又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間斷底事又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此七條者蓋稽中為主為資之意也○稽中之義蓋曰所格之物不過意心身家國天下之六端所致之知不過誠正修齊治平之六理今文公之論曰近日方實見向日支離之

大學稽中傳卷三

四

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又曰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文公所謂向日支離之病者何蓋其平生著述如韓文則有考異雜駁則有註解史學一書費工夫二十載則其所謂涵養工夫全少尋流逐末之弊者又不誣矣然非謂四書五經明德新民之道也其所謂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者蓋仁義禮智之端在我已然之良知也學以充其所未知非一本而何若曰泛觀萬物是兩樣工夫矣是二條首



蓋稽中所知不出所行之意也。稽中之義蓋曰行主知資知漸行漸大學之功合下便要勉強誠意正心修身而以致知齊之初非俟乎知至而聽其意之自誠今文公之論曰舊來雖知此意然於先後緩急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又曰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話說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是二條者蓋稽中學切於身而知行並進之意也。稽中之義蓋曰誠意正心修身之外無有所謂敬者今文公之論曰向來妄論持敬

大學稽中傳 卷三

五

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之本領是條蓋稽中誠正修身即敬之意也。此數書者實與陸子後來講學之論默合而無閒故取以爲稽中之證

陸子論學古入官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賢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

咨詢計慮之委曲詳盡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

陸子論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卽人自古聖人亦卽往昔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哲而能進學者

大學稽中傳 卷三

六

陸子答劉淳斐書

今之學者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閒其病昭矣庠序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寵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寵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氏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誥人以不言誥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矣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領與之不必伐術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

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時稱其好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謂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殊無其味不考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也豈有窮已哉

大學稽中傳卷三

七

陸子與趙詠道書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正心修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

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篤實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人矣而孟子固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陸子與傅子淵書

大學稽口傳卷三

八

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多忽此爲易曉故躋等凌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

陸子與邵中孚書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

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昏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水之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殘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之有源苟有疏濬而無壅塞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厲之功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以下可嘗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尚書皋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

大學稽中傳

卷三

九

旅葵洪範無逸篇可嘗讀之

右六書陸子反正之學也其言合於朱子而不詭於道夫道者大學之道也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大學指歸以格物致知爲講明以學問思辨爲格物之方雖聖人復生而立教何以易此是故讀書窮理雖同於朱子而不拘其泛觀萬物之勞一意實學不事空言實有得於大學知行一本之旨若夫朱子涵養本源而察理欲之判雖同於陸子而不拘其頓悟徑造之迷知行一本原無兩樣工夫實有得於孔門切問近思之要然則二先

生者其初也均有其弊其終也均無所偏此之謂道一此之謂反正此之謂大賢改過之學然則稽中之作其容已乎嗚呼後之黜陸而陟朱者固不可不考其向日支離之悔其黜朱而陟陸者抑豈可不究其講明踐履之分也哉稽中之書敢以申告夫天下萬世向道之君子焉耳矣

大學稽中傳

卷三

十

大學稽中傳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有禮經類編已著錄是編攻擊  
朱子大學章句深闢格物之說而以誠意爲根本  
蓋推衍姚江古本義也上卷凡十章一爲稽中二  
爲原明三爲稽聖經四爲原敬五爲慎致知之要  
六爲原內外動靜之合一七爲原誠意八爲原正  
心九爲原修身十爲舉全書每章各疏大意於末  
其不及治平之事則謂天德修而王道隨之也中  
卷爲辨疑四條設問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挾摘句  
讀之謬如舉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連讀謂  
不能先命以官尙可強通至下句以遠過二字連  
讀訓過爲責謂不能屏之遠方而責之則無此文  
義矣下卷爲考證引朱子書七條陸九淵書六條  
謂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終均無所偏亦王守仁晚  
年定論之餘緒耳

#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

〔明〕薛應旂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人物

考四十卷補考八卷》提要

## 四書人物考序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撰

四書人物考者考學庸論孟所載之人物也夫既載之考何爲哉孟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是以考之也古人之載於籍者多矣不爲備考而獨於四書者何以四書表裏六經經緯宇宙經筵進講學校設官首是焉先也邇來命世之英固多而馳騁場屋者唯事速化豈直子史束閣雖四書所載名氏已大都不省其爲何如人矣夫見定者斯可以法古鑒往者斯可以善今平居罔知所嚮雖欲脩身體道其將焉依矧出而官人論材臧否評隲無惑乎權衡倒置而賢否混淆也其開繫豈微乎哉余嘗董浙學政每於課試間撫卷感懷深爲此懼旣罷歸避寇鍾山而故廬所嘗讀書盡爲寇燬唯茲四書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遂將平生手錄古人行迹各注於名氏之端者編爲紀傳總四十卷名之曰四書人物考云夫其汎引稊証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咸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真贋也信而好古尼父且然小子何人方愧不若寄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未能罔羅舊聞以資詳擇尚忍易爲棄置

哉編成有覽者曰演周易作春秋著離騷述史記大抵賢聖志士發憤之所爲作也以子之平生獨立危懼比黨之危其爲是者無亦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與余曰豈有是哉余迂踈泥古學不知方師心信理動戾時局積羽沉舟自分必至面觀壯圖恍然夢中事矣獨念歲月云邁而幼所學者旋亦就湮故載筆摘辭聊以末日庶幾於論世尚友之意云爾安敢與古聖賢志士例論哉世有子雲或亦知之不然

是余之罪也夫

嘉靖丁巳秋八月既望

人物考序

二

人物考

四書人物考序

四書人物考目錄

卷一 紀一

神農

堯

舜

禹

湯 太丁外丙仲壬附

文王

武王

卷二 紀二

啓

太甲

高宗

卷三 紀三

桀

紂

厲

幽

卷四 傳一

稷 公劉太王太伯王季附

契

皐陶

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微子 微仲附

箕子

比干

膠鬲

卷五 傳二

周公

太公望

散宜生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

卷六 傳三

魯公伯禽

昭公

定公

哀公	繆公	平公
卷七 傳四		
齊桓公	公子糾	景公
卷八 傳五		簡公
晉文公	晉平公	
卷九 傳六		
秦繆公		
卷十 傳七		
衛靈公	附 衛孝公	越勾踐
陳侯周	費惠公	虞公
	顏般	王順長息附
衛輒	朱子疑衛孝公爲	
卷十一 傳八		
梁惠王	襄王附	
卷十二 傳九		
齊宣王	燕子噲	附 鄒穆公
滕定公	文公附	
卷十三 傳十		
孔子		
卷十四 傳十一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子路	子游
子夏		
卷十五 傳十二		
有子	子賤	南容
原思	子雋	巫馬期
樊遲	司馬牛	琴牢
澹臺滅明	漆雕開	公西華
公冶長	陳亢	申枨
孔鯉	顏路	曾皙
左丘明	子張	公明儀
林放	牧皮	
卷十六 傳十三		
曾子	子思	陽膚
子襄	沈猶行	公明高
曾西		
卷十七 傳十四		
孟子	樂正子	公孫丘
萬章	浩生不害	高子
孟仲子	附 陳臻	屋廬子



陳代	公都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卷十八 <small>傳十五</small>		
老彭	龍子	
卷十九 <small>傳十六</small>		
季文子	季桓子	季康子
季子	孟獻子 <small>樂正襄</small>	孟莊子
孟懿子	孟武伯	孟敬子
卷二十 <small>傳十七</small>		
子服景伯	臧文仲	臧武仲
孟公綽	子莊子	孺悲
申詳		
卷二十一 <small>傳十八</small>		
蘧伯玉	甯武子	史魚
孔文子	祝鮀	王孫賈
公叔文子	公子荆	棘子成
公明賈	公孫朝	顏讎由
僕		
卷二十二 <small>傳十九</small>		

舅犯	趙簡子	亥唐
卷二十三 <small>傳二十</small>		
子產		
卷二十四 <small>傳二十一</small>		
世叔	行人子羽	裨諶
卷二十五 <small>傳二十二</small>		
管仲	召忽	晏平仲
卷二十六 <small>傳二十三</small>		
陳文子	杞梁	成覿
卷二十七 <small>傳二十四</small>		
百里奚	宮之奇	王
卷二十八 <small>傳二十五</small>		
今尹子文	孫叔敖	子西
葉公	陳良	
卷二十九 <small>傳二十六</small>		
振儀	周霄	
卷三十 <small>傳二十七</small>		
季任	曹父	王子墊
滕更	司城貞子	戴不勝
戴盈之	淳于髡	胡鈺

莊暴	景丑	孔距心
砥鼃	沈同	陳賈
時子	尹士	陳戴
儲子	公行子	然友
畢戰	北宮錡	季孫子叔景
景春	宋句踐	盆成括
伯夷叔齊	虞仲	夷之
朱張	柳下惠	少連
楚狂接輿	長沮桀溺	儀封人
展門	荷蓀丈人	段干木
泄柳	陳仲子	匡章
貉稽	上官館人	
原壤	子桑伯子	孟之反
楊朱	墨翟	宋牼
白圭	許行	夷之
子莫	慎子	

太師摯 <small>亞飯千三飯僚四飯泰攝鼓武少師陽</small>	師襄	師冕	師曠
井逢蒙 <small>附</small>	子濯孺子	庾公之斯 <small>尹公</small>	
之他	公輸子	正良	
離婁	奕秋	王豹 <small>縣駒</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蹠	柏魁		
卷三十九 <small>傳三十五 婦九</small>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卷三十六 <small>傳三十三 嬖倖</small>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雍雎	瘠環	
嬖奚	王驪		
卷三十七 <small>傳三十四 女婦</small>	西子	南子	
杞梁妻			
管叔	鯀	月朱	

公伯寮

臧倉

卷四十傳三十七  
坂逆

崔子

陳恒

陽貨

公山弗擾

佛肸

四書人物考目錄

四書人物考參用書目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

周禮

儀禮

大戴禮

五經大全

十三經注疏

孝經

爾雅

三墳

連山

歸藏

易通卦驗

易卦坤靈圖

尚書大傳

尚書中侯

汲冢周書

詩含神霧

韓詩外傳

春秋左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春秋合誠圖

春秋運斗樞

春秋鉤命訣

春秋命曆

春秋元命苞

禮記正義

禮記外傳

禮斗威儀

禮緯含文嘉

孝經援神契

孔子家語

先聖大訓

國語

吳越春秋

越絕

戰國策

晉文春秋

楚史檮杌

呂氏春秋

通鑑外紀

通鑑前編

資治通鑑

史記

子山古史

路史

帝王世紀

帝系譜

古今通系

皇極經世一說

大事紀

編年通載

皇圖要覽



四書人物考凡例

一帝王作紀臣人作傳從史例也

一人物凡見於四書者悉爲編輯其次第先後或以時或以國或以行業各從其類也

一孔子冠羣聖而獨盛而猶從國君之次者尊君也

一各出處行蹟辭命章疏禮樂政教見於經史諸子者俱用全文不爲省約所以備文章之大觀也

一先儒所稱不見經傳及論注異同書或子集可

據或地誌開載亦爲采輯所以備訂正也

一諸子百家所載凡可疑者多從刪削間亦有兼收並載者蓋宇宙間事未可執一將以資詳說而反之約也

一各人事蹟散見諸書互有異同亦准其會同可信者錄之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意也

一各人言行有彼此互見而並存者有但曰見其人傳者各因其所重也

一各人言行凡見於別籍者則爲采輯其見於四書者因所共知故不悉錄若止見於四書而別

籍不經見者則采四書所載聊備名氏以俟雅君子此係傳信之書固不敢爲韓蘇毛穎茹之傳也

論斷或槩其平生或止舉其一事或合數人而並論或就其中有所感發聊以發摠鄙見亦妄擬太史遷之例也若其人賢否顯然者則不復贅云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紀一

神農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媯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斷木爲耜採木爲耒教天下以耕稼食穀故號神農氏其爲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一人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

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生生各食其本於是作蠟祭農報順成以耒耜鞭草草木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天札又作五絃之琴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諸侯風沙氏叛殺其諫臣箕文帝唯自修德風沙之民自改其君而歸帝初都陳後都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蓋謂是也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故又曰連山氏神農凡八代五百三十

年而軒轅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伯同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至周宣王薛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董聖人德澤廣大故其作胤繁昌久長云

薛應旂曰洪荒之世人物鮮少民未滋養有君在上不必百官有司而自可治也與民並耕詎謂非神農之言邪但後世則異矣

堯

帝堯陶唐氏祁姓帝嚳之子皐之弟也母陳嬀氏曰慶都孕十有四月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放

號重立堯年十三位擊封禪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于唐皐以荒淫而廢諸侯事堯爲天子都平陽之安邑以火德王色尚白甲辰元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詳具載尚書堯典篇中七載麒麟遊於藪澤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殪城守好貪求於是伐而亡之有苗不享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命閼伯長火居商丘命母句氏作離聲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豁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作

丘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五十載帝遊於康  
衢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祖順帝之  
則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六十有一載洪水  
懷襄舉鰥俾乂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于羽山  
放驩堯于崇山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堯求賢  
德可以遜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  
明堯亦聞之於是以前二女妻舜九男事之七十有二  
載納舜於泰山之麓使之主祭命禹平水土蓋掌火  
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於天

不金書

三

何昇刻

舜受終於文祖七十有六載流共工于幽州竄三苗  
于三危八十載禹告成功詳具書禹貢篇八十有一  
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封伯禹於夏封  
四岳於有呂加賜伯益封於商封棄於郛於是率  
群臣刻璧而書東沉洛水言天而當傳舜之意今逸  
書有中候運衡之篇是也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  
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言而不讎貴而不訐黃  
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葺櫛櫛不斂不執大  
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醢醢於上錡金  
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

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掩形  
麤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存心於天下加志  
於窮民一民饑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  
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  
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治景星曜甘露降米草生鳳凰至嘉禾莩醴泉湧  
僥民來貢沒羽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以占月  
月之數名曰蓂莢癸未一百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  
也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  
密八音葬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

不金書

四

薛應旂曰天生民而作之君是君者代天以生民者  
也故稱之曰天子夫天下大矣生民衆矣而生生之  
道乃繫於一人之身其責任不艱難矣哉余觀尚  
書載堯咨四岳以異位而自叙正位七十載蓋言毫  
期倦勤非避難也四岳自以德不帝位而師錫有綬  
在下之虞舜蓋言帝貴之難稱而唯有德者斯足以  
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心氣象如何哉  
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爲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  
以爲高也後世視君位爲富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  
上天生民之初意於是舜禹湯之徒紛紛接跡於

天下而上古之迷隱者斯擅其高矣

舜

帝舜有虞氏其先國于虞始為虞氏系出虞幕是生  
喬牛喬牛生瞽瞍初家于冀瞽瞍娶握登唐尧壬午  
歲生舜於姚墟握登蚤喪瞽瞍再娶而生象象得親  
乃成惡舜御以不道舜於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  
負罪隱隱大杖避小杖受事親拊弟日以篤唯恐不  
獲於象動心忍性死生不入於心年二十孝友聞四  
海方是時口不敢言手不植屨執玄德而化馳若神  
歷陽之耕者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洩澤之漁者

不棄

卷十

事城乃往漁焉獵人異長東夷之陶者苦窳乃陶于  
河濱期年而器以利牧羊于潁陽而獲玉曆於河巖  
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  
苦無入而不自適也遷於負夏敗於頃丘信於傳虛  
編蒲結罟每徙而民歸之至鄧之墟小大悅之秀士  
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訛秦不宇靈甫不辟  
而至周旋歷漢之間為之七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  
之矜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  
乃求賢異位舜之潛德克實知之於是時咨于衆詢  
四岳明明揚仄陋四岳咸薦舜謂文祖母嚳象攸克

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  
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往  
失行微無忌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  
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  
何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  
情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于  
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天  
而無窮論天下事貫昵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  
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  
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

不棄

卷十

于猷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勤靡懈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  
徽典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  
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丙辰薦舜於天舜  
受終于文祖遂攝位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世濟  
其美堯未及舉舜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攝位二十八載歲在癸未堯崩舜避  
堯子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之民謳歌欲訟者不  
之丹朱而之舜應帝甲乙酉二歲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之位都于蒲阪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以  
土水火色尚赤改正易服立七廟祠中霽社用土卦  
春杓夏稊秋嘗冬蒸五等建官親親任賢建弟象於  
有鼻封黃帝之孫子十有九人爲侯伯詢四岳命九  
官咨十二牧三載考績五載節制樂成六載巡狩觀  
風兵衛少而誅求寡國用不匱七載作大唐之歌以  
美堯禪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丁  
巳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之爲君也上循堯道下任衆賢師紀后拜

金華

七

薄衣親善春學於務成輶立誹謗木設旌諫鼓以廣  
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憲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嶠巖之山拍珠五湖  
之淵俾下服虔子以杜淫邪而絕觀媚作米廩以藏  
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時土地方五  
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肅慎東長島夷西渠  
所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  
麟感鳥獸被德四十有八載南巡狩崩于鳴條三十

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一十二歲葬于鸞  
梧山九疑之陽是爲零陵禹封舜後於虞而客之及  
周武王克商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媯氏

薛應旂曰史遷謂學者多稱五帝而尚書獨載堯以  
來事蓋傳信也然其時去洪荒之世未遠風教固殊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  
也但仲尼謂舜無爲而治今觀舜典所載封山濬川  
咨岳命官諸所有事經法具備擬之堯時益加詳焉  
則其所謂無爲者夫豈清淨玄默爾哉蓋其所作爲  
者一皆順則因物非有所作爲於其間也斯之謂無

金華

八

爲也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弗可及也已

禹

伯禹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於  
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脩己孕歲有二月堯戊戌五  
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懷道之石紐鄉長于西羌  
爲西夷之人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嶽  
咸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  
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  
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  
愁然沉思見耕者五耜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

秉德之士乃按黃帝中經曆謂九山東南天什號曰  
宛委其巖之巔有書金簡青玉爲字皆錄其文禹乃  
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  
庚子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  
歸嶽乘四載以行始於霍山徧集五嶽巡行四瀆與  
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  
爲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  
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云禹三十未娶行至  
塗山娶塗山氏之女嬌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  
月女嬌生子啓呱呱而泣禹唯荒度土功勿顧也使

九

大禹步東西歷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  
而咲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  
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  
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蒼梧見縛人下車拊而泣之  
益曰斯人犯法自令如此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  
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禹爲帝統治水土調  
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  
民也故泣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  
石南踰赤岸北過塞谷徧昆侖察六窟脉地理名金

仙駕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八洞  
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滸淵開五水於東  
北鑿龍門闢伊闕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  
壤成賦聲教四訖其詳且載尚書益稷禹貢諸篇堯  
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  
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薦  
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癸酉五十載舜  
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  
均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  
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邑以土德王正建

十

寅丙子元歲春正月封有功爵有德東巡會諸侯於  
塗山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執玉帛者萬國  
乃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二歲臯  
陶薨薦益于天三歲考功五歲巡狩八歲巡江南戮  
防風氏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矣尋崩于會稽因葬  
之今會稽山有禹冢云啓賢能繼禹之道乃嗣立  
薛應旂曰余嘗觀山海經徧載六合之外謂郭景純  
之傳疑也及觀吳越春秋載黃帝中經藏於宛委山  
中禹東巡得之因通水理遂周游五嶽四瀆殊方異  
域使益疏記之豈山海經固亦有所自乎余登稽山

及過河東夏縣至今閭里父老咸稱神禹不然何以神之也且古者司職方掌外史地理所正必有所以而名而至人之經往往藏于名山大川固未可全謂其無據也孔安國輩乃泥河出圖洛出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文遂有龍馬神龜之說斯殆幾於附會矣而帝王世紀亦云大禹治水時神龜丹甲青文負書出于洛水世遂襲以爲然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湯太丁外丙仲壬附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數傳至主癸娶扶都生湯

木

上二

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戊寅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湯始伐葛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已卯三十七歲湯進伊尹于桀桀不能用伊尹醜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及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綴殺直臣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於民

木

上

况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爲亂歲乙未湯十有八祀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升自陟作湯誓桀敗於有娥之虛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鬻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稷湯既放桀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既歸于亳作湯誥以誡告萬方咎單作明居湯誥湯誓仲虺之誥並見商書餘書皆逸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卜隨務光者而讓之二人皆逃然後湯即天子之位改正朔以建丑爲正月改歲曰祀桀德王色尚白都于亳乃至東郊告諸侯群后曰其尚有功於民勸力乃事否則予乃人討爾汝母予怨又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江濟河淮泗瀆已脩萬民乃有寧於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各爲立後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天所弗與先王言不可不勉十有九祀大旱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幣賈民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

昔所為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  
斷爪禱于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當星  
營與女謂盛與者首行與讓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  
極也於是大雨乃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  
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  
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為首又作諸器用之  
銘以為警戒三十祀湯崩踐位十三年年百歲子太  
丁未立先葬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丁之子  
太甲差長伊尹乃立太甲為帝葬成湯于亳北之濟  
陰

穆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孔安國以為湯崩踰  
月太甲即位皇極經世亦直以太甲繼湯史記謂湯  
太子太丁蚤卒立弟外丙外丙卒立弟仲壬蔡沉氏  
曰太甲繼仲壬而王為之服三年喪為之後者為之  
子也今考歷年甲子帝王相繼次第年分毫不容爽  
外丙仲壬並未嘗即位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  
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司  
馬公稽古錄亦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  
之子太甲此皆有據朱子於孟子趙岐註尚疑而未  
決豈亦未之考歟

薛應旂曰余聞之堯時有許由虞時有石戶之農此  
人無擇夏時有卜隨務光自後世說者疑其過高往  
往謂諸子之寓言也不知上古之時以君治為勞而  
不以君位為樂自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鮮  
不視之為累性殞命之具不啻若懸疣附贅而巳固  
宜其逃死而不受也不然箕山至今有許由冢潁川  
廬水之人則尚傳隨光之跡豈無自歟史遷高其義  
而惜其文辭不少槩見意亦何必以文辭為哉用是  
而觀湯之伐桀益以見其非得已也

文王

文王名昌父季歷季歷古公亶父之少子也古公有  
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  
任皆賢婦人當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有聖  
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  
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殷帝乙七祀季歷卒  
子昌立是為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  
法篤仁敬老慈幼禮賢安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  
于八虞啓于二虢度於閔天諷於蔡原訪於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桀和萬民於是伯夷鬻  
熊之徒咸至西伯西距比夷北備獫狁以禦中國帝

乙二十七祀崩于辛立是為紂紂六祀西伯初擒于畢紂十有一祀不道滋甚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之以告紂且曰西伯昌與其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將欲殺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紂十有二祀西伯在羑里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闕天之徒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方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

小勳考一

十五

洛西之地方千里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是時紂十有三祀也明年虞芮質成于周又明年伐大戊得呂尚又明年伐密須都於程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邶又明年伐崇作豐邑徙都之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而不國郊請移之西伯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威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興事動衆以增國威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瘳止立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西

伯曰更靈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重耳又安所求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况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祖伊聞之懼以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西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二十祀西伯薨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子發立伐商而有天下謚其父西伯為文王

小勳考一

十六

縣余至鄆訪諸舊迹田野皆稱惟有西伯靈臺遺址在耳可見文王之未嘗稱王而鄉老之所傳稱雖千百年而不易也商書西伯戡黎黎為畿內諸侯非西伯之所得討者此蓋武王時事武王未伐商襲爵如故現文王乎今詩文王之什一則曰王二則曰王要皆周公制作時追王之辭也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娶太姒有賢德生發發娶呂尚女邑姜又賢總內政發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

年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上載以居中軍自稱天子  
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遂興師渡河白魚躍入  
巨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  
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武王使  
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  
曰讒慝勝良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  
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  
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  
誹怨矣武王曰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勳考

七

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有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  
亂至矣不可以加矣十三年己卯日癸巳武王乃以  
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於是渡孟津諸  
侯咸會戊午次于河朔王乃徇師而誓已未王巡六  
師明誓衆士三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先後誓詞其詳具周書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  
千乘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  
尚父攷師紂師皆倒戈以迎武王商國百姓咸待于  
郊武王馳之禽費仲惡來紂兵潰紂走返于鹿臺鹿  
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而死二嬖妾與姐己亦自殺

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  
縣太白之旗以玄鉞斬妲己頸縣小白之旗王問群  
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于凶惡者宜戮之以  
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  
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  
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已乃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廬命南宮适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  
九鼎于洛邑命閼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  
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

勳考

七

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  
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王  
乃罷兵西歸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  
林之野車甲鉞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  
不復用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  
以建子月為歲首木德王色尚青服以冕都于鎬乃  
祀于周廟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崇皇大告  
武成作樂曰大武封諸侯班賜宗於分殷之器物追  
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先  
之後於顓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

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康叔於衛封紂子武庚祿父於殷以守湯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餘各以次受封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踐祚三日召王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金考一

九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友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凡之銘曰皇皇惟

敬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戇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戒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之銘曰慎之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慎則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勉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勉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

金考一

二十

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忘終身之蓋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王又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問以天道箕子爲王陳洪範在周書洪範篇十四年康辰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在周書旅獒篇是年王有疾弗豫周公納冊金縢願以身代翼日乃瘞十九年十有二月王崩年九十三子誦踐位堯王于京兆長安東杜中



薛應旂曰蘇子瞻謂武王非聖人也以其黃鉞斬紂也夫師曠有言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哉必不然矣是以生聖人以作之君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故孔子繫易之彖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孟軻氏曰未聞弑君也嗚呼微哉武王於是乎聖人矣

四書人物考卷二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紀二

啓

帝啓伯禹之子也初伯禹之治水也娶于塗山生啓于行荒度上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啓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啓繼世有天下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丙戌三歲帝乃以獮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召六卿而誓其詞具尚書甘誓篇中與有扈氏大戰于甘

不勝六卿請伐之帝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羣衆不張鍾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邑服遂滅之復昭夏功商契之孫曰實寔喜水功命爲司空勤其官而水死商人是郊孟涂敬職而能禮于神爰封于冊乃立五廟遷遷昇禘黃帝而却繇命大康祭斯比吾之谿而筮享大陵之上是爲鉤堂之享又筮于晉之虛作於堂于水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辨九歌舞九招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子太康立弟



五人分封于衛

薛應旂曰余閱之以上討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義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之天子弗躬也茅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茅戎言王者之師非戒之所可欺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爲後世戒也嗚乎啓賢君也而有此世道升降之幾此亦可以觀矣

太甲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甲元祀十有二月己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太甲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其詞載尚書伊訓篇中又作肆命作祖后書逸太甲既立

伊尹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桐宮伊尹攝政當國

以朝諸侯太甲居桐悔過自責及善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具見夏書三十有三祀平廟廟號太宗子沃丁立

薛應旂曰書稱成湯之聖唯在改過不吝若太甲之賢可謂繩其祖武矣戰國好事造言而竹書遂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致以杜預之博雅猶不能無疑於此而遂謂伏生之昏妄則世之誣罔者又可以一二辨哉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元祀歲在丁巳玉宅憂甘盤爲相三祀免喪猶弗言群臣咸諫王王憂上帝資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厥象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之左右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作說命三篇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騶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戊子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興師征伐三年克之殷道復興五十有九

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作殷武樂章以頌之  
薛應旂曰高宗得傳說於夢寐之中固其求賢圖治  
之心切而精誠感通之極然亦雲龍風虎以類相從  
其幾自不能已也漢文帝亦後世之賢君也顧夢而  
得鄧通焉何哉豈其擅寶誼而不用而心術之微固  
有不可知者在歟抑世道升降之幾有天者存非人  
之所能爲也

四書人物考卷三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紀三

桀

桀名履癸帝癸之子孔甲之曾孫也自孔甲以來諸  
侯多叛癸在位十九歲崩子癸踐位癸卯改元是爲  
桀尤爲無道暴戾貪虐滅德作威數虐于萬方百姓  
天下患之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三十有三  
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  
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爲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日與妹  
喜行淫縱樂政事怠廢左師曹觸龍諛嫉才智諸侯  
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於天癸令逆於時隰山  
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  
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  
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  
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  
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豈少悛乎桀曰吾之有  
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  
殷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  
釋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

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務肆諸侯常氏碩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王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桀之世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殷湯脩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伐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及戰不勝走鳴條入于三麥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于南巢三年死于亭山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封夏後至周封于杞也夏從禹至桀歷十七君十四世共四百三十二年

薛應旂曰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桀不悔過而悔不

終焉可謂之死不悟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興禹業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靡也鳴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其得已哉觀其言曰恐來世以白爲口實其心直恫切而有餘悲矣

### 紂

紂名辛帝乙少子也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於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

以得爲後帝乙二十有七祀歲丙午崩紂辛立明年丁未爲紂元祀紂資辨捷疾聞見其鋒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已誇人謂天下皆出已之下播棄黎老昵比罪人平居弗祀上帝神祇宗廟恃其強大好用兵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師洎作新聲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苑臺多取

野獸蜚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以相逐縱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多畔乃重刑辟作炮烙之法剝剔孕婦削朝涉之脛十有一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美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強爭力辨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痛嘆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長子曰伯邑考爲紂御紂烹以爲羹湯西伯紂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紂棄耆老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而用惡來惡來蜚廉之子也善諂諛諸侯

諸侯以此益疏祖伊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今我民罔不欲喪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又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子發立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有臣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茹醢其身有臣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剝視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微子恐絕殷祀遂持其祭器樂器去之時戊寅三十有

金匱要略

四

二祀也明年己卯武王伐紂紂衣寶玉自焚死其事在武王紀中武王代殷爲天子封殷後爲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薛應旂曰玄王啓商成湯代夏迄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戴商厥惟舊矣最後帝乙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立紂紂雖天命有在而審於經權賢否之間者不無遺恨矣故昔人曰用法若此不若無法言哉

厲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其後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丑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惕休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

金匱要略

五

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周事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矇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

威神察賢史教誨者又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  
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  
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  
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  
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  
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十有七年  
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太子靜匿穆公之  
家國人聞之乃圍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讐而對怒乎夫  
事君者險而不讐對怒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  
代王太子竟得脫召穆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五十九有一年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穆公家二相乃  
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

薛應旂曰嗚呼厲王初政荆楚畏服豈不亦卓有可  
觀哉迨榮夷公導之利心一萌雖有內良夫之忠諫  
召穆公之世臣不相入矣卒至民畔而奔於彘以死  
不有穆公則宣王亦幾於不免噫利之爲害大矣人  
君之用人可不慎諸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庚

申元年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  
二年王入後宮見而嬖之生子伯服於是涇渭洛竭  
岐山崩周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  
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  
陰也陽失而後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  
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  
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  
竭必山崩若亡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  
可及也

其紀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  
伯服爲太子初柏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  
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醢而藏之  
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龍亡而祭在櫝夏亡傳此  
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  
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  
之釐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  
之既解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  
曰褒姒褒姒服世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

是時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  
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  
再於褒其後褒人有罪請入女子即褒孤之夫婦所  
收於路者也己丑六年十月辛卯日有食之褒奴不  
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  
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奴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  
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諂好  
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有一年申  
侯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其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虜褒奴盡取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  
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  
太史遷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編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死我甲  
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  
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二十甲  
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薛應旂曰余誦白華小弁十月之交之詩大都為幽  
王作也而究其厲階則褒奴實生之回視桀之妹喜

紂之妲己其事類也驪山之及豈其微哉柰何唐之  
明皇猶於茲山縱華清之樂卒致腥膻汚於伊洛流  
血染於河潼幾於犬戎之禍矣邇諸生從余過臨潼  
衆詣溫泉而浴焉余謂之曰有吾與點也之意此與  
沂水何異不然則不當一涉其流也

書人物考卷四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一

稷公劉太王太伯王季附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邠氏女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

八書考卷四

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爲稼穡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享其利至舜時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后稷卒子不窋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雖在戎狄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居者咸有以資民賴其慶乃遷邠于邠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寔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焉公劉數傳至公叔祖顓至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績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不已民

八書考卷四

欲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不忍爲遂去邠踰梁山止于岐下改國號曰周幽人舉國扶老携弱歸焉其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托以採藥亡之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太伯不歸三讓不受季歷乃立是爲公季事殷爲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脩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商益衰公季以有功多受圭瓚秬鬯之賜九命作伯號西伯得專征乃伐西落菟戎俘其主以歸故詩人歌之曰維此王季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卒子發立伐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謚西伯爲文王追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而祖顓以上至后稷皆得享天子之祀云薛應旂曰烝民粒食蓋始于稷而周之王業寔唯肇



焉余於稷而歷觀周之世德知周之所以王也唐虞  
兒時幾于棄矣不寫不得于官而辨戎狄古公於  
戎狄去邠遷岐太伯之吳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時  
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猶還師  
以需紂之改行大率皆讓道也讓也者謙而虛也謙  
則益虛則盈周之所以王也太伯讓而吳人歸之遂  
成吳國厥後季札亦以國讓而獲躋上壽今聞長世  
天之報施不爽矣如此而猶不奪不廢卒底敗亡者  
亦獨何哉

契

金華書

辛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  
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嚳乃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  
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  
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立立相  
土佐夏功著於商四傳至其為夏司空勤於官事死  
于水禮曰翼勤其官而水不足也又一傳至太乙一  
名履是為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王桓  
撥發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  
土烈烈海外有截玄王蓋謂契也契始封於商曰商

者以始封之所命而言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亳  
任京兆杜縣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按熟  
是也有澠水出焉後雖遷于囂于相于耿于開歌皆  
謂之殷者以成湯建國之所命而言也

薛應旂曰余涉太華之陽過上洛商州見士民猶祀  
契而因稱相土之賢頌其之功也及往復沮漆卻涇  
北地迫岐豐鳳翔之間父老仍陶穴以處猶嘖嘖追  
言后稷公劉古公時事乃知湯武之王而稷契之上  
祀配天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卜世之長歷年之久固  
其宜矣向使為之子孫者能念厥祖則殷周雖至今

存焉可也

皋陶

皋陶一名庭堅字貫顓頊高陽氏之後也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  
堅則其一焉庭堅佐舜為士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民協于中不犯于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  
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虞書其後封于魯至春秋  
魯文公五年為楚所滅滅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  
諸蓋傷之也



益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初與禹  
皋陶契稷伯夷夔龍禹彭祖自堯時皆已舉用未有  
分職至舜攝堯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相事舜曰誰能  
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為虞官掌  
山澤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  
朱虎熊羆為佐益主虞山澤辟鳥獸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蛇龍之屬不為民害及  
舜命禹為司空禹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  
以傳土行山表木任土作貢禹功告成帝錫玄圭禹

益

五

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資爾貲贊禹功  
其賜爾皐旒乃妻之姚姓之女大費拜受是為伯益  
又名栢翳賜姓嬴氏及禹受舜禪舉益任之政十年  
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讓禹之子啓而避居箕山之陽  
啓賢又禹之子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益以是不有  
天下其詳具見虞夏之書有益稷篇文

按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即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  
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  
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既益秦庶鮮食益作朕  
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

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  
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栢翳其功  
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五帝本紀言益是秦  
本紀為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叙  
栢翳與伯益為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  
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為二人又以栢翳為  
皋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藏  
支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乎  
續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  
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為權辭也

益

六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  
尹名摯也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遇之五爻然  
後肯出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圖政  
既乃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  
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上亳亦大  
矣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方較方吾人命格  
方去不善而就善何樂方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  
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  
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

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二篇當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尹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於有娥之虛遂葬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既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

天俞考

十一

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脩德政以逆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其詳見載商書尹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至太甲

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家七里至太戊時其子伊陟爲相

薛應旂曰余聞之曰臣道無貳又曰臣而有作福作威者凶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貳矣乎於太甲復太甲不威福矣乎然卒能相湯伐夏以成商業而克有令終者何也良由其心純乎道義而一德格于皇天一介不輕取予而素行孚于衆志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其放太甲也復太甲也固終湯之事也無非所以盡人臣之分也若漢霍氏之徒豈知此哉其及宜矣抑余過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即上古空桑氏之都也至今人指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固已大妄而唐傳夷乃曰蕭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謂空桑其枯桑然抑又謬矣

天俞考

十一

葉朱

葉朱即仲虺一名仲傀又名仲瞿矣仲之後也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仲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其載商書其政之教大太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傳巖在北海之洲虞號之界  
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  
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  
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  
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得說於傳巖惟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  
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  
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  
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入命書

九

薛應旂曰余觀傳說遇高宗以夢呂望遇文王以卜  
非人薦之而神寔通之此蓋時泰道行之幾信有不  
能以自已者也不然則雖五就如伊尹終將醜夏貴  
戚如箕子甘於明夷矣矧疎戚之若是乎

微子啓

微子名啓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  
故曰微子紂既立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相  
伊以西伯之戕黎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  
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於是微子度  
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箕子此

干曰國無政天下亂矣我相成湯勤勞于上紂醺酒  
溺女亂敗于下小大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小民  
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於斯至矣太師少師我具出  
往乎今汝無故告子鎮躋如之何其太師曰王子天  
薦降喪災我殷國棄天棄賢淫祀虐民今誠轉亂為  
治身死不恨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王伐紂  
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  
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  
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  
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

入命書

十一

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  
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  
衍一名泄微子為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  
故故以舊官為稱云

薛應旂曰余觀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  
子由古史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即抱祭器以歸周夫  
繫身以去可也急于歸周則非仁人之所忍也傳又  
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  
亦非亡國之君何為其然也若果如二家之說則武  
王之封殷後當于微子而不于武庚矣奚待武庚既

叛而後命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而決非宗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

###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王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又為淫佚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被

金書

十一

髮佯狂而去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為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為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蓋指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云薛應旂曰嗚呼哀哉箕子也始則被髮佯狂以自辱繼則感故殷墟而自傷此其情固悼故主之沉溺悲宗社之淪亡也然乃不替武王而為之陳洪範者何

哉蓋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拳拳經萬世之心則又不知孰為殷而孰為周也故易之明夷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非天下之至聖而與天為一者其孰能與於此

###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紂淫佚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目以為聖

金書

十二

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

薛應旂曰比干之死人皆知其仁唯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或有疑之者孔子曰殷有三仁而序微箕於比干之上嗚呼其指微矣

### 膠鬲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棘艾王拔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而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鮑水殷使膠鬲

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

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

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

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

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

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

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

將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

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

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

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

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君子曰武王遭亂世臨萬民

揚其義成其功不強其所不欲也

人物考卷四

十三

四書人物考卷五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

周公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仁孝累

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

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

破殷入商宮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纘社

告紂之罪于天至殷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

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

人物考卷五

七

公於少昊之虛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

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於是乃自以爲賓設

三壇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

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

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敬畏無嘩天之降祿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

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圭公已令史策告太王  
王季文王欲代武王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  
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開簫乃見書遇吉公入賀武  
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  
念予一人公藏其策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  
武王有夢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保之中公乃  
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負辰以朝諸侯召公疑之將  
引去公留之作君奭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  
嚴王世子之道也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金縢

二

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  
弗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  
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  
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公於是避居  
東土二年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公所自  
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  
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  
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  
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  
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謙者智  
夫此六者皆謙德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果難  
夷而及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

金縢

三

後武庚放蔡叔封康叔封微子寧淮夷東土三年而  
後定公乃作立政成王東伐淮夷踐奄自奄至于宗  
周公作多方董正治官制禮作樂公作周官公行政  
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  
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  
官朝者萬人成王長公父政成王公北面就群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  
申視辛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  
理均也公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公以王命  
告作多士分正東都公作蔡仲之命在豐作無逸先

後請作其事具載周書既公在豈海將沒曰必垂我  
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公於  
豈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公既歿成王  
康王追念公之勲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如社內祭則大嘗禘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所  
以賜魯也魯得世用之所以明公之德而又以重其  
國也

薛應旂曰余至咸陽登畢郢原謁文武陵及周公之  
墓徘徊者久之曰嗟乎周公之德何其至哉人嘗有  
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吝僞夫其雷電以風天固不

人物考五

四

客僞英成王葬公於畢賜魯重祭而始終不敢臣周  
公人亦豈客僞哉是故人臣唯患不爲周公不患人  
之無所不至也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常爲四嶽佐禹平  
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  
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廢人尚其後世齊  
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  
歌賣飯於孟津蓋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  
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非虎非龍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于磻溪見  
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  
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  
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  
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予真是邪吾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  
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  
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爲師西伯脫羑里歸望  
左右之德乎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犬夷作  
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崩武王即位欲修文

人物考五

五

畢素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  
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  
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  
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  
懼唯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明日武王立於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  
尚父率往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



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難遇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乘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

金匱要略

六

薛應旂曰余過礪溪謁姜太公廟見郭思恭作廟記有曰公之功業昭於時名聲垂於後蓋君臣際會其道合其事行也不然老于峻巖清泚之間亦常人而已及觀戰國策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芝逐臣棘津之棄傭文王用之而王由是觀之士之窮達特係於遇不遇何如耳烏乎余感於斯而究公之歷履當是之時公已年垂九十矣豈不亦岌岌矣哉

###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

闕天鵬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諧西伯於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闕天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號叔太顛闕天南宮括迪西伯尋救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召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唯以號叔等五臣為首稱而宜生則寔居其一云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八士南宮氏周文王時皆為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

金匱要略

七

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仲突以下其行事不少舉見云

薛應旂曰余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鄭玄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豈亦未之考與

### 四書人物考卷五



四書人物考卷六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

魯公伯禽

魯公伯禽周公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蓋志而予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

人集卷六

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束天下矣吾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言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

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礼故遲先是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至是聞伯禽報政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嘗蔡作亂淮夷徐戎並起爲寇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費作費誓其文具尚書遂平徐戎定魯伯禽以成王元年就封享國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卒

人集卷六

二

不主則三士不可得矣是以知得士之難而不敢驕人也若後世則謂千百人中僅有三士祇以見士之不足貴而可驕也噫其亦異乎周公之用心矣

昭公

魯昭公名稠襄公之妾齊歸所生也襄公卒時太子子野立三月而卒魯人立稠爲君年十九猶有童心叔孫豹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否即立長年釣擇賢義鈞則卜今稠非嫡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堊三易裘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元年春正月

公卽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  
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  
與梁其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  
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聞  
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  
貞也謀主三者義也魯叔孫豹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固請諸楚乃免叔孫二年夏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寡君命  
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  
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八月大雩旱也三年朝晉至河晉  
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春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  
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  
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靦而出之其藏冰  
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  
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  
享司饔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

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禦寒而藏  
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  
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  
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蘄霍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  
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苗  
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六月楚靈王  
會諸侯於申公稱病不往九月取鄆莒亂著丘公立  
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取之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  
卒五年春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孫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閔詎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  
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也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  
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  
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

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大夫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  
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  
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素將於此垂  
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  
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  
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  
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威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  
者無乃不可乎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  
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盼泉莒未陳也六年夏季武

公羊傳

五

子如晉拜墓田也晉侯事之有加遺武子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脫得脫不過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  
以為知禮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太宰遠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楚靈王賜公蓬器  
已而悔復詐取之十一月季武子卒八年秋大蒐于  
紅自根牟至於商衡革車千乘九年秋孟僖子如齊  
殷聘冬築郎園季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秋七月  
季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祭亳社臧武仲在齊

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將誰  
福哉十一年夏五月甲申夫人齊歸薨大蒐于比蒲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禚祥九月薨齊歸公不廢晉  
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待魯曰  
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  
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窆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  
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朱國十二年秋七月公  
如晉至河晉有平公之喪謝遷之十三年春叔弓帥  
師圍費弗克十五年春將稀于武宮幣入叔弓卒去

公羊傳

六

葬卒事冬公如晉謝平莊之不與盟也十六年春公  
在晉晉謂之夏公至自晉魯耻之十七年春小邾穆  
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秋邾子來朝孔子見而  
問官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二十一年夏晉頃公  
即位使上穀來聘冬公如晉及河晉將伐鮮虞辭公  
還之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二十三年春叔孫姑  
如晉晉人執之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四年  
春叔孫姑至自晉二十五年春鄭僑來巢師已曰異  
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鷦之鷦之公出辱之

臨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鵠鵠跽公在乾侯  
微察與鵠鵠之巢遠哉遙遙補父喪勞宋父以贖  
鵠鵠鵠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令鵠鵠來集其將及  
平季平子邱昭伯二氏之難闢季氏芥雞羽邱氏金  
距季平子怒而侵邱氏故邱昭伯怨平子臧昭伯之  
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季平子  
怒因臧氏老臧氏氏以難告公九月公伐季氏平子  
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乞免誅請遷沂上弗許  
請因於鄭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  
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邱氏曰

卷六

七

必殺之叔孫之臣驪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與  
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驪戾曰然救季氏遂敗  
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邱昭伯邱昭伯爲公使  
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于齊齊景公田  
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  
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  
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  
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公齊景公將內  
公令無受魯賂魯大夫中豐汝賈許齊臣高訖梁丘  
據粟五千庾請勿內公梁丘據遂言於齊景公曰君

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  
平叔孫豹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於鬼神也願君姑已之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  
平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  
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公虢侯二十九年公如鄆齊  
景公使人賜公書自謂主君公耻之怒而去虢侯三  
十一年晉欲內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  
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  
二年昭公復次虢侯卒魯人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  
定公

人物考六

八

應旂曰昭公之不君固也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  
公奔櫟失國雖以齊晉大國屢欲納之而見沮竟卒  
於虢侯凡以始於讒而成於賂也噫讒賂之爲天下  
害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定公

魯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元年夏昭公之喪  
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出奔六月  
癸亥昭公之喪至自虢侯戊辰公子宋即位季孫使  
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  
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

傷鵠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  
公於墓道南至孔子爲司寇溝而合諸墓九月立煬  
宮初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至是昭公薨于外自  
以爲獲福故立其宮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三年春正月公如晉至  
河乃復冬盟于郟條邾好也四年夏五月公及諸侯  
盟于皐鼬秋七月公至自會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平  
子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葬乙亥陽虎囚季桓子  
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

人物考

九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文獸及秦遄  
皆奔齊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彙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冬城中城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衢七年春齊國夏伐魯西鄙陽虎御季桓子公  
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宿軍齊師處父曰虎不圖禍汝  
必死苦夷曰虎猶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

懼乃還不敗八年春公侵齊夏齊國夏高張伐魯西  
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奔晉師于瓦范子執  
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馬魯於是始尚羔馬虎歛  
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  
辰將軍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  
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事在陽虎傳中九  
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  
乃止歸魯郕謹龜陰田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於是叔孫氏廩丘季氏墮費

人物考

十

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十三年夏築蛇淵圃大蒐  
于比蒲季桓子愛舞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孔子去十四年城莒父及魯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  
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有死亡焉語在子貢傳中麇  
食食郊牛牛死敗十牛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九  
月丁巳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曷乃克葬  
薛應旂曰余嘗觀定公之立也春秋不書正月是政  
在季氏則既不得正其始矣及觀晉趙簡子問史墨  
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貴

爲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僞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其又奚足論耶

### 哀公

魯哀公名蔣定公子也四歲卽位元年春正月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春二月取邾濼東田及沂西田州仇何忌及

公羊傳六

十一

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傳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冬十月州仇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城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五年春城毗備晉也冬叔還如齊六年春城邾瑕備晉也叔還會吳于柵始與吳結好冬何忌帥師伐邾七年夏公會吳于郕吳徵百牢子服景伯辭之不聽乃與之語見景伯傳中八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時魯人叔孫輒公山不狃皆在吳輒勸之伐不狃難之語在不狃傳中吳師伐魯克東陽舍於五梧盤室庚宗遂次于泗上爲城

公羊傳六

十二

上之盟而還夏齊人取譚及闚且如吳請師乃歸子益于邾秋及齊平冬十二月齊人歸譚及闚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師于鄆五月公至自伐齊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於是季孫告叔孫孟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樊遲爲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曰馬不進也是時齊人不能師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夏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而不對旣乃謂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自坐於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草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

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祿之下是侵上忽下也公卒不能用孔子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秋公會衛侯宋臯瑗于鄆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公至自會九月螽冬十二月螽前年季孫雖聞孔子之言而不正歷尚失閏也十

人物考六

主

四年春西狩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庚戌叔還卒六月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公不聽田饒事公而不見察告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君猶日殺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

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於是齊歸魯侵地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裨屏余一人以在位筑菑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荔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二十

人物考六

主

一年夏五月越既勝吳欲霸中國遣人使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驩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



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與越太子適鄒相得太子新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爲公僕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醕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春越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二月盟于平陽季

金考本

季

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耻從越盟思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之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薛應旂曰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尊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於孔子之誅則知哀而稱尼父於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爲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繆公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一年卒繆公卽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子思答曰以伋所聞

金考本

季

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其有述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爛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人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



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  
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  
興也勃矣十六年丁亥伐魯取最韓救魯二十年辛  
卯魯伐齊敗齊師于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  
于海上魯是以有辭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  
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國中  
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  
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  
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公立三十三年

金鑑卷六

七

卒子魯立是為共公

薛應旂曰嗚呼魯自襄昭定哀之時已為三家所制  
削弱甚矣繆公雖不能大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  
亦當時所僅見而公儀子之廉又得為相之道是以  
崎嶇強暴之間而有平陸之勝迨於共公猶能伐齊  
以復陽關魯竟與戰國相終始視諸列國蓋後亡者  
未必非繆公延之也淳于髡乃謂公儀子為政子柳  
子思為臣而魯之削也滋甚故曰誣善之人其言游  
此之謂也

平公

魯平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  
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  
嬖人臧倉沮之是時齊宣王卒湣王新立平公欲使  
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語慎子曰不可孟子  
既不遇于魯遂適宋平公立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  
再傳至傾公為楚所滅

薛應旂曰平公於六國僭王之時乃獨稱公且因樂  
正子為政而欲見孟子此其為善之幾蓋可與也臧  
倉一沮雖以樂正子之言而不能入自是平公止於  
平公魯遂一債而不起是固非人之所能然不亦大

金鑑卷六

八

可惜也

書人物考卷六

四書人物考卷七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四

齊桓公公子糾附見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聞及立出無知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魯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

金匱要略

一

有魯桓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為齊君大夫高偃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偃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襲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常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圖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濱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偃與叔牙是也且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偃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邾邾子齊苴初桓公亡時過邾邾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

金匱要略

二

桓公與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友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

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公怒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公羊傳

王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來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汝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命昭王不復君其問諸小濱齊師進次于陘楚使屈完來盟齊師次於召陵公矜屈完以衆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但以衆則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君亦安能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濫許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

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公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後至遇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燕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公羊傳

四一

東爲驅車後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當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

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  
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  
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  
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  
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  
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  
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麻生昭公  
湣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  
爭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  
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  
五

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  
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辛  
巳夜始斂殯無諡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元年  
八月乃葬桓公

薛應旂曰一桓公也用管仲鮑叔隰朋則以奔播之  
餘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開方則以五  
霸之長而身死無歸幾於不殯人才之關係也一至  
此哉

### 景公

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立公為

君公在位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  
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  
杼曰忠臣也會之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  
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  
愛之公如晉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畢晏嬰坐  
桓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  
子曰臣笑群臣使甚景公曰華星出東北當齊分野  
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  
恐弗勝猶出禁刑何憂公曰可禳晏子曰  
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有姓苦蟲以爲蠹而  
君令一人櫟之安能勝蠹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  
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晏嬰以此諫之公起太臺  
歲歲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  
東我君之何奉上靡敝我君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  
止之曰子殆爲大臺憂從乎寡人將罷時雨雪三日  
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  
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  
遂出衣發粟以振凍餒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  
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

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決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公與魯定公為夾谷之會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譴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公夫人燕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為嗣乃

曹顯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於是公老矣惡言嗣事文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逐辭公子遷之萊公卒荼立是為燕孺子公未葬而群公子畏誅皆出亡公子肅駒黔奔衛公子駟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燕孺子既立國高為相田乞偽事國高每朝乞駟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遂改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晏嬰園嬰之子也田乞

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即位是為悼公遷燕孺子於駟殺之於是政在田乞而篡齊之禍肇矣

薛應旂曰齊景公庸君也然猶能納晏子之言以顯名於諸侯晏子亡而景公於是乎不君矣繼嗣不明以啓陳恒之亂而卒致姜呂之覆祀也誰寔為之哉

### 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悼之數顧於朝御執言於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少田逆殺入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

違守囚者濟醉而殺時者得生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間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知

田宗乃止子孫傳爲政開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閑成子將殺大陞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于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早從御讐言不及此田常遂殺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

薛應旂曰易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田常不足論也簡公早從御讐之言猶恐不免臨難而悔何及哉

四書人物考卷八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五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獻公之子也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

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嬖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廩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疑畏不敢入乃更迎其弟夷吾於梁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聞之謀於趙衰曰狄非可倚願徙大國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笑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重耳怒子犯曰天賜也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受齊女母壽心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重耳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

公重耳

二

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驕奢欲觀其裸浴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且璧公子受殽友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又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齊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

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若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適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召秦約為秦所獲以

公重耳

三

太子圉為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為懷嬴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納重耳懷嬴奉匭沃盥重耳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以不拜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晉子微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儒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



實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達利也乃遂重耳及晉及海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死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圖令狐入桑泉取伯襄懷公遣師距公子於廩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孤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如晉師入曲沃朝于武宮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由渭濱汝爲惠公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既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同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殺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于鄆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過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

左傳卷八

六

乘於是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宋公孫固如晉告急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軫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衆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趙衰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我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米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侵曹伐魏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舍之乃殺顛頤以徇

左傳卷八

七

子師由是執曹伯以昇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立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

金華人

人

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然解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魏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死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楚師背郟而舍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韃鞢鞞鞞晉侯登有華之臺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金華人

九

子玉以耆教之大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唯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玼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

王命以緩四國糾逃王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城濮之戰晉中軍  
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微之以徇于  
諸侯使茅葭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及晉侯振旅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微會於  
貳潁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  
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  
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獨  
貨筮史佚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

卷八

十

為會而戚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戚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  
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  
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晉侯  
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  
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防公亡過鄭鄭不  
禮之至是與秦伯圖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圖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嘗為晉君賜矣許晉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  
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  
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晉蒐于

卷八

十一

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御楚關章請平于晉晉  
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桓  
有聲如牛其詳有晉文春秋四十五篇  
薛應旂曰余觀晉文春秋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  
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  
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  
偽君其許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  
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  
林而田偷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  
必無後文公曰晉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  
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  
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  
萬世之利由是觀之雖其謫而不正固能權以濟事  
以成霸業而周之僅存民不胥於夷者猶必賴之也  
向若莽操懿溫之謫則偷取攘竊將靡不至矣又惡  
知所謂一時之權萬世之利哉

### 晉平公

晉平公名虎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

卷八

十一

齊師敗走晉師遂圍臨淄盡燒其郭中齊為  
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黶有罪奔齊齊莊公微  
將欒黶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黶從曲沃  
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  
欒黶敗走曲沃曲沃攻欒黶死遂滅欒氏宗欒者  
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欒黶敗乃還取  
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  
泰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  
朱曰朱也當卿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

以顯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  
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  
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平公  
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  
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  
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  
無好士之意耳無惠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  
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  
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  
所持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蓋一把飛不為  
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如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  
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  
耶平公於是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也平公歲實之臺矣士大夫  
皆超車馳馬掠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  
賀曰甚喜矣平公勃然作色曰味玉之所藏也國之  
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掠子獨束帛而賀何  
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  
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貨財今

百姓在下短褐不敵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  
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  
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矣今皇天降  
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  
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平公  
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  
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  
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  
而又奪其時是重禍也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  
君然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

人物志

十四

大司馬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  
內之正坐殿上出鍾磬年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  
咎也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緇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對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  
游緒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鍾鼓除等瑟  
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

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  
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  
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  
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  
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  
祿而不恤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頌寵於小官  
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諫者  
無隱二十六年平公卒

薛應旂曰平公晉之庸君也晉至平公亦衰矣平其  
殆矣然猶數傳而後亡者無乃亦因人言而敬賢緩  
後乎

後漢書

卷八

十五

四書人物考卷九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六

秦繆公

秦繆公名任好宣公次子成公弟也其先顓頊之苗裔至虞舜時有栢翳者爲舜主畜多息賜姓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時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分土爲附庸邑之秦歷數世至宣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婦晉太子申

生穆也其後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秦定宛楚歸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楚人

鉅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夫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集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與晉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秦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計也願君以利惠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羣來請舉丕豹說繆公弗與因其饑

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說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君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君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足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書馬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今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保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愛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年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

爲質於秦秦妻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莊公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美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遽叔二人哭之繆公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



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  
汝軍即敗必於穀阨矣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  
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人弦  
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  
聞大國將誅鄭鄭君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  
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  
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  
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敎兵遮秦兵於散擊  
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  
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

卷之六

五

骨體願今處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  
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孤以  
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  
心雪耻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繆公於  
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  
歸成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  
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  
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  
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嘆曰此乃中國

卷之六

六

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  
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  
害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  
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上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  
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勳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寡人之害將崇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  
國之聲若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覲其  
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者臣有  
間乃可虜也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重晉  
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  
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  
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問伐戎之形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  
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  
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討殺尸爲發喪  
哭之乃作秦誓載周書中以申惠不用蹇叔百里  
奚之謀故也君子曰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



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  
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三十九年繆  
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  
人奄息仲行鍼虎預焉秦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  
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  
侯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論之法况收  
其良臣而從死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主者知命之不長是以龜  
聖誓樹之風聲亦之物采賸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  
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要之  
七

傳七

衛靈公 衛孝公附論

衛靈公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初襄公有賤  
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  
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  
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  
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孔子  
至衛靈公聞而喜如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淵館  
於靈公問孔子居魯得微幾何對曰魯眾大為攝人  
邪致眾大為靈公謂孔子曰有謂寡人為國家者謹  
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  
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  
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父之已  
者也居頃之或諧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佗一  
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月餘及平衛主  
遽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  
至衛必見寡小君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靈公禮  
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

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  
衛其其亡也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宮者雍  
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  
衛既而復反乎衛主伯玉家靈公問兵陣孔子對以  
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厲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  
右後金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  
見龍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身見日今  
夢見龍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  
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龍則不然則之人場

六人考十

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場於君者也是  
以夢見龍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太子蒯聵  
與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謀使殺  
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  
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游于郊  
令子鄆僕鄆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恚太子出奔謂  
鄆曰我肉也若為後鄆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更  
圖之是時孔子自楚反于衛靈公卒夫人命子鄆為  
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鄆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  
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出公趙簡子欲

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  
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反魯初孔圉文子  
取蒯聵之姊生惲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  
良夫通於惲母太子在宿惲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  
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  
之盟許以惲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  
逐入適伯姬氏惲母林戈而先伯姬怯惲於則強盟  
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懷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  
出公輒奔魯孔惲竟立蒯聵是為莊公

薛應旂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反覆於衛  
者豈直其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  
孰為最賢孔子曰桀有德靈公卒公曰吾聞其閨門  
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也孔子曰臣語其公朝行  
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曰靈公  
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衛無遊放之士又有  
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  
退而客賢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  
衛而靈公郊舍之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  
收入以此敗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

年子產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收發公子朝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豈亦以是也乎至論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疑其爲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衛人欲立公子郢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爲而上窺伯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養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爲也廢轍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害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爲哉衛人雖無知相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 越句踐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于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攜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

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

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開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

王霸由是觀之何速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  
膽也曰汝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  
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革之事種  
不如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  
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  
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嚴給  
繒錦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

六

其形勢夫吳兵加齊晉勢深於越越名高天下實  
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  
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代  
之越承其弊而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  
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亦疾  
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  
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  
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  
之貨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

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逼  
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諄子胥曰伍  
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  
齊員疆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  
為亂與逢同共謀諂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逢  
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寡  
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太笑曰我今而  
爾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乎我我不受已今  
又以諂誅我嗟乎嗟乎一人爾不能獨立報使者曰  
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其人也於是吳任嚭政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道諛者衆可乎  
范蠡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  
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  
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卿  
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  
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  
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散皆盡死於齊晉  
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  
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維肉袒膝行而前請成

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  
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  
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  
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  
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  
乎且夫天與弗取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  
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  
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  
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勝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

卷之十

本

王甫東晉書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  
縊乃藏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  
而諱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其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昨命為  
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其所侵宋地  
於宋與魯泗水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  
諸侯卑賈流傳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寧子何不蚤種見書稱病  
不朝人或說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  
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其後無疆伐楚為楚所  
敗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閭君攝佐諸侯平秦漢興後  
以種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君皆其後也  
宋史公曰周之功大矣漸九州定九州至於今謂夏  
又安及商齊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  
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  
烈焉矧其能用范蠡欲毋顯得乎

虞公

虞公姬姑虞仲之後也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

卷之十

九

耶虞仲嗣太伯於句吳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於  
虞城以為虞仲後傳至虞公好賄弟虞叔有玉公求  
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將及我遂伐虞  
公公奔共池既而返國晉獻公十九年將伐虢使荀  
息以璧馬假道於虞虞公許之遂伐虢虢夏陽獻公  
二十二年復假道伐虢虞臣宮之奇諫虞公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  
也豈害我哉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大王之子也太伯

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孰親  
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  
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  
繁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  
神不享夫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

卷十

十

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  
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  
鶉之奔奔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牽囊所遺虞伯產  
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故  
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薛應旂曰余過陝州平陸縣之東北有故虞城在徘徊

側職吁者久之曰嗟乎虞公則誠愚矣彼晉獻何益  
者哉嬖驪姬以亂晉而顧猶滅同姓之國其愚抑又  
甚焉矣

###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陳公柳之子也虞舜之後嫡姓侯  
爵舜爲庶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周武王克  
殷乃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  
則陳始封之祖也陳至懷公時吳方游食上國破楚  
入郢召陳懷公懷公與楚有故以疾辭既吳復召懷  
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于吳陳乃

卷十

十一

立周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是時魯昭公天  
人孟子卒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吳王夫差  
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于楚  
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思歸十  
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  
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  
遂滅陳而有之

薛應旂曰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積久而後歸  
也後儒固多疑之噫此豈衆人之所能識哉蓋聖人  
造物之心猶之天然固荷健而不息者苟可與焉則

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之心可想見也若其所常  
言者乃為未至於聖者立則耳遂執是以擬夫子夫  
子又何辭哉夫子嘗因子路君子不入之問不過曰  
然有是言也

費惠公 康殷王順長息附

惠公姬姓懿公之孫庠父之後也庠父為魯大夫城  
郎居之因為費邑傳至惠公惠公以子思為師以顏  
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  
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自也惠公以小國之君而  
惟賢是與故孟子稱之云

衛 朱子疑其為衛  
孝公故附傳

十二

衛出公名輒蒯聵子靈公孫也靈公四十二年卒子  
蒯聵先已出奔宋至是國人欲立蒯聵之弟公子郢  
郢固辭不立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輒立之十  
二年蒯聵謀于其姊孔角姬遂如孔氏劫孔悝逐輒  
輒奔魯蒯聵立是為莊公莊公立晉趙鞅召之莊公  
辭以難三年晉趙簡子攻莊公莊公入于戊州戊州  
人殺之衛人立襄公之孫般師已而齊人伐衛執般  
師以歸衛人立公子起石圃逐之起奔齊輒自齊復  
入初輒與儲師比公孫彌牟同冠亥等有怨儲師比

等復成輒出通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  
子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  
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  
氏內不聞獻之親外不開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輒乃復奔宋卒於越

四書人物考卷十



傳八

梁惠王 稟王附

梁惠王名瑩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爲大夫萬生魏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共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瑩僭稱王是爲惠王

惠王元年武侯卒瑩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稱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津魏氏大敗趙謂韓曰殺瑩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懿侯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說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瑩遂殺公仲緩而立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

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韓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座取龐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噉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間瀨南威之英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觸十六年與齊威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機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  
與至異吾臣有樓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思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  
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  
襄陵樂毅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二年蘇秦會形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三十年  
魏侯趙趙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還本與師儀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  
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

卷之七

三

得勝子春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  
則富不過有魏耳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  
魏矣蓋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  
之言而還某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  
攻欲啗計者幾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因欲還  
其備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  
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殺十萬之眾也王召惠  
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  
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而圖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跪於度而遠

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  
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  
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  
矣王游人而令其闕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  
則必爲趙禽矣趙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喜乃入報  
於齊願固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  
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  
而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  
其暴矣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將  
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

卷之七

四

齊侯再遣趙威魏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  
敗齊於徐州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鞅詐  
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惠王恐使使獻河  
西之地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初魏相公叔痤病  
惠王往問之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  
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  
諾而去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  
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  
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  
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

悼哉執過秦見孝公大悅與議國事致有公子卬之敗惠王始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復內之秦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至敝邑將何以利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仁義而已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襄王立惠

金考士

五

王薨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然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竭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

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之日之故得毋嫻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蘇秦爲趙合從說魏主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襄賁無繇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

金考士

六

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

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  
公家而成私門外披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  
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益何  
蔓蔓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秦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大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  
患故弊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  
詔詔之敬以國從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  
離陰圍我焦曲沃于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  
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  
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  
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敗我曲沃平周十六年  
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魏至王假秦灌大梁  
遂滅魏以為郡縣

薛應旂曰太史公謂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  
之佐無益也余以為不然向使惠王時得一孟子而

任之則魏必為政於天下矣何有於秦哉乃既不能  
用孟子又不能知衛鞅胥失之矣迫其既滅於秦而  
說者咎其後人不能用信陵君故國削弱以至於亡  
此則緩之乎論魏矣

傳九

齊宣王

齊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仲奔齊數傳至恒弒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求爲諸侯伐齊有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

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驪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

王於博望盟而去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彘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蹴鞠者臨淄之途車數擊人有摩連袂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謂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後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焉高懸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索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

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王曰寡人不敏今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鄰忌事宣王仕人衆宜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鄰忌謂王曰愚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幾何人宣王因是知晏首之壅塞也

人物志

三

卑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髮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髮者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髮將復見之豈特七主也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惠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王默然齊人王斗

欲見宣王王使謂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間王斗曰晉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令王有四焉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之焉能有四焉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

人物志

四

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驂耳王之駒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嫵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教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士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教也王謝曰寡人知罪矣於是書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襁負且數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

薛應旂曰宣王大國之強諸侯也默然於頽觸之言謝罪於王斗之說於是稷下學士咸願頤向風豈不亦好士之君哉然孟子三見而不能用三宿出晝而不能追道之不行而齊之不王也信非人之所能也

燕子噲子之附

子噲燕易王之子姓姬氏其先召公奭之後也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昏而其子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蘇

五

五

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父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屬國於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而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復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重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百姓離

五

五

志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王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禽子之而

燕之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薛應旂曰堯舜大聖也禪授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所謂官天下者也子之賂蘇代以激燕噲之讓卒之君臣駢死為天下笑亂臣賊子不知鑒此而禪授之名接迹於後世卒以貽禍悲夫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爵出自顯帝玄孫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安之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魯隱公元

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自克世從齊桓公尊周進爵  
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克子瑱立十二年傳文公  
遽除卜遷于繹文公卒邾與魯世爲仇敵及穆公敗  
邾曰邾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糗無得以粟於是倉  
無糗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糗吏以爲貴請  
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  
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土食  
奈何其以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  
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  
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邾之糗不害邾之粟也粟

金華三

本

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邾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倉  
家爲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薛應旂曰穆公知君爲民之父母而倉粟與在民無  
異亦可謂與民爲一矣顧與魯開而民莫之救者何  
哉可見仁言之不如仁聲也其視梁惠之移民移粟  
抑又下矣

滕定公 文公

滕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  
克商封之於滕傳至滕侯穀當魯隱公七年始以卒  
見於春秋然猶以未同盟而不書名也迨宣公嬰齊

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公  
虞毋再傳至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時  
滕尚爲宋役迨定公公子文公見孟子聞性善堯舜之  
說行喪禮舉井田於是許行自楚陳相自宋而來歸  
美厥後二十一世周赧王二十九年爲宋所滅其地  
在兗之龔丘今滕縣是也

金華三

本

于是乎有賢君矣太史公謂附驥尾而名益彰其值  
然哉

古今人物考卷十二



四書人物考卷十三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鄒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六歲為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五歲適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鑿闕之外乃慨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

金考十三

行四國順之十七歲九月公至自楚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茲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釐於是躬於是餉余曰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歲娶宋開官氏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

墓及母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塋也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鄒曼之曰然後得合塋於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二十七歲鄒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鄒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九歲聞師襄喜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

金考十三

其為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段爵之大夫起縶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舍於外館



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災乎曰其舊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之文武之制亦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方樂下箕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行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觀四

太史公

三

門牆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宸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几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徒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三十五歲自衛反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

太史公

四

與多慾態色與淫慾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私已夫子乃自周反於魯弟子稍進焉三十六歲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鬬鷄故得罪魯昭公公率驪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平處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

首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又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綴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夫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素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夫子夫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

金華

五

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夫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含禮矣三十九歲在魯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性夔罔蝸水之性龍罔象土之性墳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車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杜預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殫姓在虞夏

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欲懷懷公山不狃陽虎因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

金華

木

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舉乎此法以治

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上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夫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而悖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乳丘其勢危乃使

公初至

使告魯爲婦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至夾谷子攝相車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

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郛謹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無髀投之無戾髀之麇裘投之無髀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

公初至

慎氏妻淫不制慎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斷其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山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中旬須樂頊下伐之費人比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郕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

于北門且郈孟氏之保障無郈是無孟氏也我將弗  
墮十二月公圍郈弗克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  
月弼羔脉者弗餽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  
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  
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  
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  
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卷之三

九

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  
乃作倚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  
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迢迢九州無有定處世  
人聞故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也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

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  
夫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夫子恐  
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五十七歲  
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爲  
陽虎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不用夫子夫  
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  
寡人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  
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夫子曰吾鄉爲弗  
見見禮答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

卷之三

十

參乘出使夫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夫子醜之去衛  
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弟  
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  
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領似堯其項類  
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繫纍若  
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  
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  
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於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牂矢

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  
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括矢石  
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  
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  
遠方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  
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  
被寇於是去陳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  
畔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  
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  
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難難寧闔而死關  
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自郊迎問曰蒲可伐  
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  
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  
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  
靈公曰善乃不伐蒲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  
不用夫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晉陽潰晉之死也臨河而歎曰夷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  
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  
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  
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  
乃還息乎鄆鄉作鄆櫟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  
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  
識珍寶梟鷂眷焉顧之慘焉心悲非車命駕將適晉  
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鄆傷予道  
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  
且遂反乎衛主遽伯玉家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  
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更將殺  
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  
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  
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敕所執吏遂罷夫子  
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敗其  
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射殺昭公楚  
侵蔡秋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  
政在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既而遷乎蔡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過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生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之使使問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

公羊

十三

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平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次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

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信我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夫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

公羊

十四

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夫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入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

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平衛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夫子弟子多在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爲政六十六歲夫人开官氏卒六

金考年

十五

十七歲伯魚母死某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帥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大乎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何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孔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歸

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其旼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何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泪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夫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邦后覆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金考年

十六

春秋繫象說卦文言讀易彖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



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椽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說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晷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游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

金考主

主

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僎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漣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春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上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

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七十二歲在魯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尸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

金考主

主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塚上薛應旂曰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上宋至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



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金父生衍父衍父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其於聖人之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憑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生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實世之詳畧曷重輕焉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於疑者不入蓋傳信也馬遷以夫子素王列於世家而鄭夾漈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金華先生

七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傳十一 孔子門人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薛應旂曰余觀史遷作史記凡採摭諸人事實言行多旁引厯述雖寓言托喻者勿擇也唯於孔子弟子列傳自子貢外畧節論語中所載問答數言其諸雖經傳可據亦不一及自謂附於闕疑之義豈亦尊信聖賢特加慎重之意與然其傳夷齊則謂顏淵附驥尾而行益顯述貨殖則謂孔子藉子貢而名布揚於天下序游俠則謂季次原憲終身蓬褐而死雖其遭

金華先生

七

腐自傷不無憤激而立言若此不幾於侮聖賢者乎其何以爲訓也唐司馬貞爲之索隱亦嘗詆其疎畧矣余故於諸弟子言行見於他書凡有益於世教者則輒爲叙之其見於論語則固學者所雅聞也不復詳載云

顏淵

顏淵魯人名回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

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  
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  
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  
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  
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  
間仲由有愠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  
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  
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  
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  
由願得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

論語

卷

當一隊而敵之必也壤地千里舉旗執戟唯由能之  
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潢澆  
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白冠陳說其間  
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  
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  
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  
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  
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  
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  
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

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  
則顏氏之子有矣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  
予云

薛應旂曰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  
問爲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於當  
時之君臣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  
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違  
如愚其默然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  
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子騫

論語

卷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  
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三子則衣之以  
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  
遂止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  
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  
萊蕪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衆旃相隨心又樂之  
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  
之文寢深又賴三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

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上矣是以有易  
秦之色唯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  
宰弗往且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及居親  
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  
以禮不亦君子乎

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  
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  
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  
無辨矣

### 冉伯牛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稱有癩疾孔子節小物  
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 仲弓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  
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嘗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  
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  
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及問仁則曰請事斯語孔子謂  
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容使其臣如借不遷怒

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

###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  
既責之矣又嘗自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嘗問  
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  
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  
深警之云

薛應旂曰史遷謂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  
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  
於庭即簡公於廟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爲謀也豈得  
助之爲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 子貢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善爲說  
辭孔子常黜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  
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  
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  
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幾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  
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內就江  
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

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至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失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十二年吳徵會于衛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

金考十中

六

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託曰衛君之東也緩故寡君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讐或者難以羈乎託乃舍衛侯齊田常欲作亂悼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

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入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賜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討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文曰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忿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

金考十中

七

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賜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賜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以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據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

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嘗身  
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置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  
不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拯廢  
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吳王大  
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  
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優禮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  
吾說吳王以據齊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  
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  
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之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  
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  
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為人  
僞暴群臣不堪國家放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  
大臣肉變子胥以諫死太宰誣用事順君之過以安  
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  
攻之霸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  
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喜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

一良才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賜敬以大王之  
言告越王越王大喜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樓于會稽賴大王之賜使得秦  
姐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  
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  
挾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  
請自被堅執銳填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  
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拔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  
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於是吳王遂發  
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虛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與吳  
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  
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  
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于艾  
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  
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  
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

門不守越遂圖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  
面而霸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  
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子貢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薛應旂曰余觀史遷於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  
子貢貨殖傳又有子貢夫孔門高第弟子自顏淵而  
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豈不卓然有體有用之上哉矧嘗相魯衛而肯鬻  
財於曹魯之間乎此蓋鄙夫所不屑也特其多聞多  
見以為學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遷不察此而又見

人物考

十一

其結駟連騎束幣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為貨殖  
以致之誠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筭之器而黃金  
百鎰矛劍重器又何辭之有嗚呼曾是以為子貢乎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  
宰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告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  
能求曰於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  
曰昔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昔戚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

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  
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孟懿子呼而問  
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  
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是謂我不  
成大丈夫也退而蒐乘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  
為右冉求率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洩也  
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  
武城人王百為已徒率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  
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即外為昭見保者而泣曰事

人物考

十二

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乎也請三刻而踰之師入齊  
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殿抽矢策其馬  
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不如誰  
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哉  
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  
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  
洩顏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馬而奔之公

爲其嬖僮汪錡來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錫也冉有曰才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與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目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鄰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

金匱要略

三

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其詳具戴記宋元公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

是冉子之行也

薛應旂曰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爲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予以

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束帛以吊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魯論所載爲季氏聚斂過與子華之粟要之皆生於退也向使其進於中道則發強剛毅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鳴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爲固夫人之樂取者多也

###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

金匱要略

三

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



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  
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動于  
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  
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  
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  
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  
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  
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  
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  
功不思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  
事之孔子與門人習射於襄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  
出延射者又使公蘭之妻序點揚觴而語射既闌子  
路進曰由與二三子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  
美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  
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  
足以知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  
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  
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  
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  
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  
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  
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  
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齊人患魯用孔子選女樂文  
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將受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三日孔子行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淫  
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  
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  
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  
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  
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  
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  
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  
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  
至其庭庭甚清閑瞻下明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



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過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開士圍之子路怒奮戰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

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立二十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蒯聵入立爲君蒯聵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爲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秉桴欲從

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胖則致詰正名則以為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諒而不為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紛耶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隱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子游

論語

太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問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養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山獵有禮故戎車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游退而學禮孔子與於饋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歎偃侍曰夫子何歎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偃曰

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視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偃每侍孔子輒以禮為問故聖門謂偃為習於禮也魯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魯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棺殯於客位祖於庭塋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先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拂裘而弔魯子指子游而

論語

十九

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魯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袒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覲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戾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

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輅玦珮婦人撻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

公羊考卷二

子

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爲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吳郡有子游冢云

薛應旂曰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粵其時之人豈不亦庶幾乎而知從游於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孟子與子生不同時恨未得爲之徒而猶幸私淑諸人其同慕之誠何如也吾始嘗聞吳公子札既聘上國墓

子廩傳夫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見焉何邪及考左氏傳與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卅八齡而孔氏世譜則謂札葬子時孔子已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齊魯之間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耄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顛瀾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母爲假蓋蓋護其短也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

公羊考卷二

子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楚王之風亦可餐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萋萋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夫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間四方無體之禮

金華書

主

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

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勝迄今而愈彰虛也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冗意而不節斬艾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又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

金華書

主

之親亦不可奪親喪金華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鮒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怕遭子夏于道語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爲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怕怕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

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棄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宜伉禮去其一鞞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於囿中兩冠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怕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子蓋凌轡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

金書十

三

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溺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

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授其狀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云

薛應旂曰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蓋古西河之上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其所稱石室學堂遺址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於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於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於君子儒乎

金書十

三

四書人物考卷十四

四書人物考卷十五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二 孔子門人

有子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疆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將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

有若字

子

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游子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之車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而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謂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位

薛應旂曰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若速貧速朽之言蓋可以理達者也其諸瑣屑之間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

有若字

子

足以爲有子重輕乎

子賤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迓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潁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鈞道柰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迺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

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解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獲麥子賤不聽曰君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鄰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

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薛應旂曰夫子謂子賤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不信哉然亦唯知人則哲斯能任人矣南宮南宮括字子容又名縉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子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辭也無禮無以立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與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當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宮宮桓僖災掠火者皆曰碩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官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



晉師也今將往矣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聃曰長弘應知杜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孔  
子曰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  
去國若年適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雖  
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閑遠而危其身  
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廟外  
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  
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焉此  
意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  
故地曰削子孫彌衰焉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  
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茲  
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  
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  
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  
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  
使穢律為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  
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  
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  
此也妄為辭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

當得罪矣

薛應旂曰南容固翩翩濁世之公子也一從夫子游  
遂為君子尚德之人而列於聖門高第弟子學之所  
繫豈微乎哉吾獨怪其始之載寶以朝固領夫子之  
教未深豈亦免於刑戮之一端也與是其時已可慨  
矣

###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  
歲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蓬牖桷桑扈  
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

子羔

大

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  
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  
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匪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  
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薛應旂曰以原思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行  
者矣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  
尚哉

子羔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侯十代孫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蒲卒哭者呼戚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饗之其禮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升

卷之五

七

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來室其衄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信曰饗其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饗屋者交神明之道也爲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

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重之法而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對德加嚴暴則對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是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焉不噉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卷之五

八

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懼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與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巫馬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日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直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

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  
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  
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  
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  
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  
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薛應旂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治天下  
者必以任人爲先也若但宰一邑則十室之忠信恐  
或未能灼知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難保其必無也

期於子賤亦可爲善學柳下惠者矣

### 樊遲

樊遲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  
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  
右季孫曰頃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  
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見冉有  
傳中

薛應旂曰樊遲請學稼圃雖疑於陋觀其遇齊師則  
入蓋切已近實非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

### 司馬牛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魍作亂入于曹以  
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  
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出于衛地求  
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  
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  
外阮氏葬諸丘與

薛應旂曰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所不能免舜之象  
周公之管蔡季札之光僚柳下惠之盜跖亦各權其  
恩義之重輕量其時勢之緩急而早爲之所耳向魍

作亂牛嘗憂懼使其趨然遽覓浩然長往豈不亦廢  
幾哉所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  
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  
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鄆  
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  
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  
爲驂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摯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友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挽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

卷之三

十一

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薛應旂曰琴張曠達之士也遂以宗魯之死爲善而欲弔之觀於夫子之言而宗魯始無所逃罪矣

###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才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

有澹臺湖即其南游遺迹云

###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日魯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 公西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

###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娶也雖在縲纆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 陳亢

陳亢字子禽陳人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曰未也夫子嘗獨立謂鯉曰學詩乎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又曰學禮乎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亢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 申枨

申枵魯人或以爲剛子曰枵也慾焉得剛

###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云鯉聞詩聞禮見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 顏路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 曾皙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曾參傳中

###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義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得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華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

### 左丘明

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麟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往見余太史于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六

###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椅不善

勿遂行事多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愈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懷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僇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偃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切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府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

公明儀

十五

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東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咸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上制禮不敢不至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

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薛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哭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哉

公明儀

公明姓儀名魯南武城人也為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公明儀

宋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敗不敬乎乎執殯殯膏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子張死公明儀為志焉諸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林放

林放字子丘魯人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季氏旅

於太山孔子曰魯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公張曾哲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四書人物考卷十五

四書人物考卷十六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三 孔子門人

曾子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云成讎斬其根曾哲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果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問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萬行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

卷之十

十

而不可遺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推牛而祭，不如騶馬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菽，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游於楚，得薄官焉，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饋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曰：然曰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

薛應旂曰：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魯氏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省為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為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

卷之十

十

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辨哉？

子思此至公明高皆曾子門人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止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



似君之言者似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警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驚而掠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美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魯人有公儀僖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

卷之六

四

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蹶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

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

卷之六

五

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爲受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及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友服之禮也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我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子思居於衛緇  
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  
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  
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乎思曰僕聞之妄  
與不如遺於溝壑假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  
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  
難得者乎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  
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食  
以死餌士雖懷道食以死祿美子思言苟變於衛君  
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  
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  
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  
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三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  
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  
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  
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矣從生詩曰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  
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  
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音察媚則君親之中正彌  
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  
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  
射君之心而冀取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  
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對曰君弗能焉曰  
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瘳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于側齊君指之而  
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  
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  
而後得寄寓于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刻其慮多矣無  
此鬚眉非假所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采實聖舜身  
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  
或折臂望視或禿髻背僕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  
貌乎齊尹文子生子不類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  
妻始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  
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

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  
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升文  
子曰先生願無言文雷妻矣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  
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  
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  
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唯進賢耳君曰  
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  
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  
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  
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  
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  
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父祖之農何預  
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撥厥伊始不以農事關  
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衛公子交  
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  
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  
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  
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  
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

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反於魯謂  
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  
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  
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  
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  
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  
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  
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  
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  
何慎哉子謂子思曰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  
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  
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  
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變  
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  
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  
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可徒文子改葬其  
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

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  
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  
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  
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衛將軍  
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  
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魯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  
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焉焉老萊  
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  
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  
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  
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  
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  
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  
薛應旂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於此  
與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  
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

### 陽膚

陽膚南武城人孟氏使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矣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 子襄

子襄南武城人曾子謂之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

###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曾子去之  
寇退則返或曰殆不可乎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  
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 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  
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  
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  
若是怨舜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

###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元養曾子見孟子書曾子寢疾曾元  
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鼈龜猶以淵爲  
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  
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耻辱亦無由至  
矣是時童子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簞歟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元起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其事具曾參傳中

曾西

曾西曾子孫也黔婁先生卒曾西往弔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欹矣婁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西歎服平生不屑爲管仲其言見孟子云

四書人物考卷十六

四書人物考卷十七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四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漱公宜母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續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勸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自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末論收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

道同於君子也。孟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盍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歸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堯

二

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早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仁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

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三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於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闢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

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樂正子

此至卷末皆孟子門人

樂正子名克魯仕於魯卒公言孟子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魯欲使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答浩生不害之問曰善人也信人也

公孫丑

公孫丑齊人嘗慕管晏之功以期孟子孟子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因論不動心於孟子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萬章

萬章嘗與孟子辨論堯舜禹禪繼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與夫交際之禮不見諸侯之義皆得聞其說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嘗問樂正子於孟子得聞善信美大聖神之說

高子

高子齊人嘗指小弁為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嘗謂之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其後高

子大而學他術

孟仲子 孟季子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齊宣召見孟子孟子辭疾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仲子使數人要孟子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季子其弟也未達義內之言問於公都子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陳臻

陳臻齊人齊餽兼金孟子不受宋薛餽金孟子受之臻問曰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宋曰餽

在薛曰聞戒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後學於孟子與任人辨禮與食色之輕重及論季子儲子之交際云

陳代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以不可枉道之義告之

公都子

公都子嘗問孟子好辨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及論性告之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充虞

充虞當孟子喪母時虞嘗敦匠事他日請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去齊虞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徐辟

徐辟墨者夷之嘗因辟求見孟子

彭更

彭更嘗疑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曰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咸丘蒙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于孟子嘗問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誠然乎哉孟子曰舜既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桃應

桃應嘗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

薛應旂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唯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爲依歸其心寂寞不馳騁於縱橫以爲朝秦暮燕之游其亦不爲習俗所溺矣唯高子則去而學他術殆固而歸者也

傳十五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高誘呂氏春秋彭祖注亦曰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

薛應旂曰老彭從脅而生先儒多疑此事及觀鄭夾漈謂老彭爲商伯子孫迭爲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至以脩己背垢生禹簡狄胷垢生契及魏黃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脇生男爲証且謂浮屠氏不疑摩邪夫人之脅生釋迦而儒者獨疑陸終氏之事余故備述之非敢語怪也

周任

周任未詳其出處蓋古之立官人也魯叔孫穆子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私焉及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人以私生子來見名曰牛使爲豎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又逐仲壬乃因穆子素因絕其食而死立穆子之庶子昭子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闕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及季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夫朱子謂爲古之良吏豈別有所據云

龍子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瘞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牛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



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昔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薛應旂曰余嘗觀子思謂龍子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及觀孟子西稱其言而趙岐則謂其爲古之賢人豈其人固不厭衆論尚在疑似之間雖賢如思孟尚未能無異同之見邪然其自謂之疾者則正余之痼疾也不知何術

能已之惜文摯之引而不發也

四書人物考卷十九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六魯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宗卿也文公六年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晏公于棐子家賦鴈鴈文子曰寡君未免於

此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十五年春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于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秦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次年及齊

平文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  
曰請俟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赤及  
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奔  
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  
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  
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隱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  
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

人考五

二

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  
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  
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啟  
構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  
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  
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  
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  
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  
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  
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人考五

三

優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貢  
子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  
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微  
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  
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  
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古人去一凶矣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君子曰行父為  
國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上不能為季文下不能為惠

伯而以是諷之不亦恥乎未幾宣公懼齊見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公會于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八年冬宣公卒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父懼齊人問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備齊也冬行父聘于齊時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戚在焉行父禿卻克眇良夫跛曹公子首僂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行父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遂及國佐盟于

左傳

四

蒙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公歸欲叛晉而從楚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以葦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吳伐邾邾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亡無日矣八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之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秋言之冬晉使士燮來聘言伐邾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

左傳

五

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伐之九年春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死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一年夏文子如晉報聘且池盟也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成公將會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歸行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  
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宣伯  
賂卻鞏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  
伐鄭將行宣伯使告卻鞏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蔑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  
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荅丘  
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鞏曰苟去

金華十九

本

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范文子  
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  
平叔季孫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  
自爲櫬與頌琴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  
逆婦養姑者也櫬始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

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丘慶謂文子曰子爲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文子爲  
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丘慶請木季孫曰畧匠  
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五年冬文子卒大夫入歛  
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 季桓子

季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平子卒陽虎欲以璠  
與欒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金華五

士

不袒不袒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桓子立行東野及  
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  
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  
逐仲梁懷旣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  
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  
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  
及孟孫桓子之臣苦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  
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  
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  
拔已於難林楚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

孟氏闔門陽虎戰不勝而奔諸具陽虎傳孟氏之臣  
公欽陽欲因亂殺桓子以強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  
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  
十三年齊人饋女樂以沮孔子桓子微服往觀諸定  
公受之惠然女孔子去適衛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  
伐絞邾  
歲司鐸  
公立子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  
則止曰財可爲也今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秋桓  
子有疾謂慶子曰昔者孔子幾與魯矣以吾受羣婢  
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卒

蘇應旂曰孔子之用於定公正桓子相魯而爲之汲  
引也既歸不免女樂之受以沮其行而死且悔之商  
箕後人之使登用焉此其一念好德之心苟能克之  
雖古大臣何以過哉嗚呼桓子尚矣後世君會之之  
薦康侯元長之引中立不猶有桓子之遺也乎

### 季康子

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初桓子有疾命其臣正  
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  
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  
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國臣曰南氏生

男則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葬  
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  
正常正常不反復立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先  
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康子曰將誰召乎曰必召冉  
求於是召冉求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  
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  
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二年欲以田賦使冉  
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不度於禮而貪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季用

田賦二十三年宋景公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不腆先人之  
畜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越既滅  
吳欲霸中國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造郢將妻公  
而多與之地康子聞之懼因太宰誣以納賂焉乃止  
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  
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  
惡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  
能言臣是以不獲從陪死免於大侮又謂重也肥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庚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薛應旂曰康子奪嫡固已逆父命而干倫紀矣又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顧乃聽公之魚之言而用冉有不知果何見也卒至僨事而哀公出奔宜哉

###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子然習見其父遂昭公常懷不臣之心自多其家得臣由求遂問於孔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且意其從君之欲也故孔子既抑由求可爲具臣復明以弑父與君不從以折

之

### 孟獻子

樂正襄  
牧仲附

孟獻子名蔑宣公九年王徵聘于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益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益貌采章嘉淑而有加實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

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與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於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鄆二年秋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

孟獻子

七

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從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絃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薳子耳侵我西鄙還

閏蕭八月丙寅朔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  
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  
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  
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間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  
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  
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  
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也所友樂正裘牧  
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子莊

人物考九

十二

子速速生羯羯生纓

孟莊子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子魯公族大夫也襄公十六年  
秋齊侯圍邾莊子要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  
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秋齊師伐魯北鄙冬  
十月襄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  
伐雍門之荻莊子斬其楠以為公琴十九年春諸侯  
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二十年春莊子會  
莒人盟于向尋督揚之盟也先是邾人數伐魯南鄙  
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初獻

子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  
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敗之莊子乃獨能不敗父之臣  
與父之政仲尼所以為難也

孟懿子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初僖子從昭公如楚  
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由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  
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  
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者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在孔丘乎哉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便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孟懿子

三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  
附奔秦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  
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  
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秦乎自吾得師前有  
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  
非禦侮乎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麇使西秦  
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已不忍而與其母懿子  
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豈忍吾子乎哀  
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薛應旂曰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  
圍郕墮費伐邾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  
特叔孫之罪哉噫孔門且然無怪萊公之有丁謂也

###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一年齊師  
伐魯及清季孫告叔孫孟孫二氏不可冉求謂季孫  
曰二子恨季氏專故不欲戰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  
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叔孫武叔呼  
而問戰冉有曰君年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  
之冉有曰小人應機而度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

金華

十四

綱鑑不成丈夫也遇而蒐獲武伯帥右師顏羽御而  
洩為右率季氏之甲七千及武城人三百入齊軍右  
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武伯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邾洩顏羽銳敏我不欲  
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十四年父懿子卒成人奔喪弗  
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成成孟氏邑也初  
武伯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  
病不圍馬焉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武伯鞭  
成有司之使人至是懼故不歸云十七年公會齊侯  
盟于蒙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

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  
耳柴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  
伯曰然則懿也遂及齊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  
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  
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  
孔子曰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  
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  
武伯乃止後逆公五梧見康子傳中  
薛應旂曰何忌圍郕墮費連年伐邾兵爭不息武伯  
負氣好勝其亦有父之風歟

金華

十五

### 孟敬子

孟敬子名捷武伯之子魯大夫仲孫氏也悼公之饗  
季昭子問於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  
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  
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哉我則食食敬子問於禮者故曾子有疾而往問之  
蓋不徒問其疾也以曾子嘗問禮於孔子最許將欲  
有所聞也曾子語以遵豆之事則有司在其進之也  
大矣

四書人物考卷十九



傳十七

子服景伯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也哀三年桓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葦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鄆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

金考年

一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厥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魯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曰昔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正舍私屬徒士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郕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金考年

二

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下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  
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  
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  
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  
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駭  
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齊聞丘來盟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

金考年

三

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蒲也昔正考父校商之  
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  
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蒲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  
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  
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薛應旂曰余聞之恭作肅又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景伯亦魯之才大夫也乃曰陷而入於恭豈將以爲  
足恭乎不然閔馬父太蒲之論其殆有以從其膏肓

矣

### 臧文仲

臧文仲辰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錡不顯文仲  
嗣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  
淫雨害於黎庶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爲君憂寡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  
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  
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  
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

金考年

四

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爲選士乎文仲  
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  
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  
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  
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  
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君能爲旱焚之茲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  
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

易也無備雖最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二十四年冬周襄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繆文仲

公羊傳

五

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一年晉文公入曹創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泚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人其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雖夏父弗忌爲宗伯而文仲實統之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臯陶庭望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衰哉六年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

求好於陳使季文子聘于陳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爲席以侵民利得蔡園君之守龜于蔡地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於節畫藻於椀極其靡麗有海鳥名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文仲在當時聲名藉甚人皆以爲非常人也至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

公羊傳

木

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文仲之名歷數世而猶顯著若此云仲也曰臧文仲不仁者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自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薛應旂曰凡人之務名者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可以欺衆人而不可以欺君子文仲脩辭歸行

鼓動聽聞不有夫子孰辨真贋夫數其事而責之非謂其所善者多也勢重難反指其實而信之也

### 臧武仲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魋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羣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國乎既而楚彭名

金書

士

侵陳陳無禮故也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膏於是乎始鬻國人鬻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邾十二年將城防武仲請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侯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實主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以衛君必入矣其言實或晚之或拒之欲無入得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

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鑿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方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

金書

人

外盜獲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邾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審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茲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害也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二十二年春武仲如齊由過御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  
而行何以聖哉御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  
之靈也今倍其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  
鉏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

孟孫

九

築其壽藏焉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開門告於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臧  
孫曰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  
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  
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  
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  
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  
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太蔡納請其可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

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  
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  
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  
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  
以其犯門斬聞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聞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  
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因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孟孫

十

伐齊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究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  
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  
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十年平子伐  
莒取鄭獻俘始用大子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牲將  
誰恤哉

孟公綽

孟公綽魯大夫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魯

北鄙公患之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薛應旂曰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公綽之不欲夫唯不欲故不屑於細而優於大所以能燭崔杼之不臣也

### 公儀子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

金華子

十一

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去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若是農士工女安所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薛應旂曰太史公傳公儀子爲循吏嗚呼豈直循吏爾哉使天下之吏皆若而人焉則廉靖之風行而斯民蒙至治之澤矣

下莊子

下莊子魯下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管堅子止之

曰爾虎方食牛牛其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

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

魯應下莊子不敢過下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

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

母死三年魯與師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

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

軍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

金華子

十一

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 微生高

微生高一名尾生魯人或人嘗乞醢於高高乞諸其鄰而與之孔子譏其不直後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求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 微生畝

微生畝魯人嘗譏孔子爲佞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孺悲

孺悲魯人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申詳

申詳魯人子張之子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矣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

金考

圭

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間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季子臯爲成宰楚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賢道而莖後難繼也申詳問於子思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

王太王王季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

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問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大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幽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穀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殺桀而奔過梁山止辛鼓下幽民奔而從之者三

金考

而

子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亦不可乎  
薛應旂曰公叔戌愛龍穆之同已而不知橋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顯而龍穆亦時之聞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戌常有而子思不常有誰其知之若申詳則直斥成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



傳十八

通伯玉

通環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父以大師歌  
許故懼懼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  
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好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殤公十  
二年獻公使告諸齊齊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環  
不得聞君之出故聞其人又從近關出獻公後三年

通伯玉

吳季札適衛與理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  
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遽伯  
玉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  
以聞疎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遽伯玉是時  
伯玉賢行爭於國公亦知之以礙於彌子瑕故而不  
能用史鮪亟言於公公不聽鮪將死命其子曰吾在  
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

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  
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  
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  
時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遽伯玉爲政未可以  
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卷公  
子齊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齊曰吾聞上士託色其  
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願  
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  
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  
攻楚隨昭王之墓是吳善用之金黃生於楚走之晉

通伯玉

通伯玉

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  
環之來逢子齊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齊  
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  
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前伯  
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  
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  
笑

甯武子

甯武子名俞莊子子也晉文公爲公子出亡也曹衛  
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



成公三年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晉齊盟欽孟  
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  
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  
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叔  
武故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  
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  
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

公羊傳

三

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  
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而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  
於晉侯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  
勝晉殺士榮用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  
京師寅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餗焉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魯僖公爲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

使賂周歇治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  
咺子適子儀五年公歸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  
之功也明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  
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  
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  
命從之十二年公使甯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爲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  
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平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公羊傳

四

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史魚

史魚名鮒字子魚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  
見子魚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之時蘧伯  
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以諫  
靈公而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  
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  
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

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  
靈公蹴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  
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  
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棗正堂成禮而後返衛  
國以治

薛應旂曰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  
獨以君子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  
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不爲也蠶以存身非有得  
於默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噫吾其有  
感於斯矣

### 孔文子

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圉烝鉏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  
也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奔文子使  
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婦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  
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爲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  
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  
魯人以幣召之仲尼乃歸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  
妻疾疾淫於外州外州人奪疾之軒以獻疾耻是二

者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姑妻  
遺孔姑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衛靈公四十一年文  
子同齊師及鮮虞入伐晉取棘蒲

### 祝佗

祝佗字子魚衛之大祝也衛靈公二十九年同劉文  
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衛  
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  
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蒞職猶懼  
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

社纛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姑好之事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盟將長  
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臯弘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臯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升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降氏徐氏蕭氏索氏長  
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  
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

明德分之主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饗器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  
大路少帛緇綬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饁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其職取於相上之東  
都以會王之東蒐蒯季授上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

卷之三

七

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  
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  
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  
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  
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  
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  
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  
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  
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府可履視也吾子欲復

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悅告劉子與  
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也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于  
剡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  
諸侯將軟涉佗援靈公之手及挽靈公怒賈趨進曰  
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  
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  
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卷之三

八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  
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  
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  
若衛叛晉晉五伐伐病何如美皆曰五伐我猶可以  
能戰賈曰然則不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其子王孫齊亦爲衛大夫  
薛應旂曰仲叔圉之奪姑祝佗之便佞王孫賈之媚  
亂其人品可知已仲叔齊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

子而困之謚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怨而其與人之周蓋與見南子見陽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遇道之將廢其命也哉

###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名發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悅之曰衛多君子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驕驕則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舍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

金考車

九

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文子升于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環請前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曷成之昭非定之璧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愛之將以爲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人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准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

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初文子朝而讀草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能執臣禮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

金考車

十

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惡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戌將爲亂於是戌奔魯

薛應旂曰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僕也受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 公子荆

公子荆一名公南楚衛大夫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公子荆而悅之曰衛多君子靈公十三年公之兄公孟繁狎司寇齊豹辱之司寇與鄆齊豹將殺繁適

靈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將帷帳  
外而伏甲焉齊豹用戈擊中公孟之有殺之靈公聞  
亂乘驅自閤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中公南楚之  
背公遂出郭

棘子成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  
文爲

公明賈

公明姓賈名衛人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  
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孫朝

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  
之道在人賢者不賢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顏譽由

顏譽由子路之妻之兄也一名顏淵鄒孔子至衛嘗  
主於其家

一僕

僕衛大夫初爲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與之同升諸公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二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十九 晉

舅犯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復  
諧二公子將逐之晉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奉公子重  
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  
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  
樹在始始不固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  
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

金者王

一

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  
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  
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  
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  
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  
人重耳父生不得供灑掃之臣死又不收蒞喪以重  
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大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  
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  
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君使繫弔公  
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恒

於斯時亦不可失也喪亦不可久也公子其圖之重  
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  
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  
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  
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  
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反命穆公公曰仁人  
也再拜不稽首不敢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  
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

金者王

二

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  
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  
舅氏肉其知饜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  
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榮嘉足  
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  
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公子辭弗讓子玉請殺之  
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

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爲文公元年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釐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溫殺之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伐宋文公率蘇秦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三舍以辟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師及晉侯之師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驪與

害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旣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行賞以狐偃爲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夫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狐射姑字季佗食邑于賈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襄公蒐于夷作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而易之使賈季佐趙孟且曰使能賈季怒及襄公卒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使殺公子于郕故賈季殺處父以奔狄

趙簡子



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立武杵臼取他兒佯爲趙武匿山中嬰出給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人殺杵臼及他兒而趙武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曰輸王粟具成人明年將納王十年遂入敬王于周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濮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

卷之三

五

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明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宋繁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

祁使晉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簡子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定公十一年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奔晉簡子受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十二年簡子帥師圍衛衛人貢五百家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將移之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殺午圍邯鄲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將攻趙氏董安子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

卷之三

六

死爲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簡子不可旣而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知文子言於頃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首禍而執獨逐刑已不鈞矣請并逐寅與吉射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請趙氏於公公許之簡子入于絳知文子之嬖梁嬰父惡董安子言於文子曰不殺安子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簡子簡子患之安子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宗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終  
簡子尸諸市告於知氏知伯從簡子盟而後趙氏定  
祀安于於廟十九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簡  
子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三十年公會吳王夫  
差于黃池及盟吳人欲先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簡子呼司馬寅曰日昃矣大  
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勿必可  
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  
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  
晉人是時越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

卷之三

七

衛太子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  
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  
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莊公辭以難三十四年簡子  
圍衛齊國觀陳確抹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  
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確曰無辟晉師豈敢  
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上伐衛木上與齊戰乃還  
是歲冬簡子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  
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  
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  
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

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  
日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  
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  
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  
爲後三十七年簡子卒無恤嗣是爲襄子晉六卿趙  
氏最長故世稱趙孟云

薛應旂曰余聞孔子去衛之時將西見趙簡子豈不  
庶幾其可與哉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殺遂不濟  
河而旋車矣嗚呼簡子相頃公再相定公戮賢於國  
中拒聖於河外而徒思周舍之鄂鄂何爲也哉

卷之三

八

亥唐

亥唐晉平公時人以賢名見平公傳中

附晉人物考卷二十二

傳二十鄭

子產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鄭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晉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三年盜殺子國子耳子西聞

子產

一

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

子產

二

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當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人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本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捕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

以有往年之咎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夢之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于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頤茂城麋楚人因之以獻於秦

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為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彙於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泥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二年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九月子產相鄭伯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焉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

戾赦其過失救其禍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二十三年冬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予暫曰可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爲之盟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

左傳卷三

五

定不然將亡矣二十四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持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若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放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鄭伯有子皙之爭人謂子產直助疆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土疆直

難乃不生姑成吾所乃欽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禴之枕之股而哭之欽而殯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欽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有事伯石子產賂之邑子太叔

左傳卷三

六

曰國者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太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

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人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育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宋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華焉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焉在寡君者何以是今吏人完其館高其閤閭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

卷之三

七

難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其牆以待賓客若晉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臣請命對曰以敝邑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爆濕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埴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殺

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畜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留患不與寇盜而亦不患爆濕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夫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邇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卷之三

八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察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

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

金華子

九

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六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使僑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憚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察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疆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皙怒既而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

金華子

十

曰直鉤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爲潁楚亂故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是年六月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

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  
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  
神一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  
駘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  
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以出入

卷之三

七

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  
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雍閉湫底以露其體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  
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君子以是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  
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  
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  
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

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  
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  
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邲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  
不及鄭何患焉二十七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  
產在郕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太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卷之三

七

大將將至再拜稽顙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禱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汝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  
速死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八年  
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  
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九年楚靈王求諸侯於  
晉晉人許之楚靈王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  
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然



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  
欲盡濟楚靈王遂合諸侯會于申子產相鄭伯先在  
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鬻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  
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  
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金華書

圭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鄭人鑄刑書叔  
向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書曰若  
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  
命敢忘大惠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  
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以昔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

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  
孫段既死子產為卿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  
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  
敢以為請宣子受之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及之以取媚

金華書

南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  
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  
生魄陽曰鬼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  
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晉之葬  
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  
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  
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六  
年簡公卒將爲葬陳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  
其除徒執川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汝而問何故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  
之司墓之室有常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  
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  
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  
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定公立往朝於晉晉將  
享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元年晉

卷之三

七

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  
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旣而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  
產開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等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  
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有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

以爭至于晉晉人許之旣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  
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子產歸自平丘未至聞子皮  
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晉韓起聘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  
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樂之適客後又樂之適縣  
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  
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  
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

卷之三

七

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  
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  
嗣也爲嗣失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  
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  
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  
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  
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  
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  
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

其間鬼神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朋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之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茲大夫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罪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卷之三

七

美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交殺此塊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買母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饒皆賦宣子賦我

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秘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不藉手以拜鄭大旱使屠擊祝款暨村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觀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裨寵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曰竈又多言矣竟不與亦不復火鄭之衆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群民震動國幾亡吾身畏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卷之三

八

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做司官出舊官人宣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勦祝史除於國北禳火平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大爲社祓以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

爲蒐除乎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存晉既事晉美敢有二心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緇弱其父兄立其叔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且以

光

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爲禱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覲也龍鬬我獨何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辛

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薛應旂曰余觀春秋之世雖去古已遠而一時人才猶皆三代之英也孔子參天地備萬物等百王而上之固不當以時論矣其諸若管仲子產博物通方經

常達變豈不謂命世之才邪特以佐齊相鄭馳騁功  
業而於性命之學未遑深究儒者鄙焉迨氣運頻促  
國步艱難求若人焉不易得矣噫獨不觀空談廢事  
者視此何如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四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一 鄭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  
氏簡公二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  
使驛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將利小  
國而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  
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  
今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踳山川蒙犯霜露以  
還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  
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  
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修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又得乎易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  
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  
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  
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明年夏晉知悼

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  
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  
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吾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  
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  
十七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  
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  
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二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  
人弔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  
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  
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葬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  
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  
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  
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子太叔相鄭伯也晉虎

祁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  
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定  
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  
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  
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播則昏  
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  
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  
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  
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  
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  
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  
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  
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  
喜生于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  
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

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殯。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非？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也。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其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責，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則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行人子羽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一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郕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未幾園果弑，郕敖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于其大夫之族，雖位貴賤，能而善爲辭，今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之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埽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面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將不得爲  
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桃伍舉知有備請垂察而入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鍾  
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  
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  
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子羽曰假不  
夜楚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  
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懲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  
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  
共而已晉樂王緡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  
子羽語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緡  
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  
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  
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

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 裨諶

裨諶鄭大夫也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  
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  
多爲辭令與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時馮簡子能斷  
大事既謀則使斷之

薛應旂曰鄭小國也介於齊楚之間亦岌岌矣子產  
相焉馳辭執禮以當之而鄭不受兵者四十年是辭  
命所係豈小乎哉草創於裨諶討論於世叔脩飾於  
子羽而子產則會其成焉謂爲古大臣休休有容之

氣象非邪仲尼表而著之有以也迨夫妬忌日滋寸  
長必嫉而文人相輕至競毛錐之末苟快已私遑恤  
國事噫師師之風邈矣吾安得春秋人才而與歸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五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一 齊

管仲

管敬仲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等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與遜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管仲殺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

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瀆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若君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

管仲

二

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累三浴之桓公親逆于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樸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知隰朋請立為大行墨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聚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木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藉藉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甯戚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于何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

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鄆齊始霸二十四年魯桓公為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三年

卷之三

三

桓公盟諸侯于甯母管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搃其罪人以臨之鄭

有辭矣何惧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

卷之三

四

越於下以為天下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聞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

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卷之五

五

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為載以戮方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靈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必姬兩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修召

公之政桓公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管仲則請城陰里而刻石為璧諸侯欲朝王者咸載金石文采泉布輪齊以易石璧齊由是遂富桓公慮天子之貢賦不足管仲則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江淮之菁茅號令諸侯從天子封太山者必抱菁茅以獻菁茅之價一束百金周由是七年不求賀獻富強之術大都此類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薛應旂曰孔子之於管仲也不曰如其仁如其仁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或人問管仲則曰人也夫參天兩地斯謂之人夫子人管仲其推尊之也

卷之五

五

至矣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玷而言耳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為此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為霸佐也王霸之辨至孟子始發之嗚呼仲相桓公則誠霸矣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為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為王佐矣乎

召忽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僖公生公子諸見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如父知父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

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  
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  
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  
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  
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  
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  
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天慮天不降禍于  
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  
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

人物志卷五

七

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  
秦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  
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  
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  
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信公卒以諸兒長得  
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  
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  
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  
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為桓  
公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

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  
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  
魯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  
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  
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  
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  
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  
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  
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  
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人物志卷五

八

### 晏平仲

晏平仲名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  
公景公初晉大夫欒黶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于  
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黶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  
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  
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  
也弗能久矣時欒黶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  
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弑莊公  
晏子聞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  
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  
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  
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  
子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  
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及慶氏敗公與晏

卷之三

九

子邲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  
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  
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  
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  
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  
貪多所謂幅也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  
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  
公使晏子請繼室于齊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隘蹢躅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  
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  
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  
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  
在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下唯鄰是卜  
二三子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

卷之三

十

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子良  
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仲端委立  
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  
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  
公召之而後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  
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  
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  
莒二十六年公疥遂店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

在梁丘據與裔歎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  
據與歎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卷之五

十一

祝史與焉其所以醫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  
信於鬼神其適過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遠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  
粟以成其遠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顧  
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  
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天降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丹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聞暴征其私奉  
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滂  
藥不逮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則善視  
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  
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田于沛既還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失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和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

卷之五

十二

斷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  
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醢醢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  
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葵蕞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齊桓公始  
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太公因之古若無死葵蕞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  
有二年有慧見于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出謀澤池  
賦歎如弗得則則勝弗勝弗勝星將出慧星何懼乎公  
曰儀之若何齒因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  
貳其命君之何儀之且天之有慧以除穢也君無穢  
德又何穢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君  
今一人穢之安能勝衆乎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  
歎曰美哉室其難有此乎晏子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為在德對曰知君之責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豈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  
民也厚公務於飲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隋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  
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蒙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賁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  
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

可以為國也久矣夫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  
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  
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賢  
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  
謝人聞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  
聞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  
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  
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闚見其夫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  
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  
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顯名諸侯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世以為陋而  
晏子行之自若晏子卒有子曰圉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  
道衰微桓公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



順其美匿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  
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今雖爲之執鞭所忻  
慕焉

薛應旂曰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  
顯其君於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過齊與  
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太史公願爲之執鞭哉奈何尼  
之封則不相容夫嬰且然況不嬰者乎噫此休  
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傳二十二 齊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  
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  
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  
還五年公懼晉人之計欲朝於楚楚使遂啓疆如齊

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公聞有晉師使文子子  
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徂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崇姜偃之姊也偃曰  
男女辯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  
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

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馬及五月莒子朝于齊  
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娶入  
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甲與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文子  
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  
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  
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又可留乎又去  
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  
善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遂告於齊景公及諸大夫皆

公初許之

二

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復告  
於秦趙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三年景公及陳  
侯蔡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公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文子曰先事  
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  
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廬蒲  
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陳無宇曰禍將作矣吾  
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廬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譬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  
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  
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廬蒲  
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  
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楸  
擊扉三廬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  
肩猶援廟楸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  
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文子以公歸稅  
服而如內宮齊再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卓然  
自守不污於其間者惟文子爲賢故當世咸稱之

公初許之

三

杞梁

杞梁一名殖與華周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伐衛  
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耻之歸而不  
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  
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  
也趣食乃行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  
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公傷股  
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聞獲甲首三百公止

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戰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闔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于郊使弔之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乃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爲之弛而隅

爲之崩自是齊之俗亦不變焉

薛應旂曰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耻不食汲汲於功名之立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蓋可想也刑于寡妻厥有自哉

成覲

成覲齊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六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七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三虞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游以干諸國嘗之齊齊不用又之周周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潯婦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事虞公爲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微道適在併虞晉之晉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

人物考卷二十七

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虢虞公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爲媵奚耻之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穀半皮贖之楚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迎蹇叔於宋取由余於成求不豹公孫枝於晉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詳其穆公傳中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樂作所賃潯婦自

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刑  
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麡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牝雞今適  
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  
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藜搯伏雞西入秦五段皮今日  
富貴捐我爲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  
夫婦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  
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  
其子曰孟明視爲政於秦穆公嘗使其禦晉師於殺  
爲晉師所敗諸大夫請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  
明何尤焉復使爲政既乃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薛應旂曰孟氏尊王賤霸故斥桓文而陋管晏不少  
假借獨於百里奚則反覆稱其賢智夫奚誠智且賢  
矣豈出管晏右哉蓋深惡夫好事者之誣之也立言  
如是而漢之應劭猶謂百里奚因殺之敗爲秦穆公  
所殺不亦厚誣也哉傳言失指圖景失形劭其自蹈  
之矣

宮之奇

人物考卷二十七

二

宮之奇虞之大夫也晉獻公立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虞有宮之奇在必  
不使受也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  
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宮之奇反覆進諫語在虞公傳中虞公不聽宮之奇  
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  
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  
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  
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衆而歸  
圖焉已自戮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  
卒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人物考卷二十七

三

薛應旂曰百里奚功名之士也宮之奇忠信之人也  
虞納晉璧而有諫有不諫亦各從其志也奚豈必賢  
於奇哉

四書人物考卷二十八

傳二十四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今尹子文

闕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伯比處于鄖鄖女  
生子文鄖夫人使棄諸夢中有虎乳之鄖子田遂收  
之楚人謂虎於菟謂乳穀故名楚成王立子文代公  
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闕般之殺子元也緇帛之衣以  
朝鹿裘以處求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  
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爲爵勸不爲祿勉

今尹子文

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  
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寬厥心不邊  
他恤于時齊桓方霸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  
不渝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其族有干法者  
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  
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  
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  
是理之不端而駁於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  
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舉  
子玉爲令尹曰吾以靖國也悉告以舊令尹之政成

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  
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  
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  
可子文以爲人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  
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饑  
而及子文子闕般爲令尹越椒與焉晉諸闕般殺之  
而居其位既又惡焉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

今尹子文

二

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簪弗受戰于臯潁椒敗遂  
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  
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  
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  
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薛應旂曰子文之忠其他可能也置族人於廷理而  
族人怨不怨也不可能也名稱溢於當時聲光流于罔極  
豈偶然哉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蒧艾獵蒧買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變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莊王九年蒧買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上不升淫福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

卷之三

三

令尹賀客畢至有狐丘丈人者衣鹿衣冠曰冠最後來且吊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驚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願聞其說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吊也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吾今令之復矣乃言之王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於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捆束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春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莊王將興師徵晉曰敢諫者死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

卷之三

四

臣也於是遂進諫曰君今貪彼之主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欲攫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而黃雀又不知挾彈丸者方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不以告王哉王遂止不伐晉而士卒以寧莊王問於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

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  
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福國  
驕士民哉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  
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  
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  
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  
堪之矣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  
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地利者衆之所欲也  
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機可長有者唯此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

孟老天下

五

孟學叔敖言勸舉止甚類往見王王以其似叔敖也  
憐之優孟曰叔敖死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遇貌類  
叔敖耳王何憐焉王果以善地謝其子其子不受而  
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薛應旂曰叔敖其達人也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  
不悔其視得喪榮辱固一毫無與於我矣迨死而猶  
戒其子無受利地焉其貽謀之審而所以利其後者  
何其大且遠哉世顧有挾目前之寵以釀子孫必爭  
之害者抑亦未之思與

子西

子西楚公子申子西其字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  
今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苟其母非適也王子  
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  
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  
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  
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  
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  
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  
王使餘入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奔楚  
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孟老天下

六

蒙孫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  
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  
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  
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  
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  
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奔楚吳謀伐楚楚於是



平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  
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  
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由于徐蘇而從王  
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  
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  
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  
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  
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  
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  
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脾洩之事余  
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  
爲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曰藍尹亶  
涉其帑不界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是歲  
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帥敗于繁陽子西喜  
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  
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  
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  
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

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  
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  
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  
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  
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  
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採陳師于  
城父自春至秋十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退誓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誓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  
公子啓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  
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  
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  
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  
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  
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

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窮我死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今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卷之九

九

薛應旂曰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荆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升戊子為葉公故稱葉公初太子建見殺於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

仁也以謀蓋人詐也疆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苟國有彙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

卷之十

十

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墮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肯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關藩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

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敖氏與子于子皙之族而近之安月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郕歡閭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榭魯圍人犂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

金華子

士

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伴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檢微倖者其求無

鑒偏重必離開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間爲王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亢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金華子

主

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薛應旂曰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蓋楚之良大夫也顧乃問孔子於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亦以其知聖而不能舉與噫聖人寔未易知而道之行止有命存焉也何厚望於葉公也哉

陳良

陳良楚之儒者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陳相陳辛學其道而從許行故孟子責之

孟子

圭

傳二十六 戰國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孟子

十

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取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

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恥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敢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

蘇秦

二

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辟若等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蘇秦

三

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先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

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蠡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

卷之九

四

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中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幅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卻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北合於韓則韓攻其西而不親於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止疆填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

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存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

卷之十

五

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昔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

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  
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  
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舅婦嫁女長爲兄弟之  
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喜說而  
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  
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  
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  
則患必至矣楚王曰何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  
重楚者以蘇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

卷之五

本

貪矣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  
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  
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  
與吾地絕齊來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賜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  
張儀至秦俸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  
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叱罵齊  
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  
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

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  
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  
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  
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  
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  
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西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  
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  
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

卷之五

七

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今鄭袖  
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  
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  
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  
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  
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  
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  
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  
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  
未有禮而般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



南丹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

威韓韓必入臣秦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必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餌辭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足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澤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累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

蘇秦

九

蘇秦

九

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備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向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得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

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比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  
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  
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  
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  
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饑糴  
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  
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

卷之九

十

卒不過一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  
匹虎賁之士跼踵科頭貫頤奮戰者不可勝計秦  
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寸騰者不可勝  
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傷以趨  
敵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  
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重千鈞之重於鳥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秦之攻天下不計地之遠而聽從  
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餌也皆當日聽言計可以  
得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計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車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  
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  
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恨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  
秦之所欲莫如背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至西而事秦以攻楚秦  
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江邑號曰武  
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

卷之十

十一

臣父兄殷憂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  
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也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  
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  
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  
實是向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  
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  
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二卒數十萬耶  
鄒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無而

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  
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  
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  
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  
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  
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  
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  
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卷之九

三

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  
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矣  
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  
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  
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以齊國而自令車裂於  
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此弟之國  
而韓梁猶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關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  
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  
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  
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  
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  
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  
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  
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  
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  
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

卷之九

三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  
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  
斗張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  
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  
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  
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  
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  
上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  
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

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嘗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及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患士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說又至張儀懼

金華王

廿四

諫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馬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

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

歲卒於魏也

金華王

廿五

公孫衍

公孫衍者魏之陰晉人也一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乎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枯之國  
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  
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  
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十純婦女百人遺義渠  
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  
襲秦大敗秦入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  
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嗚呼若公孫衍者固亦  
蘇張之流也

薛子曰孟子謂儀衍為妾婦而遷史謂儀秦為傾危  
之士豈不信然哉然要之皆智慧過人謀略蓋世不  
易得之才也獨其沉溺於戰國富貴之習顛倒於人  
欲橫流中淪胥而不知返於是為妾婦為傾危而不  
善用其才矣論者謂戰國人才去春秋遠甚以春秋  
多功名之士而氣節尚存也是孰知功名必流於富  
貴富貴必無所不至而坑焚之禍其劫且不容已也  
豈止妾婦傾危而已哉嗚呼後世則又認富貴為功

名而一切趨之矣人才之日流也又將何所底極乎

### 周霄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為霄謂齊王曰霄願為外  
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  
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示有魏公曰王之  
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  
齊有魏也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七 戰國

季任

季任任君之弟也季任嘗爲君居守其國以幣交於孟子孟子由鄒之任見之以季子不得之鄒也

曹交

曹交曹君之弟也交問於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孟子曰奚有於是

亦爲之而已矣

王子塾

王子塾齊王之子也塾問於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滕更

滕更滕君之弟也學於孟子孟子不答公都子問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勲勞挾故而問者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薛應旂曰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在古已然矣矧於戰國勢利相高之時乃有四公子者乎猶知尊

賢而就問也夫季任尚矣曹交王子塾次之滕更就有所挾而執負墻受業之禮卒致附驥而名施於後世其視揚揚於輕肥聲色而無所比倫甘與草木同堙滅者不亦霄壤矣乎

司城貞子 春秋時人附此

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也孔子去衛適宋嘗主於其家

戴不勝 薛居州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臣也時宋王偃溺於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命曰射天酌酒滌色群臣諫者輒射之

人物考

凡在左右者皆諛佞容悅之人於是諸侯皆號曰桀宋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唯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砂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柰何哉其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滅宋而三分其地

戴盈之

戴盈之宋大夫也宋王偃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楚爲敵積歲與師費出不經取用無度萬章之徒乃謂宋行王政孟

子自魯至宋盈之謂孟子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王政也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宋卒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

薛應旂曰宋至孟子時居州以善士名而二戴之言論好尚皆無戰國習氣猶有司城貞子之風萬章謂宋將行王政豈亦有見於若人之儔與不知宋王偃之淫暴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

人物志

三

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史記田完世家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何敢王曰汝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馬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

人物志

四

若親有嚴令髮髻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命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胥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參日暮酒闌令尊促坐男女同席復易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薳澤當此之時髡心北歎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



為諸侯王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客有見髡於梁惠  
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  
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  
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  
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  
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  
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  
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  
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

人物志

五

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  
鎰終身不仕

薛應旂曰齊豈有兩淳于髡哉太史遷傳於孟荀  
之間乃復首列於滑稽傳中夫亦以其談言微中可  
以解紛而遷之玩世自嘲亦於是焉寓笑合二傳而  
觀之髡豈不亦犖犖超脫之偉人哉

胡齧

胡齧齊宣王之臣也孟子嘗聞之齧曰王坐於堂上  
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  
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莊暴

莊暴齊宣王之臣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  
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景丑

景丑齊大夫也宣王托疾以召孟子孟子亦以疾辭  
既乃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使數  
人要於路請必造朝孟子不得已而宿於景丑氏丑  
乃曰丑見王之敬子未見所以敬王孟子曰我非堯

人物志

六

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丑曰否  
非此之謂也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聞王命而遂不果  
禮與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

孔距心

孔距心齊平陸大夫也孟子之平陸謂之曰凶年饑  
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對曰  
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孟子曰受人之牛羊而為之  
牧則必求牧與芻矣求之不得將反諸其人乎抑立  
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蜚蜚

蜚蜚齊大夫也孟子謂臧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蜚蜚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沈同

沈同齊臣也同嘗私問於孟子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問語諸王王果伐燕

陳賈

陳賈齊大夫也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齊宣王曰吾甚惡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賈請

人

七

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周公知管叔將畔而使之監殷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時子

時子齊臣也宣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子盡言之時子謂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尹士

尹士齊人也尹士去齊尹士幾之既聞孟子之言乃

曰士誠小人也

陳戴

陳戴齊人也陳仲子之兄食采於蓋祿入萬鍾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而不食也

儲子

儲子齊人也儲子言於孟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公行子

公行子齊大夫有子之喪齊卿大夫皆以君命往弔然友

人

一

然友滕世子之傅也滕定公卒世子欲行古喪禮謂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引曾子之言以告之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畢戰

畢戰滕臣也文公聞孟子言古井田之法遂使畢戰主其事

薛應旂曰戰國之士見於孟子書者唯田齊之國為多然皆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也他不經見矣怪哉其間如孔距心蜚蜚聞言而悟猶庶幾焉滕之臣雖不多見而然友畢戰猶能任喪禮井田之事則滕文

之賢亦因可知矣惜也國小不王故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又曰勢輕重也豈勢固不可少哉

北宮錡

北宮姓錡名衛人嘗以周室班爵祿之制問於孟子孟子謂其詳不可得聞而告之以其畧云

季孫子叔疑

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中有所私能斷焉

景春

孟子

景春未詳何國人春言於孟子曰公孫衍張儀豈不馘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宋句踐

宋姓句踐名未詳何國人遊說之士也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若

嘗謂之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穢而色不得以常茂蓋規之也括不悟仕齊而見殺

孟子

十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一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二十八 隱逸

伯夷叔齊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姓墨胎氏父名  
初夷齊其謚也太史公爲作傳曰失學者載籍極博  
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  
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  
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  
以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  
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  
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

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  
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  
狗名奪者死權衆度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  
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嚴光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 虞仲

虞仲即仲雍大伯之弟古公之次子也太伯仲雍讓  
其弟季歷而伯仲俱適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  
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斷髮文

卷之三

三

身麻以爲師君子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若  
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也

### 夷逸

夷氏逸名邵姓夷說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爲齊大  
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  
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輓以耕于野豈忍被繃入  
廟而爲犧乎

###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荀卿有言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室

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  
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由世  
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  
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  
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樂蹈之世不  
能汚仲尼子弓是也

### 柳下惠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  
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爲士師三黜或謂曰  
盍去之禽曰直道事人焉往不黜故魯雖不能用終

卷之三

四

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  
犒師受命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思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昔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  
王成王勞之而盟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  
盟府太師職之而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失也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入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

卷之三

五

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鳥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也也夫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

三英文公六

年八月丁卯太祀于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臯鳴公于閔公上焉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穆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期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信又未有

卷之三

六

明焉祀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祀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歲臧文仲爲政於魯知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文仲爲竊位云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惠曰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夜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

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易兮懜懜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間哉乃下世兮庶  
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謠宜  
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為諱云

### 少連

少連東夷人也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薛應旂曰逸民者有可行之道而遇非其時者也孔  
子尚矣夷齊仲逸朱張其次也降志辱身如惠連其  
逸民之不幸者與世無孔子孰為表著之哉夫達可

金華子

七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天民也君子既不能為聖人  
當為天民無為惠連之逸民道既不行而徒自降辱  
可哀也已

###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二

傳二十九 獨行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 楚狂接輿

接輿姓陸名通楚人也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  
也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  
可得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  
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晝地而趨逃陽逃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金華子

一

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  
車欲與之言接輿避之有吾見接輿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  
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  
涉海鑿河而使畜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  
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鰲鼉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  
蟲之無知且汝獨不知無名人之說乎天根遊於殷  
陽臣蒙承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  
物者游無何有之鄉又何藝以治天下又問無名人  
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  
天下治矣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  
接輿賢便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  
請子治河南接輿不受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  
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數  
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聘我妻曰  
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  
焉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

金華子

二

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  
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  
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  
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金饒妻  
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皆楚人耦耕于野孔子自楚反乎蔡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  
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儀封人

儀封人衛人掌封疆之官也孔子過衛封人請見從  
者見之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或曰封人儀姓族  
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荷蕢

荷蕢衛人斫草器以自食其力者也孔子擊磬於衛  
荷蕢過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莫已知也斯已  
而已矣

金華子

三

晨門

晨門魯人掌晨啓門者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荷蓀丈人

荷蓀丈人葉人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人子路問曰  
子見夫乎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乎路宿殺雞爲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賤端木

段干木晉之駟廬家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昭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文侯往見段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 泄柳

泄柳字子柳魯人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齋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

兄弟之貧者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在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其門人有叔皮亦賢人也

###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為相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纊織屨恬淡無為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肉而懷英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

### 匡章

匡章齊人通國皆稱不孝孟子獨與之游魏惠王以惠施賢願得傳國惠施辭謝不受是惠王欲為堯也惠施欲為許由也及惠王為齊所敗布冠而拘于野惠施易衣變冠而走匡章謂惠王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惠施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當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焉用施為泰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微幟以離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侯者

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韋之敗者  
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  
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  
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  
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  
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  
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  
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燕

### 貉稽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 上宮館人

上宮館人滕人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人業屨置之  
牖上弗獲或謂孟子曰無乃從者之謬乎孟子曰子  
以是為竊屨來與館人曰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

薛應旂曰獨立不懼唯君子為能之矧世趨而風自  
靡矣獨行之士豈可少哉接輿沮溺荷蕢丈人孔子  
有惓惓接引之意段干木泄柳孟子雖謂其已甚要

而論焉則寔賢者之過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  
之游貉稽不理於口而謂其無傷唯陳仲子似不無  
少貶雖然亦責備賢者之意也人之言曰寧學聖人  
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是則然矣但世之學聖  
未至者不什一而假托以自便者滔滔也獨行縱偏  
真性猶在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如  
封人荷蕢晨門丈人上宮館人併其姓名不傳後之  
人顧有行怪標榜以自矜衒于世而希遂其顧望之  
私直鄙夫焉耳或猶以獨行擬之豈其然哉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三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十 異學

原壤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其母死孔子助之木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乃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也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即子桑戶魯人也樂正子與與子桑友霖

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子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歟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子桑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

孟子之友 琴張

孟子之友名側魯孟氏族也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魯奔側後入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琴張即琴牢字子開孔子弟子也衛齊豹薦宗魯於公孟轲為驂乘

既齊豹謂宗魯曰吾將殺公孟子勿與乘宗魯弗從齊豹之謀而死於公孟之難琴張聞而往弔之仲尼曰彼宗魯者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也汝何弔焉琴張孟子之友與子桑戶三人為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子桑戶死未葬孔子問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兮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彼方且與造

物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  
坑潰離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又惡能憤憤然  
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 楊朱

楊子名朱老子弟子也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至  
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可教也朱至舍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  
雖而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者厚威德若不足朱蹇然  
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燭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 三

朱過宋東之於連旅連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  
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連旅人對曰其美者自美  
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  
第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  
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  
之道曰強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也柔先出於  
已者也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  
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  
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  
譽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吾譽昧昧紛紛若

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  
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逆順信  
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愁  
矣奚去奚就奚樂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  
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  
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  
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徃獨  
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  
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  
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子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

### 四

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賢乎巫乎  
其知之乎楊子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  
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  
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  
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  
澤及宗族利萬鄉黨况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  
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  
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  
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欽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  
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無名名無實名者為

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名也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去與株塊無以異矣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亦無以異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

金華集

年

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僻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思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楊子之鄰人亡羊既舉其黨又請楊子之堅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

金華集

本

友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咲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咲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歸而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

就學者成徒而弱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忘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又一爲無得養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況也哀哉

### 墨翟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唯是邑號朝歌墨子不入

金華書

七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賣且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

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既不得宋且又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不必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班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肥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楚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楚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肥肉之與糟糠也楚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與此同類也王曰

金華書

八



善哉請無攻宋後宋信子冉之說遂逐墨子墨子貴  
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自  
親士至雜守凡六十一篇

### 宋桎

宋桎一名鉅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  
自束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也容命之曰心之行  
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  
民之闔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教雖天下不取強聒不舍其為人太多其目為太少  
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

### 白圭

擇與之俱往於是有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 白圭

白圭周人也或以為魏人當魏文侯時李悝盡地力  
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與  
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穀太陰在卯穰明歲乘惡  
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積著率歲倍欲長  
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童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  
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  
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圭之中山中山之  
王欲留之圭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又辭而  
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有五盡矣何謂五  
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與則名盡矣莫之愛則  
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  
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事必亡中山齊  
皆當此矣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  
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  
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  
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  
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  
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中山人惡圭於  
魏文侯文侯不信投圭以夜光之璧圭謂新城君曰  
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  
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 許行 陳相 陳辛

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怠於農業作書二十篇托於袖  
農聞孟子告滕文公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行不然其  
說乃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

食陳相亦楚人與其弟陳辛初受業於陳良為儒者之學既乃負耒耜而自宋之滕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 夷之

夷之治墨翟之道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辭以病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見之曰墨子以薄為道而莖其親厚是以所賤事親也夷子曰命之矣

### 子莫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為我兼愛之失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 慎子

慎子名到趙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游學于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之伐齊耳南陽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者故云慎子又聞宋鈞之風而悅之欲棄知去已塊不失道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慎子又好黃老道德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四十一篇

薛子曰余聞諸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當夫子之時楊墨未興佛氏未入中國而老聃又夫子所從問禮者其所謂異端豈指若人哉寔以托名吾儒而其實則背戾焉者也斯之謂異端也乃若原壤子桑孟之反琴張則固夫子所與者至孟子闢楊墨於是九流之學儒者悉指為異學夫豈不衛吾道之嚴乎但吾儒所自為者或浮汎出入而假借影響反不若此輩之精專切實各成一家大都可觀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其目擊時事而言之至此蓋洞切而有餘悲矣余故仍以異學名而繫茲一

### 慨云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四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十一 技藝

太師摯 亞飯干 三飯繚 四飯缺 播鼗

武 少師陽

太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一名乙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

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古者天子諸侯三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商已然矣干繚缺皆名也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去魯於是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擊鼓者名方叔入河內播鼗者名武入漢中少師名陽者入海島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

師襄

師襄孔子所從學琴者也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不進襄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

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避席曰善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智者好彈有慙慙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師襄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徹也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

師曠

師曠魯樂師瞽者也見見孔子及階及席至坐孔子皆相之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

論衡

三

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誦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石言於晉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謠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石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譴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論衡

四

言君子哉晉人聞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聞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不知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而不敢無勇也言是而不聽不賢也師曠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驚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曠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正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曠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曠東走自救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太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

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師曠至果知鍾之不調也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鍾杜蒚自外來聞鍾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羿逢蒙附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于吉甫初唐堯時有

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獍狢之屬有功於天下死為宗布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羿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平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趾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追事夏王王希射于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中焉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幾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懼之為災而萬金為之患也不能遺其善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亡懼於羿

矣王曰善吾乃今知亡欲之道矣太康之立酒蕩亡度娛以自縱敗有濟之表十旬不反夷羿於是因民弗忍兵于河以應之太康失邦仲康立于時義和沈湎于酒叛國離次將夷羿是與王命嗣侯征之羿遽隱隱及相立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氏伐夏政自鉅遷于窮石滅桀正后嬖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黠厥澤可監嬖納之是為玄妻生伯封貪殘忿類寔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嬖是以不祀羿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忘其國祚而蔽于從禽武羅伯因熊羆龐圍皆賢臣也乃棄之而信伯明氏之讒子寒浞又

以逢蒙為受教之臣浞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樹之詐慝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逢蒙取能倍殺之家殺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衆殺之于國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城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子濯孺子

子濯孺子鄭人鄭使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拙矢扣輪去其金鏃乘矢而後反

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字子魚與尹公陀皆衛人初尹公陀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衛孫文子作亂使陀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駒而還尹公陀曰子為師戮則還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開一發其車遽行又為木為令之自飛嘗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

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墨子說楚王語詳具翟本

### 傳中

####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子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亦自矜焉簡子使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 離婁

離婁一名朱孟子門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

#### 奕秋

奕秋善奕者也孟子曰使奕秋誨二人奕

#### 王豹 絲駒

王豹衛人善謳絲駒齊人善歌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有善歌

薛子曰古者上執藝事以諫技藝中亦何嘗無人哉師華襄曠之制行言論固卓卓乎在人士前者也若庾斯公輸之徒其意氣又可少邪惟蒙弄墨紙斯不



足論矣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四

十一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五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十二

舅力

冢

冢一名洸羿臣寒浞之子也羿為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冢力能陸地行舟羿使冢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夏后之臣靡自有葛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冢於過詳具夷羿傳中

飛廉

飛廉顓頊之苗裔太康玄孫中行之後也世有功以

金鑑

一

佐殷國其玄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番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作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處父飛廉別號也飛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以下五世至造父為周穆王御封於趙趙衰其後也惡來早死有子曰汝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姓以有秦云

孟賁

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  
過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  
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  
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  
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

烏獲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  
烏獲至大官後秦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

北宮黝

北宮姓黝者刺客之流也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  
眴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  
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朽夫無嚴  
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孟施舍

孟施舍勇士也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  
哉能無懼而已矣

馮婦

馮婦晉人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據臂下車衆皆悅之

薛子曰人有恒言彊敵在前懦夫股慄勇力似亦不  
可少也但小人用壯率多取敗一人敵惡足取哉近  
時因四方寇作當事者論議遂欲右勇力而左學術  
噫蓋亦反其本乎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六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來輯

傳三十三 雙傳

宋朝

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仕衛為大夫有寵於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嘗要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如死鳥衛地靈公既入衛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遂盟國人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為夫人南子復召宋朝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女猥太子羞之謂驪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先是公叔戌將逐宋朝南子愬諸靈公曰戌將為亂靈公遂公叔戌奔魯

彌子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彌子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則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

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啖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子都

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鄭詩曰不見子都蓋謂此人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子都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鄭厲公篡立祭仲專厲公患之將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入櫟居之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遂殺子都

易牙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之水齊桓公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麻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維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見於公公曰子善調味乎吾蓋嘗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

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獻之自是亦有寵於公公  
許之立武孟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矣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  
以慊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  
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遂易牙三  
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相與作亂塞  
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  
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  
門飲食不可得矣公歎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  
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金考三

王

雍雎

孟子作雍直字音之訛也劉向說  
苑作雍直定本也蘇子瞻考正之

雍姓雎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宦也靈公嘗與夫人  
同車雎爲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醜之去衛至職國時遂以孔子爲主雎雎云

瘠環

瘠姓環名齊之寺人也爲景公所近卿

嬖奚

嬖奚趙簡子之嬖也簡子使下良御奚射終日不

獲禽

王驩

王驩字子敖齊右師也爲宣王嬖臣宣王行氏  
有進而與言者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孟子獨不與驩  
言及孟子出弔於滕驩爲輔行及齊滕之路孟子不  
與言行事

薛子曰太史公謂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其言若美慕  
然者要之有激之言也余觀宋朝以下諸人非禍其  
國則禍其身統而論之則胥禍焉是又何貴於遇合  
哉

金考三

四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六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七

傳三十四 女婦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杞梁妻

杞梁戰死於莒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城為之  
他而隅為之崩齊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  
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君無所辱命莊公  
吊諸其室執喪畢其妻赴淄川而死

西子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邪溪之西故曰西  
子鬻綵統紗為世絕色膏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  
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  
也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  
之於吳吳王大悅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  
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  
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之其後越滅吳范蠡復取  
西子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

吳孟子

南子

吳孟子姬姓魯昭公配也昭公娶於吳為同姓故魯  
秋書孟子卒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  
不言葬小君孔子與焉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南子宋女衛靈公夫人也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  
輦轡至闕而止過闕後有聲夫人曰此必蓬伯玉  
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  
冥冥擅行吾聞蓬伯玉君平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  
伯玉也孔子至衛主蓬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  
西方之君子不辱寡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

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  
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琅然南子與宋朝通太子蒯聵使齊過宋宋野人歌  
之詳其宋朝傳中

薛子曰賢哉范梁妻也偉丈夫之忠貞不是過矣吳  
孟子之歸同姓嫁以從父之道猶可委也若西子南  
子者其老子所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乎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七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八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十五 杞族

瞽瞍 象

瞽瞍盲而舜母死更娶妻而生象瞽瞍愛移妻子當欲殺舜舜雖受四岳之薦升聞於堯堯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廬瞽瞍從下縱火焚廬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曰舜娶堯二女與舜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象乃止舜官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鯀

鯀字熙顓頊五代孫也鯀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當堯之時洪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敗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鯀者顓頊試之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鯀投於水化

為黃熊因為羽淵之神

丹朱

堯娶敝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不肖堯勅百官曰誰可任衆功者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知不足授天下乃授舜

管叔

管叔名鮮周公之兄成王之叔父也與蔡叔祿父作亂惠間王室周公誅之

跖

盜賊柳下惠之弟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

侯所過之邑萬民苦之孔子與柳下惠為友謂柳下

士

惠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今子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請為子往說之柳下惠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夫子將柰之何哉跖之為人心如涌泉意若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夫子必無往孔子不聽偕顏淵子貢往見之蹠大怒曰此夫魯國之巧為人孔丘非邪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

蹠子自謂聖人邪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闔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詐巧虛僞非可以全真也奚足信哉孔子出歸語柳下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安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蹠暴戾恣睢竟以壽終老而不死夫是以謂之賊云

### 桓魋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初魋兄向巢伐鄭取錫遂圍鄭

金華主人

三

鄭罕達救岳圍宋師難救其師鄭子賈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鄭遂取宋師于岳魋恃寵驕恣官於景公公使母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魋僞喜受賜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探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其兄左師向巢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述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

金華主人

四

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故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魋弟子頤騁而告魋魋欲入攻公其弟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以入國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向魋奔衛向巢奔魯宋景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

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事在司馬牛傳中魋嘗作石櫛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魋欲害孔子孔子竟不能害而自罹其害有如此云

薛子曰昔人謂天下無難處之事亦無難處之人唯值倫理之變最人所不幸而難處也堯舜不能傳其



子繇不能庇其父周公右王管蔡爲戮展禽僅以身免而司馬牛則殆矣大聖大賢雖嘗權於恩義之間然亦如之何哉

四書人物考卷三十九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傳三十六 譏毀

共工

共工者少皞氏之不才子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應以誣威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僻流之於幽州

驩兜

驩兜者帝鴻氏之不才子也挾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放之於崇山

叔孫武叔

叔孫武叔名州仇魯叔孫成子之子也定公八年爲陽虎所劫以伐孟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魯及清武叔以政在季氏不欲出戰季孫使冉求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人也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衾按房于浴曰知禮君子曰州仇焉知禮哉其所事者禮之本節也

公伯寮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惡寮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寮之愬沮吾道也道之興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 臧倉

臧倉者魯平公之嬖人也平公將見孟子倉沮之樂正子以告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薛子曰夫衆言鑠金積毀銷骨讒慝之爲天下害也久矣雖無拳無勇猶能爲亂矧工堯叔孫寮倉輩可以達之君者哉舜不常有誰其放之詩曰取彼譖人

撥昇豺虎豺虎不食撥昇有北有北不受撥昇有吳嗚呼惡惡如巷伯讒矣亦奈若人何哉

### 四書人物考卷四十

明武進薛應旂仲常采輯

### 傳三十七 叛逆

#### 崔子

崔武子卅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邑爲氏行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旣而復歸靈公八年爲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妾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子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諫不聽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

子風沙衛爲少傅公棄武子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光卽位是爲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教公易已衛懼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濯藍而兼其室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若急於君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子謂君其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已而公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送

遂伐莒侯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不吉語在陳文子傳中崔子曰癸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

卷之四

二

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崔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取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師公孫放封具鐸父棄伊倮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申簡侍漁

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之其宰曰適是方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子再陰魯襄公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語具晏子傳中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始魯服孫賓伯之奔齊也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踣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閔

卷之四

三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子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謂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於是崔成崔杼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驪蔑皆逃求入使偃不得使閔人駕等入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計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驪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魯而崔宗遂滅

### 陳恒

陳恒又名常一曰成子田完之後也事齊簡公闕止有寵於簡公公使爲政恒憚之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公弗聽恒之族人陳逆殺人闕止逢之

四

遂執以入逆饗爭囚者醉而殺之而逃陳豹亦陳族爲闕止臣止與之言政悅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汝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時逆逃而隱於陳氏豹遂告之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逆又隱於公宮成子兄弟八人四乘如公闕止在幄出迎之恒遂入閉門闕止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成子趨出曰何所無君闕止入歸徒攻之不勝陳氏追闕止殺諸郭闕止臣東郭賈奔衛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悔不從御鞅之言恒

遂弑公初恒將作亂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有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人不得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者曰君子哉家石他也安之命矣

### 陽貨

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又囚桓子及公父文

五

伯而逐仲梁懷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調衛侯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語在公叔文子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疆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繫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

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齊國夏伐魯陽虎稱季桓子  
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宿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  
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  
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寤公鉏極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  
亂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正  
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  
公歛處父皆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  
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  
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  
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  
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  
處父歸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

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  
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噫  
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  
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  
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  
取之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是年齊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  
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  
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  
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束之陽虎願東  
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缺其軸麻約而轡之載  
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  
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大  
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  
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亦過半矣邕邕境之士臣所  
樹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

更親危臣於象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莠藥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季子之所樹者莠藥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以樹而擯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魯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走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奸利而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 公山弗擾

公山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於房陽虎將以瑛瑤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弗擾弗擾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既而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皆不得志於魯弗擾與之謀將因陽虎以去三桓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弗擾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

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弗擾奔齊既而自齊復奔吳初弗擾之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徒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矣蓋是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難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往哀公八年春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宋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問於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收何爲三月吳伐魯弗擾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爲之備云

### 佛肸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年字也佛肸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人田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

佛肸脫屣而生之趙簡子聞中年叛攻而取之聞田  
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  
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  
我受賞使中年之士懷耻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賂  
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薛子曰嗚呼自春秋之義不明於天下而君臣相弑  
亂無日矣故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必蒙篡弑之  
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向使前有  
讒而見後有賊而知處經事而知宜遭變事而知懼  
豈至是哉余觀崔子以下諸叛逆臣重有慨焉然

陳恒傳得家石他於佛肸傳得田單然服其高義  
而惡如弗擾則猶有宗國之遺思焉乃知人心有不  
死者存也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補考八卷

通行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  
引諸書詳其事蹟凡記三卷傳三十七卷紀傳之  
末各系以論贊蓋仿宋王當春秋臣傳之體中間  
多採雜說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汎引雜證雖  
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或在  
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真贋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  
間有附注題闕朱焯維盛撰其言頗爲淺陋續考  
八卷題應旂元孫宋編雜考四書名物鉅訂尤甚  
明代儒生以時文爲重時文以四書爲重遂有此  
類諸書襲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  
之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卽  
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  
此者矣



# 日進直講五卷

〔明〕高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高文襄公  
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日進直講  
五卷》提要

日進直講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十又九日

裕王殿下出閣講讀

上命翰林編修拱暨檢討陳氏充講讀官拱說  
四書陳說書經既又有

諭先學庸語孟而後及經於是乃分說四書故  
事

蔣邸說書如

日講例先訓字義後敷大義而止然

日進直講序

一

殿下聰明特達孜孜嚮學雖寒暑罔輟拱乃  
於所說書中凡有關於君德治道風俗人  
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際必多衍數言仰圖  
感悟雖出恒格亦芹曝之心也歲久積蘗  
頗多庚申拱既遷國于祭酒乃乘暇次序  
成帙夫拱誠寡昧其說固荒陋也然非  
膚學克慙則荒陋之說何以自效故特存之  
用志

日進之功云爾敢謂有所裨益乎哉

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講官高拱頌

首謹識

日進直講

新鄭高拱著孫有聞重刊

大學

大學是大人之學古者人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是小子之學到十五歲時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都入大學教他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日進直講

大學卷一

此是大人之學這一本書全是說大人之學故名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一章是孔子的經文這一條是經文的綱領道是道理孔子說有大人必有大人的學問有大學必有大學的道理大學的道理安在其一在明明德明是用工夫去明他明德是天所與我的仁義禮智之性本自虛靈不昧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人須下克己的工夫務要  
充開氣稟之拘去了物欲之蔽使自家的  
明德依舊還明了必如此然後所學有箇  
根本所以大學要明明德其一在親民親  
字依程子說讀作新字是舊本錯寫做親  
字新是鼓舞作興使他去舊從新民是天  
下的人天下之人都有這明德不免爲習  
俗所染人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鼓舞作興使他將本有的明德重新都明  
了必如此然後所學有箇用處所以大學  
要新民其一在止於至善止是住到箇去  
處不遷動的意思善是好處至善是好到  
極處言既能明德新民不可苟且便了務  
要造到天理當然之極如明德必使無一  
毫之不明新民必使無一人之不善如此  
纔是大成之學所以大學要止於至善大  
學之道既是在此三者故必盡此道然後  
可以爲大學必有此學然後可以成大人

此固學者分內事而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尤所當究心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這一節承上文說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  
之由止字便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定是  
志有定向人能先曉得所當止的去處志  
便有定向無疑惑了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靜是心不妄動人若志有定向心便有主

張不妄動了故曰定而后能靜安是所處  
而安人若心不妄動便隨其所處無不安  
穩自狀不動搖故曰靜而后能安慮是處  
事精詳既能隨所處而安凡事便會仔細  
思量自然不錯亂故曰安而后能慮得是  
得其所以止既能處事精詳然後明德新民  
都得了所當止的至善故曰慮而后能得  
可見止於至善必須先知所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物即是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一已一人因與做物明德方能新民是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故曰物有本末事即是知止能得知止能得有功有效因與做事知止方能得止是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故曰事有終始明德爲本知止爲始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能得爲終在所當後人之爲學能曉得這先後次序則於道理便不遠了所以說則近道矣

中庸直講

大學卷一

四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是大學的條目工夫其序如此明明德於天下是使天下之人都明其明德治國是教化一國之人使無不善天下之本在國所以古之人君要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以爲天下人的觀法齊家是整

齊一家之人使各盡其道國之本在家所以要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以爲國人的觀法修身是修持自己的身使動靜云爲無不當理家之本在身所以要齊家者必先修其身以爲家人的觀法心是身之所主正是去其私邪使歸於正心有不正則身之所行豈能當理所以要修身者必須先正其心意是心之所發誠是去其虛假使無不實意有不實則心之私邪豈能去得

中庸直講

大學卷一

五

所以要正心者必須先誠其意致是推極知是知識人之知識有不盡處何以察得那意念的真偽所以要誠意者必須先致其知格是至物是事人於事物之理不能窮到極處何以盡得知識的分量所以致知的工夫又在於格物這格物致知意識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新民的條目人能循序而致其功則明德無不明民無不新而止於至善亦

在其中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是覆說上文的意思至是盡處言人能窮極事物之理無有不到則心之所知自無不盡可見致知必在於格物也知無不盡然後能去得那意之虛假而無有不實可見欲誠意者必當先致其知也意無不

前進直解

大學卷一

本

實然後能去得那心之私邪而無有不正可見欲正心者必當先誠其意也心無不正然後動靜云爲皆當於理而身無不修可見欲修身者必當先正其心也身既修了則一家之人取法於身也都各盡其道而無有不齊可見欲齊家者必當先修其身也家既齊了則一國之人取法於家也都興起於善而無有不治可見欲治國者必當先齊其家也國既治了則天下之人

取法於國也都感化人人皆明其明德而無有不平可見欲平天下者必當先治其國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天子是至尊的人庶人至卑的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則公卿大夫元士都在其中而天下之人盡之矣壹是解作一切言盡天下之人尊卑雖有不同一切要以修身做箇根本上文

日學直解

大學卷一

七

格至誠正便是修身之功身既修了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而措之而已此又於八條目中揭出一事言之以見修身爲最要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這是重結上文的意思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之一身既不能修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

治天下平決不可得可見身之不可不修也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若於一家當厚的人既不能厚却要厚那國與天下的人決無此理可見家之不可不齊也修身是明德的終事齊家是新民的始事誠爲條目中至要者人豈可忽諸

右經一章

右是指以前而言經字解作常字一

篇這以前的自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

白通直

大學卷一

八

一篇是孔子所作備言修己治人的道理學者能此便可以爲賢爲聖人君能此便可以爲帝爲王誠萬世不可易之常道也所以謂之經文

康誥曰克明德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說話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德是人所同得之理武王作書以告康叔說人皆有德而拘蔽者多惟文王能明之無一毫之昏昧所以爲

周之聖君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看着諟字解作此字明命即明德以在天而言謂之明命伊尹作書告太甲說人皆有此明命而忽忘者多惟成湯能常目視之無一時之怠玩所以爲商之聖君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即堯典峻是大堯典中說人皆有這

白通直

大學卷一

九

大德而狹小之者多惟堯能明之以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爲唐之聖君

皆自明也

自是自已曾子說三書所言雖有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豈非都是自明已德之意乎可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外乎此人能自明其明德是亦聖人而已矣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傳是訓解的言語曾子所作自此以後十章皆是釋字卽是解字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湯是商王成湯盤是沐浴的盆銘是刻銘於盆上以自警的言語苟是誠新是自新其德日新又新是繼續不已之意成湯刻銘於盤上說人心之有惡譬如身之有垢一般人

日知錄

大學卷一

十

之洗濯其心以去惡譬如沐浴其身以去垢一般若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不可但已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必使無一時之間斷方好若或少有間斷則前之新者亦徒然矣豈能成其德乎此是言自新之事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言語作是振作新民是自新之民言人君於那

百姓每遷善改過能自新的要鼓舞振作他使其常常爲善不要住了此是言新民之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言周自后稷以來數百年皆爲諸侯之國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其命則新此是言自新新民之極

日知錄

大學卷一

十一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是承上啓下之詞言以此之故極字卽是至善曾子說卽這三言觀之可見明德新民必當止於至善方好所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此章是釋新民然必本之以自新而要之於至善者可見非明德不足以新民而非止於至善亦不足謂之新民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止至善的說話詩是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止是居止言京畿地方其廣千里百姓每都止居於此可見物各有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是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的去處言那緡蠻的黃鳥都止棲

詩經

卷一

主

於山高樹多的去處孔子讀此詩說道黃鳥乃一物之微於當止之處尚然知止況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這黃鳥能知所止乎可見至善乃人所當止而從事大學者不可不知也

詩云緡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

詩是大雅文王篇緡穆是深遠的意思於

是歎美辭緡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

不敬而安所止詩人說穆穆深遠的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曾子申詩說文王之敬止何如如仁是君道文王之爲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於那爲君的道理皆有以盡其極而無一毫之不仁這便是止於仁敬是臣道文王之爲人臣忠誠以立心謹恪以奉職於那爲臣的道理皆有以盡其極而無一

詩經

卷一

十三

毫之不敬這便是止於敬孝是子道文王之爲人子時時以愛慕爲心事事以繼續爲念於那事親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這便是止於孝慈是父道文王之爲人父撫愛無所不主教誨無所不周於那爲父的道理曲盡而無以加這便是止於慈信是文人的道理文王與國人交不但所言的無僞妄所行的無虛假凡所以發於吾心而周結乎人心者皆有以合乎天理之中

而非若期必之小信也這便是止於信文王之敬止蓋不止此五者而五者乃其大端學者誠能體察於此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至善可得而止矣

詩云瞻彼淇澳某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今個今赫今喧今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今個今者恂慄也赫今喧今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今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是衛人美武公之詩瞻是望淇是水名澳是水邊的曲處猗猗是美盛貌斐是文貌君子是指衛武公言望那淇水邊有某竹猗猗其美盛以與那斐然有文的君子其學為有成也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了又用錐錫磋他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

者既用枰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是已密

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瑟個就心上說總存於心便瑟然嚴密而不粗疎雖然武毅而不怠弛故曰瑟今個今赫喧就身上說德形於身便赫然宜著而不開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故曰赫今喧今諠字解作忘字君子盡切磋琢磨之功致瑟個赫喧之驗所以自能感人而人皆愛慕終身不能忘也衛人美

武公之德如此道是言學是講習討論之

事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工夫恂慄是戰懼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是指理之得於身者說至善是指理之極處說君子既引詩人之言又解詩說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衛武公肯去為學讀古人的詩書論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討又向人問辯務要將那義理件件明了無有疑惑譬如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去磋他一般

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衛武公省察他自家的身心或性情偏與不偏或意念正與不正或行事善與不善務要見箇分明不肯放過若有不當理處便克治了不肯將就容隱以爲身心之害譬如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去磨他一般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琢今個今者蓋言衛武公學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戰戰兢兢無一時懈惰無一時苟且這便見他嚴密武毅處所以說瑟今個今所謂赫今喧今者蓋言衛武公既有敬德在心其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嚴人皆畏懼有儀容人皆則象這便見他宜著盛大處所以說赫今喧今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蓋言衛武公盡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驗由是德極其盛而無不備善極其至而無不精純既有這盛德至善便自然能感千人而深入其心所以百姓每都仰慕他

終身不能忘也此一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歎詞前王是指文王武王詩人歎息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天下之人思慕他的功德終不能忘君子是後賢後王小人是後世的百姓曾子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因他留下無窮的德澤於人使後世爲賢人的有所模範而仰其德業之盛爲王的有所承藉而思其覆育之恩是君子得其所以爲百姓的含哺鼓腹享其所遺之樂耕田鑿井受其所遺之利是小人得其所以爲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本末的說話聽是聽斷訟是詞訟猶人是與人相似的意思曾子曰孔子之言說若論那判斷詞訟使他屈直分明我與人也一般這非是甚難之事必是能使百姓每相敬相愛自然無有爭訟乃爲可貴耳這是孔子之言如此情是情實辭是爭訟的言辭畏是畏服志是

志

李

大

心志曾子既引孔子之言又申說爭訟的人是不實的人爭訟的言語是虛誕的言語聖人能使不實的人不敢盡那虛誕的言語蓋由聖人盛德在上以德爲威以德爲明大能畏服民之心志自然無有顛倒屈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這無訟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無訟是已德之明觀於此言可以知明德爲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而在所當後矣所以說

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一句前面已有重下一句是箇結語上面必有說話是古人流傳失落了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

李

李

大

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這是宋儒朱子的說話蓋是疑辭間是近皆是曾竊是私朱子說這傳之五章疑是

曾子解釋經文格物致知的意思而今亡失不可考矣然這格物致知是學者用功之始若少止一節則誠正修齊治平都做不得了是誠不可闕也所以我近時曾竊取程子的意思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人若要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以言之蓋人心虛靈不昧都有個自然的知識天下事物不齊都有個當然的道理這心雖在內其知實

日知錄

卷一

十

周於物那物雖在外其理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其心之知有不盡也所以大學教人之始必使那爲學的就於天下的事莫不因吾心所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功今日窮究一件明日窮究一件務要到箇至極的去處至于用力既久而一旦豁然都貫通了則凡事物之理或在表的或在裏的或精妙的或粗淺的無一件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應萬事之大

用無一些不明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仁是物格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所以說此謂物格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是朱子補的傳文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毋是禁止自欺是自家欺諉不肯着實慊是心中快足無有欠缺獨是意念發動獨自知道

日知錄

大學卷一

三

的去處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只是要人於意念發動時便着實爲善着實去惡常禁止那自家欺諉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臭一般快要去了好善如好好色一般必耍得了這等方纔合着那好善惡惡的本心自家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慊然欺目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裏獨自知道這等去處君子必須謹慎務要着實好善惡惡不

敢有一毫之苟且能慎其獨方是能誠其意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是没人看見自家獨居的去處厭然是消沮閒藏的態度言小人獨居自謂没人看見樣樣惡事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却消沮閒藏遮掩他的不善顯出他的善來只說瞞得過君子了殊不知那不善却是實的那善却是虛的人看見這情狀就如看見他的肺肝一般似這等惡不可掩善不可詐枉費了機巧之心有甚益處

所以說則何益矣誠是實中是裏面形是發露外是外面言小人之情狀畢竟被人看破如此這便是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面自然有那不好的形迹發露在外面理

勢必然不可勉強者也然小人既是詐善掩惡便是也知善是當爲的惡是當去的只是於那獨知的去處意念所發不肯着實自家欺了自家只說人不曉得然不知其終不可掩一至此也所以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戒了自欺務要求個自慊狀後已既能謹獨則其發露於外自無不善者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曾子的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以明上文之意嚴是可畏的意思言那獨知的去處人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可以苟且殊不知人雖不知其幾已是動了則或善或惡自家看的甚真誠中形外人又見的甚明就如那十目共看着十手共指着一般這本是獨知處都有不可掩者如此豈不是可畏之甚知其可畏則謹獨之功自有不容已者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是潤澤廣是寬廣胖是安舒的意思言  
人若富足便潤澤其房屋自然華美入若  
有德便潤澤其身體自有徵驗何以見得  
那有德的人心裏常廣大寬平身體自狀  
舒泰無局促不安之意這便是德潤身處  
狀有德從誠意中來必能自慊方纔有德  
所以爲學君子於那意念所發必要審實  
好善便着實好善惡惡便着實惡惡不敢  
有一毫之欺也此一章爲大學功夫至要  
緊處發實所發乃萬事之機括所在善念  
一發則於理爲是於事爲得於天下國家  
爲治爲安惡念一發則於理爲非於事爲  
失於天下國家爲亂爲亡所發是實則所  
行皆實事所發不實則所行皆虛事其動  
雖若甚微而幾於此決則所繫甚大誠不  
可以不慎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慮則不得其正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正心修身的說話身  
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懣是個怒心恐懼  
是個畏心好樂是個喜心憂慮是個愁心  
有所忿懣是不當怒的事却去怒他或事  
雖當怒却又怒的過了其事未來怒心已  
存其事既去怒心尚在便是心中有個正  
意去怒了所以說有所忿懣下面三句都  
是此意曾子說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者蓋言心是一身的主宰心之不正皆由  
情有所偏如事有可怒者誰能不怒但怒  
的當理方是怒之正若心中有個主意去  
怒這怒便偏了所以說有所忿懣則不得  
其正事有可畏者誰能不畏但畏的當理  
方是畏之正若心中有個主意去畏這畏  
便偏了所以說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事



有可喜者誰能不喜但喜的當理方是喜之正若心中有個主意去喜這喜便偏了所以說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事有可愁者誰能不愁但愁的當理方是愁之正若心中有個主意去愁這愁便偏了所以說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這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憂患者心之用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者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能正而欲身之修豈可得乎

目錄

卷一

五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是身之主耳目口是身體之能聰明辨察者人必心有所主狀後百體從令莫不各得其職也若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則心便被他牽引於外不在內了心既不在則血肉之軀何所管攝目雖司視狀視之而不能見耳雖司聽狀聽之而不能聞食雖在口狀食之而不能知

味雖在身上至切近處尚且如此况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豈能得其理乎這是心不能正其身便不能修如此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言人因為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遂使此心不能常存因為心不能存遂使視聽食味之用有不能知可見心為一身之主心之不正身必不得而修也所以經文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意正謂此狀正心如何必當靜時涵養不着私欲擾害他動時省察不着事物牽引他務使湛然虛明隨事順應而喜怒哀懼皆無所偏則心正矣心正則身修而動靜云為無不當理豈止於視聽食味之間能得其正而已哉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情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這是魯子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說話人  
是衆人之是於辟是偏魯子說經文所謂  
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蓋言一家的根本在  
身此身於人相接情之所屬各有個當狀  
之則但人多狂情好惡不能檢察所以陷  
於一偏而身不能修也如骨肉之間固當  
親愛狀父有過也當諫諱子有過也當教

孟子

卷之六

文

謂這便是親愛的正理若只任情去親愛  
這親愛便偏了卑劣之人固當賤惡狀其  
人還有可取處也不該全棄他尚有可教  
處也不該終絕他這便是賤惡的正理若  
只任情去賤惡這賤惡便偏了畏是畏懼  
敬是恭敬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狀自有個  
畏敬的正理譬如君上之尊也要責難教  
過若只以恐懼承順爲主却又不是忠愛  
所以任情畏敬這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憐

憫的意思困窮的人固當憐憫狀自有個  
憐憫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只  
管去憐憫却又成了姑息所以任情哀矜  
這哀矜便偏了教情是簡慢的意思平常  
的人固當簡慢狀自有個簡慢的正理若  
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只管去簡慢却又  
成了驕肆所以任情教情這教情便偏了  
鮮字解做少字言人情陷於一偏如此所  
以好一個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  
不善也不知了惡一個人只見他件件都  
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  
人却能知其惡所惡的人却能知其美乃  
是平日能用克己工夫到個至公至明的  
去處纔能如此似這等人世上豈能多見  
所以說天下鮮矣

孟子

卷之六

文

頌

該是俗語言是用茲頌是茂盛言人情既

陷於一偏則便任其所向而不能自知所以俗語說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說是好貪得者無厭他的田苗雖長的好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此皆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卽是而觀可見欲齊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若果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却要感化一家之人使父慈而能嚴子孝而能敬兄愛而能教弟恭而能順夫和而能義妻柔而能正豈可得乎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之謂也

###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說話國

人是親連的家人是親近的聖人却說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是國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訓使他學好却能去教那一國的百姓都做好人決無此理所以爲人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教於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國的百姓自欣感化也都各盡其道而教成矣所以若是者何也蓋家國雖異而其理則同如善事親之謂孝狀國有君上與在家之親一般事親的孝卽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兄之謂弟狀國有官長與在家之兄一般事兄的弟卽是那事長的道理撫愛卑幼之謂慈狀國有衆百姓每與在家之卑幼一般撫卑幼的慈卽是那使衆百姓每的道理這孝弟慈三件本是行於家裏的狀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待外求只修身以教於家而化自行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武王  
作書告康叔說為人君者保愛那百姓每  
當如慈母保愛那初生的子一般曾子解  
說初生的子至爲無知果何以保之蓋赤  
子雖無知狀不能無欲雖有欲狀不能有  
言爲慈母者愛之無所不至故體之無所  
不周只將那誠實的心隨處去探求他自

日知錄

卷之三

三

能得其所欲雖不盡中也不甚相遠了狀  
這保赤子的心乃天理人情之至不是強  
爲的如今有子者個個都會保愛何曾有  
在家時先學會養子狀後纔去嫁人的可  
見其出於自狀也慈幼之心既出於自狀  
則孝弟之心也都出於自狀但識其端而  
推廣之則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者即  
在是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會

辰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

這一節是言教成於國之效仁是以思相  
親讓是以禮相敬一人是指人君言貪是  
縱欲戾是背理機是機閑發動處僨是覆  
敗曾子說人君能以仁教於家使父慈子  
孝皆有思以相親則一國之人有所觀感  
也都興起於仁能以讓教於家使兄友弟  
恭皆有禮以相敬則一國之人有所觀感

日知錄

卷之三

三

也都興起於讓若爲人君的貪欲而縱肆  
無度背戾而行事乖方則一國之人也都  
倣倣便做出悖亂的事來上以此感下以  
此應機閑觸動處自狀止遏不住如此所  
以古人曾說一句話說的不好便可以敗  
壞了事人君一身行的好時便可以安定  
其國正此之謂也然則爲人上者豈可不  
戒貪戾以絕禍亂之端而躬行仁讓以爲  
立教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堯舜是古時兩個聖君帥是帥領桀紂是兩個無道的君令是政令求責成他非是說人不是藏是存恕是將人比已將已處人的道理喻是曉喻使人從我此承上

書經

卷之五

三

文說堯舜之爲君所存皆仁心所行皆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那百姓每也都感化相親相讓而從其仁桀紂之爲君其心慘忍其政猛厲是以暴帥天下也那百姓每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從其暴蓋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乃理勢之自狀也若人君所好的是暴出令以教人者却是仁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每誰肯從他所以治人的君子必先反諸其身自家有這善

纔去責成人使他爲善自家無這惡纔去誦人不是使他去惡這便是將人比已將已處人的恕心纔能曉喻諸人使皆從我若是自家無善却去責人之善自家有惡却去正人之惡是存乎已身者不恕了如此而欲曉喻諸人使皆爲善去惡決無此理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合上文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

書經

卷之五

三

向所聞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所係所以欲治國者不必求之於國只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雝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周南雝天篇天天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是指子之嫁者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詩人說雝樹天天天少好其葉蓁蓁美盛以興女子之歸於夫家必能

事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和待  
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無不宜也曾子引  
之而言國之本在家故為人君者必能宜  
其家人朕後可以教那國人使其家人無  
不宜也否則自家的閭門且有不睦而又  
何以教人乎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雅蓼蕭篇詩人說兄是至親的尊  
長爲弟者務要恭敬不可教慢干犯他這

白雲章

卷之三

美

便是宜兄弟是同氣的手足爲兄者務要  
友愛不可疏薄欺凌他這便是宜弟曾子  
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故爲人君者必能  
宜其兄弟朕後可以教那國人使其兄弟  
無不宜也否則自家的骨肉且不相容而  
又何以教人乎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鳴鳩篇儀是禮儀忒字解做差

字四國是四方之國曾子引詩說人君一  
身所行的禮儀沒有差忒便能表正那四  
國的百姓引詩如此又解詩說人君是百  
姓的表帥必是爲父能慈爲子能孝爲兄  
能友爲弟能敬自家所行的都足以爲人  
觀法朕後百姓每皆取法之父也去慈子  
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敬無有不從化  
者也不則其儀既忒何以正是四國乎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白雲章

卷之三

美

卽上三詩觀之可見人必先齊其家朕後  
可以治國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正  
謂此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說話  
與是興起倍是違背恤是憐愛的意思孤

是孤幼的人絜是度矩是爲方的器具曾子說天下是遠的絜是近的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言天下無不同之心人心無不同之理顧人君之倡導何如耳如上能善事父母而老吾之老那國人有父母的也都興起於孝上能善事其兄而長吾之長那國人有兄長的也都興起於弟上能慈以畜幼而恤吾之孤那國人有孤幼的也都從上而興起於慈無有倍遠之者這孝弟慈三件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可見人心之理無不同也國人之心既無以異於家那天下人之心又豈有異於國乎所以爲上的君子有個絜矩之道度人心之所同而處分之使天下之願爲孝弟慈者皆得以自盡而無有不齊就如那匠人制器者度之以矩而使其無不方也這絜矩是平天下的要道下文之義皆自此而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是憎惡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既說君子有絜矩之道恐人不知其義又解說如有在我下的有在我前後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如上一以無禮使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亦不以無禮去使他下以不忠事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亦不以不忠去事他或有所惡於前者即不以之先加於後而有所惡於後者亦不以之從及於前或有所惡於右者即不以之相交於左而有所惡於左者亦不以之相交於右這是將人比己體之既無不周將己處人施之又無不當則上下四旁人皆遂其所願而無有不均之處就如工

人爲方的度之以矩使其截狀方正一盤  
所以謂之絜矩之道人君能體此道便知  
萬民雖衆只是一個心凡用人行政務順  
其心而無所違拂則天下之民自朕各得  
其所而無有不平者矣所以大學不說治  
天下只說平天下蓋人心平則天下自治  
而必有絜矩之道乃可以平天下之心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目錄五

卷五

單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嘉樂只是語  
助辭詩人說在上位可嘉樂的君子卽是  
百姓每的父母曾子解說君民勢分懸絕  
何以說做父母蓋君子能絜矩以順民心  
民有所好的也去好他如飽煖安逸之類  
多方區處務要使他得遂民有所惡的也  
去惡他如饑寒勞苦之類隨事體悉務要  
使他得免夫同其好惡惟是父母於子爲  
狀今君子也同民之好惡便是愛民如子

一般民也自朕愛他如父母一般所以說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這是能絜矩的其  
效如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儆矣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是截狀高大貌  
巖巖是聳峙的模樣赫赫是顯盛貌師尹  
是周太師尹氏辟是偏僂與刑戮的戮字  
同詩人說看那截狀高大的南山其石巖

目錄五

卷五

單

巖狀聳峙着如今尹氏做着太師勢位赫  
狀其顯盛就如南山一般百姓都瞻仰着  
他却乃好惡不公致得天下亂了這是詩  
人譏尹氏之辭如此曾子解說有國家者  
既爲民所瞻仰須當兢兢戒謹凡事務合  
人心若不能絜矩只徇一己之偏民之所  
好者却去違拂了他民之所惡者却又不  
肯念恤他那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必朕怨  
恨都離散了身與國家豈能保得所以說



弊則爲天下侈矣這是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是衆克是能配是對上帝是天儀字當作宜字監是看着他的意思峻是太不易是難保道是言周公作詩告成王說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

卷之三

三

當初殷家未曾失了衆人時也曾受天眷命君主天下能與天作對來因他後世子孫行得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纔到得我周家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宜看着殷家爲監戒不可再似他的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去留無常豈是容易保的曾子引詩如此又解說詩之所云蓋言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而與民同好惡便得了衆人的心爲民父母而得國若不

能絜矩而好惡徇一己之偏便失了衆人的心爲天下侈而失國蓋信乎峻命之難保也朕則有天下者可不兢兢朕思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者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慎是謹慎德卽經文所謂明德曾子說有國家者固當絜矩以得民心朕使不能修德則理有未明心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有未公何以盡得那絜矩之道所以治人的君子凡事固當謹慎而所當先謹慎者則又在于德也蓋必格物致知以啓其端誠意正心以致其實則慎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了德那天下之民自朕感化歸順願做他的百姓豈不是有人既有了人那人所居的地方自朕都屬管轄豈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產的貨物自朕都貢獻將來豈不是有財既有

了財則國中大小用度自朕充足豈不是  
有用君子只能慎德便有至大之效如此  
朕則欲絜矩以平天下者可不知所先務  
乎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末是末稍言人君能謹其德便  
有人有土而有財若夫財用乃是有德之  
後自朕來的這德豈不是本那財豈不是  
末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爭民是使民爭鬭施奪是教民劫奪言德  
既是本乃所當重財既是末乃所當輕人  
君只修德而不務財便是能盡絜矩之道  
若或將這德來看做外事不去慎他將那  
財來看做自家的必欲得他將見此風一  
倡民皆做倣人人以爭鬭為心處處以劫  
奪為務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說爭  
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是承上文說言外本內末民便爭奪  
民既爭奪必朕離散可見義與利不可並  
行民與財不可兼得若外本內末雖是財  
聚却失了天下的心民便散了未有財聚  
而民亦聚者也若內本外末雖是財散却  
得了天下的心民便聚了未有財散而民  
亦散者也這財散與民散孰為有損於國  
財聚與民聚孰為有益於國有天下者可

以辯於此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  
悖而出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悖是背理貨是財  
貨言民聚雖是財散其實民既聚了財也  
不終散民散雖是財聚其實民既散了財  
也不終聚就如言語一般若將不順理的  
言語加於人人也將不順理的言語來還  
我是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若那貨財是

橫征暴斂不順理求的終須也還散將出去是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也似這等聚斂將來還出去了枉自暴虐失了民心那時用何曾保守得所以人君只當慎德必不可外本而內末也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道是言武王作書告康叔說惟是天命無常或去或留

不是一定的這是說為人君者若能聚財而散財以收民心則便得了天命所謂得衆則得國也若不能聚財而聚財以傷民心則便失了天命所謂失衆則失國也天命之不常如此人君誠欲保之又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聚斂之道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記事的事實是貴重的物楚書說楚國的王孫圉聘於晉晉國的趙盾

子問他說你楚國以甚麼爲寶王子問說我楚國不以甚麼爲寶只是有德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爲寶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文公說仁是愛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有他父親惠公的張秦穆公勸他興兵復國以爲晉君舅犯教文公對說今我出亡的人無以爲寶只是以愛親爲寶若無哀痛思慕之心只去與兵爭國難得富貴不足寶也會子引晉楚二臣的說話皆所以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理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如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造之俾不遁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周書篇名一個是擬狀特立的意思

思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易  
直好善的意思彥是美士聖是通明的人  
不啻解作不但尙是庶幾利是益利泰穆  
公作書以警衆說若有一個挺朕特立的  
臣誠實專一不逞別樣才能只是易直好  
善度量寬弘能容天下之人見人有些才  
能便愛護他就如自家的才能一般見人  
是個美好通明的中心十分喜好不但如  
他口中稱道的言語這等的人實是能容

受天下的賢才沒有虛假若用他做太臣  
將使君子在位展布效用天下事件件都  
做的好必能保我的子孫使他常享富貴  
保我的黎民使他常樂太平豈不庶幾有  
益於國家所以說尙亦有利哉胡疾是妬  
忌違是拂戾他俾是使通是達殆是危泰  
誓又說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  
量見人有些才能怕他勝已便妬忌憎嫌  
不待見他見人是箇美好通明的怕他進

用便故意阻滯使他到不得君主面前這  
等的人心私量狹窄是不能容受天下賢  
才若用他做大臣必使君子喪氣小人得  
志天下事件件都做壞了如何能保我的  
子孫使他長久又如何能保我的黎民使  
他安樂豈不危殆了國家所以謀亦曰殆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唯是獨仁人是全乎天理的人放流是發  
去遠方逆是趕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  
狄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是孔子的言語  
言那嫉賢妬能之人使他在位善人必受  
其害縱不在位只容他在近處也會造謠  
結黨傾陷善人但人君牽於私意姑息了  
他不能黜遠所以國家終受其禍獨是那  
仁德之君曉得這等人爲害不淺將他發  
去遠方趕逐在四夷地面不許他同住在

中國貽患於人蓋深惡痛絕必除根而後已所以爲善人計也這便是孔子所謂唯是仁人能盡愛人的道理保安善類使他不見害於凶人能盡惡人的道理禁伏凶人使他不得害乎善類蓋仁人之心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此所謂能紮矩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字當作慢字還是過失曾子說人君不辯賢否的固不足言若或見個有才德的明知他是賢人却不能舉用雖或舉用又疑貳展轉不能早先用他這是以怠忽之心待那善人了豈不是慢見個無才德的明知他是惡人却不能退黜雖或退黜又容隱留難不能遂諸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那惡人了豈不是過蓋善惡所在乃天下之治亂所關愛惡所形乃人心之向背

所係所以書經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說章善癉惡樹之風聲苟非人君斷在必行以章明好惡於天下則人不知君心所在果是何如君子疑畏而不敢展布小人觀望而將復滋蔓欲求致治豈可得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是違拂菑是菑害逮是及言那無才德的惡人是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却乃喜其便已之私反去信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有才德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該舉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已之欲反去疎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惡却去好他人之所好却去惡他豈不違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將見衰家敗國而菑害必及其身也菑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措

夫當不止民心不服那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實受無窮之禍毒既流於天下怨必歸于一人乃自朕之理也爲人君者可不謹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大道卽是絜矩之道其端發於吾心而其爲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所以謂之大道曾子說人之

清遠齋

大學堂

卷

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耳蓋必忠以盡已而不欺信以徇物而無偽則一心之中皆天理之真切於那好惡所在纔能以已度人而得其實推已及人而當其情絜矩之大道固可得於已也若或驕焉而誇大自是泰焉而放縱自恣則一心之中皆私意之障塞於那好惡所在不惟不肖同於人

且將任其偏僻而拂人之性絜矩之大道卽於是而失矣是其得失之幾如此朕則欲絜矩以平天下者可不以忠信爲主而深戒夫驕泰也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衆是多寡是少疾是急急的意思舒是寬舒曾子說財用雖是末事朕國家必不可無若要生發這財自有個大道

清遠齋

大學堂

卷

理在蓋財貨皆產於地若務農者少財何能多必是嚴禁那游惰之人使他都去耕種便是生之者衆凡喫俸祿的都是百姓供給若沒要緊的官添設太多沒要緊的人虛支餼廩百姓豈能供給得起必是裁去冗濫官役只是要緊當事的纔許他俸祿便是食之者寡農事全要趁時若不及時田苗便荒蕪了所以人君要差使他須待個閑隙不要妨悞他的農時那百姓每

又何必多取於民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發將起來的意思仁德之君惟恐民之不足散財於民不私於己由是天下歸之而安處崇高之位是用那財來起發了自已的身無仁德的君惟恐己之不足專務橫征暴斂以恣所欲由是天下叛之而不免危亡之禍是用這身去起發那無用的財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仁是愛人的道理義是忠君的道理言上君好仁輕徭薄賦節用愛人務使那百姓每個個都得其所那百姓每便都感激愛戴各輸忠誠以報其上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便看着人君的事就如自家的事一般踴躍趨赴畢力圖成沒有個有始無終使國家之事不能成就者也看着人君的財就如自家的財一般大家保守使君父安其所有沒有個爭奪忤出使府庫之財不能受享者也這是好仁的效驗如此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養馬四匹

爲乘畜馬乘是士初試爲大夫的察是理  
論他伐是鑿而取之伐水之家是卿大夫  
以上喪祭得用水的百乘指兵車言百乘  
之家是諸侯之卿有乘地十里可出兵車  
百乘的孟獻子說那畜馬乘的人家已自  
有了俸祿不當再理論那雞豚以爭小民  
之利那伐水的人家俸祿愈加厚了不當  
還畜養牛羊以爭小民之利那百乘的人  
家又有百姓每的賦稅供給他不當畜養  
聚歛財貨之臣比似有聚歛財貨之臣割  
削小民的膏血卑可有盜竊府庫之臣止  
於傷已之財而害猶不及民也獻子之言  
如此曾子解說獻子所云蓋謂有國家者  
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其  
利於人而以義爲利也蓋以利爲利則失  
了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嘗利也以義  
爲利則得了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爲  
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爲人君者可

不深省於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  
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是言人君爲國家之長彼爲善之  
一句其義難通疑有闕文誤字今不必強  
解自是由蓄是天蓄害是人害言仁義未  
嘗不利若專心求利則利未必得而害已  
隨之君子必不爲也若爲國家之長而專  
以財用爲務者必是小人導引他如此那  
小人刻薄殘忍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若  
使他治國家則必以聚財爲有能以害民  
爲得計將使民窮財盡四海離心天蓄人  
害紛挐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  
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  
者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正謂  
此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謹按此章發明治平之理至爲詳備朕發  
端之始在乎身行孝弟慈於家推行之要  
在乎絜矩而絜矩之道則在乎與民同好  
惡而已觀夫好惡同於民則爲民父母而  
得衆得國好惡偏於己則爲天下僂而失  
衆失國可見絜矩之道誠不外乎此也朕  
絜矩非可易言者必是見理明纔能知千  
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存心公纔能以一  
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而欲明欲公則非  
修德不能所以君子必先於慎德也至於  
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於理  
財用人蓋財者民之所好也無財民之所  
惡也觀夫外本內末民便爭奪離散財仍  
悖出而天命亦因之以失可見人君必當  
散財以與民同好惡也善人民之所好也  
惡人民之所惡也觀夫不先不遠則爲慢  
爲過好惡拂人則菑必逮身可見人君必  
當用斷斷休休之臣放流媚疾之人以與

民同好惡也朕好惡所以有公私之異者  
始於立心而已立心忠信便能明能公而  
大道可得反是則爲驕泰便不明不公而  
大道失矣是忠信又絜矩之本也曾子發  
明至此可謂明盡矣而又言及生財之道  
者蓋因前段只說散財得民恐人疑夫貨  
財之不理或致用度之不足故又言此數  
條以足其意言散財得民非遂使國家之  
無財也生財自有大道只是生衆食寡爲  
疾用舒財用自朕常足非必外本內末而  
後財方可聚也况仁者以財發身是未嘗  
不利也上好仁則下必好義而事皆有終  
府庫可保是未嘗不利也所以古人恒以  
爭利聚歛爲非而人君當以務財致菑爲  
戒蓋以自有生財之大道好仁之大利存  
焉而財利之利反以招害者正所不足言  
也自非深明絜矩之義者又何足以知此  
哉朕此章雖專釋治平其實一部大學皆

具蓋忠信誠也慎德則格至誠正修身皆在其中而明德之事盡矣由是而老老長長恤孤則為齊家由是而使民興孝興弟不倍則為治國由是而黎民以公好惡而得天下之民之心則為平天下而親民之事盡矣二者皆造其極則止至善之事也有國家者誠能熟讀詳味得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則學問有本治化有成雖堯舜三王之德業何以加於此哉

大學

卷一終

卒

大學卷一終

日進直講

新鄭高

拱著

曾孫有聞車

中庸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道庸是平常而不可易之定理道以中庸為至以之修己則盡性至命而內聖之德全以之治人則過化存神而外王之業備但世教衰微能之者鮮是以子思憂道學之大傳而作此書以示人言雖不一朕莫非所以發

日進直講

卷一

明中庸之義也故名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一節是發明道之本原命解做令是分付與他的意思性是德性言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就付與他慈愛之仁裁制之義節文之禮辨別之知識實之信渾然全具而不得外求這便是人所稟受的德性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解做循是依順的意思道是道路言人依順那性中所有

的行將出來在父子則爲親在君臣則爲義在大婦則爲別在長幼則爲序在朋友則爲信不待牽合而自有條理這便是人所當行的道路所以說率性之謂道修是品節之也教是教化言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太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約之以禮和之以樂禁之以刑齊之以政使人各遵乎道而不陷於偏這便是聖人成就天下的教化

中庸五章

中庸卷三

二

所以說修道之謂教三者本是一理而其原則出於天學者必知乎此朕後所學者正而不雜於異說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是著見隱是幽暗顯是明顯微是細微獨是獨自知道的去處子思說人於衆人看見的去處纔謂之著見明顯殊不知他人看着自家只是見了個外面而其中纖悉委曲反有未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

細微之事形迹雖未發露朕其幾已足動了或要爲善或要爲惡自家意念所發自家看的甚真雖纖悉委曲衆莫能逃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於隱而天下之至顯者莫過於微也這兩句卽是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意思慎獨也卽是大學慎獨的意思言這意念所發獨自知道的去處雖是至隱至微其實是非邪正得失存亡皆決於此所以君子必致其謹察之甚精防之甚密果是天理則已若有一毫人欲之私便遏絕了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這是動而省察的工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一節是言體道的功效致是推極的意思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說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可見人不可以不中和也朕中矣而或有一毫之不

日經五章

中庸卷三

三

中和矣而或有一毫之不和亦非中和之至也是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這纔是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這纔是致和夫狀則凡體之身心達之政事推之家國天下者莫非中和之運用而所以泰贊天地曲成萬物者皆在於是由是天地感而位焉三光全而四時順山岳奠而河海清無不安其所也萬物感而有焉以百姓則

日地五講

中庸卷三

四

泰和以草木鳥獸則咸若無不遂其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之理和與流通故能盡體道之功其效驗自如此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過了便爲失中但有些不及便爲未至皆非盡善之道也惟中庸之理既無太過亦無不及只是日用常行而其理自不可易此乃天理人心之極致盡

善盡美不可復加者也所以說其至矣乎狀這道理人人都有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氣稟所知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少能此中庸者今已久矣

子曰道其不可矣夫

道是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之道惟其不明於天下所以不行於天下子思引之於此所以承接上章以啓下章之意

日地五講

中庸卷三

五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是明知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言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執是持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中是中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下的道理朕有太知有小知若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何以見得蓋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

則不厭於事物之來不肯自謂已知道了  
切切厭好去訪問於人那問將來的言語  
不止深遠的好去審察雖是至淺近的也  
好去審察恐其有至理之存而不敢忽也  
察其言之惡者則隱匿不肯宣露恐沮了  
他的來意其善者則稱頌播揚於人使他  
歡悅而愈肯來告也這善言雖都在所稱  
許厭其間有太過的有不及的未必合乎  
中也於是持衆說之兩端而度量之以求

夫中道之所在既得其中則便用之於民  
而其他太過不及者不得以問之也夫既  
有謙虛之誠又有招徠之道既有稱物之  
權又有從人之勇這便是今天下的知識  
爲一人的知識其斯爲舜之大知者乎此  
其知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是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擇是辨別善即

是中庸之理拳拳是恭敬奉持的意思服  
是著膺是心胸之間孔子說天下之事自  
有中庸之道但人不能擇或能擇而不能  
守此其所以太過不及而不合於道也惟  
顏回之爲人於天下之事皆有以辨別其  
理而求夫中庸之所在但得一善是合乎  
中庸的不肯徒知便了拳拳焉恭敬奉持  
著在心胸之間不使有一時之失也夫擇  
乎中庸則有定見服膺弗失則有定守此

其行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  
而強與

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強是  
剛強子路平生好勇故以剛強爲問抑是  
反語辭而字解做汝字與是疑辭孔子答  
他說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  
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輩學者的  
強不知汝所問者是南方人的強與是

北方人的強與抑是汝之所當強者與其說見下文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矯是強貌強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著塞是未達孔子說如何是學者之強如處人貴和而和則易至於流也君子雖以相處人狀自有個正理未嘗至於流放此非

日知錄

卷八

八

以理自勝者能之乎所以說強哉矯自處貴於中立而中立易至於倚也君子雖挺狀獨立狀只據着個中道未嘗倚在一偏此非以理自勝者能之乎所以說強哉矯遇着國家有道達而在上易至喪所守也君子只以行道濟時爲心不固得志遂改變了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理自勝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遇着國家無道時多艱危尤易喪所守也君子只以守義安命

爲主雖至死地也不改變了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理自勝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蓋皆出於義理非若南方北方之拘於血氣者也這是孔子教子路所當強者子思引之於此以見必有此強狀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依道卽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說那索隱行怪的回不足言

日知錄

卷九

九

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固爲善矣却乃不能實用其力行至半途裏便廢棄了這是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達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至於終務要到個盡處不能半途而遂止也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

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這是子思發明道不可離之意道之在天  
下惟君子爲能體之所以謂之君子之道  
費是廣隱是微肖是似憾是怨恨載是承  
載子思說君子之道有用有體其用甚廣  
而不可窮其體則甚微而不可見何以見  
得如以知而言雖夫婦之至愚者也有能  
知的若究其極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  
盡處以行而言雖夫婦之無似者也有能  
行的若究其極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

中庸章句

卷之十

十

盡處不止聖人雖以天地之大然或覆載  
生成偏了寒暑災祥錯了人也還要怨恨  
他是天地亦有所不能盡也所以君子之  
道就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天下莫能承  
載得起就小處說則其小無內天下莫能  
分析得開此所謂費也而其所以朕者則  
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這是總結上文的意思遠端是托始的說  
話察是昭著子思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

婦之愚不肖也有能知能行的雖以聖人  
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卽是而觀可見  
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托始於夫婦  
居室之間而無所遺若論其至則昭著於  
天高地下之際而無不有所謂費也而其  
所以朕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此道之所爲  
不可離而君子當加體道之功也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  
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中庸章句

卷之十

十一

詩是幽風伐柯之篇伐是砍柯是斧柄則  
是法則睨是邪視詩人說人之砍求做斧  
柄的其長短的法則只在手中就是非相  
遠也孔子引之而言執着斧柄去砍斧柄  
其則雖是不遠朕一個在此一個在彼還  
是兩件物自伐者視之猶爲遠也若君子  
之治人則不如此蓋爲人的道理就在各  
人身上所以君子就用人所本有者去治  
人如治人的不孝只是要他盡本身的孝

如治人的不弟只是要他盡本身的弟其  
他諸事皆朕非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也若  
其人能改而自盡其道君子便就止了再  
不去過求他是益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  
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丘是孔子的各求是責他先施是先加於

白樂言解

中庸卷三

三

他孔子說君子有四件道理我於這四件  
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爲子  
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  
朕反求諸已所以事父之孝却未能如其  
所以責子者也爲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  
責乎臣者固欲其忠朕反求諸已所以事  
君之忠却未能如其所以責臣者也爲弟  
之道在於恭敬我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  
盡恭敬於我朕反求諸已所以盡恭敬於

兄者却有所未能也朋友之道在於信義  
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加信義於我  
朕反求諸已所以先加信義於彼者却有  
所未能也這便是君子之道四我之所未  
能者也孔子是聖人非不能此乃是謙已  
誨人之詞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  
願慕外是本分之外子思說人的地位不

白樂言解

中庸卷三

三

同朕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盡其  
道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了君子則但因  
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所當行的道理其  
身在此其心卽安於此未嘗於本分之外  
更有一毫妄想處蓋君子以義命爲主素  
位而行是盡其義之當朕者也不願乎其  
是順其命之自朕者也此一節乃一章之  
大旨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怨恨尤是罪責  
他的意思子思說在人上的多好作威君  
子雖在上位却不去陵虐那在下的人在人  
下的多好附勢君子雖在下位却不去  
攀援那在上的人夫陵下不從必怨其下  
援上不得必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  
己之身而無所陵虐攀援以求於人則又  
何怨之有雖上而不得於天也只順受其

日進直講

中庸卷三

十四

正而無所怨雖下而不合於人也只安於  
所遇而無所尤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  
相違既不見其相違則自無所怨尤矣所  
謂不願乎外者蓋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射是射箭正鵠皆射之的正是畫在布上  
的鵠是棲在皮上的孔子說射箭的雖是  
曲藝狀有似乎君子何以見得蓋君子只  
正己之身而不求於人那射箭的若失了

正鵠不能中得箭只是反求諸己果是心  
志之不正歟抑是身體之不正歟更不怨  
那勝己的人這卽是那正己而無求於人  
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之  
於此所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  
意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鬼是陰氣之靈神是陽氣之靈乃天地之  
功用而造化之迹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一般孔子說鬼神之性情功效其至盛而  
無以加矣其義見下文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是齋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  
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孔  
子說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無間尊卑  
上下莫不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  
恭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

日進直講

中庸卷三

十五

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克滿仰瞻於上使餘  
似在上面一般顧瞻於旁便恰似在左右  
一般夫以下祭祀之間而發見昭著若此  
則其隨處克滿而有獨斯應可知矣所謂  
體物不遺者不於此而可驗哉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是

况射是厭思三個思字都是助語辭孔子

說大雅抑之詩有云神明之來不可測度

日蓮立論

卷之三

六

雖極誠敬尚未知享與不享况可厭怠而

不敬乎觀於此詩則所謂能使人畏敬率

承而發見昭著者爲有徵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宗廟是祭祖先的去處子思引孔子之言

說人之有親皆所當孝然或修之已者有

未盡則無以爲孝親之本得之天者有未

全則無以遂孝親之願未可以言大孝也

若古之帝舜其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得非

德不足以顯親而舜之德則至於爲聖人

是所以顯親者極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

親而舜之貴則至於爲天子是所以尊親

者極其至也非富不足以養親而舜之富

則至於有四海之內是所以養親者極其

至也又且祀祖宗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之

故饗無已所以事乎其先者何隆也封子

孫爲諸侯之國而基業之傳續無窮所以

日蓮立論

卷之三

七

裕乎其後者何遠也舜之德位福祿各極

其至如此則所以孝其親者實有出於人

生願望之外而無有一事之不盡者也此

其所以爲大孝也與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栽植有生意的

培是養傾是傾仆覆是覆敗孔子說舜以

大德而獲諸福非天有私於舜乃理之自

然者也觀之天道可見故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加厚之凡物之栽植有生意的便去培養他未有不滋長者也物之傾仆無生意的便去覆攷他未有不摧懷者也或培或覆皆物之自致者耳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子曰無愛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這一節是說文王之事憂是憂慮文王是

日通直解

中庸卷

十八

周文王王季是文王的父武王是文王的子作是創造述是繼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古之帝王無有憂慮者其惟周之文王乎何以見得蓋前無所作則不免開創之勞後無所述則將有失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文王則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克勤王家積功累仁而造王業於前是父作之也武王應天順人奄有四海而成王業於後是子述之也父

有作則可以安享而無開創之勞子有述則可以永保而無失墜之患蓋信乎文王之無憂也所以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王之事皆道之所在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日通直解

中庸卷

十九

這一節是言周公之事孔子說文王未爲天子武王臨老方纔受命制作之事不曾得爲周公乃相成王而制禮以成就文王武王之德如太王王季是文武的父祖則皆追封以王者之號先公自祖緝以至后稷又是太王王季的父祖則皆上祀以天子之禮然不惟自盡其孝又推此禮而達於爲諸侯的爲大夫的與夫爲士爲庶人

的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大夫子  
做士父沒之時葬用大夫的禮祭用士的  
禮父做士子做大夫父沒之時葬用士的  
禮祭用大夫的禮伯叔兄弟是期年之祭  
則自庶人以至大夫皆通行之天子諸侯  
便不行了若父母是三年之喪則自庶人  
以至天子皆通行之蓋父母恩義至重喪  
服之制無貴無賤都是一般是則周公之  
制禮如此亦皆道之所在也

口述直解

卷之三

三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到個好處繼是繼續志是心所欲者  
述是傳述事是所行者人指前人而言孔  
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者無他以其  
善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志或有不得  
爲的或有不及爲的武王周公都能順承  
而成就之使前人雖往而其所欲者件件  
都得遂了無有遺憾這便是善繼前人之  
事或已爲的或爲而未成的武王周公都

能遵守而充拓之使前人雖往而其所  
者件件都傳於後無有失墜這便是善述  
此武王周公所以爲孝而天下之人無不  
稱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序是次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邊的  
爲昭在右邊的爲穆祭祀之時羣廟子孫

口述直解

卷之三

主

皆在然各依其主而不亂者所以序其孰  
爲昭孰爲穆而不至於混也爵是公侯卿  
大夫或在上或在下都有箇次序者所以  
辨其孰貴而孰賤也宗祀有司的執事非  
賢者不得與故次序其執事者所以辨其  
有才德而可用也旅是衆酬是以酒相酬  
旅酬之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  
長而衆相酬這是逮及那子弟之賤者使  
他也有所事而不至於遺也燕是燕飲毛

是毛髮齒是年齒祭畢而燕但以毛髮之  
黑白爲坐次之上下這是事論其年齒使  
長幼不至於失序也武王周公所制祭祀  
之禮其義意之周悉如此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卽是天言上帝  
則后土在其中禘是五年的大祭嘗是秋

日達直解

中庸卷三

三

祭四時皆有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中禘  
嘗卽是宗廟之禮示與看視的視字同掌  
是手掌示諸掌言看的明白孔子說武王  
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但如上文所言者  
而已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  
禘嘗之禮焉郊社之禮蓋所以事奉上帝  
與后土也宗廟之禮蓋所以祭祀其先祖  
也然這郊社禘嘗之禮其中的義理至爲  
深遠若能明此義理而無疑則仁孝誠敬

無所不至推之以治天下便似看那手掌  
一般蓋幽明一理而幽爲難知神人一道  
而神爲難格既能通乎幽而感乎神則其  
於治人也何有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指君臣說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種樹  
蒲盧卽蒲葦草之至易生者孔子說上有  
好君下有好臣便是得人這人的道理最  
能敏政凡有所行無不快速就似那地的

日達直解

中庸卷三

三

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草木之種樹無不  
快速也夫人能敏政則但得其人已自可  
以立政矣況這文武之政也者是聖人行  
下的合乎人情宜於土俗又是最易行者  
就似那草中的蒲葦一般尤是易生者也  
王政易行如此若得那敏政的人去行他  
治效豈不立見人君誠有志乎此亦在乎  
自勉而已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親愛下一箇親字是指所親之人尊是敬賢是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此承上文說修道罔以仁矣道仁非自外至乃是人之所以生者有此身卽具此理自然有這惻怛慈愛的意思所以說仁者人也仁雖無所不愛然必先愛其所親然後可以推愛於人故以親親爲大有仁

月達直解

中庸卷

三

必有義義是事理之當然者人具此理於那事物之來自能分別其所當然所以說義者宜也義雖無所不宜然必尊敬那有德之人然後可以講明道理而施無不當故以尊賢爲大然這親親中間又有不同如在父母則當孝敬在宗族則當和睦自有箇降殺尊賢中間也有不同如大賢則當爲師傅小賢則當爲朋友自有箇等級這降殺等級都是天理節文中生發出來

的所以說禮所生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是通達道是道理昆弟卽是兄弟德是所得於天之理一是指誠而言孔子說天下之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的有三件五者何一曰君臣二曰父

日達直解

中庸卷

三

子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朋友之交君臣則主於義父子則主於親夫婦則主於別兄弟則主於序朋友則主於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的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所以知此道仁所以體此道勇所以強此道這三件是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得的所以說天下之達德也大達道固必待達德而行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

是一誠而已能誠則知爲實知仁爲實仁  
勇爲實勇而達道自無不行苟一有不誠  
則私欲得以間之而德非其德矣其如達  
道何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這三箇知字都說知那達道三箇行字都  
說行那達道困是困苦利是貪利孔子說

中庸章句

中庸卷三

三

人性皆善而氣質則有不同以知而言或  
有生而自能知的或有學而後能知的或  
有困苦其心發憤強求而後能知的這三  
等人聞道雖有早晚然到那用力之久豁  
然貫通處都是一般不知孰爲生知而孰  
爲學知困知也以行而言或有不必用力  
安然自能行的或有真知篤好如貪利而  
行的或有極力勉強而行的這三等人行  
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成了功效

時都是一般不知孰爲安行而孰爲利行  
勉行也可見達道人皆可能君子但當自  
勉而不必論其氣質之高下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  
家矣

斯字解作此字三者指上文二近而言孔  
子說修身以道而知仁勇之德則所以行  
此道者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恥足

中庸章句

中庸卷三

三

以近之便可以入那達德行那達道而修  
身之理不外是矣然在我的道理即是在  
人的道理既知所以修身則所以治人而  
使之盡其道者即此而在故曰知所以修  
身則知所以治人然一箇人的道理即是  
千萬人的道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  
天下國家而使之皆盡其道者即此而在  
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  
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這一節是說九經的效驗道即是達道諸  
父是伯父叔父昆弟即是兄弟眩字解做  
迷字孔子說人君能修了自家的身則道  
有諸已自可爲百姓每的觀法故曰修身  
則道立能尊敬那有德之人便能將義理  
件件都講明了自然無有疑惑故曰尊賢  
則不惑能親愛那同姓宗族則爲伯父叔

日學直講

卷之五

五

父的爲兄弟的都得其歡心自然無所怨  
恨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能敬禮那  
大臣則信任專一無所間隔臨大事決大  
議皆有所資而不至於迷眩故曰敬大臣  
則不眩能體悉那羣臣則爲士者都感恩  
圖報盡心盡力以急公家之務故曰體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譴遠色  
遠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這一節是言九經之事孔子說人君不肯  
檢束樂於放縱其身便不修了故必齊明  
其志慮整肅其衣冠凡非禮之事不去動  
作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而身無不  
修矣故曰所以修身也譴佞的人巧言令  
色顛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美好的女色  
與夫寶貨財物最能移人的心志人君若  
喜好他便不能敬賢了故必屏去那譴邪  
疎遠那女色輕賤那貨財只是一意貴重  
那有德之人如此然後賢者纔肯樂爲之  
用故曰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感恩  
禮寡薄故必尊其爵位重其俸祿其所好  
的其所惡的都與之同而不肯違拂如此  
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故曰所以勸親親  
也做大臣的若教他親理庶務便失了大  
體故必多設官屬足任他的使令如此然

日學直講

卷之五

五



後大臣得以從容論道經濟天下的大事  
故曰所以勸大臣也做羣臣的若待他不  
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肯盡心若養他不厚  
則自贍不暇而不肯盡力故必待之以忠  
信開心見誠不去猜疑他養之以重祿使  
他父母妻子皆有所仰賴如此然後羣臣  
纔肯盡心盡力報效朝廷故曰所以勸士  
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皇極經世

中庸

手

這是結上文說凡爲天下國家有這九件  
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驗固各不同然其  
所以行之者只是一件一者何不過曰誠  
而已蓋誠者真寔無妄之謂天下之事必  
須誠寔乃能有成若果存的是寔心行的  
是寔事則那九經便都舉了效驗便都得  
了天下國家自然平治若或偽而不寔則  
雖有那九經的名目做下許多形迹到底  
只是虛文如何治得天下國家故曰所以

行之者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

這一節是推言素定的意思獲字解做得  
字孔子說在下位的若要治民必須得了  
君上的心纔好若不得君上之心則無以

皇極經世

中庸

手

安其位而行其志那百姓如何治得此可  
見獲上爲治民之先務也然要獲上自有  
箇道理不在乎諛說以取容亦惟取信於  
朋友而已若朋友不相信則志行不孚名  
譽不著在上的人何由知得此可見信友  
爲獲上之先務也然要信友也有箇道理  
不在乎要結以取名亦惟孝順其親而已  
若自家的父母不能孝順則根本已虧不  
可以爲人那朋友誰肯信他此可見順親

爲信友之先務也然要順親又有個道理  
不在乎阿意曲從亦惟誠身而已若反求  
諸身未能真誠而無妄則外有孝親之處  
文內無孝親之定心豈能順得父母此可  
見誠身爲順親之先務也然要誠身又有  
個道理不外乎襲取強爲亦惟明善而已  
若未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  
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  
惡臭豈能誠得自家的身此可見明善爲

誠身之先務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誠上文誠身而言從容是自然的意思  
擇是揀擇固是堅固執是執守孔子說明  
善固可以誠身然誠之爲道又有天人之  
別蓋理之在人真寔無妄所謂誠也這是  
天與人的道理本來如此非有所作爲而

中庸

卷下

三

然故曰天之道也若夫未能真寔無妄而  
用力以求到那真寔無妄的去處所謂誠  
之者也這是人事所當然者不如此則不  
可以爲人矣故曰人之道也然誠何以爲  
天道蓋誠者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而於道  
無不中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  
得此乃從容合道的聖人得於天者無所  
假於人也所以爲天道也誠之者何以爲  
人道蓋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辨別  
衆理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堅守其  
善以誠身此乃用力修爲的賢人盡人以  
合天也所以爲人道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  
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  
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譬如舍字一般是止  
了的意思孔子說學問思辨篤行固是誠

之者之事然資之不若人者未可容易而成必是寔有志氣實下功夫然後乃可成也故有不學則已學則必求其能若不能不止也有不同則已問則必求其知若有不知不止也有不思則已思則必求其得若有不得不止也有不辨則已辨則必求其明若有不明不止也有不行則已行則必求其篤若有不篤不止也如他人一遍就能了自己必下百遍的功夫他人十遍就能了自己必下千遍的功夫百倍於人務求能而後已這是困知勉行者如此所謂勇之事也

白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誠是德之在我者無不實明是理之在事者無不知子思說人之於道有誠而明者有明而誠者自夫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便是誠

而明這是聖人之德天性本來有的所以謂之性性即天之道也自夫先盡學問之功以明善而後能寔其善便是明而誠這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的所以謂之教教即人之道也夫誠明與明誠雖有天道人道之異然德無不實者自然無有不明先明乎善者也可到那誠的地步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又何有彼此之分哉

其大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其大是說賢人以下誠有未至的人致是推極曲是善之一偏蓋常人之心雖爲物欲所蔽然良心未曾泯滅必有一端發見的去處若能就此推致將去使充滿其量而無一毫之不善這便是致曲形是形見於外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是感動變是變化是渾化子思說天下至誠固能盡

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而收參贊之功矣  
其次賢人以下不能如此却當何如用功  
蓋必由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使各  
造其極而無一念之不善曲無不致則德  
無不寔而能有誠矣誠則必然形見於外  
形則自然顯著著則愈見光明其見於外  
者有以極其盛也明則自能感動乎人動  
則必將改變其不善以從吾之善變則久  
而渾化無形迹之可見其感乎人者有以  
極其淡也然這化豈是容易能的惟是天  
下至誠總能到個化的去處今致曲也至  
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蓋誠而形  
著且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明而動變且  
化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  
中矣雖由致曲而入及其成功則一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  
成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是寔理道是人所當行之道物是事物

子思說寔寔無妄之謂誠這誠是人所以  
成就自家的道理如寔心盡孝便成其爲  
子寔心盡忠便成其爲臣非有假於外也  
故曰自成體是誠而見於人倫之間所謂  
道也這道是人所當自行的如在父子則  
當自行其親在君臣則當自行其義非有  
與於人也故曰自道然何以見得蓋天下  
之物莫不有個終始其終也都是寔理爲  
之歸結其始也都是寔理爲之發端是誠  
爲物之終始而莫能外焉者也人若不誠  
則雖有所爲到底只是虛文也與無物一  
般所以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而擇善固執  
以求到寔寔之地也若然則能有以自成  
而道亦無不行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  
遠則博博厚則高明  
至誠是誠之至而無以加息是間斷久是  
當於中徵是驗於外悠是悠長遠是久遠

博是廣博厚是濃厚高是高大明是光明  
子思說聖人之德極其真寔而無一毫之  
虛假則純然天理私欲不得以間之自無  
有於止息矣既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  
之運而能常於中既能久則必顯設於功  
業而有驗於外矣既由久而徵則其徵也  
必將悠長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既悠遠  
則積累之至教化漸被於海宇德澤浹洽  
於人心自廣博而濃厚矣既博厚則發越  
之盛巍乎成功而格於上下煥乎文章而  
被於四表自高大而光明矣蓋至誠者功  
業之本而功業者至誠之用未有本既盛  
而用有不盛者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

上文旣言聖人之功用同乎天地此則言  
天地之道以見其所以同也貳是參雜不  
貳謂誠一而無參雜也測是測度子思說

天地之道雖大然可以一言包括而盡一  
言者何曰誠而已蓋天地之爲物寔理運  
行更無參雜惟其不貳也所以能常久不  
息化生萬物其出無窮不可得而測度也  
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久而徵也可知  
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之道惟其誠也是以地則極其廣博  
極其懷厚天則極其高大極其光明其博  
厚高明者又極其悠長極其久遠而不可  
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博厚高明  
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命卽是天道於  
是贊歎之辭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不已  
是無止息顯是顯著不顯譬如說豈不顯

著一般文王是周文王以其功業顯著故  
稱爲文王純是不雜子思說詩人歎息說  
維天道之運行幽深玄遠而無有止息這  
是說天之所以爲天者正以其無止息也  
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爲天  
乎詩人又歎息說文王豈不顯著乎其德  
純一而不雜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爲文者  
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然則積之不定發  
之無本將何以爲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

中庸章句

卷之三

聖

文王說純豈是文王與天有不同處蓋天  
固無有止息文王之德之純也沒有個止  
息文王與天一也這純卽是至誠這不已  
卽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天功  
用配乎天地可知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是說修德凝道的功夫尊是恭敬奉持  
的意思德性是吾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

由問是詢問學是講學致是推極廣大高  
明都說心之本體精微是理之精細微妙  
處溫是溫習故是舊所知者敦是敦篤厚  
是舊所能者崇是積累的意思禮是天理  
之節文子思說君子若要凝道固非淺陋  
之胸次粗畧之識見所可能也必於那所  
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保守之而不致  
失又必於那古今的事變審問博學務有  
以窮其理而無遺這便是修德凝道的綱

中庸章句

卷之三

聖

領然非可以一端盡也心體本自廣大有  
以蔽之則狹小矣故必致其廣大而不使  
有一毫私意之蔽又必於事物之理有以  
辨析其精微之極而廣大者不流於疎濶  
也心體本自高明有以累之則卑污矣故  
必極其高明而不使有一毫私欲之累又  
必於行事之際務循乎中正平常之道而  
高明者不騖於虛遠也於舊所知者則溫  
習之而涵泳之味淡然義理無窮又必於

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也於舊所能  
者則敦篤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  
又必於敦厚之外而日謹其所未謹也凡  
此都是尊德性道問學之事君子能盡乎  
此則德無不修而道無不凝者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這是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爲下不倍の  
意思是昏愚無德の人賤是卑賤無位

中庸章句

卷之三

聖

の人反是復裁是禍孔子說昏愚の人不  
可自用却好執一己之見而妄作卑賤の  
人不可自專却好逞一己之智而僭爲生  
乎今世自當守今世の法度却要復行前  
代の古道似這等人越理犯分必爲王法  
所不容而身不能保矣故曰裁及其身者  
也然則爲下者焉可倍上也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禮樂皆是  
爲治之具禮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樂所  
以感天地而和人心者也子思說作禮樂  
以治天下者必有其本而後可若雖有天  
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人品凡庸而無  
制作之本必不敢輕易作那禮樂亦必有  
其權而後可若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  
之位則名分卑下而無制作之權也不敢  
擅自作那禮樂蓋無德而作便是恩而自

中庸章句

卷之三

聖

用無位而作便是賤而自專必是聖人在  
天子之位然後可以當制作之任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天下是興王而君主天下者三重即議  
禮制度考文以其爲至重之事故曰三重  
寡是少過是過失子思說王天下の君子  
有這議禮制度考文三者重大之事則可  
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  
民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

不殊俗人人爲善自然少有過失故曰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微是考證尊是尊位子思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居其位而又當其時者也如時王以前達而在上者其禮雖善然世遠而莫可考證也無微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以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

中庸

卷三

四

聖人窮而在下者雖善於禮然身微而非有尊位也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故三重之道惟當世之聖人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乃可行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上文旣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此則言其盡善之由也子思說鬼神是至幽的何以能

質之而無疑蓋天之理鬼神盡之矣若不

能知天之理則其制作都是人爲之私何以通得鬼神君子窮理至命而於天道之本然者然契而無間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屈伸動靜之機鬼神雖幽自可質之而無疑也後聖是至遠的何以能俟之而不惑蓋人之理聖人盡之矣若不能知人之理則其制作不過一偏之見何以合得後聖君子知性盡心而於人心所同然者

中庸

卷三

五

洞徹而無疑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得乎達道達德之寔後聖雖遠自可俟之而不惑也可見心必通乎性命總可以與禮樂學必貫乎天人總可以言經濟苟非識趣之高明則亦何可以語此哉

詩六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詩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憎惡射是厭射夙是蚤永是長終是終久譽是名譽蚤是



也哉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並字解做同字育是生育害是侵害四時  
日月流行處卽是道悖是相反的意思小  
德是天地之用就發散處說川是水大德  
是天地之體就總括處說敦是厚化是化  
生的道理子思說天覆地載萬物同生於  
其間宜其相害矣然大者大小者小各止

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之同行宜其  
相悖矣然一寒一暑一晝一夜各循其序  
而不相違悖矣夫同者難於異也而乃不  
害不悖者何益天地有小德焉乃其用之  
發散處物各付物如水之流脉絡分明而  
其往不息此所以不害不悖也異者難於  
同也而乃並育並行者何益天地有大德  
焉乃其體之總括處元氣之根本敦厚盛  
大而生生化化其出無窮此所以並育並  
行也有小德以爲用有大德以爲體天地  
之所以爲大者正在於此然則聖人之祖  
述憲章上律下襲其用則泛應曲當其體  
則一理渾然亦何以異於是哉此聖人之  
所以爲大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  
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溥是周徧博是廣淵淵泉是靜濶有本的  
意思時出是以時發見於外淵是水之濶

處子思說天下至聖有聰明睿知之資具  
仁義禮知之德其充積之盛則周徧廣闊  
備萬物之理而不可以限量也靜深有本  
涵萬化之原而不可以測度也惟有體之  
存故有用之發時當有臨則聰明睿知之  
德出焉時當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則仁義  
禮知之德出焉隨事順理而應接不窮也  
然積之盛者何物可狀出之時者何處可  
驗蓋溥博莫如天這聖德之溥博就如天  
之溥博一般淵泉莫如淵這聖德之淵泉  
就如淵之淵泉一般由是見而為容貌百  
姓每都欽敬他無敢侮慢者發而為言百  
姓每都尊信他無敢違疑者行而為事百  
姓每都喜悅他無敢怨惡者夫如天如淵  
則充積之極盛可知然非發見之當可則  
亦豈能使民敬信且悅之至是哉所謂溥  
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蓋如此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中庸章句

中庸卷三

哭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這是子思發明至誠功用出於自然的意  
思天下至誠是聖人之德極其真寔而天  
下莫能加也經綸皆是治絲之事經是理  
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  
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  
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倚是倚靠的  
意思子思說獨是天下至誠之聖人德極  
其寔而無偽妄之雜故能於那五品之人  
倫理其緒而分之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皆有次序而不亂比其類而合之如君臣  
便能盡義之理父子便能盡親之理皆相  
聯屬而不乖以至兄弟夫婦朋友無不盡  
其當然之寔而天下後世皆以為法這便  
是經綸天下之大經其於所性仁義禮知  
之全體渾然完具無一毫人欲之累而凡  
所以應事接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  
莫不包括於中這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其

中庸章句

中庸卷三

哭

仁義禮知之德與天地元亨利貞之理脗合而無間故自洞徹而無疑非但間見之知而已這便是知天地之化育然經綸立本知化功用之大如此乃是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何曾有所倚靠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子思發明至誠之功用如此可謂曲盡而無遺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開然而日章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既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也衣是著錦是五彩織成的錦衣尚是加絀是渾衣間然是潛晦的意思的然是用心表見的意思子思說詩人有言服錦繡華美之衣而加一絀衣蓋蔽於上者爲何蓋

錦衣文彩太著故必蓋之以渾衣者乃是惡其文彩之太著也所以君子的道理間然潛晦有善惟恐人知然實德在中自不能藏而日見其章顯也小人的道理的然用心以表見其長然發露大甚寔德不繼而日漸至於消亡也然所謂闢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君子之道外若淡素其中自有義味而不可厭外若簡畧其中自有文彩而不可掩外若溫和其中自有條理而不可亂這是君子爲己之心如此然使不知所謹則亦何以盡下學之功而充是心以成德乎故又知夫遠處之是非由近處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由自家之邪正念慮之隱微必見於事爲之昭著既知乎此則知吾心發動之幾寔萬事萬物之根本而所當謹者正在於此然後能自此謹之而盡下學之功以馴至乎聖人之地也故曰可與入德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勦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看視室是房室尚是庶幾愧是羞愧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之處也子思說不疚無惡是省察之事然猶待動而後謹未見其功之密也大雅抑之詩有云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之處未與物接不可便怠忽了尚當操存此心使其無有愧怍詩之所言如此可見

日進直講

中庸卷二

至

靜之不可不謹也是以君子不待動作之時總去敬慎雖不動時其心已敬慎了不待發言之時總去誠信雖不言時其心已誠信了蓋所謂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必如此而後可以不愧於屋漏也君子爲己之功其密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爲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顯是顯著不顯惟德

言其德之幽微玄遠而無形迹之可見也

百辟是天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恭是

敬篤恭言其敬之篤厚而不顯也子思說

君子雖有靜存動察之功其德猶未至也

雖有民勸民威之效其化猶未廣也烈文

之詩有云天子德極其至幽微玄遠無形

迹之可見而天下諸侯皆以爲法詩之所

言如此可見德愈盛而效愈遠也是故君

子由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於敬其

日進直講

中庸卷三

至

心既無一念之不敬而其念亦無一毫之不敬蓋天理渾全淵然深厚而不可窺測所謂德之不顯者也由是至德薰蒸百姓無不感化而天下平矣這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如此

二卷終

日進直講

新鄭高

拱著

曾孫有聞重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溫不亦君子乎

學是學聖賢之所爲致知力行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說是喜悅朋是朋友樂是歡樂愠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之人孔子說人之爲學常難進而不悅者

日進直講

論語

一

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其意趣也若既學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理浹洽中心自然喜好而其進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說乎然學有諸已人必從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則相與者皆天下之英才而吾道之傳爲益廣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夫人知而來同樂矣如其不然而遂有不樂者焉則猶有近名之累未

爲德之成也故雖名譽不著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畧無一毫含怒之意則是其心純乎爲已而不涉於人其學誠有所得而不假於外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由說之不已遂至於樂而成德如此則夫時習之功學者其可以不勉哉

日進直講

論語

二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是干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鬪的事務是專力本是根本道是道理生是生發爲仁譬如說行仁一般有子說人皆有至親之倫親長是也有至真切之心孝弟是也人惟失其真切之心而薄其所親於是不和不順將背戾而無不至矣若其爲人也善事父母而能孝善

事兄長而能弟則其心常和順心既和順則自不至於背戾凡在上之人必能順事若好去干犯他斷然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也小既不爲却好作那悖逆爭鬪大不順的事斷然其無有也夫以犯亂之不作皆由於孝弟如此可以知事之有本矣所以君子於天下之事不泛焉以求之只於那根本所在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道理自然生發出來譬如樹之有根而枝葉

無不暢茂者也本之當務如此若吾前所謂孝弟也者其乃爲仁之本與何也仁是心之德愛之理凡事親事兄事君事長仁民愛物皆仁之用固不止孝弟之一事也然人惟孝弟則自無犯上作亂之事可見愛敬之施此其根底由是克之則事君便能忠事長便能敬便能仁民便能愛物而仁不可勝用矣豈非爲仁之本乎若人能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蓋學莫大於求

仁而仁莫先於孝弟故有子而以示人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鮮是少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色皆心之符所關甚大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乃務爲甘美之言遷就是非便利滑澤而使聽之者喜便是巧言務爲卑諂之色委順側媚迎合承人意而使見之者悅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

少矣何也仁乃天理之在人心者也人必篤寔正大而後此心可存天理不失今乃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心必不能存而天理之斷喪多矣豈不鮮仁矣乎是人也不止喪德於已而寔有害於人人主尤宜痛絕之何也巧言令色之人最能窺伺奉順使人主喜之而不自覺既喜之而不自覺則遂能暗投微中以移人主之意於是傾陷正人變亂國是甚至於覆人之邦者有

之而人主墮其計中不見其跡猶反以爲忠而不能捨也所以堯舜至聖尚畏巧言令色孔壬況其他乎故曰人主猶宜痛絕之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千乘是諸侯之國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者也孔子說治國最難而國之大者尤難若治那百里的大國有五件要

自漢章帝

論語卷五

五

道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幾若一時不謹或以貽千百年之憂若一念不謹或以致千萬人之禍故必翼翼小心事無大小皆須敬慎而不敢乘以輕易苟且之心則所處皆當自無有於敗事也其一要信蓋鄰國之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若號令不信則人不遵守故必誠實不貳凡出言行事內外如一而不敢雜以猜疑虛假之意則人皆用情自無有於欺罔也其

一要節用蓋國以財爲命若不節用豈能常給乎故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糜祿不急的興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節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貨財恒足雖有水旱之災軍旅之費亦不至於匱乏也其一要愛人蓋國以民爲本若不愛人豈能無怨乎故必民之所好也去好他民之所惡也去惡他保之如子惟恐有以傷之而不得其所則民心固結自將愛其君如父母護其君如腹心而不至於背叛也其一要使民以時蓋春夏秋皆是務農之時若妨其時則作田者無以自盡而公私皆不得其利矣故凡造作營建舉兵動衆不得已而爲者必待那農功已畢之後纔去使他則生之者衆爲之者寡而五穀不可勝食也這五件是治國的要道人君若能行此豈止千乘之國雖於治天下何有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自漢章帝

論語卷五

六

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箇賢字解做好字下一箇賢字是指有德之人易是移易是盡致身譬如說委棄其身一般言不有其身也子夏說人都有好賢的心但不能着定去好若能移那好色的心去好賢總是誠於好賢者也人皆事其父母但不能着實去事若能供爲子之

日蓮直解

古書

七

職竭盡其力而無遺總是誠於事親者也事君不可不忠必委致其身雖舍生而不顧則事君盡其誠矣交友不可不信必言語真實雖久遠而不忘則交友盡其誠矣人而能是四者若非生質之美必是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何也學所以明人倫也使其未學則豈能厚於人倫如是乎可見古人之學皆用力於身心根本之地而非在於言語文字

之間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是孔子弟子姓曾名參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歿追是追思遠是久遠曾子說人倫以親爲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於送終則以親爲既死也而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又至於歲時既遠則思念之心而祭祀之禮不能盡誠者多矣此皆人心之薄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也若爲上者能謹慎於親終之時不徒哀而已也而每事盡禮不使少有他日之悔追思於久遠之後不徒祭而已也而致其誠敬不敢少有怠玩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百姓自然感化喪也盡其禮祭也盡其誠而其德亦歸於厚也此可見孝者人心所同而君者百姓之表欲化民者不可不知所以自盡也哉

子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

日蓮直解

古書

八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語辭其諸是語辭異是不同人是他人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問知這一國的政事果是大子訪問於人求之而得聞與抑是國君來告與之而得聞與子貢答說夫子

禮記

卷三

九

所以得聞政者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時君自然來與蓋夫子盛德積中而光輝自發於外和平敦厚是其溫平易正直是其良端莊敬慎是其恭節制而不放肆是其儉謙遜而不亢傲是其讓有這五者德容之盛見之者可知其爲聖人也所以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而夫子因得以聞其政也這是夫子之求如此乃聖德之自致豈若他人之求必待訪問於人

而後得之者與夫異乎人之求既不是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也不是與夫子之問政者蓋如此非子貢其孰能推明之至此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此字卽指和而言小大是小事大事有子說禮所以辨天下

禮記

卷三

十

之名分使等級降殺截然而不可違越其禮雖是至嚴然其爲用必和順從容無勉强睽離之意乃爲可貴如君尊臣卑其禮嚴矣必情意相通而後不失之隔如父父子立其禮嚴矣必敬愛浹洽而後不失之乖其他諸事莫不皆然此乃禮之本意所以爲貴者也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也此其禮所以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大而綱常

倫理之際皆由於和而莫有能外焉者矣  
則禮之以和爲貴也豈不信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  
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是約信義是理之所宜復是踐言恭是  
恭敬禮是天理之節文因字譬如依字一  
貫是依倚人的意思其親是有道義可親  
近之人宗是至有子說天下之事必須謹  
慎於始而後可以善其終如與人約信本

中庸章句

卷之十

十一

要踐言但所約者不合於理行不將去則  
言不能踐矣若與人約信皆合乎天理之  
宜而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  
見之於行而自不至於失信故曰信近于  
義言可復也敬人本要遠於恥辱但任意  
爲之無有禮節則太過者人必以爲屈不  
及者人必以爲簡而恥辱不能免矣若致  
敬於人無過不及皆合乎天理之節文則  
人既不以爲卑屈而輕之又不足以爲簡傲

而惡之而愧恥羞辱自然可免故曰恭近  
于禮遠恥辱也依倚個人本要靠他爲主  
但所依的不是好人他日如何靠得若所  
依者不失其爲有道義可親近之人則今  
日之所交者他日必然倚靠得亦可以宗  
而主之矣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可  
見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  
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  
自失之悔者矣

中庸章句

卷之十

十二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貧是無財諂是卑屈富是多財驕是矜肆  
可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安樂好  
禮是好循天理而每事皆有節文子貢問  
於孔子說貧者易於卑屈富者易於矜肆  
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  
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其所得爲  
何如孔子答說人之學無所得者處貧處

富多不能自守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能  
自守而學亦有所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  
其至者蓋貧而無諂是猶知有貧也未若  
貧而樂者欣然自得初不知其爲貧此豈  
無諂可及乎富而無驕是猶知有富也未  
若富而好禮者樂善循禮初不知其爲富  
此豈無驕可及乎可見義理無窮無諂之  
外又有樂無驕之外又有好禮學者必當  
勉進其所未至而不可遂安于已能者也

日進章

卷三

七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憂患孔子說君子之學專爲己而不  
爲人如上不見知于君而位不顯下不見  
知於人而名不彰此務外者之所患也君  
子則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所  
謂人不知而不愠者也若夫人有善惡而  
己不知則每以爲患焉何也不能知人是  
吾心之不明也位之所在則不能辨其孰  
爲正而所當進孰爲邪而所當退道之所

在則不能辨其孰爲是而所當從孰爲非  
而所當戒此豈非所宜患者乎夫不患人  
之不知則必無務外之事患不知人則所  
以講學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自有不能  
已者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是詩經蔽字解做蓋字思是心思無邪  
是心思之正孔子說詩之爲經凡三百篇  
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可謂多矣

日進章

卷三

十四

然惟有一句言語足以盡蓋其義而無餘  
一言者何魯頌駉篇所謂思無邪者言人  
之心思皆出於天理之正而無有人欲之  
私邪也思無邪之一言何以能蓋三百篇  
之義蓋詩篇雖多不過言人之善惡而已  
其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惡者所以  
懲創人之惡念是善者固欲使人思無邪  
惡者亦欲使人思無邪也則思無邪之一  
言豈不足以蓋三百篇之義乎學者能即

此而求之固可以守約而盡得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譬如說引道一般謂充之也德是行道而有得于心者齊是齊一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恥是羞愧格是改其不善以至于善孔子說治以刑政民固苟免而無恥矣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于躬行之寔如欲民興仁必先自盡其仁欲民興讓必先自盡其讓所謂有諸

白澤玉

卷五

五

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也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其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則有禮以齊之親疎上下都有個節文日用云爲都有個儀則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歸于一焉夫道之以德既是率人性而使之由齊之以禮又是因人情而爲之節此皆有以感化教誨乎民而非驅迫之也將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發發不止羞愧

所爲之不善抑且改之而至于善也蓋天理本在人心故有以教化之而其善自不能已者夫政刑之效但使苟免而無恥德禮之效不惟有恥而且格其不同一至于此爲人上者豈可不以德禮爲務而徒恃夫政刑也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白澤玉

卷五

六

孟懿子是魯國的大夫孝是事親之道違是違忤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卽是懿子禮是天理之節文孟懿子問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謂之孝孔子答說所謂孝者亦惟無所違忤而已矣是特啟其端而未竟其說意懿子之能再問也乃懿子不能再問而止故孔子因樊遲御車而告之曰孟孫曾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問說無違之旨果何謂也孔子答說所

謂無違者不是只能從親之令而無所違  
悖亦惟順於禮而已矣蓋人子事親心雖  
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上下貴賤各有一  
定之禮而不可有毫釐之太過不及者也  
不及則簡而不敬其親非孝也太過則僭  
而陷其親於有過亦非孝也故必生時事  
之以禮沒時葬之以禮歲時祭祀亦必以  
禮而始終一無所苟如此終是無違如此  
終可以謂之孝惜乎懿子不足以語此也

日蓮直講

卷之三

七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  
馬皆能有養不做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名個養是飲食供  
奉別是分別子游問孔子說人子事親如  
何謂之孝孔子答說子之事親固在於飲  
食供奉然必事之以禮而恭敬不敢怠忽  
然後乃可以爲孝但今世俗之所謂孝者  
只是飲食供奉便了殊不知飲食供奉豈  
止在父母上如此雖至于犬馬之賤尚須

與之飲飢須與之食一般也要養他若養  
親而敬不至與那養犬馬的何所分別然  
則世俗之所謂孝者正不足以爲孝也爲  
人子者豈可不敬其親而徒養之如犬馬  
也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門弟子惟顏子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揚  
其辭以稱之如此回是顏子的名違是違

日蓮直講

卷之三

八

疑問難愚是昏而無知退是退去省是省  
察私是私居發是發揮孔子說人之無所  
疑與不能疑者其心雖異然不必問與不  
知問者其跡則同乃如顏回者吾嘗終日  
與他說話所以教之者固非一端也回也  
只是聽受而已更無有違疑問難處卽其  
氣象就是箇昏愚無知的一般及其退去  
之時省察他私居的去處但見他一動一  
靜一語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身體力

行件件都發揮出來乃知回之不違者是其心領神會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者也夫豈真愚也哉然這不違惟是學到顏子地位纔可若領悟未如顏子則又貴于能疑而知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視是看以是爲觀是看之詳由是意之所從來者察是審察安是心所樂者焉字解

日進宜講

上論堂

九

做何字廋是匿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觀人者自有個法則蓋人之爲人非善則惡而人之爲善非誠則僞故必先看他所爲何如爲善的便是君子若爲惡則小人矣彼爲之不善者固不必言其善者或徇外而不信或矯強而不順亦未可知故又觀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意果善則已不然亦不得爲君子也彼由之不善者固不必言其善者或有所利而爲

或有所畏而爲亦未可知故又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樂于善則已不然亦不得爲君子也夫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旣以漸而致其詳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又以漸而入于密雖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縱能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縱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必不能飾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匿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人何得而匿哉

日進宜講

上論堂

十

隱也聖人論觀人之法莫詳于此人君尤所當知蓋君道莫大于用人用一君子則天下受其福用一小人則天下受其禍然知之不明則其心雖是要用君子而爲人所欺反以小人爲君子而用之其禍卒被于天下若能以聖人此言爲準則庶乎其不差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是溫習故是舊所聞新是今所得師是

師範孔子說教人必有師而師非記問之學所可爲也若能于舊所聞者時時溫習而不敢怠然義理無窮又能引伸觸長每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也夫然則學日富而理日明以其學之富者而答人之問則可以泛應而不竭以其理之明者而解人之惑則可以剖析而無遺豈不可以爲人師乎然則教人者蓋非可以徒然而已也

印達直講

上論卷三

主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是成德之人器是器皿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者也孔子說人之德有未成者雖或可用然能乎此者不兼乎彼只是一才一藝而已譬如器皿一般各自爲用而不能以相通也惟君子之人其德已備其才已全故能隨所用而皆善如用之于小則能小用之于大則能大用之于常則能守經用之於變則能行權蓋無往而不宜

也豈若器之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者乎故曰君子不器若此人者國家所當大任而不可例之于常人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徧比是偏黨都是與人親厚的意思孔子說君子小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與人親厚亦不同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如一家視衆人如一身理所當愛者皆有以愛之而不必其附乎已恩所當施者卽有以施之而不必其求于已是其與人親厚普徧而無偏黨之私此其所以爲君子也至于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氣類之相投而任情以爲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爲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而無普徧之公此其所以爲小人也是則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觀人者卽此而求

印達直講

上論卷三

主

之則其人可得而識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專治異端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之徒與今之佛家道家皆是害是傷害孔子說聖人之道是天下的正道其倫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事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民物之所以得所世道之所以太平皆賴乎此至于異端以非理爲教正與聖人之道相反而不容並

日蓮寺

論語

子

立者也人若崇尚乎此專治而欲精其術必然廢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的倫理必然壞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民物必然不得所世道必然不太平其爲傷害豈不大乎所以聖人崇正學而闢異端蓋爲此也

子張學于蘇子曰多聞闢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闢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子是求祿是做官的俸祿疑是所未信者尤是人來罪責殆是所未安者悔是自家追悔在其中是不求而自至之辭昔者子張爲學以干求俸祿爲意孔子教他說君子之學但當求其在己不可要其在人若能多問天下之理以爲言之資其中有未信者姑闕之而不敢言其餘之已信者又慎言之而不敢輕忽則言皆當理人自不來罪責豈

日蓮寺

論語

子

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行之資其中有未安者姑闕之而不敢行其餘之已安者又慎行之而不敢怠肆則行皆當理自將慊于心而無愧怍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個有德的賢人名譽著聞將必有舉而用之者故雖不求俸祿而俸祿自在其中矣然則學求爲己固未嘗不得祿也又何必屑屑祿要其在人哉

子張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盡

心而不欺勸是勸勉莊是端莊孝是孝于

親慈是慈于衆季康子問于孔子說爲人

上者若要使民敬我而不敢慢忠我而不

敢欺勸于善而不敢爲惡其道何如孔子

答說爲民上者不可要諸在人只當盡其

在我誠能于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有

惰慢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自敬我矣

日蓮五章

上卷

五

孝以事親而無有悖違慈以使衆而無有

殘刻則其德既足以爲民之表而其恩又

足以結民之心民自忠我矣善者舉而用

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者教誨使他爲善

不肯輕于棄絕則善者益進而不怠不能

者亦將勉強企及而無有不勸者矣是則

季康子之問專求諸民孔子之答專求諸

已蓋人同此理吾能自盡其理而人豈有

不感化者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

無輓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之車輓是輓

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兵車

乘車輓是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孔子

說信是立心的根本處事的權與人若無

信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

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輓輓而後可行也

若大車無輓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輓則無

日蓮五章

下卷

五

以駕馬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則

言語無定人皆賤惡在家不能行于家在

國不能行于國就是那大車無輓小車無

輓一般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然則人而

無信吾誠不知其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鬼是鬼神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謂

是求媚的意思勇是勇敢孔子說人于當

祭的鬼神祭之可也若不當祭的鬼神却

去祭他這是心有所媚以求非分之福譬  
如趨勢的小人非禮奉承希圖進用一般  
豈不謂之諂乎人於義之所在不知而不  
爲猶之可也若真見其爲天理之所當爲  
者却不去爲這是委靡偷惰志不能帥氣  
的人豈得謂之勇乎此可見人但當用力  
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  
知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  
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是魯國的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  
雍是詩之篇名徹是徹饌蓋天子祭畢之  
時歌雍詩以徹饌也相是助祭辟公是諸  
侯穆穆是幽淡玄遠的意思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說話奚字解做何  
字昔者三家祭祖先之時歌雍詩以徹饌  
蓋借用天子之禮也孔子譏之說雍詩中  
有云天子宗廟之祭助祭的是列國的諸

侯天子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淡玄遠而  
不可測蓋本天子之事故于徹饌歌之道  
其寔也今三家之堂果有辟公之相助乎  
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  
此義而歌之於堂乎是不惟借妄可惡而  
其無謂亦甚矣蓋禮所以辨上下之分最  
不可僭若人臣而敢借用君上之禮則妄  
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奪之禍必自此起孔  
子之譏三家蓋所以爲人臣之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心之德禮是以心之敬而形見于玉  
帛威儀樂是以心之和而發揚于聲音舞  
路如禮何如樂何譬如說無奈他何一般  
言禮樂不爲之用也孔子說仁具于心而  
爲禮樂之本必得其本然後禮樂乃爲之  
用蓋禮主于敬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  
不能敬禮之本失矣雖有玉帛之陳設威  
儀之周旋不過虛文而已禮豈爲之用乎

故曰如禮何樂主于和人而不仁則其心  
鄙詐而不能和樂之本失矣雖有鐘鼓以  
爲聲羽于以爲舞不過虛器而已樂豈爲  
之用乎故曰如樂何可見禮樂非自外至  
而用禮樂者不可不求諸心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昔者春秋之時君弱臣強上下陵替故孔  
子傷歎如此夷狄是王化之外無禮樂教  
化的去處諸夏是中國諸字解做衆字夏

通直解

去聲

无

字解做大字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  
諸夏亡字卽是有無的無字孔子說中國  
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  
亂也今夷狄之國在上的統領其下在下  
的順從其上尚且有個君長到不似我中  
國君弱臣強諸侯脇天子者有之陪臣專  
國政者有之恣爲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  
夫以中國同於夷狄猶且不可况反不如  
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  
飲其爭也君子

爭是爭競射是射箭升是升堂飲是飲酒  
孔子說君子與人恭遜無有爭競若說有  
爭其惟射之事乎蓋射有中者有不中者  
中有多者有少者勝負相較是亦爭也但  
其爭有異乎人者如未射之時則三揖三  
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則相揖而降以俟  
衆稱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

通直解

去聲

子

以示罰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較  
然自始至終雍容揖遜自是君子之爭非  
若小人角力之爭也夫以射終有爭而其  
爭又如此則君子之無所爭可知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如此祭是祭  
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  
孔子平日的言語門人說祭以誠爲主而  
人則不能惟吾夫子祭先祖時孝心純

篤就是先祖在上一級祭外神時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一級此非真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也觀其平日曾說吾之于祭必親行之乃憚于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卽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禮

卷一

至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之的也主皮是主於穿其皮革以見有力射不主皮是鄉射禮中一句說話科字解做等字孔子說鄉射禮有云射以觀德但能中的便是不必穿其皮革然後爲能也所以然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其等不同若必主皮則惟强者能之而弱者必不能矣此所以不主皮也然這道理乃是古人行的蓋古人尚德而不尚力故其射不主皮今周衰禮

廢列國兵爭惟以強力爲尚雖鄉射亦主其革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歎哉這是孔子傷今思古的意思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是以敬謹之心而形見於儀文乃理之當然者也諂是求媚的意思孔子說君臣之分天下之大義所在臣之事君當極其敬謹而不可有一毫之怠忽乃所謂禮也我之事君凡事敬謹而不敢有所怠忽亦

射禮

卷一

至

惟盡其禮之當然者耳而非有所加也時人不知乃以爲有所求媚而狀此豈惟不知我抑豈知事君之禮乎這是孔子之言如此然盡禮與諂其寔不同亦有相似正人盡禮邪人以爲諂邪人諂媚却又自以爲盡禮人君于此必須明辨蓋正人事君都是寔心其禮雖恭然自有正直的意思在國有利害便去擔當君有過失便去規諫止知有君而不知有身邪人事君都是

假意其禮雖恭然寔藏着不忠的心國有利害百方推避君有過失阿意順從止知有身而不顧其君若辨之不明盡禮者疑其爲諂諂者謂爲盡禮則正人無以自見邪人得遂其計天下之事未有不壞者矣

子曰闔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闔雎是詩經第一篇昔者文王得后妃之賢以爲內助詩人因叙其既得之樂與夫未得之憂是爲闔雎之詩淫是樂之過而

樂正典

卷之三

三

失其正傷是哀之過而害於和孔子說闔雎之詩詠文王之求后妃也其既得也則樂以鐘鼓友以琴瑟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此樂也樂雖盛何常過而失其正乎其未得也則輾轉反側寤寐思服其哀可謂淡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此哀也哀雖淡何嘗過

而害於和乎闔雎之詩如此學者當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是魯君祖是爲壇以祭地者宰我是孔子的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戰栗是恐懼的模樣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其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咎是罪責哀公問於宰我

禮運章句

卷之三

三

說有國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知其義何如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之社則以松樹殷人之社則以柏樹周人之社則以栗樹然所以用栗樹者取於戰栗之義蓋戮人必於社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以報其功乃立社之本義至於所栽的樹木乃是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于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既爲謬妄又啓魯君殺伐之心故夫子問

而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猶可說而教之也若既成者說之何益事之未遂者猶可諫而止之也若既遂者諫之何益事之未往者猶可咎而罪之也若既往者咎之何益今汝妄對于哀公是事之已成已遂而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夫子以爲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而使之知謹于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是齊國的大夫器是人之局量規模儉是儉約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做兼字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是屏塞是遮蔽好是宴會玷是放酒杯的臺子獻酬飲畢必反酒杯于此故謂之反玷孰字解做誰字背

者管仲爲齊大夫能以其國富強當時皆稱其賢然不知其皆私意小智之爲而非大人之事業也故孔子譏之曰管仲之爲人局量褊淺規模卑狹而未聞聖賢大學之道其爲器也豈不小哉或人不知孔子之意乃從而疑之曰儉約的人多類器小夫子以管仲爲器小者豈以其儉約而然歟孔子答說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之所又多設官屬每事必用一人而不相兼攝其侈肆如此安得爲儉約乎或人又從而疑之曰知禮的人每事備具不肯苟簡然則管仲之不儉者豈以其知禮而然歟孔子答說禮莫大于分臣之于君不可有一毫僭妄者也今惟邦君得設屏于門以蔽內外管氏乃亦設屏于門以蔽內外惟邦君爲兩國的宴會有反爵之玷管氏乃亦有反爵之玷以大夫而僭用諸侯之禮如此其不知禮也亦甚矣使管氏而謂

之知禮則天下誰爲不知禮者乎蓋孔子雖未明言管仲之所以器小然卽此二事觀之其爲器小可知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敔如也釋如也以成

語是告語魯是魯國太師是掌樂之官始是初翕是合從是放敔是明釋是相續不絕成是樂之一終孔子昔魯太師以作樂之道說作樂有節奏之妙不可以不知也

日建直講

上論卷三

三

蓋樂有五音十二律苟有一之不全不足以爲樂故樂之初作必音律齊鳴而翕然其合然有一之不和亦不足以爲樂故樂之既放必音律諧暢而純然其和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音而敔然其明白敔則易至於間斷又必五音相爲起伏而釋狀其連續夫翕合之中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乃爲樂之一終也所謂

樂其可知者如此汝太師豈可以不知乎蓋感人心者莫大乎樂所係至重故孔子教魯太師以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口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衛邑封人是掌封疆之官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警人的器具金口木舌如今之鈴是也古者

日建直講

上論卷三

三

人君施救之時必振木鐸以警衆昔者孔子至於衛邑其掌封疆之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夙心凡賢人君子來到此地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斯獨不容我一見乎從者以其求見之誠乃爲之引見於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乃謂門人曰夫子之失位去國固其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以此爲憂乎蓋今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世無終亂之理亂

極必當復治我觀夫子之道德同撥亂反  
治之人也天生之於此時豈是偶然必將  
使之得位設教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  
管束的木鐸一般夫豈久於不遇也哉封  
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固知其深有  
所感然聖人盛德感人之深亦可見矣  
予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盡是極

樂章

上卷

完

盡美是盛美善是美之實孔子說帝王之  
典皆有樂以彰德象功以舜言之其功則  
紹堯政治其德則出於性成其有天下則  
由於揖遜故其所作的韶樂聲音舞蹈有  
以發揚其紹堯政治之功固有以極其盛  
美矣然其性之德與其所以揖遜而有  
天下者亦皆默寓於其間而可以想見則  
又極其善而不可及也以武王言之其功  
則伐暴救民其德則成于學力其有天下

則由於征誅故其所作大武之樂聲音舞  
蹈有以發揚其伐暴救民之功亦有以極  
其盛美矣然其反之之德與其所以征誅  
而有天下者亦皆潛著於其間而可以微  
觀則有未能極其善者焉蓋舜與武王都  
是聖人然而有不同者故其樂之不同如  
此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

樂章

上卷

早

揀擇處是居處知是明知孔子說居處所  
關甚大若一里之中而有仁厚之俗入則  
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出則鄰舍相和患難  
相救此乃俗之至美者也卜居于此必有  
所薰陶以成其德有所資藉以保其家可  
謂知矣苟擇而不處於是則是不知美惡  
不辨是非心之不明甚矣焉得爲知乎夫  
以擇不處仁尚爲不知况夫存不仁之心  
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豈



非不智之尤者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是獨仁者是全乎天理之人孔子說人皆有  
好惡之情但其心不能公則所好者未必善  
所惡者未必惡謂之好惡可也謂之能好惡則  
非也獨是那全乎天理的仁人其心至公而無  
私故其所好者必是善人而合乎天下之公是  
苟非善類雖奉承之不喜也所惡者必是惡人而  
合乎天下之公非苟非惡人雖拂逆之不怒也由  
是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是誠志是心之所向孔子說人心不在天  
理上則使無所不爲若有人焉定定的以天理  
爲心而無一時之敢忘則其日用

所爲必皆善事雖未必無過舉然至於惡心害理  
悖德亂常之事所必無矣蓋善與惡相反未有  
心在於善而行惡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之間是一殮飯的時候乃頃刻之際也違是  
違背造次是急遽句且之時顛沛是傾覆流離之  
際是字解做此字蓋指仁而言孔子說君子之爲  
仁不但處富貴貧賤而不去也蓋仁乃人心之德  
不可須臾離者也所以君子自至靜之中以至應  
物之處自一時之近以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於  
仁未有一飯之頃背而去之也雖造次之時急遽  
苟且若不暇於自存矣乃其心亦不敢忘而必於  
此仁造次顛沛且然則非造次顛沛可知故曰無  
終食之間違仁也君子

存養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  
又豈有不得其道者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是疑惑之辭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  
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於人  
非待外至人惟不求故視之爲難耳若有  
人於此一旦奮然用力於仁仁之所在必  
欲得於已不仁所在不使加於身則志之

中庸

卷下

聖

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馴致於成德之地我  
未見力有不足者也然人之氣稟不同或  
者也有那昏弱之甚用力而力不足者矣  
但人必求仁則有能的有不能的總可見  
得今人皆不肯用力於仁則人之果不足  
者我何以見之乎夫子反覆教人不肯爲  
仁之意如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是差失黨是類孔子說過是心之失仁

是心之德人徒知有過者不可以爲仁

豈知過反可以知仁乎何則人有君子有

小人那君子之過常在厚的一邊必不流

於苛刻那小人之過常在薄的一邊必無

有於寬恕自各有箇黨類人惟律之以正

而不察其心固皆謂之過而已若就其黨

類而觀之則無心之失乃真情之發露過

於厚者必其心之過於愛也而其仁可知

過於薄者必其心之過於忍也而其不仁

中庸

卷下

聖

可知是過雖不可以爲仁而豈不可以知  
仁哉夫有過尚可以觀仁則仁者未必其  
無過人豈可徒以人之有過而遂例棄之  
乎是道也人君尤所當知蓋人皆好無過  
而不好有過方其矜持之時乃是有心之  
爲其中翻未可測惟不幸而有過則寔意  
畢彰故可以知其存焉况奸邪之人假托  
義理彌補形迹常似無過忠厚之人心既  
有所不忍又不肯文飾欺君常似有過者

不原其心而徒論其迹則奸邪得以自固  
忠厚之人每以瑕隙廢棄之治道之所以  
不興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

士是爲學之人道是日用當然之理學之  
所以求得者也惡衣是不好的衣服惡食  
是不好的飯食議是議論孔子說人之求  
道者貴乎有得於道也苟有所得則識見

論語

卷之

畢

必高胸次必大布衣疏食如此錦衣玉食  
亦如此凡在外之物舉不足以動之矣若  
夫士而爲學其志將以求道也却乃愧恥  
其衣服飲食之不美則其識見胸次可知  
此乃卑鄙庸陋之人於道茫乎其未聞也  
與之言道必不能見其理而知其味矣何  
足與議哉然則士必去其俗見然後可以  
爲士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

懷是思念德是當爲之善土是居處之所  
安者刑是刑法惠是貨利孔子說君子小  
人爲人不同故其所思念者亦不同君子  
之所懷者在於當爲之善立心則欲其無  
私行事則欲其當理惟恐悖德而爲不肖  
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而不懷  
也身之所安則顧戀而不舍意之所適則  
沉溺而不移惟知懷土而已君子之所懷

論語

卷之

畢

者在於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公  
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爲有罪之人若  
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而不懷也貪財  
而不顧其生好利而不計其害惟知懷惠  
而已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觀人者但看  
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爲人之定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是依倣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  
而人亦悅服若只依利而行物之有利者

必欲得於已事之有利者必欲專於已則利既在已害必在人不能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豈不多怨放利而行本欲自私至於多怨亦豈保身之道故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卸也

患足憂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見知之寔孔子說君子

可卸也

孟子

卷七

之學專爲已而不爲人如爵位之不得人所憂也君子則以用與不用無預於我何憂之有若有位而無以自立上不能以致君下不能以澤民則是道之在我者有未盡也故毋以爲憂焉名譽之不著人所憂也君子則以知與不知無預於我何憂之有若自修而無可知之寔學不足以成名德不足以孚衆則是道之在我者有未盡也故必以爲求焉然患所以立不是終要

得位求爲可知不是終要得名乃君子爲已之學如此也若有所爲而爲則亦小人儒矣奚足貴乎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字譬如曉字一般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所欲孔子說天下的人只有兩樣不是君子便是小人天下的道理也只有兩樣不是義便是利君子循天理常以公天下爲心故其立身行己都在義上當

孟子

卷七

哭

進則進否則退當受則受否則辭至於諸事莫不皆然雖有時不拘形迹似乎爲利者然不如此不足以成義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已義之外皆非所知也小人循人欲常以私其身爲心故其立身行己都在利上見爵祿則窺伺而欲得之見財貨則營求而欲有之至於諸事莫不皆然雖有時假托形迹似乎爲義者然不如此不足以邀利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已利之外

皆非所知也。喻義者不惟成其爲君子而天下之事皆因以濟喻利者不惟成其爲小人而天下之事皆因以壞人固不可不慎於所從而用人者亦豈可不濺辨于此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說人能有志于自修則無往而非受益之地若見個有德的人必

有德于

士論卷

聖

有感于心曰均是人也彼乃如此其賢我何爲獨不能乎於是勉思企及定要與他一般若有不如其心不能已也若見個無德的人亦必有感于心曰爲惡甚易彼之所爲吾固惡之安知我之無是乎于是內自省察苟無不善則已若有一毫似他處必速改而不吝也見賢思齊則日進於高明見不賢而內省則不流于污下此君子所以能成其德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必能體父母之心然後乃爲孝也所以有父母的人不可遠遊在外以累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一定之方更不他往使父母知我定在某處可以無憂若或召之則可以應期卽至而無失也這是孝子之心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如此

日進宜

士論卷

孝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是年歲孔子說父母的年歲爲子者不可以不知也何也父母有壽所可喜也父母向衰所可懼也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歲則固喜其已有此多年又懼其將來之年無多也一喜一懼交集于心則其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自不容于不至矣所以父母之年人子不可以

不知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放言甚易力行甚難言惟其易故常失之有餘君子則欲訥其言非惟不常言者不敢言雖當言者亦慎言之而不敢盡也行惟其難故常失之不足君子則欲敏其行惟其所不知則已苟知其善則勇於必爲而不敢怠緩也訥於言則言能顧行敏

於行則行能顧言豈非成德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是獨立鄰是居處的鄰家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同有亦人心之所同好人而無德則人皆賤惡同獨立而無助矣若果有德於已則豈獨立無助手必然有仁者悅其仁有義者悅其義同氣相求而信從者衆就是那居之有鄰的一般所以聖人修德于上則萬姓歸心四夷向化而天下爲

一家不然則衆叛親離亦孤立而已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數是言語煩數辱是羞辱疏是疏遠子游說君臣朋友皆以義合雖以忠告爲貴然亦不可不知進退如君有過則當諫之以正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去苟言之煩數而無已則君必厭聽反將斥辱

我矣事君者可不戒哉友有不善則當導之以善使其聽焉亦可以盡吾心矣君不肯聽便當止苟言之煩數而無已則友必厭聽反將疏遠我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此爲事君交友者言耳若夫爲人君爲人友者又自有道蓋其言雖苦口意則甚善惟恐吾之有過而至於敗壞國家虧損德行故再三而不以爲煩也此豈惟不可辱之疏之還當嘉其忠而益加榮寵感其愛

而益加親厚庶乎彼之言無益而吾之益無窮也不然則彼將以言爲諱避事圖利害將不復言他人亦且以爲戒而不言矣其所損豈不大乎故事君交友者固當以辱與疏爲慮而盡人之言使不以辱與疏爲慮者則又聖君賢友之事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妻是以

日知錄

上論卷

重

女爲之妻縲是黑索縲是拘牽蓋罪人在獄中以黑索拘牽之也子是所生之女子女皆曰子昔者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德吾門若公冶長者可以女而爲之妻也蓋公冶長是個賢而有德的人雖曾爲人所陷拘繫於獄中乃是無妄之災非其本有罪而致此也夫人果有罪總是不善之人苟非其罪雖曾被繫亦何害其爲賢於是乃以其所生之女而

爲之妻焉是則聖人之擇配不拘門族而惟求其德不計小嫌而惟求其實豈若他人擇配不問其人品何如而惟勢利之是圖者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是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是魯國斯字解做此字上一個斯字是說此人下一個斯字是說此德孔子謂子賤說君子

日知錄

上論卷

重

是成德之名人之爲學所以學爲君子也若子賤者學之所造已至於成德之地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爲君子者固其自修之力然亦魯多君子而子賤能尊師取友以爲助也向使魯國沒有君子則雖要尊師無師可尊雖要取友無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矣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這是孔子稱子賤之賢而曰言師友之益如此然師友之益不止學

乃所以爲賢而汝之所惜正吾之所取也  
觀孔子答或人之言如此則學者豈可不  
勉力於仁而深戒夫佞也哉然佞不止可  
憎其爲害甚大有國家者尤宜深惡痛絕  
蓋佞人以是爲非以白爲黑最能亂人的  
聽聞移人的心意人君若不識其人諛聽  
其說則紀綱必爲之變亂正人必遭其毒  
害天下之事皆敗壞而不可爲矣所以堯  
舜疾諛說之驚衆孔子惡利口之覆邦蓋  
自古人君用佞人者未有不亂者也可不  
慎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是木筏浮是飄流由是子路的名材是  
就度孔子說吾之抱道于身本欲得位以  
行之上以爲君下以爲民而使之有用于  
世也但時君無有用我者則道之不行已  
可見矣然道既不行居於中國何爲吾將  
乘木筏以飄於海中永與世絕吾門之中

求其能隨我者其惟仲由歟由也勇于爲  
義則必臨難而不避信非此人不可也子  
路聞夫子許已乃自以爲喜蓋以浮海爲  
信然而不知其爲假設之言也故孔子教  
之說冒險者人之所難由也不以浮海爲  
惧而顧以得從爲喜則其好勇蓋有勝于  
我者矣然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  
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由也以爲信然是  
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也觀孔子教子  
路之言如此則其未嘗忘世之心可見然  
世有聖人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于  
亂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何如子曰亦  
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  
求是孔子弟子姓冉名求室是家邑是縣  
邑百乘乃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



出兵車百乘者也邑長家臣通謂之宰孟武伯又問將求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說求也多才雖是千家的大家已自乘的大家若用他作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無不安若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于其家而使庶務無不舉其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赤亦是孔子弟子姓公西名赤束帶是着禮服而束帶于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公西赤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于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便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于失禮其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乃心之全德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孔子于諸子各許其所長而不許其仁也

宰子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

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宰子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畫是自畫寢是寐朽是腐雕是刻朽是假蓋加之泥粉以爲飾也誅是責人之爲學當以辭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朕後能進於道也宰子志氣昏惰乃當畫而寐自惰甚矣故孔子責之說木之堅者乃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何可雕乎墻之固者乃可朽若糞土之墻雖欲飾以泥粉必不能存何可朽乎人必有志而後教有可施今予之昏惰如此就是那朽木糞墻一般雖欲教之有不足教者也然則我於予何責乎言不足責蓋所以深責之也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中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剛是剛強中根是孔子弟子姓中名根慾是貪慾蓋世有血氣強勇者人即謂之剛然不知中無所主則外物易移不足爲剛

也所謂剛者得天地之正氣而又充養深厚見道分明以處富貴則不驕以處貧賤則不憊義所當爲則死生禍福無以動其心義不當爲則千駟萬鎊無以縶其念此乃大丈夫之所能及而非常人之可與也孔子以爲難得故發歎說吾觀當今之人未見有剛者或人見申根血氣強勇故卽對曰申根之爲人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剛者不屈之謂根雖血氣強勇然其心不能以

卷五

孟子

卒

義禮爲主多所貪愛既多貪愛則見可欲者必喪所守而志氣皆爲之屈矣焉得爲剛乎蓋剛乃聖賢之德人君在上尤當以剛爲主若不能養成此德則見聲色必喜聞諛佞必悅雖知其爲小人而溺於所愛必不能去雖見其爲弊政而便于所安必不能革文義易爲牽制而不能斷決權綱易于下移而不能總攬欲求致治豈可得乎然則寡慾養氣之功誠有不可闕者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是德之見於外者威儀言辭有文而成章者也性是仁義禮知之具於人者天道是元亨利貞之運於天者子貢說夫子於日用之間動爲威儀而燦然昭著發爲言辭而秩然條理是其文章也然夫子常以此教人而無所隱秘不惟有淺造者得以聞之雖淺學之士亦皆得而聞之也至

卷五

孟子

卒

若性之具於人者與夫天道之運於天者夫子亦嘗以爲言但其理精微不可以驟悟苟非學力既深而有盡性至命之地者則不輕以告之蓋不惟淺學之士不得而聞雖久於門墻者亦罕得而聞之矣此蓋子貢晚年進德乃始得聞其說故嘆美之如此然聖門教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這是門人記子路之辭門人說人固貴於

聞善然聞而不行與不同同行而不力與  
不行同惟子路之爲人有兼人之才負好  
勇之氣聞一善言必行之而後已若或木  
之能行則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  
壅滯而不得行焉此非不欲復聞之至曰  
惟恐有聞者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所以勉  
盡其所聞而爲未聞之地者可想也未  
行而惟恐有聞則既行而惟恐不聞矣子  
路之所以過人者以此

子貢問曰

孔文子

子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  
蓋古者聖人作爲謚法各有門類於人既  
歿之後卽其爲人之大畧而加之一二字  
以示褒貶以爲勸善懲惡之具孔圉乃既  
歿之後謚爲文子者也敏是聰敏下問是  
問於在下之人子貢問於孔子說孔圉既  
歿之後謚爲文子然何以謂之文也孔子

答說謚法中有云勤學好問之謂文其人

之質美者多不好學孔圉之質雖敏而不  
以聰明自是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孜孜  
考求好學而不厭位高者多恥下問孔圉  
雖爲大夫然不以勞位自亢雖下寮之卑  
小民之賤也去訪問他而不以爲恥夫敏  
而好學是勤學也不恥下問是好問也於  
謚法之所謂文者有合是以既歿之後而  
謚之爲文也然是道也能充其極則聖賢

子貢問曰

孔文子

子

之事帝王之道亦不外此蓋人必好學朕  
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可以得於身  
心而發於事業在上者必肯下問朕後人  
皆樂告之以善而所問日廣義理日明至  
於遠方幽隱之情小民休戚之故亦可以  
周知而無蔽所以聖如孔子而好學知如  
大舜而好問蓋爲此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善與

人交謂其能盡交友之道也孔子說朋友五倫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始皆相敬至於久則習狎而玩怠玩怠則交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至於久而亦厭不以其習狎而生玩怠之心也夫久而能敬則其交無有不全者矣豈非善與人交者乎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日通五帝

上論卷

卷

臧文仲是魯大夫姓臧名辰字文仲素以知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龜能知禍福者節是柱頭斗拱藻是水草名梲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臧文仲爲知然不知知者達理而不惑之謂也若臧文仲者藏大龜以問禍福其藏龜的房室則柱頭斗拱都刻上山梁上短柱都画上水草其華麗如此所以諂鬼神而求其悅也夫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神之

理則幽昧而不可知也若能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今臧文仲諂瀆鬼神如此則是不達幽明之理而惑於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謂之知乎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齊國的大夫弑是以下叙上之謂

日通五帝

上論卷

卷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爲一乘十乘蓋四十四匹也違是去猶字譬如似字一般清是清潔子張又問說昔者崔子爲齊大夫殺了齊君陳文子那時也爲齊大夫有馬四十四匹可謂富矣乃棄而去之至於他邦見其臣皆不忠則曰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又去之至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乃又去之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孔子答說

與惡人居則必汚其身而不能自潔清者  
不爲也今文子決於去亂則是能潔其身  
而不汚可謂清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  
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孔子答說仁在心  
上看不在事迹上看蓋事求當理而純狀  
無私乃可以爲仁今文子但見其能去而  
已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狀而能脫狀  
無所累乎抑或迫於事勢之不得已而猶  
不免於怨悔也其心既未可知則焉得遽  
謂之仁乎觀孔子答子張之言如此則仁  
之爲義可識不惟觀人之仁者當有所在  
而求仁者亦可以知務矣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是衛國的大夫知是明知愚是昏  
愚蓋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也有明  
知之深權以濟變反似昏愚的則所謂大  
知若愚者也寧武子能然故孔子稱之證

甯武子之爲衛大夫也當其君明臣賢國  
家無事是有道之時也彼則明目張膽知  
無不爲以天下之公是爲是以天下之公  
非爲非于君子則明以用之于小人則明  
以退之曉狀辨別而各得其當是其知也  
後來君暗臣邪國家多事是無道之時也  
彼則艱貞沉晦以濟時危所欲行者或不  
明言其是所欲止者或不明言其非欲進  
君子而或若抑之欲退小人而或與之合

恰似一個昏庸的人一般是其愚也夫自  
人而言孰不謂愚之不如知也狀不知知  
也者明用其知者也彼昏庸者固不能此  
狀而處順安常守分盡職事皆可爲而無  
所顧忌言皆可盡而無所避諱則凡見理  
之真者皆可能也若夫愚也者暗用其知  
者也有確狀不易之心以擔當險難有超  
狀獨運之才以調酌機宜事已爲而不使  
見其形心獨苦而不以明其意卒之禍亂

知而用愚則豈國家之幸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叔齊都是清介的人念是追念舊惡是舊時所爲之惡怨是恨希是少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清介者多褊狹而不能容物在二子則不狀蓋其心以義理爲主而無所凝滯如見人之不善則深惡之惡之者非惡其人惡其不善也

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昔日之惡其好惡之公而德量之廣如此所以人之怨恨者少蓋樂其後之見恕爲有容而亦諒其前之見惡爲無他也彼清介而不能容物者何可以語此哉狀是道也若上尤宜深體蓋人君用才以成治者也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事出故爲心屬欺罔者固必罪而不赦矣若無心之過則當恕之過小而才大則當棄瑕而用之有過能改則始雖棄而終猶用之如此庶乎世無棄才人皆展布苟因一事之失而遂棄之終身則不惟人才有所可惜將使見用者皆務規避過失以形迹自文而不敢任事欲求真寔之事功不可得矣所以書經說宥過無大此人君之道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巧是好令是善足是過左丘明是古之賢

人恥是愧恥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友是相交孔子說人莫善於誠心直道莫不善於諂媚奸險蓋人之相接自有個正禮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以爲恥而不爲我亦恥之而不爲焉人之相交貴有個真心若乃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面與之交好是奸險之人也左丘明以爲恥而

卷之

卷之三

七

不爲丘亦恥之而不爲焉孔子自附于丘明如此所以深警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朕此不止可恥尤有害于國家蓋諂媚之人阿諛逢迎非道取悅人君易爲其所惑奸險之人內蓄不忠之心外爲恭謹之狀人君易爲其所欺若不識而誤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古之聖王不以正直爲忤意而善奉承者則黜遠之不以誠寔爲迂拙而懷欺詐者則誅

絕之益爲此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安是安逸懷是撫恤子路問於孔子說吾二人之志固各有所在矣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子答說吾之志無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下之人雖衆朕不外乎老者朋友少者而已矣老者當安吾願養之以安而無所勞朋友當

卷之

卷之三

七

信吾願與之以信而無所欺少者當懷吾願懷之以恩而不使之失所隨其人之所在而各與之以其所本朕之理斯吾之志畢矣觀此則聖人之志蓋與天地同其大有非子路顏淵之所能及者也向使其得君師之位則必有政教以化導天下使人各安其老各信其友各懷其幼而成雍熙泰和之治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不能遂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室是家邑是縣邑十室之邑言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資質純寔可進於道者也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說我之得聞道也雖由資質之美而寔好學以成之也若但以資質言之則豈必天下之廣就是個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純寔不欺可進於道如我者焉則天下之如我者可勝言乎但人皆恃其

論語

卷三

三

美質不如我之好學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矣此乃人力之不加而豈其才之罪哉蓋資質得於天者也若難而猶易學力勉於人者也本易而反難特患斯人之無志耳而乃自棄其質於無用豈不深可惜哉

論語卷三終

日進直講

新鄭高拱著

曾孫有開重

論語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居是處然字解做是字孔子之許子桑伯子者蓋言其簡亦僅可非謂其可以南面也仲弓不達此意乃從而疑之說為君者固不可以多事亦不可以一無所事今夫

論語

卷三

一

子以子桑伯子為簡而遂許其可殊不知有簡當之簡有苟簡之簡若能自處以敬嚴恭畏慎而無輕忽率畧之意如是而行簡則其簡為有主不規規於細故而要領自存不役役於繁文而綱紀自立是簡當之簡也以之南面臨民則事有條而不煩民相安而不擾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放肆便安而無矜持收斂之意如是而行簡則其簡為無主不知重輕而任其疎畧



不分緩急而悉皆縱弛是苟簡之簡也將使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卒歸於墜墮而已豈不失之過甚而爲太簡乎夫以簡之不同如此今夫子不論子桑伯子之簡何如而遽以許之何歟是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論簡之理則確乎其當故夫子稱之說雍之所言者是蓋信乎敬而簡者之爲可簡而簡者之不可也由是觀之則夫子許仲弓之可使南面也者豈徒以其簡而已哉

論語集注

卷四

二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犂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這是門人記孔子用財的道理子華是公西赤字子華冉子是冉有粟是穀粟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適是

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濟急是窘急謂貧賤之人也繼是續原思是原憲字思宰是邑長粟是宰之祿也毋是禁止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門人記說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如子華爲使於齊國時有母在冉有恐其失養乃爲之請粟於夫子夫子說與他一釜與之甚少者所以示不當與也冉有未達又請增益夫子說與他一庾益亦不多所以示不當益也冉有猶未達乃自以其粟與之五秉五秉共爲八十斛與之可謂多矣夫子教之說赤之往齊國也所乘者肥太之馬所衣者輕暖之裘則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嘗聞之君子但周濟那貧難窘急之人不繼續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爲之請粟又多與之是繼富非周急也夫豈用財之道哉這是不當與而與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又夫子爲魯

論語集注

卷四

三

司寇時原思爲屬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乃其祿也原思辭而不受夫子教之說爾毋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辭之若有其餘則爾之鄉黨鄰里有貧乏者推以與之豈不可乎而何以辭爲也這是不當辭而辭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然門人記此最有意味蓋天下之人各與貪者最多人惟惡人之各與貪也故見能與能辭者卽以爲賢然不知於義不合則止賢於各與貪者耳而亦不得以爲善故以此二者並言之以見聖門爲教以得當爲貴苟失其當則雖能與能辭者亦不得爲是而況於各與貪者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犁是雜文騂是赤色角是頭角周正蓋周人尚赤牛之赤色而又頭角周正者乃用於祭祀若

雜色之牛則賤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賤而行惡仲弓却爲聖門高弟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私論之說雜文之牛固不可用於祭祀者也若其所生之子純然赤色而又頭角周正則正祭祀之所用者人雖以其爲犁牛所生而欲勿用那山川之神豈能舍此而他享乎今以雍父之惡就是那犁牛一般以雍之賢就是那牛之騂且角者一般人雖以其父惡而欲勿用然德之可以居位臨民者無如此人抑豈能廢之而不用哉可見聖賢之生不繫乎世類用人者但當取其才德而不必問其世類之何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魯大夫從政謂爲大大而從事

於政治者也果是剛果達是通達藝是後才能何有是說何難之有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若仲由者可使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勇於爲義是果決之才也果則當斷即斷而無所疑惑當行卽行而不可屈撓其於從政也何難之有康子又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也通於事理是明達之才也達則能

通達

論語卷四

六

察民情之向背而裁酌適宜權物理之重輕而區處各當其於從政也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孔子又答說力才空疎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多才多能是藝人也藝則變通有術措置有方不問大小繁簡皆可以泛應而不窮矣其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是則三子之才各有所長如此人君若能不求其備而隨才用之尚何治道之不興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辯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是魯大夫乃專政之強臣也閔子騫是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費是季氏的屬邑宰是邑長辯是辯說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昔者季氏召閔子騫使爲費邑之宰閔子騫對使者說吾不願仕女其爲我從容委曲善爲辯說以達吾不仕之意而止其用我之心必不可再召我也若或不肯相從而復來召我則吾當逃避於汶水之上必不應其召也夫君子未嘗不欲仕而閔子乃懇辭如此蓋以季氏擅權自恣壞亂國政故不樂爲之臣也然以季氏之不義至使賢者耻食其祿而魯君乃信任之不疑此其所以衰亂而不振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通達

論語卷四

七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窓。古之病者臥於北窓下。若人君來視則遷在南窓下。使人君在北得以南面視已。所以尊之也。以是喪亡命是天命。昔者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遷於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視已。蓋以尊君之禮尊之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與之訣曰。病篤至此。必然喪亡之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於人者也。何則。人而無德。不足言也。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乃有如此之惡疾。則何爲而然乎。信乎莫之致而自至者矣。非命而何。重言之者。蓋深嘆而痛惜之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賢是有德之稱。回是顏回。簞是竹器。食是飯。陋巷是荒陋之巷。不堪是不能勝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學道者。多得道者少。賢矣。

哉。顏回其人也。何以見得蓋貧者人之所難。而回則貧之至者。所食者惟一簞之飯。所啜者惟一瓢之飲。所居者在於荒陋巷中。困窮至此。使他人處之。必有不勝其愁苦者。回也。樂其所樂。中心泰然。不以身之困窮而遂改其樂也。夫所見者大而後心無不足。所得者深而後外物不移。今以回之貧而能樂如此。非誠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說賢哉回也。然國有大賢而乃使之困窮自樂。則魯君之不能用賢。亦可知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是喜悅廢是止。畫是自限的意思。冉求言於孔子。說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非不欣慕而欲求其至。但資稟昏弱。心雖欲進而力有所不足。奈何。孔子教之說所謂力不足者。非止而不進之謂也。心誠嚮道盡其力以求之。至於中道力竭不能前進而

自廢這纔是力之不足今女安於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畫地以自限的一般乃是能進而不欲也夫豈欲進而不能者哉蓋聖人道雖高美而實不出乎人生日用之常能心悅而力求之未有不能至者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是學者之稱君子小人以其心之爲已爲人言之孔子謂子夏說人知學道之謂儒而不知儒亦不同有君子之儒有小人

卷五

論語卷四

十

之儒所謂君子儒者學道猶夫人也而所以學者則爲已而不爲人其致知也將以明吾之善其力行也將以誠吾之身雖至於天地民物之理無不理會然其心則以爲不如此不足以盡性而初非有與於外也所謂小人儒者學道亦猶夫人也而所以學者則爲人而不爲已其致知也將以明善聞於人其力行也將以誠身聞於人雖於道德性命之說日有所事然其心則

以爲不如此不足以邀名而實非用心於內也爲君子儒則日進於高明爲小人儒則日流於污下女其審察於心術之微辨別於名實之際務爲君子之儒而無爲小人之儒然後乃可以誠德也不然則雖從事於學亦何益之有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卷五

論語卷四

十一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武城是魯國的下邑宰是官名邑之長也人謂賢人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徑是小路公事是官府公道之事偃之室子游自謂已之公庭也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說爲政以賢才爲先女於武城亦曾得有賢人否乎子游對說有澹臺滅明者乃武城之賢人也蓋其存心正直制行端嚴行必以正道而捷徑之小路不由進見必以公事

而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儼之室夫行不由  
徑則動必以正而無欲速見小之心可知  
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必有以自守而無枉  
已徇人之私可見此滅明之所以爲賢也  
儼之所得者斯人而已然滅明固賢非子  
游之正大則亦不能知而取之蓋世俗多  
喜便捷而不由徑者則必以爲迂濶而不  
情多尚諂媚而不私謁者則必以爲簡傲  
而不敬若子游者真可以爲取人之法也

自述正論

論語卷四

士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

祝是宗廟之官鮀是衛大夫名鮀佞是口  
才宋朝是宋國的公子美是容色之美難  
免是說不免爲人所惡孔子說今世之人  
皆好諛悅色必是佞如祝鮀甘言獻諂然  
後可以致人之好美如宋朝姿容婉媚然  
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口宋  
朝之美色則必爲世所棄其能免人之憎

惡亦難矣蓋巧言孔壬堯舜之所深畏玉  
表石中君子之所不取而春秋之時乃以  
爲好則其人情風俗可知聖人所以傷嘆  
之也有世道之責者若能尚忠信崇德行  
而黜遠夫巧言令色之人則何薄俗之不  
可挽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自述正論

論語卷四

士

戶是門戶道是人之所共由者若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  
信與凡事物細微莫不有理皆人所當共  
由者也何莫是怪嘆之辭孔子說事必有  
道譬如室必有戶一般道之切於人譬如  
戶之切於人一般人能出不由戶則其行  
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誰有能出不  
由戶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爲人之  
道各在當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  
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則何爲而不由乎  
是誠可怪也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人

能反而求之道固卽此而在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是真實公正的意思罔是不直幸是不  
當得而得者孔子說人之生也必得天地  
之理以爲立命之本如仁義禮知具於心  
者皆真實而無僞妄見於事者皆公正而  
無私邪率性自然而非由勉強乃人生之  
本然者也故人必順是理然後可以保其  
生若乃恣其僞妄而真實以喪任其私邪

論語集注

卷四

古

而公正不存則是悖逆天理滅絕本根宜  
其灰矣然亦生於世者不過僥倖而苟免  
於死耳夫豈理之當然者哉所以聖人爲  
治舉直錯枉則萬民自服蓋以人理本直  
而無罔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

知是知此道好是好此道樂是樂此道孔  
子說人之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識其

爲當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斯固愈

於不知者矣然未能實用其力於道猶未

相涉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向慕之

深玩其旨趣而求爲之力然後乃可進於

道也豈徒知而已乎所以說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夫好固愈於知然未能實有諸已

於道猶未相安也不如樂之者融會於心

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浩然自適然後

乃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而已乎所以說好

論語集注

卷四

古

之者不如樂之者夫知不如好則知之者  
不可不求至於好也好不如樂則好之者  
不可不求至於樂也聖人勉人爲學之意  
如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是孔子弟子務是專力的意思民是

人民之義乃人道之所當然者也難是事

之所難爲者獲字解做得字乃效驗之所

得也樊遲問於孔子說如何謂之知孔子  
答說所謂知者見理之明而已蓋人有人  
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鬼神  
則幽昧而不可知也知者但用力於人道  
之所宜凡倫理所當盡者皆爲之而不敢  
廢至於鬼神則但敬之而已然遠之而不  
敢近未嘗誦媚以求福也夫既知所當知  
而又不惑於其所不可知見理可謂明矣  
豈不謂之知樊遲又問如何謂之仁孔子

論語集注

七

答說所謂仁者存心之公而已蓋有事之  
所難者有效之所得者謂難固不足以盡  
道然爲之而遠期其效則功利之心反足  
以害道矣仁者先其事之所難凡職分所  
當爲者必急之而不敢緩至於效之所得  
雖理所必有然置之於後未嘗較計於心  
也夫既勉乎天理而又不雜以私意存心  
可謂公矣豈不謂之仁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七

變是變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之道謂之  
武之所行也孔子說昔者我周初有天下  
封太公於齊封周公於魯二國皆被聖人  
之治其政其俗純然文武之盛也至於今  
日則二國皆非其舊然齊經桓公霸政之  
後其習俗相傳急功利喜誇詐而太公之  
治蕩然無存魯則無所變更雖至於今猶  
知重禮教崇信義而周公之遺風尚在但  
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若齊之君臣能  
變其政而作新之則儘可如今日之魯蓋  
功利既革方可望於禮教誇詐既去方可  
望於信義而文武之盛固未可以遽復也  
若魯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則便可  
至於道蓋禮教信義莫非先王之舊但修  
舉其廢墜則綱紀制度煥然惟新而文武  
之盛固可以復見矣所以說齊一變至於  
魯魯一變至於道使二國能用孔子以爲  
治則雖至道有難易而一變再變之餘治



功無有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器之有稜角者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孔子發嘆說器之所以名爲觚者以其有稜角故謂之觚也今之爲觚者乃無有稜角則失其爲觚之制矣旣失其制則名雖存而實已廢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然聖人之意非爲一觚蓋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因感於觚而發嘆也故人有必盡道而後可以爲人國必能治而後可以爲國不然是亦觚而不觚者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是廣文是載道之具約字解做要字是欽束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畔字解做背字孔子說學者將以學道也然道散於萬變而文則所以載之使非博之以文則孤陋寡聞而無以廣其識見道本於一身

而禮則所以檢之使旣博矣而不能約之

以禮則支離無統而無以得於身心此道之所以日遠也故君子之學必先博之以文旁搜遠覽凡天地民物之理古今言行之跡無不有以考其實旣博矣又必以其所博者而約之以禮檢束以就規矩使視聽言動莫非禮之所在而無有過中失正之偏也夫博學於文則聞見日多旣不病於孤陋約之以禮則身心有據又不涉於支離雖未卽能與道爲一然由此而進則固可致於道矣寧至於背馳乎聖人示人入道之方如此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是廣施是施恩於人何事是說何止病是心患其不能子貢有志於仁未得其方

而求之於高遠乃問於孔子說賜聞無所  
不愛之謂仁如有人焉廣施恩澤於民使  
天下萬民之衆皆被吾之恩澤而無有不  
濟若此者何如可以謂之仁乎孔子教之  
說仁不可以一端論凡能施一恩濟一物  
者皆可以言仁如必博施而濟衆則何止  
於仁必是聖人全體仁道而造其極者然  
後乃能之乎然聖莫如堯舜雖以堯舜爲  
治其心猶患其不能也何況其他蓋天下

論語

卷四

子

至大兆民至衆聖人之心亦安保無一人  
之不得其所乎聖人猶難而子乃以之求  
仁失之遠矣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是傳舊作是創始竊是私竊比是倣倣  
我是親之之辭老是尊之之辭彭是商時  
的賢大夫昔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  
爲故自言說制作之事有二有傳舊而述

者有創始而作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也自我而言雖亦有所修爲然  
不過傳先王之舊而裁定之以垂示於後  
耳實未能自我創始而有所作也然所以  
若是者何也蓋古人之所作者其義理已  
全備其發揮已明盡我則深信而篤好之  
故但見其可述而無容於復作也然此豈  
無所自昔我老彭益信好而傳述者也我  
之信好而傳述者乃是私自倣倣我老彭

論語

卷四

子

之所爲耳蓋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  
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乃其自言非  
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  
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如此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問義不能從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

義是天理之所當爲者徒字解倣遷字孔  
子說德必修而後成吾則不能省察克治

而有得於身心學必講而後明吾則不能  
講習討論而發明其義理則義能徙而後  
善可積也乃徒聞之而不能遷徙以從新  
不善能改而後惡可除也乃常有之而不  
能懲創以去舊夫德不修則不成學不講  
則不明義不徙則善不能積過不改則惡  
不能除誠如是也將日流於污下而無復  
高明之望矣豈非吾之所憂乎是非聖人  
真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爲是  
言也蓋其好學無已之心自視常若有不  
能耳聖人且憂則學者當何如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是血氣之衰周公是古之聖人姓姬名  
旦乃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居冢宰之位以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而開周家天下之太  
平皆其功也孔子發嘆說甚矣夫吾之血  
氣之衰也何以見得蓋吾昔強壯之時常  
常夢見周公而今則久矣不復夢見周公

則吾之衰也豈不甚乎蓋孔子志欲行周  
公之道方其強壯則力足以有爲而思慕  
之心極其懇至故常夢見至於老則自諒  
其力不能爲故無復此心而亦無復此夢  
也可見聖賢之生於世其可以有爲者每  
在強壯之時而人君之用之也必當趁其  
強壯而用之否則精力既憊其事功所就  
已不能副其初心矣而況於終不用乎然  
則孔子之自覺其衰固爲可嘆而春秋之  
君乃不能及時用之以再見周公之治化  
而使之卒老於下位則尤可惜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修是脯乃乾肉也十脰爲一束蓋古人初  
相見時必執贄以爲禮一束之修乃其至  
薄者自行束修以上言隨其厚薄之不同  
也誨是教誨孔子說無不善者人之性而  
無不欲其入於善者吾之心但人無志於  
學而不知求教吾固無如之何矣苟知求

教自行束修以上之禮而來者卽是可與  
爲學之人吾則未嘗不教誨焉蓋天生聖  
人非徒使之自聖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覺  
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爲時人之耳目也  
所以聖人教人之心惓惓無已如此使其  
得君師之位則必以善養天下使人人皆  
爲君子而後已惜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  
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

側是邊傍哭是吊喪而哭歌是咏歌蓋古  
人以歌詠養性情遇心有所樂則歌也門  
人記孔子說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  
自已如人有死喪之事而夫子食於其側  
則未嘗飽蓋臨喪哀故食之而不能甘也  
又如人有死喪之事夫子於是日吊而哭  
之則其一日之間雖遇當歌之事亦不歌  
蓋餘哀未忘而自不能爲樂也然此乃是

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見百姓之飢寒困  
流離死匹則必爲之減膳徹樂急急救恤  
卽是此心蓋民乃同胞故聖人樂其生而  
不忍見其死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則有三軍暴虎  
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馮河是不用舟

楫而徒步涉河謀是計謀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子乃卽問說出處之宜夫子固以與  
顏淵矣若統三軍而行戰伐之事則將誰  
與蓋子路自負其勇意夫子行軍則必與  
已同也夫子教之說戰危事也衆之死生  
國之存亡係焉非可以鹵莽爲也彼有徒  
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無所悔者  
人固以爲有勇然不知血氣用事而無所  
取裁終必至於政事吾不與之行三軍也

必其平日爲人臨事則敬懼以處之而不  
取疎畧苟且有知慮好謀度機宜而又有  
斷決以成之這等的人纔能以全取勝吾  
方與之行軍耳彼徒勇者吾豈與之哉是  
夫子雖以抑子路而教之其實行軍之道  
不外此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

慎是謹慎齋字解做齊字蓋將祭之時散  
齋七日致齋三日齊其思慮之不齊者而

論語

卷四

子

致其誠敬以事神戰是統兵而行戰陣之  
事疾是疾病門人記聖人說夫子之所謹  
慎者有三件事三者何其一日齋蓋齋以  
事神苟有不慎則心意渙散神必不享所  
以夫子之於齋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子  
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務有以致其精明之  
德而後乃以交於神也其一曰戰蓋戰者  
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苟有不慎則機  
宜不審何以能勝所以夫子之於戰也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務有以得萬全之道而  
不敢輕率以取敗也其一曰疾蓋疾乃吾  
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無傷  
乎所以夫子於無疾之時則薄滋味寡嗜  
慾時節其起居而不敢宴遊無度和平其  
性氣而不敢喜怒過當不幸有疾則加意  
調養審擇醫藥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畧也  
蓋聖人無所不慎而此乃其大者故門人

記之

論語

卷四

子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爲字譬如助字一般衛君名輒乃靈公之  
嫡孫世子蒯聵之子也靈公在時逐蒯聵  
於外公薨而國人立輒於是晉人來納蒯  
聵而輒拒之不受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  
而輒嫡孫當立則拒之爲是諾是應答之  
辭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伯夷爲長

叔齊第三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君薨國人  
以伯夷爲長而立之伯夷說父命有在遂  
逃去叔齊則以爲兄長在上倫序不敢亂  
亦不立而逃之於是國人立其第二子爲  
君仁是天理人心之至當者昔者衛君拒  
父之時孔子在衛冉有不知其是非疑孔  
子亦以爲可故問於子貢說衛君之立也  
夫子亦以爲當然而助之否乎子貢答之  
曰諾吾將問之乃入而問於孔子說伯夷

叔齊何如人也子貢之意益以輒之拒父  
爭國未可明言而夷齊則讓國者也與爭  
國之事正相反若夫子以爭國爲是則必  
以讓國爲非若不以讓國爲非則必不以  
爭國爲是矣故特以二子爲問也孔子答  
說二子者讓國而逃制行高潔乃古之賢  
人也子貢又以二子之行固高然或出於  
一時之矯激勉強而其心不免於自苦則  
讓國之事亦賢人之所甚難者在賢者猶

以讓爲難則固未可槩責於常人而爭國  
者或亦有可恕也故又問說二子固賢然  
不知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孔子答說凡  
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今伯夷以父命爲  
尊叔齊以天倫爲重皆是求合乎天理之  
正卽乎人心之安者也卒之尊父命者果  
不至於犯命重天倫者果不至於亂倫是  
求仁而得仁也求之而得則其心遂矣又  
何怨悔之有夫孔子旣以二子爲賢而又

體亮其心如此則是以讓國爲是而深許  
之也讓國者旣在所深許則爭國者之爲  
不善而見棄於聖人也有不必問而可知  
者矣所以子貢出而直謂冉有說夫子不  
助衛君也然夷齊之心非聖人不能諒聖  
人之心非子貢不能知一問答之間而父  
子君臣兄弟之倫凜然而不可干犯者舉  
昭然而明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加字錯了當作假借的假字五十字也錯  
了當作卒字易是易經孔子說易之爲書  
廣大悉備凡天道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  
退存亡其理皆具於此吾蓋有志學焉而  
今則老矣日有所不足矣使天假借我以  
數年我則卒以學易卽其象辭變占之所  
在而究極其精微務有以得之而後已也  
夫然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吾  
皆有以明之由是而見於行事庶乎動靜  
不失其時趨避必由於正雖未卽至於無  
過而過之大者則亦可以無矣夫聖人體  
易於身行不踰矩非待假年而後學易亦  
非待學易而僅可以無大過也蓋以易理  
無窮故言此以勉人使知其不可以不學  
亦不可以易而學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  
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葉公是葉縣的令尹僭稱公奚字解做何  
字憤是急於求通之意昔者葉公問孔子  
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問而教之  
說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也而女之不對何  
耶女何不說其爲人也惟知好學而已方  
其理有未得則發憤以求之雖終日不食  
有不知者憤而至於忘食是其憤之極也  
及其既得則欣然自樂雖事之可憂有不  
知者樂而至於忘憂是其樂之至也然天  
下之義理無窮未得而求至於得則憤固  
未嘗不樂也有得而尚有未得則樂又未  
嘗不憤也二者循環日有孜孜而無所止  
息雖老年將至有不自知焉者是我之爲  
人也女何不以此告葉公乎聖人但自言其  
好學之篤如此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  
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是言語怪是怪異力是勇力亂是悖亂  
神是鬼神門人記聖人說夫子教人固未  
有隱然亦有所不語者不語者何如怪力  
亂神是也夫怪者詭異無據虛誕不經最  
能駭人之聽聞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  
強凌弱以衆暴寡專用血氣而不顧義理  
者也亂者臣子叛君父妻妾乘其夫乃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也神者陰陽動  
靜屈伸往來至微妙而難見幽遠而難測

日蓮宗

卷四

五

者也三者非理之正一者非理之常言之  
則有以啓人好奇不道之心幽渺荒唐之  
想故夫子絕不以爲言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箇惡人爲宋國司馬之官如予何  
是說將柰我何昔者孔子至宋桓魋欲殺  
之孔子乃微服過宋以避其害此言就是  
這時說的孔子說桓魋之意固欲害我然  
不知人之有命皆係於天使天無意於我

則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今既生我以如  
是之德則是有意於我也天既有意於我  
則我之命天自主之必將默相我於冥冥  
之中桓魋其將柰我何哉言必不能違天  
而害已也然孔子既知天意有在而又微  
服避害者何蓋天命固不可不安人事亦  
不可不盡使天命不能安則心無定主倉  
皇震恐何益之有使人事有不盡則觸目  
禍機自取敗壞亦豈善於安命者哉故必

日蓮宗

卷四

五

見禍知避又能安於命而不動其心然後  
爲聖人之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載道之具行是體道於身忠是祭已  
自盡信是循物無違門人記聖人說夫子  
以成就後學爲心其爲教也雖無所隱然  
大要不過四事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蓋  
道散於萬殊凡天地人物之理古今言行  
之跡皆載於文使不有以學之則無以爲



聞見之資而廣聰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然道本於身凡日用藝倫莫不各有當然之理使不有以行之則所學者不過口耳之虛而非踐履之實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於心使發乎已者有不忠應乎物者有不信則所知所行皆爲假僞而卒無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也教人以信使其應乎物者慥慥篤實

論語集注

卷四

子

而無一事之詐也夫苟能此四者則知行並盡表裏如一德無不成而爲學之道盡矣此夫子之所爲善教也歟  
以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以字卽是有無的無字虛是空虛盈是盈滿約是寡少泰是侈泰孔子說吾之所以思見夫有恒者爲其資之可進於道也然所謂有恒者無他只是純實無僞而已如有人焉其中本亡也而居然自任爲有之

論語集注

卷四

子

狀本空虛也而充然自足爲盈滿之狀本寡少也而盎然自得爲侈泰之狀張大其言語而虛誇無實華飭其容說而詭故不自將不繼欲其終始如一守常而不變豈可得乎故曰難乎有恒矣夫無恒者如此則所謂有恒者可知若能純實無僞而充之以學則固可由善人而爲君子由君子而爲聖人不止於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  
子曰恭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識字解作記字孔子說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惟理明於心然後見於事者是非可否則得其當而不差也然天下之人蓋有不知其理而肆意妄行者若我則無是也然所以無不知而作者豈是能實知其理哉蓋以爲聞

見不多則無以開聰明而廣智慮於是多  
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體之於身其不  
善者不敢從也多見天下之事不分善惡  
而皆記之於心將以爲參考之資也夫聞  
見既多而又有所決擇參考則得於人者  
無窮而裁於己者有據雖未能實知其理  
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知之既明則處之  
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夫聖人本安行也  
而但曰不妄行本生知也而但曰次於知

其謙已誨人之意可謂至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是吾心之德而爲萬善之長人能全得  
此仁則便與天地相似而所以育萬物保  
四海者卽在於此所以聖門教人只以求  
仁爲主孔子說仁之爲德也果遠於人乎  
哉不遠也蓋有此人卽有此心有此心卽  
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但人遠於私欲  
而不知反求則遂爲不仁之人而視仁爲

遠矣我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心不  
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則一念方動本體具  
見仁固卽此而在矣何遠之有夫以仁本  
不遠如此則人而不仁者乃是自離其仁  
也而豈仁之難爲也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是詠歌善是歌而得其妙反是彼謂再  
歌也和是同聲相應之意謂自歌以叶人  
之歌也門人記聖人說夫子好善之心無

窮不惟取人之善而亦有以助人之善如

與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者辭意相協音  
律相諧而得其妙矣則必有以和之然不  
遽和也必使之反復再歌凡其辭意音律  
之所以妙者務有以詳得於心也既得其  
善然後自歌以和之依彼之音響而迭奏  
以相叶焉則不惟以彼之善爲我之善而  
善之在彼者將不益有所助矣乎此可見  
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

不掩人善又如此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

聖是德造其極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  
也仁是心德純全而無私欲之間者也抑  
是反語辭爲之是爲仁聖之道厭是厭煩  
誨人是以仁聖之道教人倦是倦怠公西  
華是孔子弟子昔孔子至聖至仁當時必

論語

卷四

三

有以是稱之者以故孔子辭之說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渾化的聖人與那  
心德純全的仁人則吾豈敢當乎只是說  
以仁聖之道而爲之於已則日有孜孜而  
無所厭煩以仁聖之道教人則終始如一  
而無所倦怠這便是我之所能不過如此  
而已矣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乎孔子之言  
如此公西華仰而嘆之說夫子辭仁聖而  
自任夫不厭不倦者豈以不厭不倦爲易

能乎殊不知正是弟子不能學處蓋爲之  
可能也使非全體仁聖而至誠無息者孰  
能爲之而不厭誨人可能也使非全體仁  
聖而善與人同者孰能誨人而不倦然則  
一夫子雖辭仁聖而不居其實自有不容掩  
者也若公西華者其可謂深知聖人者矣  
子曰吾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若此者後孫字解做順字儉是儉約固是  
固陋孔子說禮以得中爲貴若用物太多

論語

卷四

三

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縱欲自恣越禮  
犯分而其失也爲不孫若用物太少而不  
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慳吝鄙陋率畧苟  
簡而其失也爲固是奢與儉皆不得爲中  
也然就二者而較之奢而不孫則以下偏  
上而僭擬之罪禮所難容儉而固則不過  
隘陋無文而已而於事固無所害故與其  
不孫無寧固陋猶爲可也蓋周末文勝孔  
子不得已而救時之論如此然奢之爲害

尤有不可勝言者民若奢侈則必偷惰驕  
淫蕩覆家業臣若奢侈則必貪財壞法觸  
犯刑憲君若奢侈則必橫征暴斂敗壞國  
家歷觀往昔凡風俗節儉便是治平之時  
風俗奢侈便是衰亂之時所以古之明君  
慎儉德以懷永圖敦朴素以先天下蓋有  
見於此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溫是和厚厲是嚴肅威是有威可畏猛是

中庸章句

卷第四

學

暴戾恭是莊敬安是安舒門人記聖人說  
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氣質各有所偏故其  
容貌鮮有得中者在夫子則異於是如人  
之溫者難於厲也夫子和厚可親是固溫  
矣然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蓋可親而  
不可犯焉斯不亦溫而厲乎人之威者易  
於猛也夫子尊嚴可畏是固威矣然尊嚴  
之內自無暴戾者存蓋可畏而亦可近焉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人之恭者難於安也

夫子莊敬自持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  
迫自然而非勉強蓋周旋中禮而有志其  
恭者焉斯不亦恭而安乎溫而厲是溫之  
得其中也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恭  
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蓋聖人全體渾然  
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  
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  
心之密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

中庸章句

卷第四

學

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禮是節文勞是勞擾蕙是畏懼的模樣亂  
是悖亂直是徑直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  
說禮是大理之節文人必約之以禮然後  
所行者皆得其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如  
待人以恭敬為貴也若恭敬而無禮以為  
品節則奉承過當必至於勞擾矣處事以  
謹慎為貴也若謹慎而無禮以為裁度則  
小心過甚反至於畏縮矣勇敢有為可也

若不能以禮自守則必至於悖亂而無所  
不爲矣徑直無隱可也若不能以禮自防  
則必至於急切而任情喜怒矣夫恭慎勇  
直四者本是美德而無禮則各有其弊如  
此可見君子當動必以禮而不可須臾離  
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

召是呼召門弟子是曾子的門人啓是開  
詩是詩經小旻之篇戰戰是恐懼的意思  
兢兢是戒謹的意思深淵是水深處履是  
行走小子就指門弟子說曾子平日以身  
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於疾病將危之  
時呼其門弟子而教之說女輩試開衾而  
視吾之手視吾之足曾有一之不全者乎  
然所以得全此身者非易然也蓋我平日  
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詩經所謂戰戰恐懼

日知錄

論語卷第

聖

兢兢戒謹如臨在深淵之上一般常恐其  
墜如行於薄冰之上一般常恐其陷我是  
這等謹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  
存則尚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也吾今已矣  
前此既無所毀傷自今以後吾始知其得  
終免於毀傷矣曾子說罷又呼小子以致  
丁寧之意蓋亦欲其如已之戒謹恐懼一  
舉足而不敢忘親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  
此則凡縱嗜慾以傷其本爲不善以辱其  
親者固在所必無矣爲人子者可不以曾  
子爲法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盥豆之  
事則有司存

貴是貴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厲慢是放肆  
信是信實辭是言語氣是聲氣鄙是凡陋  
倍字與違背的背字同違是竹器豆是木  
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執事之人曾

子因孟敬子問疾而告之說君子於日月之間所貴重的道理有三件蓋人之有身必有容貌但易至於粗厲放肆此容貌之不善也所以君子纔動容貌便要雅飭恭謹而遠於傲慢人之有面必有顏色但對人多勉爲端正而中心不然此顏色之不善也所以君子纔正顏色便要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人之有口必有辭氣但易至於凡陋背理此辭氣之不善也所以君子

中庸章句

論語卷四

四

纔出辭氣便要成章順理而遠於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頃刻違者也若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類者不過器數儀文之本則自有執事者在而非君子之所貴矣曾子告孟敬子之善言如此然容貌顏色辭氣皆本於心使能涵養此心而有所得則三者自得其善不然雖欲勉強爲之而亦有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是付託六尺之孤是幼君古人十五歲時稱爲六尺膏也是付託的意思百里是侯國命是政令臨字解做當字大節是說大關節處與是疑辭也是決辭曾子說君子是成德之名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爲德之成也若有人於此不但可輔長君而已雖幼冲之君可以

中庸章句

論語卷四

四

負託既能保衛其國家而又能養成其德善不但可共國政而已雖侯國無君亦可總攝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撫輯其民人至於事變之來國勢搖動人心倉皇其從違趨避乃大節之所關也彼則見理明而持志定惟以義所當然爲主雖利害切身死生在前亦不能奪若此人者果可謂之君子乎然既有其才又有其節信非君子不能也是人也自學者言則爲君子自

國家言則所謂社稷之臣者也蓋有才無節則平居雖有幹濟之能而一遇有事則背主賣國將無不至有節無才則雖有所執持而識見不遠經濟無方亦何益於國家之事所以人君用人於有才而未必有節者則止用之以理煩治劇於有節而未必有才者則止用之以遵守成法至於揆宰鈞衡之司重大艱難之任則必擇才節兼備之君子而不敢輕授於匪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是興起詩是詩經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樂是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之音之節者也孔子說詩本人情有邪有正其言辭既明白易知而吟詠之間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有得於詩也禮以恭敬辭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

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外物之所撓奪者必有得於禮也樂以和爲主其聲容節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能養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有得於樂也夫詩禮樂乃古人所以教人者而其所得之序則如此若後世所謂詩者只是吟弄聲韻而無關於性情所謂禮者只是虛飾儀文而不本於恭敬所謂樂者只是嬉戲淫俗而反乖於中和則非所當務也有志於學者必當求詩禮樂之本然者而後可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勇是勇敢疾是疾惡貧是貧困亂是悖亂已甚是過甚聖人說柔懦之人雖疾貧無能爲也安貧之人雖好勇固無害也惟是那勇敢的人身處窮困乃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守已則必以其血氣之強而濟其

苟且之心雖爲盜賊從悖逆皆不顧矣豈不至於爲亂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若其惡未著尚可容恕則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當誅而吾又得以誅之則遂誅之可也不然而徒戕害過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則勢窮事迫必將肆其蘊蓄之毒雖弑父與君無不至矣豈不足以致亂乎夫好勇疾貧者固爲天下之首惡至於惡不仁者本爲正理特以處之不善乃亦爲天下之禍階人豈可不知所戒也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至字當作心志的志字穀是俸祿孔子說古人之學致知力行將以求盡其爲人之理者也然學既成矣則君必用之而養之以祿此乃理之自然然而其本心則不爲此也後世人心不古見學之可以得祿乃遂爲學以求祿不惟失爲學之本意而心遂於利其學亦無所得此天下之通患也若

有人焉爲學至於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於殺祿則是謀道而不謀食爲已而不爲人志高識大超出乎時俗之表者也這等的人豈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於那有實學的必徵聘而尊顯之惟恐其不至若夫假學以沽名干進者則擯抑而不用誠以僞儒之不足爲用故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耻是愧耻孔子說那有學有守之人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固爲君子之全德矣若乃邦國有道有明君以出治於上有賢相以輔治於下賢者必使之在位能者必使之在職正君子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爲世所棄自處貧賤之中則其無善可稱無才可錄可知矣豈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國無道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非賄賂不可得官非諂佞不能固寵正小人向用之



時也當此時而乃與世相合身處富貴之地則其貪位慕祿卑污苟賤可知矣豈不可愧耻乎夫有道而貧且賤是不能見也無道而富且貴是入危居亂而不能隱也此乃碌碌庸鄙之流夫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所爲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是太師掌樂之官摯是名始是初關雎是詩經國風首篇亂是樂之卒章關雎之

詩經

卷四

平

亂蓋作樂之終而以關雎之詩爲卒章也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滿昔者先王作樂以感化人心移易風俗至爲詳善時至春秋則政教陵夷而樂之殘缺失次多矣孔子自衛反魯特爲正之然後樂得其所故於此追思而嘆美之說昔吾自衛反魯之後適師摯在官之初惟時樂之殘缺者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但見其作也以關雎之詩爲樂之卒章清濁相濟高下

相宜洋洋美盛而耳而可聽哉言卒章則自始至終皆舉之矣言關雎則雅頌皆可知矣這是孔子正樂之功如此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不及是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爲學將以致知力行而求進乎聖人之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無益使無儆戒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全所以君子之爲學也求進其知求進其行

詩經

卷四

至

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蓋未有一時之或惰也若此者固可以有得矣然猶不敢自恃其心常竦然曰學無中立之理非進則退吾苟無進其能弗退乎故當日進之時就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果有所不及也夫以君子之學其勤勵警惕有如此者此所以能成其學也不然則心不在焉或作或輟終亦豈能有成也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是高大的模樣惟是獨則字譬如準字一般是齊一的意思蕩蕩是廣遠之稱名是名狀孔子說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過於堯者大矣哉堯之爲君也何以見得巍巍乎至高而大者獨天爲然物莫有過之者也然獨堯之德能與之埒其包涵徧覆與天一般無一物之不被也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當時之民無有能名之者焉蓋其德溥而無迹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就是那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一般此堯之所以爲大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這是門人將記孔子論才之意而先以虞周之才言之亂字解做治字記者說古之致治者莫如舜然非舜之自治也其時有

聖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教人倫皋陶掌刑益掌山澤故能使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皆五人之功也致治者亦莫如武王然非武王之自致也觀其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以治外邑姜爲后妃以治內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皆十人之功也這是虞周人才之盛如此然成天下之事在才用天下之才在君使舜與武王有五臣十亂而不能用或用逆所長而不當其才或任之不專而使不得以展盡則雖世有聖賢何以自效亦與無才等耳所以人君之願治者必當留意於用賢之道誠得其道則有才皆得其用天下未有不治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是孔子稱贊文王之德如此服是順周

是文王的國號孔子說君臣之義凜不可犯然使國家全盛而臣處其微其爲服順不足言也且以文王言之當殷紂暴虐之時正其發政施仁之日天下之民引領相向以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歸了文王是有天下之大半也人心既歸天命可知於此時而取紂之天下誠如反掌之甚易耳乃文王則堅守臣節以服事殷紂而無有一毫利天下之念夫時可爲而不爲勢

中道而廢

論語卷四

子罕

可取而不取自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然則周之文王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觀孔子之稱文王者如此則所以嚴君臣之名分者不可以見其微意乎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是少利是義之反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是也命是天之賦於人者仁是心之全德門人記聖人說夫子教人雖無所隱然亦有少言者焉少言者

中道而廢

論語卷四

子罕

何利與命與仁是也蓋利者人情之所欲也然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苟計利則必害義而爲小人矣故夫子罕言之恐學者之趨乎此也至若命原於天而其理甚微苟知未及而驟語之則使其有幽隱之疑人統萬善而其道至大苟德未至而強語之則使其有躐等之患故夫子亦罕言之恐學者之未易及乎此也夫既不欲人之淪於卑污又不欲人之驚於高遠聖人之善教如此夫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是無之盡四箇毋字都作有無的無字意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我是私己門人記聖人說夫子之絕無者有四件四者何意必固我是也蓋人心本虛但牽於物欲則遂蔽其虛明之體而其累無窮如未事之前則有箇億度的心去迎合他這便是意又有箇專主的心定要如何去做

這便是必及既事之後則留滯於心而不能化去這便是固惟一身是私而不顧天下之公理這便是我此人之通患也夫子則廓然太公純乎理而無一毫之間隨事順應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事之未來其心不動事之方去其心已忘絕無有乎意必固我之私也然則者雖非聖人不能無若人能克己而以理制心則亦可由寡以至於無而入於聖人之域矣

有連直講

論語集注

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大宰是官名縱字譬如肆字一般是無所限量的意思將字解做殆字是疑擬之辭又是兼而有之之意大宰問於子貢說吾聞聖人出乎其類世不常有今觀夫子其聖人歟不然何其多才多藝而無所不能若此也子貢答說子以多能爲聖乎殊不知聖之所以聖者在德而不在多能如吾

夫子道全德備自生民以來未有能盛之者若是天縱肆之而無所限量的聖人不可窺其際也德既將聖則其才自無不通所謂多能者不過兼而有之者耳是雖非聖人不能然其所以聖者則豈在於是哉子貢之言如此可謂知足以知聖人者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有連直講

論語集注

季

兩端譬如說兩頭一般言備舉其理也竭是盡昔者孔子無所不知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故孔子辭之說自人言之固有謂我有知者矣然反而求之吾果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我平日告人不敢不盡固不待賢者問之而後告也就是箇鄙陋之夫來問於我空空然其無能也我亦不敢輕忽其人必發動其兩端而語之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有不盡者也夫以我之告

人必盡其誠如此所以時人遂以我爲有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乃聖人之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蓍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是有喪者之服冕是冠冕上曰衣下曰裳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是無目之人作是起趨是疾行門人記孔子說夫子平日凡見箇有喪而服齊衰的人有位

禮記

卷四

哀

而冕衣裳的人與夫無目的人若遇見之其人雖年少亦必爲之起而立若過其前則必疾行而不敢緩敬生於心故自不覺其如此也蓋有喪之人方抱終天之慟君子之所當哀也有爵之人既受朝廷之命君子之所當尊也無目之人雖生之爲人而已不成其爲人矣君子之所當矜憐也但人之尊有爵者有之若以尊有爵之心而施之於有喪不成人之人則非仁孝之

至者不能此所以爲聖人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喟然是歎聲彌是愈甚的意思瞻是視忽是恍忽循循是有次序的模樣誘是引進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約是約束禮是天理之節文顏淵喟然發歎說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吾嘗仰之庶幾其可及也然仰之而愈見其高尤有甚於未

禮記

卷四

至

仰之時者焉吾嘗鑽之庶幾其可入也然鑽之而愈見其堅尤有甚於未鑽之時者焉吾又嘗瞻之矣其躍然而在於前者似亦有可據也然恍忽之間又在吾後流動不拘變化莫測有不可以爲象者焉夫子之道其高妙有如此者然使其以高妙教人則學者何由而入吾夫子則循循有序而善於引人之進也何以見得學非博則

無以見道於萬殊而博不以文不可也夫子則先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而聰明之日開既博矣而不能約則無以體道於一本而約不以禮不可也夫子則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而依據之有地博以開約之始既非徑約者之無得約以收博之功又非徒博者之無歸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回之所以知所從事者謂非有賴於斯乎

陸德明

論語卷四

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是疾之甚門人是子路的門人臣是家臣蓋古之有位者皆有家臣夙則爲之治喪間是病少可許是不實昔者聖人有疾其勢將危子路慮及身後之事意以聖人道高德厚其喪不可同於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乃使其門人爲孔子之家臣以治其喪然聖人時已去位無家臣其意實尊

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孔子病篤時不知及病少可乃始知而責之說久矣哉由之行事之不實也夫我在位時曾有家臣今已去位則不當有家臣矣天下之人皆知我之無家臣而今乃欲有之則吾將何所欺其無乃爲欺天乎天者理所從出而吾昧理以欺之是莫大之罪也聖人引以自歸其所以責子路者深矣

陸德明

論語卷四

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是藏匱是匱沽是賣昔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言以問之說物之不足貴者任意以處之無不可也若乃至貴莫如玉而玉之美則尤貴者有之於此將欲韞之於匱而藏之歟抑欲求價之善者而賣之歟子貢之意蓋以美玉比夫子而以藏沽喻行藏也孔子答說玉本有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爲無用也吾其沽之哉吾

其沽之哉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自私也然玉本至貴之物使自沽之是使貴爲賤也吾必待夫以善價來求者而後與焉蓋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不可以自輕也知玉之當沽則知夫子之當仕知玉之待價則知夫子之待禮如無禮而自往者是街玉而求售也而謂聖人爲之乎然此不是故爲自重以待人之求蓋君子之處身有道而人君之進賢有禮苟

詩經

卷四

三

不能以道自處而自求進用則其人必不賢明君所不用也苟不能以禮求賢而徒悅人之苟合則其君必不明君子所不事也然則人君欲用賢以圖治君子欲行道以濟時可苟焉而已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衛魯是二國各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都是詩經的篇各裏面詩詞就是樂章聖人說周禮雖在魯國但歷年久

遠那詩樂的篇章節奏都錯亂了我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反魯特爲正之幾缺者悉爲之補失次者悉爲之序然後樂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絃歌者亦各得其所而無有紊亂者矣這是孔子自言其正樂之功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

卷四

三

川是水之流處逝是往斯字解做此字蓋天地之化萬古流行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但其機隱微難識惟是水流不息最爲易見故孔子因在川上而發嘆以示人說觀此水之流也往者過來者續一滔滔不已其在於晝也猶其在於夜也若是夫其不舍晝夜矣乎水流之不息道之不息也道不止於水而水固道中之一物卽水而觀則凡乾坤之闔闔日月之往來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生息其機皆可識矣

學者可不時時省察以致體道之功也歟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

譬是比喻實是十籠卽如今盛土的籠覆  
是加往也是進的意思聖人說爲學無中  
立之理非進則止其止也不但方進而遽  
已者爲然也雖用了九分的工夫一旦止  
而不爲便是自棄譬如那爲山而未成一  
簣者然夫爲山已高矣但少一筐之土似

爲無害然既止而不爲則山終不可成而  
前功盡棄實爲可惜是其止也乃吾之自  
止非他人所能沮抑者也學者觀乎此可  
不以爲戒乎其進也不但垂成而不已者  
爲然也雖平日未用工夫一旦奮然去學  
便是自強譬如平地而方覆一簣者然夫  
平地之上纔加一簣之土似爲甚少然既  
進而不止則積少成多而功之有成實爲  
可望是其進也乃吾之自往非他人所能

催趣者也學者觀於此可不以爲勸乎這  
是聖人勉人爲學之意如此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顏淵是顏回字子淵顏子既歿而孔子追  
思之說惜乎顏氏之子吾但見其進也而  
未見其止也蓋人之於學能進者鮮矣進  
而不止者爲尤鮮回也以好學之心而加  
之以不惰之力如教之以克己復禮則請  
事惟敏如教之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  
勇往直前惟日不足實未見其有止息也  
夫進而不止則固可以成德而入聖矣而  
確短命以死豈不深可惜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是少年的人比之長者其生在後故  
謂之後生長是敬畏聞是以善聞於人孔  
子說後生的人其勢可畏蓋其年富力強  
足以積學而有待若能進而不止則爲聖



爲賢固未可量安知其將來造就不如我之今日乎是可畏也夫後生之可畏者正以其有他日耳若學力不加蹉跎歲月到四五十之年而無善可稱於人則亦不足畏也已何也四五十乃君子道明德立學有成效之時於此而尚無聞則終無聞矣又何足畏之有可見人之進德修業當在少壯之時若過其時而精力已衰欲進不能則雖悔何及所以君子貴自勉也

卷四

論語

子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則有三軍帥是主將匹夫是一匹之夫言其微也孔子說人貴有志其志苟定則天下莫能加焉此人之所以貴有志也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莫如三軍之主將然三軍雖衆其勇在人能以智勝者則可以伐其謀能以力勝者則可以挫其氣謀敗氣摧則主將可擒矣是至難奪者猶尚有可奪也若夫一匹

之夫自持其志若無難奪者矣然匹夫雖微其志在已欲困之以危辱則不過屈其身耳而心固不可即欲臨之以威武則不過殺其生耳而意固不可轉有終不得而奪之者矣夫以匹夫之志猶勝於三軍之帥如此則志之於人豈不大哉所以爲學而有志於聖賢則便可以爲聖賢爲君而

卷四

論語

子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歲寒是歲暮之時天氣寒冷凋是凋零孔子說春夏之時萬物長養草木無不暢茂松栢也不過如此未見其堅剛有操也至於窮冬之時寒氣凜冽草木無有不零落者獨松栢挺然翠秀不改其常故必至此然後知其後凋也蓋治平之時大家無事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則或因禍患而屈身或因困窮而改節於

是偷生背義忘君事饒者多矣獨君子挺然自持不變其舊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就是那後凋的松栢一般所以說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必至此而後知也知松栢之後凋則雖春夏之時亦不可等松栢於他物知君子之有守則雖治平之世亦不可視君子如常人如必待有事而後思君子以爲用豈不晚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是說可與同爲此事適字解作往字適道是嚮道而行以求至立是有定守而不可搖奪權是稱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也學到聖人地位則能隨事制宜而不拘於一定就是稱錘之稱物一般所以謂之權孔子說人之所至各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如有人焉有志求道而不甘於自棄斯固可與之共學矣然未必

論語

卷四

矣

能身體力行而不爲他岐之所惑也安可

遽與之適道乎若能身體力行而不惑於

他岐斯固可與之適道矣然未必能確然

自守而不爲外誘之所奪也安可遽與之

立乎若能確然自守而不奪於外誘斯固

可與立矣然守而不化未必能通變不拘

而適時措之宜也安可遽與之權乎夫能

學者未必能適道然不可不求適於道也

能適道者未必能立然不可不求至於立

也能立者未必能權然不可不求至於權

也至於能權則圓融渾全而學之能事畢

矣豈可安於小成而不勉哉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

戰色足踵踵如有循

這是門人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圭

是諸侯的命圭所以受之天子者也聘問

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不勝是力不能

舉揖是拱手授是以物與人勃如是變色

論語

卷四

矣

的模樣戰色是戰懼之色踴躍是舉足促  
狹循是緣物門人說夫子爲魯大夫時承  
君命以聘問鄰國其執君之圭雖至小也  
然不敢視之爲小曲身而行如力不能舉  
者焉執之而上則如拱手者然而不失之  
太高執之而下則如以物與人者然而不  
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  
戰懼之色其見於步履者則舉足促狹曳  
地而行譬如緣物一般蓋聖人敬君之心  
極其至故執君之圭其謹慎有如此者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  
裘黃衣狐裘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  
身有半

暑是熱袷字解作單字絺綌都是葛布細  
者爲絺麕者爲絺綌是黑色羔是黑羊皮  
裘是皮服素是白色麕是鹿子色白者裘  
裘是私居所服之裘袂是袖寢衣是臥時  
所用之衣門人記孔子說夫子當暑月則

衣葛或絺之細者或絺之麕者皆單服之  
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不  
欲其見體也當冬月則衣裘或黑羊之裘  
則以黑色之衣裘之或白麕之裘則以素  
色之衣裘之或黃狐之裘則以黃色之衣  
裘之蓋取其色之相稱也至於私居之裘  
其制必長欲其溫也又必短其右邊之袖  
蓋作事皆用右手短右袂所以便作事也  
若夫齊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  
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其制則長一  
身有半蓋使其可以覆足也這都是聖人  
衣服之制如此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是齊戒明衣是齊戒所服之衣謂之明  
衣者欲以明潔其體也變食是變其常日  
之食遷坐是移其常處之地門人記孔子  
說齊所以交神明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  
與不享皆決於此不可以不謹也夫子之

齊也沐浴既畢必着明衣蓋以致其精則之意也其衣以布爲之蓋以表其潔素之心也以至齊之所食必變乎常不飲酒不茹葷而淡然以存其敬也居必移其坐不在於素所襲仰之處而儼然以致其誠也蓋聖人祭神如在故於齊戒之時無所不謹如此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禮記

論語卷四

主

割是割肉不得其醬是食肉用醬而失其所宜也量是限量亂是醉亂門人記說夫子食肉必須方正若割不方正者則不食之又必得其醬之所宜若不得其醬者則不食之至於肉雖多然不使之勝乎食氣蓋食以穀爲主以肉爲輔若肉勝食氣則滋味太厚反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而不多也有事而飲酒則不爲限量但取其浹洽而已而不至於醉亂蓋酒雖爲人合歡

然使用不以時飲之太多則能昏性而喪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而不過也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語是答述言是自言疏是祖所字當作必字祭是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上古未有飲食聖人創爲之而後世皆資之以養生故凡飲食者必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如是嚴敬貌門人記孔子說夫子存心主一而無他故當食時心卽在於食而未嘗有所語當寢時心卽在於寢而未嘗有所言其食也雖是粗飯菜湯亦必每種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雖小亦必齊如其嚴敬有若神明在上者焉這都是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者如此

同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禮記

論語卷四

主

康子是魯大夫饋是送達是通曉門人記孔子說夫子交人一出於誠意而不欺如所交的人在於他那遣使去問他則必再拜使者而送之如視見其人一般不以其在遠而不敬也季康子曾送藥夫子則拜而受之又告他說我未達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

其中矣這是聖人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廐是馬房焚是爲火所焚門人記說夫子養馬之處爲火所焚夫子退朝始聞之乃即問曰得無傷人矣乎然不問馬非不愛馬也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疾是疾病視是看疾東首是以首向東受生氣也拖是引而伸之於上紳是大帶朝服束帶見君之服也俟是等待駕是駕車門人記孔子說夫子事君極其敬謹或有疾而君來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東首使君得以南面視已然既不能著衣束帶又不能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譬如朝服而朝的一般敬之至也至若夫子爲大夫則乘車而行乃其分也其

或有君命召之則急於趨命不待車駕而即行焉亦敬之至也這是孔子事君之禮如此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則辟者雖褻必以貌

尸是側臥如尸居是私居容是容儀齊衰是有喪者之服狎是素相親狎變是變色冕是冠冕貴者之服辟者是無目之人褻是私褻貌是禮貌門人記孔子說夫子情

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是安寢亦自收歛  
未嘗偃臥如尸也承祭見賓乃修容儀如  
私居之時則申申天天安然而適而不爲  
容儀也至如見有喪之人雖素所親狎必  
變色相待見冠冕之人與無目之人雖是  
燕見亦必禮貌之而不敢忽蓋聖人哀有  
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故自不覺其如此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傾不疾言不親  
指

禮記

論語卷四

子

綏是挽以上車之索內顧是回看疾是急  
遽親指是以手指物門人記說升車者必  
立而執綏然鮮有不偏倚者夫子之升車  
也必正立執綏而無所偏倚焉其在車中  
則不同看不急遽發言不以手指物蓋三  
者皆失容且惑人視聽故不爲也這是聖  
人升車之容如此

論語卷之四終

日進直講

新鄭高拱著 曾孫有聞重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後進譬如說前輩後輩一般禮主於  
敬樂主於和蓋不止玉帛交錯鐘鼓鏗鏘  
之謂凡人君之出治與夫人之言動交際  
但有敬處便是禮但有和處便是樂所謂  
無處無之者也野人是郊外之人言其陋

日進直講

論語卷四

一

也君子是賢士大夫言其美也這先進於  
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  
的言語用之是用禮樂孔子說禮樂以得  
中爲貴前輩之於禮樂有質有文乃得中  
者也如今後輩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乃偏  
勝者也奈何時人之論乃云前輩之於禮  
樂是郊外野人的氣象後輩之於禮樂是  
賢士大夫的氣象蓋溺於流俗之弊而不  
自知也若我用禮樂則只從前輩不從後

輩人雖以爲野吾不恤也夫聖人在下位猶欲用禮樂之中況人君之治天下者乎若能敦本尚質事求簡當而不取其繁意求真定而不取其僞則事功自然興舉風俗自然淳美天下何憂不治若崇尚虛文而意不存則人皆化之務爲澆漓雖欲求治不可得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日進直解

下論卷五

二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陳蔡是二國名顏淵以下十人都是孔子弟子昔者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應其聘道經陳蔡之間陳蔡的大夫相與謀說孔子是聖人若用於楚必然強盛則我隣國不利矣乃發徒圍困孔子至於絕糧蓋一厄也惟時弟子多從之者及反魯之後皆不在門故夫子追思之說昔之從我於陳蔡者今皆不在門也蓋不忘其患難相從

之意門人因記之說昔之從夫子者有十人其人各有所長長於德行的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長於言語的是宰我子貢長於政事的是冉有季路長於文學的是子游子夏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

助我是有益於我譬如幫助的一般說是喜悅孔子說門弟子於問辨之際常有發吾之所未發者是有助於我矣若顏回則非助我者也何也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回也於凡吾之所言無不契合於心欣然領受而無疑夫既無所疑將何所問既無所問又何所助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這一章與不違如愚亦足以發一意蓋非顏子不能如此孔子所以淡善之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

日進直解

下論卷五

三

言

閔子騫是孔子弟子昆弟是兄弟孔子說親恩至大人子不可以不孝也狀而能孝者鮮矣孝哉其閔子騫乎何以見得彼不得乎親者固不足言若父母兄弟稱其孝而外人不以爲狀則或出於溺愛之私未可知其孝也今也父母兄弟稱其孝矣而外人皆以爲狀其稱之也初無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

日知錄

下論登

四

於外何以得此乎此閔子騫所以爲孝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是孔子弟子三復是再三反復佩服不忘之意白圭是詩經篇中的說話其詩說白圭若玷缺了尚可磨得若言語差了則不可追悔矣乃是要謹言的意思子是女子妻是爲之妻門人記說南容之爲人常再三反復佩服白圭之詩而不忘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惟君子爲能謹言南容

之欲謹言如此可謂君子矣故孔子以兄之女而爲之妻蓋擇配而取其賢也狀且修身者固當以南容爲法擇配者尤當以孔子爲法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是魯大夫短命者顏子二十二而歿也亡字卽是有無的無字季康子問說

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從學者多矣不知弟

日知錄

下論登

五

子之中孰爲好學者乎孔子答說昔有顏回者好學不幸三十二而短命死矣今也則無好學者夫以孔門之賢如彼其多而夫子獨追稱顏子爲好學可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無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是顏子之父車是所乘之車梓是外  
棺卹是孔子之子名鯉徒行是徒步而行  
大夫是官之與聞國政者曰從其後者諫  
辭昔者顏淵死其父顏路不能厚塋乃請  
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梓孔子答說人  
之生子有才的有不才的雖是不同狀自  
其父視之皆謂之子其爲父子之情一也  
昔孔鯉死也只有棺而無梓吾未嘗徒步  
而行而賣車以買梓何也以吾嘗爲大夫  
受車於君名器所在不可舍之而徒行也  
吾旣不得爲鯉而舍車則又安得爲淵而  
舍車乎觀此則衾葬之宜用財之義處身  
之道皆可見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是傷痛聲昔者顏淵死夫子痛之說噫  
吾之道賴顏淵以傳今顏淵死則吾身雖  
存而道已無傳就如衾了的一般是天之  
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是哀之過夫人是說此人顏淵死夫子  
哭之而過於哀門人之從夫子者說夫子  
之哀過矣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  
乃問說果有慟乎卽有慟也乃亦理所宜  
狀者吾非爲此人慟又誰爲乎明其哭顏  
淵非他人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二三子是指顏子之門人說昔者顏淵死  
其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止之說不可蓋衾  
具當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門  
人不聽孔子之言而卒厚葬之故孔子責  
之說回雖吾之門人狀其平日與我恩義  
兼盡視之如父一般吾乃今日不得視之  
如子一般蓋鯉也死衾衾棺梓皆得其宜

而慙於子心今同之葬則不得其宜而不  
慙於子心矣是不得以視鯉者而視回也  
狀此寔非我之所爲乃爾之門人二三子  
之所爲也則所以使回不得安心於地下  
者誰之咎歟蓋所以譏責之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  
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卽是子路以其爲季氏家臣故謂之  
季路事鬼神是所以奉祭祀之道季路問

日進直解

下論卷

八

說鬼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道何  
如孔子答說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若未能  
致其誠敬以事人又焉能事鬼乎汝當先  
求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季路又問說死者  
人之所必有不知其道何如孔子答說人  
必先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  
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  
求其所以生者可也狀事人之道卽是事  
鬼之道生之道卽是死之道夫子雖不以

告子路實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狀

侍側是侍立於旁閭閻是和悅而爭的模  
樣行行是剛強的模樣侃侃是剛直的模式  
不得其死是不得正命而死昔者閔子  
侍立於夫子之旁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  
深厚蓋閭閻如也子路的氣象剛強有餘  
而柔弱則絕無蓋行行如也冉有子貢的  
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外見蓋侃侃如  
也四子之氣象雖有不同狀皆正大光明  
而無柔昧之私其中之所蘊可知矣固皆  
天下之英才也故夫子欣狀而樂蓋喜其  
造就之有地而傳道之有託耳狀子路剛  
強有取貨之理夫子因而警之說以吾觀  
之若由也似乎不得善終的一般若能克  
去其偏庶乎可免不然則有不可知者矣  
可不戒哉

日進直解

下論卷

九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爲是造作長府是藏貨財之所仍是因貫是事中是當理昔者魯人造作長府必是不當爲而爲者閔子騫因而諷之說魯有長府舊矣貨財亦足以爲藏矣今但因其舊事何如蓋治國以節用愛人爲要而土木之工則勞民傷財之大者苟非甚不得已不可興也今既有舊事可因則雖有敝壞亦只因而修葺可矣何必創新改作而後爲得乎閔子之言其意甚善故孔子稱之說斯人也言不妄發發則必當於理如今之論長府者是也豈非有益之善言乎觀夫子之稱許閔子如此則長府之不當改作也益可知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由是子路之名瑟是樂器古之爲士者無

禮記

卷之十

十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故不去琴瑟所以養性情也奚字解做何字堂是廳堂室是房室昔者子路好勇敢其鼓瑟常有壯鄙殺伐之聲乃勇氣之所爲也夫子斥之說吾之教人蓋以仁義禮樂養其中和之德者也門人之從學者學此而已今由之鼓瑟其聲乃如此殊非吾之所教者矣則何爲於我之門乎門人問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夫子曉之說汝遂以由爲不足敬耶蓋由之所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但未深入精微之奧耳譬如已升於堂但未入於房室的一般夫其未入室也雖猶有所未至然已升堂則所得亦多矣安可以其鼓瑟之未善而遽忽之哉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是顏孫師商是卜商都是孔子弟子愈字偁如勝字一般子貢問於孔子說門人

若顏孫師卜商二人者所造果孰爲勝孔  
子答說師也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是太  
過者也商也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是不  
及者也子貢又問說師既是過商既是不  
及然則師同勝於商與孔子答說不然道  
以中庸爲至不及的固不是中道那太過  
的也不是中道是太過也與不及的一般  
若能各勝其偏則皆可至於中不然則皆  
不得爲善也

日蓮直傳

卷之三

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是魯大夫周公是成王之叔爲周冢  
宰求是冉求聚斂是催科以收其財附益  
是增加的意思非吾徒是說不是我的門  
人鳴鼓是擊鼓攻是責伐昔者周公爲王  
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  
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  
民何以有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

稅以增益其富故孔子責之說求非吾之  
徒也蓋吾以仁義道德爲教爲吾徒者必  
當以正事人而不爲詭隨以惠養民而不  
爲撝尅今求所爲如此是黨惡而害民也  
斯其吾之徒乎爾小子輩當擊鼓相聚顯  
然以攻伐之可也聖人於誅絕之餘而猶  
使門人正之冀其改過亦可以見其愛人  
無已之心矣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嘯

日蓮直傳

卷之三

三

柴是高柴參是曾參師是顏孫師由是仲  
由都是孔子弟子愚是明智不足魯是遲  
鈍辟是務外少誠嘯是粗俗蓋人非性生  
之聖氣質必有所偏學也者正以變化其  
氣質也故孔子各舉四子之偏而告之說  
高柴之性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是其愚  
也曾參之性遲鈍而少警敏是其魯也顏  
孫師之性務爲容止而少至誠惻怛之意  
是其辟也仲由之性粗鄙凡陋而少溫潤

文雅之美是其嘒也然思與魯者必充之以學問辟者必本之以忠信嘒者必文之以禮樂狀後可進於聖人之道不狀亦卒偏而不得其中也可不知所自勵乎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回是顏回庶乎是與道相近譬如說差不多的一般屢是數空是家無所有賜是子貢之名受命是安於天命貨是貨財殖是

論語

卷下

十

生殖貨殖是言生財以致富也億是意度中是得其理孔子說人之爲學皆所以學道也而近道者鮮矣惟顏回資質既是高明學力又有深造雖未便能與道爲一蓋亦庶乎其爲一也狀又能安貧而不求富故每每空匱而家無所有此回之所以爲賢也若夫端木賜之爲人則不能受天之命而生財以求富固未若回之安貧矣狀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能由此

而充之則亦可進於道矣這是二子優劣之不同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是不爲惡之人踐是踐履迹是聖賢之成法入室是造乎精微之域譬如入於室內一般子張問於孔子說世有一等善而無惡之人其道何如孔子答說善人者質美而未學者也惟其質美故雖不必循塗守輒以踐聖賢之成法而自不至於爲

論語

卷下

十一

惡惟其未學故亦未能造乎精微之域而入聖人之室也夫其不踐迹而自不爲惡此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也不踐迹而亦不能入室此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若能充之以學則固可以爲君子爲聖人當不止於善人而已然則美質固可尙而學問之功亦豈可少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是言論篤是篤定與是許君子是有德

之人色莊是內無情實而但於辭色之間  
稱飾以欺人孔子說人藏其心情偽不可  
以易知故聽其言必觀其行狀後其人可  
知也若但以其言論篤寔而遂許其爲賢  
則未知其果是有德之人表裏如一而爲  
君子者乎抑亦心無情寔徒矜飾於辭色  
之間而爲色莊者乎有論篤之君子則吾  
之所與者安知果其人也亦有論篤之色  
莊則吾之所與者安知果非其人也狀則  
人豈可以言貌取之哉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  
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狀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是孔子弟子高柴字子羔費是邑名  
宰是邑長賊是害社是土神稷是穀神佞  
是以口給禦人昔者子路爲季氏家臣因  
欲舉子羔爲費邑之宰孔子責之說人必  
學以明理而後可以從仕子羔資質雖美

狀未嘗學若使之仕則不惟有妨於修己  
之功亦且有乖於治人之道豈不是害其  
人乎子路因夫子之責遂強辭以應之說  
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所當治也有社稷焉  
所當事也治民事神卽所以爲學又何必  
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而後乃爲學乎夫  
治民事神雖學者事狀必學之已成而後  
可以爲此初非可以仕而學爲其事也子  
路之言非其本心似其理屈辭窮而強爲  
之說以禦人耳故孔子不斥其非而直責  
之說所以惡夫人之佞者正謂其不問理  
之是非而徒取辦於口以求勝也狀則子  
路不惟失之妄舉而又失之強辨豈非君  
子所當深戒者乎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是輕遽的模樣千乘之國是地方百

里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攝是管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加以師旅是說有兵戰之事因是頻仍穀不熟曰飢菜不熟曰僅勇是強勇方是向知方是知向於義哂是微笑子路承夫子之問乃輕遽而對說若以千乘之國兩邊都是大國而管束於其間又加以師旅而常有兵戰之事又因以飢僅而荒歉之頻仍事勢之難爲也如此由也爲之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不退縮且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不變其心是則由之志也於是夫子微笑之蓋笑其言辭輕率非謂其志之不善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宗廟是奉事祖考之所宗廟之事蓋祭祀之事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頻曰同端是玄端禮服也章甫是禮冠相是贊禮者曰小者謙辭夫子問說赤也爾之志何如公西

赤對說禮樂之事不是說我則能之誠願卽其事而學焉彼宗廟之中有祭祀之事諸侯修好則有會同之事皆禮樂之所在也赤也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爲贊禮之小相焉序其儀節使君不失禮於神明審其應對使君不失禮於鄰國此則赤之志也

三子者出魯僭後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禮是恭敬辭遜之道讓是謙讓昔者諸子言志已畢子路冉有公西赤皆出獨曾皙在後乃問於夫子說適問三子者其言謂何夫子答說也只是各言其志而已無他說也會皙又問說夫子何笑仲由也夫子答說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國必以禮而後可治也狀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由也言辭急遽自負有才直任之而不讓則

亦有失於禮矣此吾所以笑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是本心之全德人而能仁則可以兼天下之善而無遺所以聖門學者只是求仁克是用力克去已是一身之私如耳要貪聲目要貪色之類復是還禮是天理之節文歸字譬如與字一般是稱許的意思顏淵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答說

目過直講

下論卷五

子

心德在人本無不具就中件件都有個節文所謂禮也人只是縱其一身之私把那天理壞了故不仁耳若能用力以勝其一身之私克之又克以至於無使天理節文無所蔽壞未嘗復還於我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不外是矣朕是理也不是一人有的乃天下之人所同具者也若果於一日之間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將稱許其仁是雖未必其盡知而秉懿

好德其理固如此也其效之甚速而至大

也如此朕事之由已者易由人者難今已是自家的私欲禮是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復皆在於我亦爲之而已矣而豈由人乎哉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如此朕此乃爲仁之功至精細處孔門弟子問仁者多惟顏子告之以此蓋顏子之學幾於聖人故以至精細者告之也

目過直講

下論卷五

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是孔子弟子姓冉名雍字仲弓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如郊祭廟祭之類仲弓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答說爲仁之道非敬則私意紛擾而仁之體不立非恕則恣己徇私而仁之用不行必也持已一於敬雖出門之時若可忽也而此敬常存如大賓之是見賓之大者敬



之大也雖使民之時若可忽也而此敬當  
存如大祭之是承祭之大者敬之大也卽  
出門使民如此則無時無事而不敬可知  
矣待人一於恕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  
亦不以之使下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  
亦不以之事上以人比己以己處人則無  
有不恕者矣由是而在邦則上得乎君下  
得乎民而邦人無怨之者由是而在家則  
父母悅其孝兄弟悅其友而家人無怨之  
者蓋能敬則內不失己之道能恕則外不  
失人之心故其效驗如此若有不然是吾  
敬恕之功有所未盡而不可不以自考者  
也於是仲弓對說雍之才質雖不聰敏請  
於夫子此言以身體之敬恕交免務期於  
邦家無怨而後已也蓋仲弓自量其力之  
可至故直任之而不辭如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  
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

憂何懼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姓司馬名牛君子是  
成德之人憂是憂恐懼是恐懼內省是自  
家省察於心疚是病司馬牛問於孔子說  
學也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  
何如孔子答說君子之人心常舒泰既不  
憂愁又不恐懼如斯而已司馬牛說君子  
之道大矣不憂不懼斯卽謂之君子矣乎  
夫子又答說汝以不憂不懼爲易能乎蓋  
其所以不憂不懼者不是勉強排遣而朕  
由其平日爲人光明正大無虧心虧行之  
事內自省察於心泰然自得無有一毫疚  
病處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縱  
有意外之患亦惟安於命而已而何憂懼  
之有夫以不憂不懼由於內省不疚如此  
苟非自修功至已幾乎成德之地者不能  
也曾是不足以爲君子乎

子張問明子曰沒濶之謂闇受之慙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是孔子弟子顏孫師字子張明是心中明白而無所蔽惑浸潤謂如水之浸灌滋潤入之以漸而不覺也謂是毀人之短膚是皮膚膚受謂身受禍也愬是訴己之冤子張問說如何可謂之明孔子答說見人之所見者不足以爲明也惟夫難察者而能察焉乃可以爲明也如譖人之短者

口述直譯

下論卷五

吉

固將冀吾之必信也使其太急其智猶易窺耳惟夫譖而浸潤焉者或乘吾之喜怒而暗肆中傷或因事之近似而巧爲誣陷微言冷語積之以漸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物一般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己之冤者固將激吾之必怒也使其少緩其情猶可見耳惟夫愬而膚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苦在至極或言我之受禍就在目前情狀危急事勢迫切譬如加到

身上一般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夫是二者言雖如此而設計則至深事本不情而用機則甚密若能察其爲僞而不行焉則是見理至真而不可欺以奸詐者矣豈不謂之明乎朕不特謂之明也若能於浸潤之謂膚受之愬而不行焉則是超然遠見而不蔽於近固非察察以爲明者矣豈不謂之遠乎是何也蓋難察者而能察焉則凡人之易見者皆無足言也其謂

口述直譯

下論卷五

吉

之明且遠也不亦宜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大羊之鞞

棘子成是衛大夫質是質朴文是文采駟是四馬鞞是皮之去毛者昔者周末文盛人皆習於利巧而無忠信之意故棘子成厭之說君子於言語動容接物行事之際亦惟質朴而已矣而何用文采爲乎蓋欲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也子貢答之說今人皆知有文而不知有質是偏也惜乎吾子之說崇本抑末到是個君子之意但意雖善而言則有病今言已出於舌雖四馬不能追及之矣何則忠信誠懇之謂質威儀文辭之謂文人之爲人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是文也與質一般質也與文一般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譬如虎豹犬羊之皮所以異者

論語集注

卷之十

子

以其有毛存焉而可以辨別之耳若去其毛則虎豹之皮亦與犬羊之皮一般何以別乎人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混而無辨是以虎豹犬羊之鞞而已矣朕則文豈可以遂廢哉夫棘子成矯當時之蔽故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是日有增加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辨是辨別惑是心之所不明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信是誠寔而無僞徙是遷義是理之所當爲者誠是實異是怪異子張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崇德又如何可以辨惑孔子答說崇德之事亦惟內外交修而已使心有不足則凡所爲者皆不能以有成使善不能遷則亦日趨於污下而已故必

論語集注

卷之十

子

存於心者常以忠信爲主而無一毫之欺詐又能於理之所當爲者以身從之而事欲其合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積累固可以日進於高明矣豈不是崇德之事至要辨惑當知惑之所在如人之生死有命非吾所能爲也今也愛其人便要他生惡其人便要他死既已勞心於無用矣况此一人耳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則吾之胸中已交戰而不能自定矣而又

何以欲人之生死乎是惑也這就是詩經中說的人但欲富耳不知富貴在天有不可求者人雖百計求之誠何足以致富亦祇見其妄動而取人之惟異耳朕則以愛惡而欲人之生死者亦祇足以取異而已矣豈非惑之甚乎夫能於此而辨之則惑可得而去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日進直講

下論卷五

无

片言是一言之間折是剖斷明白而人皆信服獄是爭訟由是子路的名宿是隔夜諾是有所許於人子路無宿諾是門人說的孔子說人之爭訟者各要求勝情僞千狀聽訟者雖極力以鞠之尚有不得其情者矣若能於一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當其情而人無不信服之者其惟仲由也與蓋由之爲人也忠信而明決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能片言而折獄

也門人因夫子之言而遂記之說子路平日爲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而應承之矣則必急於踐其言曾未有經宿而不行者也夫以子路之忠信如此則其所以取信於人者固以其養之有素也夫豈一時而朕者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諸心者倦是倦怠行是施諸事者忠是盡心而無僞子張問

日進直講

下論卷五

无

於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答說爲政者孰無所存之心但始雖如此而其終不免於倦怠則其爲政不過苟且而已必也居之無倦如何養民而使之得所如何教民而使之成俗念念在茲不以時之久遠而少有懈惰之意則政自有恒而德澤可及於民矣爲政者孰無所行之事但事雖如此而不本於真心則其爲政不過虛文而已必也行之以忠凡制田里以養民

興學校以教民皆本於真德寔意而不徒  
爲粉飾之具則政皆寔事而德澤可及於  
民矣夫是道也小而治一邑大而治一國  
又大而治天下皆不外此有爲政之責者  
可不知所務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魯大夫帥是倡帥季康子問於  
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對說所謂

白蓮直解

下論卷五

手

政者不是徒以法制把持而已也蓋必先  
正其身而於人之不正者乃以正之故謂  
之政耳夫以政之爲義如此則其事雖行  
於下而其本則係於上子苟能反身修德  
而所以倡帥乎民者一出於正則民自化  
之莫不敦倫理守法度而無有邪惡者矣  
其誰敢不正乎不朕則雖日撻而求其正  
不可得也朕則爲政者可徒求之人而已  
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偃

無道是爲惡者有道是爲善者君子是指  
在上者言小人是指出在下者言偃字解做  
仆字是靡朕而倒的意思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說惡人不去則善人受害若將那爲  
惡而無道者殺了以成就那爲善而有道

白蓮直解

下論卷五

手

者何如孔子對說民之善惡顧所以倡之  
者何如耳今以子之爲政則何用殺乎子  
誠欲善而躬行以率之則民自歸於善矣  
何也那在上的君子其德譬如風一般在  
下的小人其德譬如草一般若草而加之  
以風無不偃仆若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  
不順從此乃理之必朕者也朕則欲民之  
善亦反諸其身而已矣而何以殺爲哉孔  
子此言不止爲康子告凡爲政者皆所當

知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質是質寔直是正直察言觀色是察人之言語觀人之顏色以驗在己之得失慮以下人是常思謙讓而居人之下達是所行順利孔子告子張說汝之所謂聞者固不可謂達矣狀所謂達者何如夫達也者必是質實而無有於巧僞正直而無有於私

日連直譯

下論卷五

三

曲又且好義而所行皆合乎天理之正其爲人之善如此狀又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焉又不敢以賢知先人而常思謙讓居人之下焉夫既有自修之實行而又有處人之心可謂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者矣夫是以在邦而上得於君下宜於民無有不達者焉在家而父母悅之兄弟悅之無有不達者焉蓋德修於己而人自信之

故所行自無窒礙也這便謂之達若彼以虛譽聞於人者何足以語此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是孔子弟子舞雩是祭天禱雨的去處崇是口有增加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修是治而去之慝是惡之藏匿於心者

日連直譯

下論卷五

三

辨是辨明惑是疑惑攻是克伐一朝是一時忿是忿恨昔者孔子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說吾之有德如何可崇吾之有慝如何可修吾之有惑如何可辨孔子以其問之切於己也故美之曰善哉汝之問乎夫人心不可以兩用若爲其事而卽計其功則天理奪於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志專一功夫無間善將日積而

不自知矣非崇德與人惟慙於責已而重於責人愿之所以不修也若能專於攻己之惡而不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惡無所匿矣非修愿與若夫一時之忿恨甚小乃不能自制而遂至於喪亡其身因以連及於父母則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與能於此而不行焉則固有以辨其惑矣

日進直錄

下論卷

語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鄉也譬如說前者一般富是所包者廣臯陶是舜之臣伊尹是湯之臣昔者樊遲未達仁知之肯夫子既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而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

子夏乃問說鄉者吾見夫子而問知夫子告我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謂也於是子夏嘆說富哉夫子之言乎蓋所包者廣不止爲知而言也何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舉陶其直者也則舉而任之爲士師由是天下之人皆化爲仁而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伊尹其直者也則舉而任之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皆化爲仁而不仁者遠矣舉臯陶舉伊尹所謂舉直錯諸枉也知也不仁者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仁也是於知人之中卽寓愛人之理夫子之言蓋非專爲知而發矣

日進直錄

下論卷

孟子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友是朋友輔是相助的意思仁是心之全德曾子說君子之學所以求仁也使無朋友以輔助之固不足以有成朕使會友而不以文則羣居終日

以友者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

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衆職赦  
是寬宥昔者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  
於孔子孔子答說宰兼衆職若不分任於  
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  
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人

之有過其大者固不可不懲朕使詰責其  
細小則人何以展布故必於小過而寬宥  
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又必於賢而有  
德者才而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  
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爲政之道仲弓  
又問說賢才之伏無盡而一人之智有限  
焉能盡知賢才而舉之乎孔子又答說賢  
才之在世也汝雖不能盡知朕豈無一人知  
之者乎汝雖有所不知朕豈無一人知之  
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汝  
之所不知者人亦將舉之矣其孰肯舍而  
不我告哉舉其所知者於已而付其所不  
知者於人又何患賢才之不能盡舉乎卽  
此觀之則聖賢用心大小之不同亦可見  
矣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禮只是序樂只是和指是安世的意思苟  
是苟且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  
名者豈爲迂哉蓋以爲政之道必當先於  
正名也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爲君  
臣非父子而強爲父子則稱謂之間必舛  
有礙言如何順言不順則凡有所爲人皆  
不服事如何成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禮  
樂如何可與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  
得以幸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中  
刑罰不中則民不知趨避而無安身之地  
何所指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  
於此故君子不名則已名之必欲其可言  
不然不敢以爲名也不言則已言之必欲  
其可行不舛不敢以爲言也夫名必可言  
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  
而禮樂興而行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  
爲政不在乎他亦惟於言之稱名者求當

其寔無所苟且而已舛則吾之欲先正名  
也意正爲此豈故爲迂者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誦是讀詩是詩經三百是詩經篇數有三  
百之多授是與授之以政是說與之以位  
而使之行政達是通達使於四方是將若  
之命而出使於各國專對是獨自應對奚  
字解做何字孔子說詩之爲經也本乎人  
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  
得失故讀之者必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  
平而不激亢多所諷喻而不直達故讀之  
者必長於言若讀詩三百可謂多矣乃授  
之以政而不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  
獨自應對則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  
讀者同矣故曰雖多亦奚以爲蓋窮經必  
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  
記問之學不足貴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今是教使孔子說人君雖所以治人而必  
先於自治其身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  
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發諛佞  
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  
雖不待於教使而自朕各歸於善無敢有  
違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盡言動不能  
謹聲色亂其聰明便佞惑其心志則民不  
服雖教使之爲善亦有不從者矣蓋身乃

論語

卷之十

四

天下國家之本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有天  
下國家者不可不謹於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

適字解做往字衛是衛國冉有是孔子弟  
子僕是御車之僕庶是衆多加是增益昔  
者孔子往衛國去冉有爲御車之僕孔子  
見衛國人民衆多乃嘆說庶矣哉衛之民

也冉有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庶朕當不  
止於庶而已也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  
加之孔子答說庶而不富則將散之四方  
亦不保其庶矣必也制爲田里薄其賦歛  
使百姓每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纔是個  
克定之國冉有又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  
富朕亦不止於富而已也不知既富之後  
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答說富而不教則  
近於禽獸亦不保其富矣必也設爲學校  
教之禮義使百姓每孝親敬長而成善美  
之俗纔是個有道之國聖賢一問答之間  
而王道悉備於此誠萬世爲治者之法程  
也

論語

卷之十

聖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也  
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洽孔子說明  
王不作而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  
受命而興以仁義教養天下朕亦不可遽

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至於三十年之久  
賦後浸灌之澤深入民心而天下悉惇於  
熙皞之中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孔子言  
此欲爲君者知夫非王道不可以治天下  
非悠久不可以爲王道彼霸術之淺近者  
固所不足道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禮記

卷之

聖

冉子是冉有朝是季氏的私朝晏是晚政  
是國政事是家事以是用與聞是參與其  
聞而得聞其說古者大夫雖致仕猶得與  
聞國政昔者冉有爲季氏宰朝於季氏而  
退孔子同說何退朝之晚也冉有對說因  
有國政議處是以來遲孔子說此必季氏  
之私事非國政也如有國政則吾嘗爲大  
夫雖已致仕不用猶得以與聞之今既不  
聞則是非國政也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  
政豈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

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所以  
正明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禮記

卷之

聖

日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  
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喪是喪亡樂是喜樂違是違背定公又問  
說一言與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不好的  
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亦有之乎孔子對  
說一言之間便未可如此遽期其效也然  
亦有之今時人有一句話說我不是喜樂  
爲君只是爲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奉承  
我無敢違背這便是所樂也時人之言如  
此自今言之如其所言而善有益於生民  
有利於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違  
背則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  
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傷  
於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違背

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爲國矣然則惟言莫達之一言豈不可以必期於喪邦乎可見人君當以從諫爲聖而不可以人之承順爲忠若不論理之是非而只欲人之從已則忠言不至蒙蔽日深實亂亡之道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是地名宰是邑長速是急速小利是

自通直譯

下論卷五

望

小小的便宜達是通達昔者子夏爲莒父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答說行政必須有漸不可只要緊速求目前之效又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何也政以能達爲貴然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只要緊速求目前之效則急遽無序前者擁後者滯而反不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爲貴然必志量廣大而後大事可成也若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則其

心已足無復遠望那大事如何成得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蓋子夏有近小之病故孔子教之如此其寔爲政之道不外此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見於貌者敬是恭之本於心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夷狄是外國樊遲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仁之道孔子答說仁本於心朕體事

自通直譯

下論卷五

望

而無不在故爲仁者必隨事而體之如靜而居處便要恭莊而不敢惰慢則仁即在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敬謹而不敢怠忽則仁即在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仁即在與人之時矣朕又不可少有間斷必是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無須臾之違雖到那夷狄患難之中也只守之而不可棄失况平居乎如此則心無不存而仁不外是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  
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哉  
抑亦可以爲次矣

宗族是同宗一族之人萬二千五百家爲  
鄉五百家爲黨信是信實果是果決硜硜  
是堅確的模樣小人是狹小之人非爲惡  
之小人也子貢問說才行相兼者固可以  
爲士矣不知士之次一等者何如孔子答  
說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硜與其行不足

曰志士

卷之五

吳

寧可才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  
皆稱其孝善事其兄而鄉黨皆稱其弟此  
其才雖不足而大本則不失亦可以爲次  
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士之又次一等  
者何如孔子答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  
必硜與其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  
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欲其信  
寔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欲其果決  
是乃識量淺狹硜硜堅固拘小之人也

此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爲自守  
較之放恣者猶有可取抑亦可以爲又次  
一等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  
道而行者也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  
人進取是進而取法於上有所不爲是不  
爲非禮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爲至若得

曰志士

卷之五

吳

那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教之固可  
以副吾傳道之托但民之鮮能也久斯人  
不可得而與之矣硜道不可卒孤下此而  
求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所以有取  
於狂狷者何也蓋小廉曲謹之人未必能  
振拔而有爲也若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  
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向仁  
之志則可嘉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  
硜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勝

可尚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使  
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以進於道則今日  
之狂狷固他日成就之中行也傳道之托  
舍斯人其誰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無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之意孔子  
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與人亦異蓋  
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則必同寅協恭而  
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

卷五

卷五

卷五

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和矣而却不與人  
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而不敢屈撓  
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就未嘗不論是非  
而苟隨於人焉小人之心私其與人也則  
巧言令色而有阿比之意屈法以任其黨  
附背道以恣其詭隨何其同也然雖同矣  
而却不與人和苟有可私已處則便挾勢  
以相傾爭利以相害未嘗開心見誠而泛  
愛於人焉君子之和似乎同而定非同小

人之同似乎和而定非和人惟察識於此  
則君子小人可得而知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  
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  
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事是服事說是喜悅器之是隨人材器之  
所長而使之求備是求其全備孔子說君  
子小人立心不同其爲人亦不同那君子  
之人容易服事却難取其喜悅何也君子

卷五

卷五

卷五

之心公若或悅之以聲色貨利悅之以諛  
佞嬉遊有不出乎道理之正則反見憎惡  
而不足以得其歡心如此似乎難爲人的  
一般及其使人則各隨其器之所長而不  
責備焉豈不是於爭而難悅若彼小人則  
難於服事却易取其喜悅何也小人之心  
私若悅之以聲色貨利悅之以諛佞嬉遊  
雖不出於道理之正然投其所欲即可得  
其歡心如此似乎容易服事一般及其使

人也則求全責備而不恕人之所不能焉  
豈不是難事而易覓聖人分別君子小人  
之情狀如此茲欲人以君子自勉而不可  
流於小人之歸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強勇毅是堅忍木是質朴訥是遲鈍  
仁是心之德孔子說仁也者天理之在人  
心者也人惟從欲而心逐於外其去仁也  
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者堅忍而

卷之九

論語

季

不餒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  
這四樣資質雖未卽可以爲仁也而寔與  
仁相近何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  
數少則理之分數多木訥則不至於外馳  
心不馳於外則有存於內豈不與仁相近  
乎有是質者若能充之以學則其爲仁也  
易豈但近而已哉不佞亦徒美質而已而  
不足以爲仁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善人是良善而無惡之人卽字解做就字

戎是兵孔子說法制把持者不可以得民

心故莫如教朕使無異心寔意以教之亦

不可以得民心也若夫善而無惡之人使

之居上以教民則其訓誨之間皆真心實

意之所在由是積而至於七年之久則民

心必朕固結莫不親其上死其長而不忍

背叛於是而使之被堅執銳以就兵戎則

必衛護其主勇往直前而不肯後故曰亦

卷之九

論語

季

可以卽戎矣朕此特就善人而言若夫聖  
人在上以善教其民則固可以無敵於天  
下豈但僅可卽戎而已哉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是孔子弟子姓原名憲恥是愧恥穀是

做官的俸祿原憲問於孔子說人不可以

無恥不知如何是可恥之事孔子答說可

恥莫如苟祿如邦國有道明君在上言聽

計從固君子出仕之時朕其仕也將以行

道而有益於時也今乃不能行道無所建  
立只喫人之俸祿至若邦國無道上無明  
君言不聽而計不從則不可以仕矣乃不  
能引去儼然居位只喫人之俸祿夫祿所  
以報功也不能有爲而食是素餐也不可  
有爲而食是貪饕也國家所以制祿之意  
爲何吾所以食祿之理爲何而乃苟焉如  
此不亦視顏乎哉是可恥之甚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是學者之稱懷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  
處孔子說人而不學者無足言也若夫謂  
之士者固學而求道之人也必是以天地  
四方爲志以聖賢道義爲心雖處困窮艱  
苦而無所顧慕於外雖處富貴安逸而無  
所沉溺於中朕後可以謂之士若乃名爲  
學道之人而心意所懷惟在便安之處或  
恣恣於飲食宮室之美或恣恣於般樂遊  
豫之私則是識趣卑陋而不能超脫乎庸

凡志氣墮墜而不可進修乎德業名雖爲  
士亦何足以爲士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  
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說存乎仁者有本有末學者不可不  
知輕重於其間如有德之人和順積中英  
華發外必朕有言若不能言必非有德者  
也至於有言者則不必有德焉何也有君  
子之言有色莊之言今惟其言而已則安  
知非色莊者乎故未可遽信其德也仁者  
心無私累見義必爲自朕有勇若不勇必  
非仁者也至於勇者則不必其有仁焉何  
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今惟其勇而  
已則安知非血氣者乎故未可遽信其仁  
也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  
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此自修者所以貴  
務本而觀人者不可徒取其末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

仁是天理凡合理者便是仁不合理者便是  
是不仁孔子說仁乃心之德心存則仁存  
心放則仁失朕存之則難放之甚易如君  
子之人志於仁者也其所爲者固皆天理  
之事朕毫髮之間心不在焉則不合乎理  
理者亦有之矣至於小人本心已失無所  
忌憚其所爲者莫非忍心害理之事固未  
有一時一事合乎天理者也夫人而不仁  
不可以爲人則小人固當爲戒朕以君子  
而尚有不仁者焉則操存省察之功豈可  
有一時之間也哉

子曰爲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是辭命禪讓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  
夫草是草藥創是造討是尋究論是義論  
行人是掌使之官修飾是增損之東里是  
地名子產所居潤色是加以文采孔子說

皇朝通志

卷五

五

鄭小國也而處乎晉楚大國之間其勢常

危朕惟有賢能用之而各當其才故有  
以保其安如有事於他國而道其情或他  
國有事於我而答其意則有辭命之事也  
鄭國之爲辭命不肯苟朕必先使禪讓造  
爲草藥蓋禪讓善謀故使之草創而立其  
大意焉朕不可以遽定也世叔熟於典故  
則使之尋究其得失議論其是非朕不能  
無有餘不足也行人子羽善於筆削則使

皇朝通志

卷五

五

之增其所不足損其所有餘朕又不可祖  
鄭無文則使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  
采焉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  
成如此此其所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  
鮮有愆謬者也朕卽是而觀則四子者不  
止有其才而已而定有體國之誠意思已  
之公心今觀其各輪所見既不嫌於見已  
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爲形己之短則是  
同心共濟惟知爲國而已向使少有彼此

於其間則較忌怨尤之不暇亦何以善其事而利於國乎此可爲人臣共事者之法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鬲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管仲是齊大夫人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也是齊大夫駢邑是地名伯是所封之邑三百是三百家疏是菜齒是年沒齒是說終身或人又問說齊大夫有管仲者其人何如孔子答說斯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

禮記

下篇卷五

五

蓋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尤人之所不堪也苟非有以甚服其心無不怨者今觀桓公以管仲有功乃奪伯氏所封駢邑三百家之衆以與管仲伯氏雖食菜飯以終其身曾無怨言夫奪人之有以致其窮約終身而無怨則何以甚服其心可知矣服人至於如此則其功可知矣是則管仲之爲人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

大夫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國之卿天下所稱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是兩個小國大夫是任國政者孔子說人之材各有所宜用人者必當因其材而用之如孟公綽之爲人廉靜寡欲而短於才可以任簡而不可以任繁者也若使爲家臣之長則雖趙魏之家以爲之而有餘蓋家老以率領羣僚惟端謹者宜之公

禮記

下篇卷五

五

綽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使之爲大夫則雖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事之臣必有才者而後可以理煩治劇公綽短於才則固不可以爲此矣夫趙魏之老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爲况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也而亦使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是皆不

得其用也。惟夫宜簡而簡，宜繁而繁，則人各稱職而事無不理。苟可用者無不得其用矣。此用人者所以必貴於知人而善任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朕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曰：字還是孔子說利是財，利義是天理所當。朕者危是危，難授是與人命是生命久要是舊時所約平生是平日。孔子又說兼

皇朝書

卷五

五

四子之長而文以禮樂固可以爲成人矣。朕今時所謂成人者，何必如此？只是見財利之來便思量義之當否，合於義便取，不合於義必不敢。他見君父有危難，便捨身以赴。把生命與人不肯苟免，以至與朋友相約不止，近時的不肯負他，便是日久的也。必要如約不肯忘了平生所許的言語，有這等忠信之寔，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也可以爲成人而立於天地之間矣。

這又因子路之所能者而告也

卜論卷五終

日進直講五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嘉靖三十一年  
拱以翰林編修與檢討陳以勤同爲裕王講官進  
講四子書先訓句解次敷陳大義蓋從日講之例  
裕王卽穆宗也時拱已遷國子祭酒於嘉靖庚申  
編次成帙千頃堂書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學  
庸至論語子路問成人章止蓋未全之本也

# 大學新編五卷

〔明〕劉元卿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南溪劉氏  
家塾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新編》  
五卷《提要》

## 題大學新編

陽明子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  
矣約哉其言之也夫誠意所以  
正心也正心所以脩身也知脩  
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謂之格物  
謂之知之至何也物有本末知

序

末而不知本知未至也知未至  
未窮乎物始也可謂格物歟格  
之云徹也徹本末而一以貫之  
之謂也故曰知脩身為本謂之  
格物謂之知之至脩身誠意而  
已誠者天道善之至者也動以

天則意誠以言乎心謂之正以言乎身謂之脩以言乎家國天下謂之齊治均平故誠也者一以貫乎天下國家之善物也格此者為格物知此者為知至總之誠意而已大學言誠意中庸

序

二

言至誠一也誠天載也無聲無臭至也誠其意止於至善則至誠之說也曰明善曰知天則格物致知之說也大學舉其要中庸推其詳斯經緯之說信也嗟乎予獨恨石經之不蚤見於王

子之世也見於王子之世則紛紛之說可無辨也何也物有本末註格物也知止知本知所先後此謂知之至註致知抑加詳已諸所為註可無也奚有於紛紛之辨豈惟不必辨亦不必冠

序

三

良於知訓格為正也或以為然則良知之說非歟曰不為非也言明德則良知具矣加良於致知之知則非其指訓正於格物之格則失其義故予以石經不見於王子之世為恨也石經傳

自鄒憲僉唐天官郎得之上於朝於是此本稍稍流傳人間而耿師最深尊信之王大常嗣為表章予每讀不忍去手偶從政暇畧疏其義更綴以本朝諸儒發明語已復竊比耿師所著小

序

四

學繫廣義四篇於其後合名為大學新編云若石經之可據與否則鄭端簡諸先生之論具矣萬歷乙未七月安福劉元卿識

大學新編目錄

安福今錄  
花廳  
劉元卿調山

一卷

石經大學白文 並跋

二卷

石經大學畧疏

三卷

石經大學發明

四卷

大學新編 目錄

大學廣義上

其一廣明德親民止至善

明親第一 止善第二

本仁第三 孝弟慈第四

其二廣正心誠意

尊心第一 無逸篇 論正心

閑道第二 道術 仙佛 老莊

防意第三 酒色 土木 祥瑞

後肆 盤遊 宴樂

卷五

大學廣義下

其三廣修身齊家

大學第一 母后第二

貴戚第三 中官第四

其四廣治國平天下

用人第一 任賢 遣使 論相

講官 任將 聽言

守令

大學新編 目錄

二

理財第二 節用 聚斂 私藏

附編中引用姓氏

餘姚王氏守仁 字伯庭 號陽明

泰和羅氏欽順 字允升 號整庵

安福鄒氏守益 字謙之 號東廓

泰州王氏良 字汝止 號心齋 泰州安豐場人

吉水羅氏洪先 字達夫 號念庵

建昌羅氏汝芳 字韓德 號近溪 江西南城人

黃安耿氏定向 字在倫

婺源潘氏士漢 字去華

大學新編 姓氏

一

豐城李氏材

閩中牛氏應元

耿仲子定理 字子庸

王大常時槐 字子樞

鄒憲僉德涵 字汝海

鄒翰吉德溥 字汝光

張吉州振之



大學新編卷之一

石經大學古文

鄭端簡公古言云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元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柏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希獮山陰景氏溫陵蔡氏清甫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徐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

大學新編 白文卷一

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銜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朱儒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緝蠻黃鳥止於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大學新編 白文卷一

二

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星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思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誨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大學新編 自文卷一

二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

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

大學新編 自文卷一

四

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道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易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

大學新編 白文卷一

五

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是故君子有大

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無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大學新編 白文卷一

六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歲丁丑余得是本於吉州張公乃今翰吉安成鄒汝光氏所寄竊疑好異者之爲也錄一通簡之不

後詳其旨歸矣癸未夏秋間讀易公暇粗有會解  
偶思大學中庸二書若與夫子大小象相類會有  
遺鄭端簡公古言者中一段述石經及賈逵經緯  
之說始取是本三四讀之津津乎若有契也獨以  
世傳元註久迷之言孰與元信則從而覈之師門  
授受厥有淵源若史可考按史元受之馬融韓恂而傳之小戴聖所傳  
出石若孟卿高堂生而非秘府之藏也述父徽與  
其師且子春俱受業劉歆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嚴屋  
間歸秘府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五家之儒皆  
不可得見故迷之傳歆出也其後迷官中秘又著  
禮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篇言為學者所宗于時  
友人鄭眾與迷齊名俱有解而馬融推迷最精迷

大學新編

白文卷一

七

故獨行于世眾解不行故迷之言可據也今年夏見翰吉于都門因知  
此本出其先兄憲僉君從石刻抄出間以詢諸縉  
紳長者或謂四明豐氏家有之于是乎始信向者  
之傳有自也自李唐後元註盛行學者雖見此刻  
畧不復省格物之解既為聚訟而大學亦若存若  
亡嗚呼自非吾聖祖有修身釋格致之言與此本  
幸而復存于世則是書雖為學者傳誦亦何所據  
而為人德之門哉經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意者其  
在茲乎絲竹之聲大一之精其光燿燿其音鋒鋒

敬識篇末以論諸同志君子唐伯元跋

大學新編

白文卷一

八

大學新編卷之二

石經大學畧疏

註疏以釋經也經或易明翻以註疏掩之何有  
爲贅已乎畧疏稍疏其義意明則止乃達者舉  
身卽經無所事經也又安用疏

大學之道 至 則近道矣

大學者學爲大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與本  
人狹小之學止爲一身者不同然其道只在明明  
德而已明德吾之本心原與天下同體故欲明明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德只在親民明吾之明德以親民此至善之道也  
學大人之學者在止於此而已蓋惟本然之德謂  
之至德昭吾本然之德親吾同體之民不假作爲  
不資才智命之曰至善古之人知止於此矣故欲  
平天下求之國欲治國求之家欲齊家求之身身  
之主爲心卽明德也惟意有不誠卽德有不實故  
大學之要惟在誠意以明其明德而已然德本自  
明人所以卒不能明之者正爲不知此物乃天下  
國家之本而天下國家特具末耳格物者格究夫

物之本而立之立其本則天下國家無不理齊治  
均平無不貫是謂知所先是謂知止是謂知本是  
謂知之至而大學之道庶乎其近之矣

詩云緝蠻黃鳥 至 惟民所止

此承上文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言言人所以無  
得于道者患在不知止耳故引緝蠻之詩興之言  
黃鳥微物其棲身之所尙知揀個山深樹密的好  
處乃人爲萬物之靈可鹵莽過了一生不曉得尋  
個安身立命之處反至不如鳥乎夫知止則無攝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惑無紛擾心意安閒念慮精專未有不得者得此  
至善而止之真如王者之都寬平廣大無所不通  
安穩便益無復可虞故詩又曰邦畿千里惟民所  
止夫曰邦畿千里可見其道甚大誠合天下國家  
而一以貫之曰惟民所止則又至簡至易人人所  
得止者人亦何不求止于此却要占個小蹊徑終  
身封閉卒不可以適道謂之何也

子曰聽訟 至 而後天下平

上言知止於至善是大學之始條理此以下却明

止至善乃所以修身而爲齊治均平之本也故又引夫子之言言聽訟非難難于使民無訟使民無訟蓋以誠意爲政者也上不愛其情而民有不用情者乎民用其情而有盡其無情之辭者乎此其所以畏民志者誠大非徒用明用威而已夫是之謂知本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未有本亂而未治者也未有躬不自厚而能厚於所薄者也蓋本未厚薄物之情也明於物之情非格物歟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灼然知得修身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三

爲本一貫於家國天下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知至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二修身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

所謂誠其意者 至 必誠其意

夫所謂誠其意者何如誠者天之道也人之真心也意之所發不能如其真心卽謂之不誠不誠卽謂之欺蓋吾人之心本自虛明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所謂明德也卽誠也惟意所好惡何于一己之私便是不誠此一念不誠雖是隱微然人心至靈

誰能欺得總來只是自欺而已試觀惡惡臭的只是可惡則惡何曾作惡好好色的只是可好則好何曾作好今使天下之好惡皆如此乃是吾心無偏無黨之本然乃可以自慊于心求自慊于心所謂慎其獨也所謂毋自欺也觀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其善而人之洞見肺肝如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到底豈能欺得天下人總是欺了自家故君子小人之分只在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能誠意則心廣體胖作德日休不誠意則消沮閉藏心勞日拙此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四

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以誠其意而惟恐其好惡一偏卒流于自欺之小人也

所謂修身 至 在正其心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豈其耳目口鼻之形足以通天下之志哉則亦惟此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心與人相通焉耳今身之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正者則心之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是則心卽身已試看人心視聽飲食如故而心一不在則不能見聞知味故顏

淵問仁孔子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夫仁何闕  
于視聽言動而孔子言仁則曰視聽言動云者此  
心外無身之說也故謂修身之在正心者以心之  
忿懣好樂通于身而言也又謂齊家之在修身者  
以心之愛敬賤惡通于人而言也又謂治國之在  
齊家平天下之在治國者以心之好惡通于國與  
天下而言也一正心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  
下平矣而其要只在慎獨故大學以誠意爲要  
所謂齊其家 至 齊其家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五

人一身與家人相接其情不過五者曰親愛曰賤  
惡曰畏敬曰哀矜曰敖惰五者雖是人情所必有  
然必至虛至平不隨着情去方纔用得停當若隨  
着親愛畏敬哀矜之情常偏在好一邊就其中有  
不當好者也只去好了隨着賤惡敖惰之情常偏  
在惡一邊就其中有不當惡者也只去惡了故天  
下鮮有偏于好而能知其惡偏于惡而能知其美  
者則偏之害大也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夫至于莫知其子之惡家之不齊孰

甚焉所以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或曰偏之爲  
害止于家乎曰好惡一偏是謂拂人性天下不可  
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于家故以修身齊家言之  
所謂治國 至 在齊其家

此言君子誠能修身以教家則國與天下特舉此  
措之耳故云所謂治國必齊家者家乃國之本若  
不能修身教家又將何以教國人故修身君子則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何也孝也弟也慈也明德  
之至善也明明德以修身則既本諸孝弟慈以行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六

之家矣然孝者國所以事君弟者國所以事長慈  
者國所以使眾家國不同吾心則一是故一人孝  
則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人弟則一家讓而一國  
興讓一人貪戾則一國作亂可見人心本同此威  
役應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故曰一言信  
事一人定國正此之謂也君子又豈必出家而後  
成教于國乎若必出家而後教國是學養子而後  
嫌者也觀于如保赤子之詩則知爲母者心誠求  
中于下之欲其所失必不違爲君者心誠求通于

國人之志其所失亦必不違心同故也所以治國只在修身以齊其家耳故觀于宜其家人之詩則知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觀于宜兄弟之詩則知宜其兄弟然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兄弟觀于其儀不忒之詩則知人君爲民儀則必是止慈止孝能恭能友足以爲法然後百姓法之若有一毫差錯便是其儀忒了何以能正四國乎由此三詩而觀可見人必先修身以齊家然後可以治國所以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七

說治國在齊其家正謂此也齊家治國前下發盡至此又引三詩來說蓋詩可歌咏極能使人感發興起古人讀此詩都體貼到君子學問上來便動齊家教國意思即見得古人誦詩而達于政處且所引宜字甚有味人所以不能宜于家人宜于兄弟豈盡家人兄弟之過自家正有多少不相宜處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則其身正而家國天下歸之所謂平天下 至 民之父母

承上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天下與國雖

不同而無不同之心心即老老長長恤孤之心所謂明德之至善也矩也君子明其孝之德以孝老而民興孝明其弟之德以長長而民興弟明其慈之德以恤孤而民不倍此人心之同然又會有國與天下之異乎是以君子執此矩以度之于上下前後左右與之同其好惡自可以平天下之情所謂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者也夫君子有此絜矩之道則蕩蕩平平無所偏着相親相愛無所乖忤即此便是樂體即此便是以父母天下爲王道改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八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只此同其好惡便是民之父母可見能絜矩者天下無不愛戴又何患天下之不平乎

秦誓口若有一個臣 至 天下僂矣

承上言平天下之道要緊在于公好惡而公好惡之大者莫如用人人君誠得個好大臣付之以進退人才之在然後用舍得宜而國家蒙利也故引秦誓言若有个斷斷休休之臣能容天下之善使

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在位必能保我子孫保我黎



民庶其有利于國若是個不良之臣只愛逞自己才能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度短才蔽賢定不能容天下之善使諛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事都弄壞如何能保我子孫黎民祇以危殆其國耳唯仁人于媚嫉之人逆諸四夷不許他同住在中國以爲善人之害正是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仁人之心惟恐善類爲人所中傷爲之維持調護使得以長爲國家之利又惟恐此輩屏絕不遠得以中傷善類而禍

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此可見賢人能利國家舉之不可不先也若見賢不能舉或雖舉用又遲疑延緩不能速用是全以國家事委之天命豈是道理不善之人妨賢病國退之不可不遠也若見不善不能退或雖退又優柔容忍不能逆諸遠方使之鑽刺使用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是以姑息之心待惡人豈不是過當是故人君用賢當急去邪當斷當斷而不斷或乃喜其柔媚順己反信用他是好人之所惡當

急而不急或乃嫌其剛直拂己反疎遠他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是本人之性今却拂人之本性人心既失天命決去災害必及其身觀于小雅之詩言尹氏爲大師民所瞻仰則知有國者尤不可不慎一或好惡徇于一己之偏將爲天下僂矣夫不能與人同好惡其害乃至如此爲人君者豈可徇一時之喜怒使用舍倒置賢不肖淆亂而遂禍天下且自禍其身也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至 葬其財者也

承上言好惡公則子孫黎民受其利好惡私則至于爲天下僂可見有家國者第一要緊是修德所以君子必先慎乎德蓋必由己心以體天下人之心務令德周于百姓兢兢焉惟恐有一毫偏黨既能有德則人民土地財用自然無所不有慎德便是能繫矩至此又說出財用來蓋以後世之君只愁用度不足以至好貨心起便損壞本然明德却不知能慎德便能得民心財貨用之不盡可見德是根本財用雖不可缺譬之草木根本既固枝梢

商茂也若把德看得迂遠反把財看得切近專去聚歛則是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是故財聚則民散失眾則失國也財散則民聚得眾則得國也觀惟善爲寶之說正得眾得國之道也觀悖入悖出之機正失眾失國之由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天命亦何常之有故舅犯以仁親爲寶不以亡國得國爲意蓋真有見于本末之辨也卽是而觀以仁爲寶者謂之仁人仁者散財以得民是以財來榮吾之身以寶爲寶者謂

之不仁之人不仁者亡身以殖貨是捨此身以殖生財貨此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且仁者雖不聚財而未嘗不得財蓋上好仁則下好義豈有好義之民不終事君而反至于離叛者乎則悖出之患固知其必無矣是仁者恆以散財之道聚財而不仁者恆以聚財之道散財夫人君當聚歛之時只說貨財到手便可長保不知當初不順理取來畢竟也不得个好散去只一念之差便至于失國失天命而不可救却正是欠着誠意正心工夫然

則治天下豈不在修身乎

生財有大道 至 以義爲利也

承上言所謂聚財之不可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國無游食之民則生之者眾朝無冗濫之官則食之者寡生之者眾則爲之者疾速而不惰慢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緩而有餘裕此自可以足民足國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爲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故觀孟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且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正是說有國家者不當私利于己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利于民而以義爲利也蓋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盡是爲君上本意必有等好邪小人欲借此以希寵干進乃倡爲歛財富國之說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亦因而善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此等小人使治國家則必以招克爲善計將使民窮財盡怨詈號呼傷天地之和舊害紛然並

至到此時雖有善人君子亦救不得矣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謂有國家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由此而觀可見我之本心原是與民同好惡只一着在好利上則小人雜然並進而不疑天變于上而不悟人怨于下而不知推其原只不能誠意正心故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遂至於亂天下耳然則平天下豈不是以修身爲本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 至 不忘也

承上言平天下者總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十三

此正所謂絜矩之大道然此大道必忠信則得之惟驕泰乃失之人心原是天下至公只本中心發出真真實實無一毫矯飾虛假便是誠意便能體天下人心使無不得其所彼驕傲放肆者任其意之所便更不管天下人得所與否如何望得能絜矩可見其失其得總在修身與不修身之故耳是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修身之故也得絜矩之大道則天下自平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雖欲民之仁而民必不從不修身之故也夫

絜矩之大道則天下必叛是故君子藏身以恕而後可喻諸人恕則所謂忠信以得之以治以平不外夫恕而一以貫之者也不恕則所謂驕泰以失之驕泰而能喻人者未之有也然則平天下又豈不以修身爲本乎觀之古人康誥之克明太甲之顧諟帝典之明峻德可見帝王之爲治皆本諸身無非自明己德也明即新也有日新不已之功乃可以明德故湯盤言日新而下文康誥周書遂以類聚取新字言之蓋溫故知新君子之于學無所

大學新編 畧疏卷二

十四

不用其極也無所不用其極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之類文王之繼續光明正所以日新其德也又稽衡武公之詩則學問自修如切磋琢磨亦孰非言日新之功乎德日新萬邦惟懷非惟盛德至善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即沒世亦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于盛德至善則修身爲本愈益可知矣蓋至是而知與民同好惡者明德也心之本體也而意之所向或於利而欲其專於小人而喜其媚於賢人而嫌其忤於是好惡自拂其本性而又拂人

人之本性以至菑害並及爲天下侈揆厥所由豈  
非不能誠意之所致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  
是皆以修身爲本知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新編卷之三

石經大學發明

宋儒表章大學其說散見諸書如揭日矣茲編  
特取國朝諸儒所論著有合於石經大學義者  
錄之曰石經大學發明

安福鄒氏

守益

曰聖學之裂也久矣而誰與一之大學

中庸天下童而習之也謂扞去外物而後可入道  
則有物有則者裂矣謂卽物以窮理則萬物備於  
我者裂矣謂先知而後行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一

者裂矣謂靜存而動察則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者  
裂矣孔曾思孟師友之授受也而幾若分門以立  
將奚從而趨之陽明先師以大學古本約來學將  
以一所趨也而異者猶如聚訟其證諸中庸子思  
子撮一部大學作中庸首章大學以國家天下納  
諸明明德中庸以天地萬物納諸致中和天地萬  
物者家國天下之總名也中和者明德之異名也  
忿懣好樂無所滯而心得其正命之曰中親愛賤  
惡無所辟而身得其修命之曰和立中達和溥博

而時出之以言乎家庭曰齊以言乎閭里曰治以言乎四海九州曰平以言乎天下則備矣故人人有家人人有國人人有天下人人有天地萬物自天子至於庶人更無二學世之豪傑孰不欲位育之運諸掌也而欠却中和孰不欲中和之體諸躬也而欠却戒懼是仆根而蘄茂涸源而蘄流聞見日博測度日巧摹擬日精而至善日遠矣

有所忿懣好樂者好惡之滯于中也親愛賤惡而辟者好惡之偏于外也是誠意之功未盡也故無所

大學新編 發明卷二

二

滯于中則廓然大公大本立矣無所偏于外則物未順應達道行矣故格致誠正修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將二事乎曰親愛賤惡必有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則鄰里鄉黨也非鄰里鄉黨則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惡行于家庭而無辟是謂修身以齊家行于鄉黨而無辟是謂修身以治國行于四海九州而無辟是謂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己以安百姓卽是一時卽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學之教所以教天

下之爲君子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未嘗分有位無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前後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特有廣狹眾寡之分耳

建昌羅氏

汝芳

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矣

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于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大其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有未至惟此大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三

學一書則孔曾師弟信好古先敏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爲本爲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卽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所以能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修之所以當爲先而自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妥不亂便近大學

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出是以學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于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人萬人爲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爲一世已耳。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寧非孔曾思孟學脈傳心之公案矣乎。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四

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于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修身。

黃安耿氏定曰：大學一篇。曾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

曰：明德一之真體也。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己同原之宗至一不二者也。是故明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德明維己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豈故爲是濶遠哉。一之貫于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于身心意知始終本末理本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遠之。國暨天下胥貫矣。一者何也。卽吾心之獨知不昧者也。一貫于目則爲視。一貫于耳則爲聽。一貫于口則知味。是故君子慎之一貫于身而身潤矣。曾子得之曰：慎獨。顏子得之曰：約禮道一而已。孔門無二教也。由此一貫于親則爲孝。一貫于兄則爲弟。一貫于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五

幼則爲慈。斯一之貫于家者何弗明也。孝貫于君則忠矣。弟貫于長則順矣。慈貫于眾則仁矣。所惡于上弗以使。下一貫于下矣。所惡于下勿以事上一貫于上矣。至於前後左右所惡勿施。一貫於前後左右矣。此一之貫于國暨天下者又何弗明也。曾子嘗發之。門人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昔秦穆晉文楚莊之徒。竊其似而一言有幾。于是亦足以霸矣。堯舜則得此一以帝。湯文則得此一以王。故曰：皆自明也。吾夫子以匹夫而祖述

憲章以教萬世無窮者同此道也故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邱隅之喻有味哉夫  
是道也至近且易矣何明之之難哉所謂愚不肖  
者不及而賢智者過之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  
所而不化則一之體以蔽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微  
情辟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闕夫是以好不知惡  
惡不知美妨賢黷貨卒至于病國災身爲天下慘  
也豈不悲哉乃世所謂賢智者類以此爲卑近未  
可以盡道見以死生爲一大事而離倫斷性求明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六

出世之道者吁視弗見聽弗聞食弗知味生耶死  
耶子弗孝弟弗悌父弗慈生耶死耶舍此大道不  
明而別求明心所謂罔之生也幸耳夫知止云者  
止于是而不過之謂也爲子止孝爲臣止敬爲父  
止慈爲友止信雖文王之德之至亦止是耳舍此  
非大事孰爲大又有異焉駟岩恣睢逐流踰矩而  
猶號于人曰見性審如是則睿聖如衛武切磋琢  
磨之什何以稱焉是故學之不可以已也夫約之  
一心而親賢樂利貫之天下暨于沒世此道之所

爲大學之所爲大也蓋孔子自十五時志之矣惟  
子曾子獨稟宗傳能發其蘊所謂忠信以得之者  
也語曰多指亂視異教亂道吾爲此懼滋甚因覽  
石經此篇而括其義如此

關中牛氏

應元

曰大學總是完了一箇明明德之事蓋

至善不出民親之外親民不出明明德之外故曰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者明明德也無三綱領  
也

愚按大學大指要歸求仁矣明德仁也通天下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七

國家而一以貫之也故其用在親民慈以使眾  
如保赤子民所好好之民所惡惡之所以父母  
斯民而親之也此之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用大臣於婦臣此謂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惡  
亦仁也內本外末寧有盜臣毋寧有聚斂之臣  
此謂惟仁人能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也上好  
仁則下好義矣此堯舜所爲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蓋明此而帝也文王所爲爲君止仁而民  
亦親其親蓋明此而王也晉文公所爲仁親以

爲質而得國得眾卒至于撫有晉國蓋明此而伯也斯親民之準也篇中所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意謂是歟故曰大學大指要歸求仁及作中庸引夫子告哀公詳說其言之也總之不離修道以仁一語語其廣義上篇本仁章中至論經綸夫經乃約之於肫肫其仁其大要亦可槩見矣愚故益以爲經緯之說足信云

### 右明大學大指

條姚王氏守仁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八

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醵餒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

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玉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玉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時也及其動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九

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夫聖人之心渾乎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復其心體之



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  
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  
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下至閭井田野  
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  
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盬  
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  
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

假于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  
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  
于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  
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  
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  
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  
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爲勞安于卑瑣而不以  
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

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各勤  
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  
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効其能若一家  
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  
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  
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  
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  
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  
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一

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  
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  
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  
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  
是以癢疥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  
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  
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  
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  
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

不復以此爲學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于人之  
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智相軋以  
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于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  
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  
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敎也知識之多  
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  
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皇變稷契所不能兼之事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二

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  
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  
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  
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  
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  
勢有所必至矣於乎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  
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荒亡而繁  
難乎嗚呼可悲也已

古水羅氏洪先曰萬物一體之義自孔門仁字發之云

宋明道始爲敷釋其後西銘一篇程門極其稱美  
自是止以文義視之微陽明先生則孔門一脉幾  
于絕矣故嘗以爲先生一體之說雖謂之發千古  
之秘亦可也

### 右明大人之學

知昌羅氏洪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  
明德則德只是箇明更說有時而昏不得曰如是  
又何必學以明之耶曰大學所謂明明即大易所  
謂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明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三

明而已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  
道而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蓋謂性  
必全善方趨率得生必通明方趨以直養得奈何  
據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物欲之  
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乎得夫既有  
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于其自心亦疑惑  
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土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  
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敢  
直卒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

今日何事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  
皆通也耶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  
無昏明之殊也只能得此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  
善去惡而總謂之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謂之  
直養無害也已

婺源潘氏士藻曰今膠於舉業之見明德親民作兩段  
看了便將己與人判然二視殊失大學教人之旨  
不知除了親民更無處下手做明明德故下訂之  
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此之謂止至善如康誥言

大學新編 發明卷二

十四

文王克明德實在不敢侮鰥寡咸和萬民大甲言  
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實在子惠困窮帝典言堯克  
明峻德實在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聖  
人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而實皆自明也玩文王  
敬止章可見

關中牛氏元應曰大學之道是學爲大人的道理猶言  
世間一種大學問非謂古時成均教人之法也在  
親民白文原是親字見得大人明德本與天地萬  
物同體其視斯民皆我一家如何不去親他故特

文曰如保赤子曰絜知同欲直是一體相親絕無  
言及新意盤銘章引新字者蓋新字與明字最切  
故特引用之而下文遂以類聚取新字言之耳

右明明德親民

建昌羅氏芳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  
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知亂本末者  
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新編 發明卷二

十五

右明至善

黃安耿氏定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  
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道  
箇引子致知工夫方是不落小家相

右明欲明明德於天下

姚王氏仁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心怎能無得  
只是不可有所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  
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  
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

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且如  
出外見人相關其不是的我心亦忿然雖怒却此  
心廓然如今怒人亦如此方纔是正

右明正心

安福鄒氏守益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兢兢業業求盡

帝則之真純以察人倫以明庶物而不使作好作  
惡加損其間是之謂不踰矩之學故忿懣好樂廓  
然大公親愛賤惡隨物順應以接家庭曰齊以接  
邦國曰治以接四海九州曰平大學推繫矩之目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六

只是上下前後左右好惡不辟

建昌羅氏汝芳曰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卽所謂  
知止而后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  
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  
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  
也着宏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雖怠緩者志  
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自然已不住  
如好色惡臭凝聚此一段精神于獨者又非其勢  
之所必至也哉獨是天下國家之本慎則是知得

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卽前定其志意之謂也

黃安耿氏定向曰楊敬仲之學以無意爲宗淵乎旨哉

夫意緣情識而生者也意至違拂不能不傷神而

漓性矣夫人各以識起意一家之內人各異意安

能齊一而無違拂耶無論一家卽人每先橫一意

其違拂而不遂者十常八九能不重傷而戾茲維

真哉余嘗謂敬仲之學見大以此曰然則大學先

誠意非欺曰誠無思也無爲也誠意乃無意也曰

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心體本是廣大通之天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七

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從心所欲也非意之也

意生于有已耳從心者卽欲卽心卽心卽矩故曰

不踰矩世學者從意識耳意見耳意氣耳非從本

心也矩安得不踰矩踰矣其中心必有不自安者

不安處卽心之矩是則天不容自違者而顧猶悍

然不顧是則喪失其本心而可哀者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從中從心恕從如從心中是

不倚于意見意識不動于意氣之本心也以本心

通之天下便知人心皆如己一心矣是以能貫彼

起于意見意識者動于意氣者蔽于有我矣安能  
通天下之心哉哉人妨物所必至也志學者可深  
長思矣

右明誠意

餘姚王氏曰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故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  
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泰和羅氏欽順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  
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性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八

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不可不察蓋方是時  
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  
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已  
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有憂之于是表章  
大學之書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  
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綱之于大中良工苦心知  
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  
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  
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卽有見焉推之于物而不

通非至理也察之于物固無分于鳥獸草木卽有  
見焉反之于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  
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  
而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

格字古註或訓或至如格于上下之類或訓或正如  
格其非心之類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因  
文生義惟其當而已矣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  
又以爲通徹三極而無間愚按通徹無間亦至字  
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試以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十九

訓格于上下曰通徹上下而無間其孰曰不然格  
物之格正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  
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雖合字亦不必用  
矣

按格物之說鄭元訓格爲來物爲事明道先生  
云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  
動伊川先生以格爲窮至物爲物理司馬溫公  
云扞禦外物而知至道孔周翰云扞去外誘而  
本然之善自明江德功以格爲執法度以齊物

朱深之以格爲反己反人李孝述以格爲擦磨此心而出其明朱子獨宗伊川之說則今章句之所註者是也陽明先生云格之訓正物之訓事本非隱語也不必他釋

泰州王氏良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卽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

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輕于出則身絀而道不尊豈能以濟天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足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故曰安其身而後動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其身正則天下歸之人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爲物格而后知止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一切應用失身失道皆謂不知本而欲求末治者未之有也其如天下國家何哉故反己自修皆是立本工夫離却反己謂之失本離却天下國

家謂之遺末亦非所謂知本本末原是一物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大丈夫存不忍之心而以天下萬物依于己不以己役于天下萬物是故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世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于至善亦不足以與此大學釋止至善必曰止于邱隅止之時義深乎哉

建昌羅氏汝芳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一

知所先後乃可近道故修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起初種子一差末後有何結果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難說吾今卽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乃終身由之不知聖賢極口傷歎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性爲皆善又斷

然謂聖賢爲可學便精神意氣忻躍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達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

婺源潘氏士曰大學之道只明明德一句盡了親民

乃所以明明德猶王文成言孔子之教不倦也乃其所以學不厭也故下文訂之曰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知止者知本也立本以貫末此至善之道也而此至善之的則在古人矣天下國家本於身天德王道一誠意盡之而又言致知此是學問大關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二

鍵處蓋赤子不慮之知與聖人不思而得之知同體共覺但世間立身峻潔人孰清淨之教自求了脫與一體之民終不親務經濟之術志急生人於身心性命反鵠突而不請兩者學術之差皆自其好處原有偏重自有偏處竟成障礙而知非本然之良矣蔽者不開門路一錯向徃皆迷誠意止誠得一己之意正心祇正得一己之心修身只修得一己之身于齊治平了無干涉大學于此欲人豁開雙眼明己之德以親乎民本是一齊貫紐誠意

是誠明明德於天下之意正心是正明明德于天下之心修身是修明明德于天下之身一本立而大學之事畢矣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實也物格知致所謂知本所謂知止也

右明格致

建昌羅氏汝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

是天下國家而家國天下卽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倫聯合了無縫隙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二

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偏要說天下國家蓋天下國家之外無身心意也齊治平偏要說誠正修蓋誠正修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右明本末終始

豐城李氏<sub>元</sub>曰陽膚爲士師問于曾子陽膚之意豈  
不要向曾子討一聽訟之法曾子之答却只告以  
使民無訟之道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顯然修  
身爲本之緣傳也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  
昭然使民無訟之意旨也知民散由于上之失道  
而知本可徵知得情之爲可矜而聽訟之不足倚  
益審矣吾故曰此是孔門知本一大消息也

關中牛氏<sub>元</sub>曰訟者爭辨之謂讞決公明使是非曲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聘辭以  
辨焉無以服其心故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  
明有以大服民之心志是以赴訴者各輸其情而  
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聘詞以  
辨者是無訟也非訟不待聽而自無之謂也若謂  
訟不待聽而自無則無情者當是何人不得盡其  
詞當是何處況堯舜之世不無訟獄者雖聖人焉  
能使天下無是非曲直而俱不訟耶此必無之事  
也

右明無訟

附錄中庸大指

黃安耿氏<sub>定</sub>曰仲子<sub>定</sub>嘗言中庸蓋子思自講其家

學云粵籍漢鄭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

德信哉彼以中庸命篇蓋謂吾孔子之道本中而由

非高而元也首元教之所自立統承天命其微旨已

繹思已知天命則必畏天命致慎于不睹不聞者烏

容已哉彼無所忌憚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曰性

曰道曰教就世稱名理疏言之耳至曰喜怒哀樂未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五

發之謂中此則逼就人心直指千聖一齊穿紐之竅  
也白沙詩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學  
者實從自心未發前反精靈識天地萬物孰非吾一  
體者中和致而位育臻有以矣子思又懼人索之渾  
茫也復點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蓋知味  
之知卽性卽道愚不肖者日用不知賢智者又忽而  
求諸高遠道斯不明不行矣夫人之忽比常道者第  
索隱之爲隱不知費之爲隱而二之也彼索隱行怪  
而不依中庸其納諸召獲陷阱而不知避者乎豈知



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者皆道而愚夫愚婦之所以與知與能者雖聖人不容加知加能也舜之用回之擇由之強非知聖人之不知能聖人之不能即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者識取耳何也中庸其至矣道豈遠人哉求之子臣弟友而盡分行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而自得明之順父母幽之感鬼神皆是也舜得之爲大孝武王周公得之爲達孝而吾夫子得之則爲仁故雖不得位而素位以行其仁者不容以已是故達道達德九經之原本于誠者于哀公發之蓋藉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六

以仁天下萬世于無窮也彼其盡人盡物達化入神內外合德人已兼成而博厚高明之業衍之無疆者惟于此理明之盡而誠之至也至誠斯無息矣夫語聖道者廓之發有峻極隨之三千三百若此其大也乃其問學要領歸于尊德性耳德性尊則德至而道凝是故可上可下宜治宜亂既明且哲匪直免裁寡過本諸身者足以徵民足以考前俟後足以建天地質鬼神垂之亦世爲法爲則達之遠邇無數無惡由此紹帝王參天地皆莫之能達矣夫是以天下萬世

無不覆幬持載民物並育治教並行而不害不悖也即今至聖聲名暨于無外敷天之下莫不尊親經綸之業何宏耶綜其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也立大本者知天地之化育而握其樞矣非特出入造化已也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夫焉有所倚哉肫肫其仁耳是仁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惟吾孔子默而識之是故其道惟微惟簡惟溫惟不見是圖闇然以學敬信匪飭于言動闇然以教勸懲無事夫刑賞由遠溯近觀風求自微乎微乎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七

而亦顯也詩所謂不顯惟德者非乎德惟不顯乃天德也何也無聲無臭天命之於穆若是已吁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吾夫子之仁配天而不已斯其所以統承天命而教萬世無窮也歟

按格物之說自大學發之乃中庸詳之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反身之誠也誠天道也索之了無一物可得而用之則萬物咸備在大學謂之物有本末在中庸謂之不親不聞而莫見莫顯斯即祭乎天地之費而隱也斯即廣諸鬼

神之微而顯也斯即考諸三王之不見而章也  
本諸身微諸庶民始於人之所不可見而終於  
朱齊國泊篤恭而天下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知微之顯知誠意爲天下國家之本也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故曰子思作大學經之作中庸  
緯之詎不信歟乎故附中庸大指于大學發明  
之後云

大學新編卷之三終

大學新編 發明卷三

二十八

大學新編卷之四

大學廣義上

宋儒真氏

德秀

故有衍義然簡冊頗繁讀不易

竟也稍約其旨作廣義

其一廣明德親民止至善

明親第一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友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一

謹按永樂二年六月朔上御文華殿大學士楊士  
奇進呈大學釋明明德章講義上覽畢稱善因曰  
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  
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  
施于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  
必舉堯舜爾等于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庶  
幾明白易入大哉王言其膚智度越千古矣夫聖  
人人倫之至所謂至善之極則也大學論止至善  
必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正謂是也夫德就

不明然而卒不能明之者以無欲明明德于天下之願無必爲堯舜之志耳孟子之誘人君豈惟論性善而引堯舜即言好貨色而稱引公劉大王其指亦若是已夫好貨而如公劉則四境之內曰飢曰寒日往來于中而所以興發補助者不容自己將好貨之心爲之消化矣好色而如大王則四境之內曰饑曰寡日軫于念慮其所以輯寧室家拊循無告者自不容已將好色之心亦爲之消化矣人君誠有願學古人之志則德不期明而自明民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

不期親而自親然則必舉前古爲證之言真與大學孟子之指互相發矣我國朝理學大明夫豈偶然之故哉

### 止善第二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子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

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亦是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耳堯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三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于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于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真德秀曰人君之于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

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紛紛正道衰息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創爲性惡之說于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刻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由治亡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學之功至則亡之善可復矣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亡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

本仁第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親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

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不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六

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謹按此章孔子告哀公天德王道之要至明且盡其大指只在求仁仁卽大學所云明德是已其人

有則其政舉惟人則敏政也故爲政在人人取人而身而言者也身豈形體乎哉有道焉道豈自凝乎哉修道則以仁焉仁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惟仁則愛愛莫大於親親親仁也惟仁則義義莫大于尊賢尊賢亦仁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也禮之不容不然者也禮亦仁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知義禮之皆仁則知仁矣知仁則知人之所以爲人矣知人之所以爲人卽知天之所以爲天矣故君子誠欲修身則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七

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蓋知天則知人知人則事親夫然故身修而道立道立而政成苟非肫肫其仁則文武之政將終于布在方冊而已其可以行之哉是故五達道行于三達德三達德總歸一仁知所以識仁也勇所以成仁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總之識仁而已安行利行勉行及其成功一也總之成仁而已就修道之功而論雖有三近之殊然舉要而言不外乎識仁而勉之云耳以仁修道以道修身以

治天下國家其大經雖有九總莫先于修身故又決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知道貴于豫欲治民須豫先獲上欲獲上豫先信友欲信友豫先順親欲順親豫先誠身欲誠身豫先明善善者誠也即仁也仁即天也明善即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不思不勉智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且知安行者也擇善而固執則愚而明之柔而強之以勉爲仁者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也善也誠也即仁也擇之者知也雖愚必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八

明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固執之者勇也雖柔必強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皆所以勉仁也知所以勉仁則知所以修道知所以修道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孝弟慈第四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此天子之孝

按孝經此語即明明德于天下之說也孝即明德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非思而得非勉而中此便是天命之性率此便是仁義之道達之天下便是修道之教這箇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此知能所以發端處不可思議本是不規不聞而達之天下又是莫見莫顯此即天地之所謂費而隱也即鬼神之所謂微而顯也即大舜武周之大孝達孝置之塞天地也故君子之道建諸天地不恃質諸鬼神無疑考諸三王不謬仲尼上律下襲達宗近聖從不學不慮之妙直窺天地之化育以立天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九

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非故倚傍名義實本于肫肫之仁肫肫即孩提之愛也不由思得不由學來所謂人之所不見者也而其究至于篤恭而天下平命之曰不顯之德然要之無聲無臭實不外于不學不慮之知能故一部中庸只是明明德于天下足以盡之而明明德于天下只是一孝足以盡之故曰孝者先王至德要道孝則未有不弟未有不慈故大學以孝弟慈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於呼一孝盡之矣所謂一以貫之者

也

周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問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

唐明皇素交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幃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其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諛問之言無自而入

以上孝弟

夏史紀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我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周史紀文王嘗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于枯骨況于人乎

唐史紀太宗覽明堂鍼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唐史紀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一

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宋史紀神宗時東北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勘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罷之民間謠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遂近沾洽

以上慈

按大學引文王以証止於至善不過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而其論治國亦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其言平天下

亦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云云則大學一書分明以  
孝弟慈爲修齊治平之要道矣爲人君而欲平天  
下盍亦知所務哉

其二廣正心誠意

尊心第一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二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  
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  
之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  
其卽使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遜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

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  
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  
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  
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謹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侍臣進講尙書無逸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三

篇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  
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  
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  
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敏下至生民  
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  
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  
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  
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  
惕又按宏治十一年十月上遣大監蕭敬召內



閣左順門宣旨曰昨夜乾清宮失火朕奉侍聖祖  
母徹旦不寢今尙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  
時大學士劉健有事于西山李東陽謝遷對曰宮  
闈大變大皇太后聖心震驚皇上問安視膳誠孝  
方切事在從宜即宜鴻臚寺免朝一日可也敬復  
奏乃免朝嗚呼即此一事觀之祖宗朝視免朝如  
此其重乃至今日則又何如矣讀嘉靖中張達疏  
可慨也疏畧云今內閣大臣未嘗蒙召對之寵而  
言官章奏罕獲承甲乙之觀且政闕慎密甚有家

人所不可得開同僚所不得與議者如此等事而  
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洩又未免失身之虞因循則  
浸成誤國之禍今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  
寄聲于友朋或申款于簡素迨及相見尙多生疎  
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啞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  
況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  
大臣非得屢奉面顏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不疑  
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當陛  
下清明之初凡有宣諭舉當人心然中人之情狀

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蠹滋之後因緣倚奉以  
遂其己私假托大臣以文其奸計問之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天門九  
重堂上百里切恐大臣將有蓄疑于終身而無由  
一白于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爲害  
又孰有大于此哉臣伏願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  
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己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私  
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款素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  
格批出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

經聖覽必由聖斷必須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  
絕請批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爲彈劾  
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謂補拾也執此二端則  
其餘章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自不必勞  
宸嚴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以逃  
陛下之明覽哉是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  
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  
實以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嗟夫達此  
疏真可謂一字一涕後之人君得是說存之其亦

可以省矣故備錄之以附于無逸之指

以上無逸

漢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唐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六

所以難也

謹按洪武二十年八月上諭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鎔垢水渾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肯違好旨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且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可不謹耶大哉王言其深明大學之指歸乎夫正

心在于正其好惡而好之大者莫如好賢好直爲人君者誠移其嗜好于賢良正直則無論心之好惡得其正而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所以爲養心之助者豈其細哉

以上正心

閑道第二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七

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以上道術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還海上後三

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坑崩

漢武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祀灶卻老方見上上尊之于是天子始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八

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筆于是誅文成隱之藥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悅大爲人多方畧敢爲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使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石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于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

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遣方士求神人採藥以千數方士之假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大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于是悉罷諸方士候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十九

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卿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唐太宗時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藥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卽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以上仙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

梁武帝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眾講涅槃經羣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一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以上佛

魏正始中尙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真德秀曰清談之弊起于晉魏而終于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于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于

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着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于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于有而有生于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安輩乃悉歸之于無是豈老氏本指耶自何晏戎行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于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留情晏固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懷貪吏更甚庸俗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耶此所謂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故桓溫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一

以上老莊

謹按洪武元年太祖御東閣與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悅目人鮮有不爲所惑者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行正道不行天下烏得而治安又進

言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二年前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憂矣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康恬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吳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豈有不治乎上深然之嗟乎邪說之惑世不乘愚暗而往往中于高明聖祖終守正道歷三十年如一日是雖其英敏超世而陶宋二臣之言夫亦有以助之歟

岡錄王守仁正德中諫迎佛疏其畧曰西方之佛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二

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于脫離生死超然獨存于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捨施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雖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于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自親九族以至草木禽獸無不感若其仁民愛物比之

釋迦則又全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可謂異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有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矣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咀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民是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以好佛之心好聖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三

人以求釋迦之誠求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不必靡數萬之費疲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彈指之間可以立齊聖帝矣

### 防意第三

夏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座屏風畫綉醉踞嬾已作長夜之樂侍

中班伯久矣新題上願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于  
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  
果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  
所以流連也詩云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  
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謠言放不憚稍自  
引進更衣因罷去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恭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  
之於此遂絕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四

齊主淫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嘗作大錢長鋸劉確之  
鼻陳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死  
囚置役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其後隋師東  
下不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  
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厯就  
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

謹按西番進葡萄酒大祖謂中書省臣曰昔元

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且  
朕也不喜酒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  
宣德三年上出酒諭示百官時朝中御使郎官以  
酒相繼敗故作酒諭○薛應旂曰按此與周書  
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以上酒戒

夏桀伐有施氏得妹喜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瑤臺  
象廊殫百姓之財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舡糟隄  
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五

商紂伐有蘇獲妲己妲己有寵其言是從作奇技淫  
巧以悅之厚賦歛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以酒  
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宮中九市爲長夜  
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爲罰輕威不立  
紂乃爲銅柱以荷塗之加于炭火之上令有罪者行  
焉輒墜炭中以取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故不笑  
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舉兵來援王欲  
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

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莫至城遂殺王于驪山下虜  
褒姒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姊絕幸為昭儀居  
昭陽舍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強無疾病暴  
卒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昭  
儀之始入也姿質醜粹見者嗟賞獨宣帝時披香博  
士淳方成此老官嬪為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  
火必矣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六

唐元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或言妃姿質天挺宜  
充掖庭遂召納禁中異之即為自出如意者丐籍女  
官號大真善歌舞遂曉音律習算警穎迴意輒悟帝  
大悅遂專恩寵聲焰震天下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  
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初安祿山  
有邊功帝寵之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  
養祿山為兒令宮人以絲與昇之帝聞賜洗兒錢祿  
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及祿山反  
帝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

不知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  
而去繼路祠下裸尸以紫茵蓋道側

史臣歐陽修曰嗚呼女子之禍于人也甚矣唐自  
高祖至于中宗再羅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  
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无宗親平其亂可以為  
鑒矣而又敗于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  
致大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  
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貳身失  
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謹哉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七

謹按洪武六年正月上諭儒臣詹同等曰朕嘗思聲  
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  
之故其為害甚于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  
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福靡曼之  
色窮寵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道之則小人乘  
隙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有幾況創業垂統之君  
為子孫之成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迺聲色  
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言端本澄源誠  
萬子孫之法

以上聲色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度小吾聞周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  
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百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閭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  
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  
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  
阿房宮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八

魏史紀明帝好土功大營宮殿役連歲不休徙長安  
鐘籠銅駝承露盤于洛陽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又  
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  
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愛其中光祿勳高堂隆尙  
書衛覬及司徒掾董尋皆上疏極諫不聽

宋史紀宋主峻大修官室土木被錦繡壞高祖所居  
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  
燈籠麻繩拂袁顗盛稱高祖儉德宋主曰川舍豈得  
此已爲過矣

謹按洪武元年冬十二月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  
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榭爲  
游觀之所而但令內使種植者誠不忍傷民之財  
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  
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  
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常思吾  
言常存儉戒

以上土木

唐史紀太宗時嘗有白鵲構巢于寢殿之上合歡如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二十九

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  
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于野外

按天地之間草木鳥獸形質間有殊異者皆氣化  
偶然不足爲奇人主才察遂以爲瑞于是小人乘  
機獻諛取悅于上至有以孔雀爲鸞鳳而誣上行  
私者矣人主好尙可不謹哉太宗縱雀毀巢誠爲  
起世之見而瑞在得賢尤萬世人君鑑鑑也

以上祥瑞

南齊史紀齊主寶卷荒淫奢侈後宮服御極選珍奇



龍愛潘妃嘗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  
此步步生蓮花也發傳因緣爲外刊譯一輪一百姓  
困窮號泣道路

隋史紀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  
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  
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  
窮極華麗宮樹雕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  
綵爲荷菱菱茨茨色淪則易以新者帝好以月夜從宮  
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三十

隋煬帝嘗行幸江都龍舟四重上重有正殿內殿朝  
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  
皇后乘翔螭舟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  
餘數十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之共用挽士  
八萬餘人皆以錦繡爲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舻  
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  
內皆令獻食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饌多  
棄埋之

宋史紀徽宗性好花石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帝

嘉之歲增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又置應奉  
局于蕪州命冲子勛總其事于是搜覈剔數幽隱不  
遺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入其  
家用黃氍毹之指爲御物及發行必輒屋扶牆以出  
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  
必得乃止民預是役者多破產或賣子女以供其須  
宋史紀徽宗在位承平日久帑庾盈溢蔡京爲相始  
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勸上以太平爲娛上嘗大宴出  
玉琰玉卮以示輔臣曰此器似太華京曰陛下當享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三十一

天下之泰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上曰先帝作一小臺  
言者甚衆京曰事苟當理人言不足畏也由是上心  
日侈諫者俱不聽興延福宮景龍江良嶽等工役海  
內騷然思亂終致靖康之禍

謹按洪武元年夏五月命工畫身所經歷艱難起  
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  
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  
圖此者使後世子孫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孫司  
等頤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

駭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先世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親覽庶有所警○景泰二年冬十月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開笑文選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其一曰崇節儉禮部尙書楊亨見其奏嘆息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時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其謠曰尙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瓊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駕瓦中宮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墜羅裳縹緲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秋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金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寐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嘆安邦只在恤民貧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嗟乎經

難之圖固在也而其後世習于奢侈已如此者人心之易驕可懼也哉

以上後辭

夏史紀太康卽位荒逸弗恤國事敗壞于洛水之外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之怨拒之于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失國居陽夏

漢史紀成帝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送至旁縣閉鷄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大司新編廣義上卷四

之

唐史紀敬宗卽位卽遊戲無度幸內殿擊毬奏樂賞賜左右樂人不可勝紀又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好自捕狐狸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謹按宏治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上恬緝之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鑿溝畢出召俊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始由若輩好爲之竟罷遊○正德元年上不親政事專好遊畋幸東陽上疏畧曰近者視朝

大晚免朝大多奏事漸稀嬉遊漸廣夫華靡玩戲  
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之  
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戰聞之象不可施于宮禁  
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切憂  
之三年內苑御舡獵獸復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  
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庖牧廝役紛充禁庭大臣畏  
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  
朝廷庶祿養士將焉用之

以上盤遊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三十四

漢史紀靈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  
竊爭鬬帝着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

晉史紀武帝旣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將  
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  
搗尸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後父楊駿始用事交通  
請謁勢傾內外朝政大壞至其子惠帝遂有五胡亂  
華之禍

陳史紀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  
延數十間其牕牖欄檻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

以珠翠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上每飲宴使諸妃  
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麗  
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  
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  
夕達旦以爲常

以上宴樂

按酒色遊觀諸云云者卽聖賢所不能無顧一溺  
而不止則有所好樂而心不得其正矣語曰防意  
如城意不易防也君人誠欲明明德于天下則必  
古先是法而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自有所不爲斯  
則千古防意者之訣哉

大學新編廣義上卷四

三十五

大學新編卷之五

大學廣義下

其三廣修身齊家

大子第一

保傅篇

漢賈誼作

夏有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大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一

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

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

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傅

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

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故大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

于齊不能不齊者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

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大子有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

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

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營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慕之者

非其理故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于大子大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大子正而天下定矣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

漢武帝時江充爲直指使者嘗從上甘泉逢大子家

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大子聞之使人謝充

充不聽遂自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初上

在夏大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

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大子寵浸衰黃

門常融等微伺大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

使常融召大子融言大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大子至

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久土怪之微問知其情

乃誅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

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常晝夜夢木人  
數千指板欲擊上上驚悟遂苦善忘江充自以與大  
子有隙見上年老恐吳駕後爲大子所誅因言上疾  
崇在巫蠱于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大  
子宮得木人尤多少傳石德懼并誅因謂大子可矯  
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姦誅大子曰吾人子安得擅  
誅江充持之甚急大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司收捕  
充等自臨斬之上曰大子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  
乃使使召大子使者不致進歸報云大子反已成欲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

斬至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吏圍  
捕大子大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初上  
爲大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

唐史紀太宗自立大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  
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  
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立  
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唐元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大子瑛于上曰大子陰結  
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譚宰相  
廢之張九齡諫曰大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  
信驪姬之譖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譖  
罪戾大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廢懷太子  
中原塗炭隋文帝用獨孤后之言黜大子勇立煬  
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  
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  
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

上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大子得無動九齡既更  
又有譖大子瑛鄂王瑒光王瑒異謀者上召宰相問  
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土意乃  
決使宦者宣制于宮中廢瑛瑒瑒爲庶人賜尋死○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係于李林甫之一言其  
得未廢係于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  
保相佞則天性滅于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貞元三年初郾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  
不謹簪事李昇等出入至第三女爲大子妃或告主

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且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順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因鳴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上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五

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忽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杆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謹按洪武元年太祖既正大位詔天下曰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羣子當封王爵分茅胙土錫之以國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于是卜日冊命諸王○七年正月上海東宮臣曰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昇鼎尙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漸積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習是棄重器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六

于塗矣汝等曰輔太子請論誦說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永樂二年冊立仁廟爲皇太子先是立爲世子醇謹慈愛成祖頗移念次子高煦嘗與武臣邱福等議儲宮事文臣獨金忠得預武臣則咸揚高煦扈從功當立金忠以爲不可成祖意猶豫因召解縉議縉對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指宣廟言也他日密問黃淮淮對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尹昌隆等皆言東宮爲守成令主議

送决

成化十四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備  
臣稱充東宮官者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  
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  
動作舉止悉準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  
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  
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王足矣上  
嘗賜東宮王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七

竟辭之

按教諭太子固當選外朝講讀之官尤必簡內庭  
侍從之臣蓋內臣其勢近其情親其言無所疑而  
易入苟得端良老成之人比之外臣事半功倍故  
孝宗用一覃吉宏治之治至今仰之。武宗在東  
宮所與遊宴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雖外庭  
諸讀如吳寬輩多賢竟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近世  
儒紳謂親賢士大夫以成其德者同人之亨教宦  
官宮妾以補其過者納約之隔斯亦今日之良劑

也哉

后妃第二

周史紀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于  
承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  
罪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  
業爲周世宗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王后同席坐及幸  
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八

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  
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競乎上悅  
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漢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  
概古畫圖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幸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  
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矜尚禮法性約服素御取給則  
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此雜司農家之病也可

乎帝國要之說不對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  
爲元功帝將引以輔政后乘間曰妾托體紫宮尊貴  
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戒帝  
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太子承乾乳媪  
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愚無德與名器何謂爲初  
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女愛之敕有司資  
送倍于永嘉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  
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  
倍于長主何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九

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里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  
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  
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私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  
威嚴況以人臣之跡進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  
從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上嘗罷朝怒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  
朝服立于廷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  
徵之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

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崙  
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財趨無窮之壑圖未  
獲之眾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  
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  
構之苦而工力所就不爲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  
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  
蕩心耽嗜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于業秦體逸  
于時安其剗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夔女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及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

帝晏駕爲北坵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  
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寺才人  
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  
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皇后喜數譽于帝故進爲  
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漸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  
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歛結之得賜予盡以分  
遭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  
武氏生女后就願弄去武氏潛斃女衾下伺上至陽  
爲歡言發衾視女死矣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武氏



即悲涕上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譴媚今  
又爾耶后無以自解始有廢后意武氏乃誣后與母  
厭勝上扶前愷寔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  
韓瑗來濟同爭上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  
許敬宗素險側徂勢即表請昭儀爲后上意決下詔  
廢后進昭儀爲皇后寵焰赫然王后及蕭麗因宮中  
上念后問行至因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資中惻然  
念之二人同詞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  
日月乞署此爲同心院上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一

以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中曰令二人骨斷  
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漚血爲厲惡之  
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唐史紀中宗委政宮闈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後妹郕  
國夫人上官婕妤尙容柴氏女巫第五英兒皆依勢  
用事賣官鬻爵雖屠沽賊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  
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官婕妤等  
皆有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咸出其門交通賄賂以求  
進達

宋史紀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太祖拜  
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  
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  
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  
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拜曰謹受教  
謹按洪武元年三月丁未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  
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  
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預政事至于嬪嬙之  
屬不過備職侍巾櫛若寵之大過則驕恣犯分上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二

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  
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  
子孫知所持守

### 外戚第三

世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于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  
縣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以復放呂氏大  
事也于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若少君由

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吳德秀曰賈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  
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  
臣如絳灌者乃能爲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  
與居于是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  
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  
封也文帝之无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  
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衆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三

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是歲生成帝名曰鶡元帝  
初元元年立太子鶡爲皇太子太子即位以元舅侍  
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  
成帝河平二年六月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  
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  
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  
寶四面而至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  
甚其漸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極諫  
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

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王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于莽弟  
孤太后憐之莽因折節爲恭儉大將軍鳳病莽侍疾  
親嘗藥創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后  
及帝拜爲黃門郎久之封莽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  
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故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王音薨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王商  
薨以根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及根病免薦莽自代以  
莽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四

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祿史貴賜邑  
錢悉以享士成帝崩莽罷就第元壽元年六月哀帝  
崩大皇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迎中山王  
即位年九歲莽于是專秉國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  
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  
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即  
眞矣漢四百年之統緒于是中絕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勲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  
爲皇后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

耶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皆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役帝出過問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朕思前過奪王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狐羆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憲兄弟皆在親要之任憲帥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威名益盛以大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五

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曉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尙書僕射邊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書奏不省恢稱疾歸憲諷州郡迫脅恢飲藥死于是朝廷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帝以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贊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爲皇后以河南尹梁冀爲大

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張綱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專肆貪婪縱恣無極多樹詬諛以害忠良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上雖知綱言豈不能用也冲帝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李固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有德者冀不從迎續卽皇帝位年八歲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將議立嗣固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六

與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宜立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卽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詔以定策功益封冀萬三千戶封弟不疑爲潁陽侯八月立皇后梁氏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尋收固喬皆死獄中延熹元年夏五月日食大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子獄帝由是怒冀二年梁皇后崩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

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及陳授死帝愈怒因與中  
常侍單超謀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劍戟士合千餘人  
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從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百  
姓莫不和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  
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東  
之尊奉大子中宗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大子復位

反周爲唐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  
雖除唐祚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七

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  
所矣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爲婕妤好用事于中三  
思通焉故黨于武氏又薦三思于韋后三思遂與后  
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  
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  
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  
人爲之乃長流暉等於諸州未幾皆死三思既殺五  
王權傾人主景龍元年大子重俊矯制發羽林千騎  
兵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弟并親黨十餘人又欲誅

婕妤不克爲衛兵所殺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

皇大女乃令謀于餅餽進毒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

自掠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璿等分領之廣聚

徒眾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

元宗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

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并親黨及素爲韋后所親

信者皆誅之尸韋后于市武氏宗屬誅死流貲殆盡

謹按洪武二年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古外戚之禍

論之曰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于政典裁以至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十八

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侍臣頴首曰陛下此言誠

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遂著爲令後駙馬都

尉歐陽倫奉使陝西犯私茶出境律遂賜死倫尙

安應公主高祖后所生也夫以駙馬都尉一犯私

茶出境卽賜死無赦然則爲外戚者孰敢不奉法

乎

#### 中官第四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趙高所殺  
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

所以貴者但以聲聞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聽舉有不當者則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二世世用其計乃不坐朝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于高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禁謀中終除大慝遂享茅土之封于是中官始盛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手握王節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閹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慶霜露阿意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慘夷五宗高官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茸茅分虎

南面人臣者蓋以千數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秉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恭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庭內掃除糜食而已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德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中官主之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元宗以遷朋黨徵以弑隕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叛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

忠也深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大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唐宗世用事至是

五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一

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可以行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謹按洪武二年七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後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勿

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十年有內監官供事言及政事上卽日遣斥還鄉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于亡未聞近習嬖幸可得與者況寺人朝夕左右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逢迎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二

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出是而階禍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政寺人不過傳奏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又按天順二年正月朔上召學士李賢密示曰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卽批出有可議送與先生處泰決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

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

薛應旂曰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閤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官制屬于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黻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集射兼職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閤宦之法莫良于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羣書類考曰國家閤宦實與公孤之權相盛衰天子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三

剛明早朝晏退日御文華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懷相臣不得視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閤宦蓋公孤虛坐內閣晷日積月朝鐘鳴章疏入司禮監文書房則主之可否特出于內觀公孤不得而與矣曠三楊在宣宗時言無不售至英宗初則拱手唯命真如之何一人之身前後所遭不同如此

正德初王文恪整入內閣時閤瑾得柄夢豈不樂居位遂乞歸著諒解一篇其畧曰於乎上下之不安

久矣狐憑社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于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于上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昔者申眉安坐而鄧通泥首未環庭立而昌宗匍匐品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櫺而守忠黜退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倅倅楊震累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于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于侂冑皆也權之所去也勢所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四

不在而欲其有爲猶繫驥于庭而責其千里推舟于陸而責其濟川也豈有幸乎

王世貞中宮考序畧曰明興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使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間而宮府謐如也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諧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驎交趾予敵矣天子幼冲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

而援手干鵠起烏合之虜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  
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藉貨產足以舒洩億憤  
開中興斯則英主之效故而丁丑一制爲之前洗  
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  
變繼繼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孝廟  
之仁聖尙不能無李廣而况衆不省務狎游是好  
入虎橫三老結瑾獨犴牙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  
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  
瑾生泰伍狡弁表裏作奸非高廟神靈鼎成期也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五

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遑股鑒悉誅斥  
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  
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  
晚節不無所向徇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于今  
卽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景帝焉夫振瑾至狠  
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  
不爲漢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  
卽狠戾如振瑾者一嘖而憂再嘖而危片紙中夜  
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獸歟是以能爲亂而

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爲上下二  
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者百未  
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其四廣治國平天下

用人第一

漢史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曰通侯諸將試言吾所  
以有天下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項羽妬賢嫉能戰勝  
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六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武帝雅稱儒術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  
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迎之旣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  
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唐史紀太宗以魏徵宅無堂命毀小殿之材以構之  
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枕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  
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益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  
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至舍之內庭嘗夜坐地爐  
燒二梨以賜李泌穎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  
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穎王曰先生年  
几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  
助我化無爲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爲多至德宗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九

時拜相時人方之張子房云

宣宗嘗以大宗所撰金銳錄授翰林學士令狐綯使  
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  
凡求致大平當以此言爲首

謹按宣德六年秋八月賜蹇義等招隱歌因諭之  
曰昔人蓋嘗招隱矣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隱  
則招而用之題雖同而志則異恐山林之士未  
朕意不肯輕出也其畧曰天之生材將有爲耳  
獨善而無施彼不輕施吾當致之屢下求賢詔明

珠璣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谷有莘幡然起  
猷猷傳幾何嘗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  
復興南陽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麋鹿非爾伍  
風雲天路爲爾開翩翩並駕蒲輪來黃金如山築  
高臺待爾爲咏臺與萊毋爲令我悵思望難哉  
家藏集曰宋史劉光祖爲右正言上言比來士大  
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  
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  
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老成零落後生晚進鑽論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八

無所歸依學術無所宗至正論蓋衰士風不就幸  
詔大臣妙求人物必野朝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  
一二十人衆耳立朝國勢自壯臣難終歲無所奏  
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材諫  
臺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  
排擊爲能哉光祖此言晚世廟堂通弊

以上任賢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于齊主湛奏謂百端寵愛曰  
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上曰自古帝王盡爲灰

上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

唐史紀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字文士及從而舉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大臣切諫禮部尙書許敬宗陰揣上私卽妄言曰臣舍子廢獲十斛麥尙欲更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義上意遂定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二十九

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高宗之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高宗立義府選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璧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于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卽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奸詐得肆意接取成柄天子歛衽矣

元宗時李林甫爲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司妃德之陰爲助卽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掌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教誨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上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上欲進則力備慶使牛仙客襲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本可者上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疎薄九齡俄罷政

與德秀口自贊小人願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爲何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

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進主之醜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禍亂發其效益可觀矣○林甫善刺生意上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深居燕適沈湎狂游至暮寢矣林甫每奏請必先側造左右密伺微旨以圖恩信至暮六御解皆所默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既居相位固籠市催徹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

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王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璉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餵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善成人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

順宗爲太子翰林侍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嬖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上卽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一

可其奏以伾爲左散騎常侍叔文爲起居舍人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承而行之

真德秀曰伾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爲之表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爲之謀議此其所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爲人君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影滅跡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謹孫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辨德宗悅之擢爲御史大夫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托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大常博士袁詵論爲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繼殺之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乘間薦更部侍郎闕播以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事皆決于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二

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謂播曰以足下編惡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貞元中止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又曰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謹按洪武十七年夏四月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

人有公私不齊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  
謗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  
聽日聰而謗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  
人自絕矣○永樂二十二年黜大常少卿周訥爲  
交趾所屬知府訥永樂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  
幾丁憂仁宗初立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有  
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以上連佞

商史紀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乃以形旁求于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三

天下說桀傳囑之野惟有爰立休相命之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說總百官佐成商家中

興之業

周史紀武王召師尚父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利  
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  
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下堂南面而立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藏之約行之利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  
謂也王聞之而書于席

漢史紀文帝以中屠嘉爲丞相時鄧通愛幸無比嘉  
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羣臣即富貴  
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  
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  
徒跣頓首謝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詔吏  
令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嘉乃解通還見上流涕曰丞相幾殺殺臣

唐史紀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昃暑甚

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四

所與處者獨官人近侍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  
要殊不知倦也

按管志道疏曰先朝入閣之臣不皆尙書侍郎尊  
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無所表見就  
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  
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金幼孜起于給事中  
胡儼起于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  
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超  
遷俱爲一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

自今宜著爲令倘內閣員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  
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則一  
用翰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則翰林居二別  
衙門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  
親別衙門敷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參而  
用之正蘊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  
此少滯或鍾怨于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膚曠典  
人將責望大重親伺大深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  
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勸之法行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五

之而已

以上論相

漢史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  
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  
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上曰我自  
樂此不爲疲也

唐史紀太宗于宏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宏  
文館于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  
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

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  
或至夜分乃罷

宋史紀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  
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召侍臣講  
讀

謹按宏治十七年九月丁巳召劉健等至煖閣論  
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  
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六

諾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  
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  
言無諱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  
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還對曰聖明如此講官愈  
好盡心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講  
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  
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  
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

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  
聞此論益知上意所嚮云○嘉靖初遣行人存問  
王文恪鑒疏謝乞上講學其畧曰國家經筵之設  
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  
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  
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  
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  
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  
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日學有緝熙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七

于光明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  
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  
理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濶畧如是  
焉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昧之之人  
眾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也漢光  
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唐太宗延四方  
文學之士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我大祖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

論仁宗臨御建宏文閣于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  
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  
樂大典又嘗索大極圖西銘諸書于宮中玩之去  
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  
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  
之側復宏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義著聞者  
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  
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八

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  
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  
宏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  
又新高宗成王不得美于前矣

以上講讀

漢史紀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  
棘門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

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  
于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  
曰嗟夫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見戲耳其將  
固可襲而擄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

宋史紀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毬幃  
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三十九

如此體尙覺寒念征西將士衝霄霜雪何以堪處即  
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  
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謹按徐達之征吳也屢戰梟林擒吳兵六萬直抵  
蔣州城中震恐達遣人請事建康太祖曰軍中稟  
命此賢臣事君之道顧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  
緩急將軍便宜行事吾不從中制大哉王言斯在  
將之道也其所以百戰百勝豈倖得之哉後世大  
將在外權臣從中制之甚或使一二乳臭書生用

空言相撓歟其立功間外此又難也

以上任將

夏史紀大禹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  
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鐸

漢史紀文帝每朝卽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  
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成帝時張禹黨獲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  
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願以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一

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  
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  
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解得已及  
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唐史紀明皇嘗遣人詣江南取鵲鵲鵲等欲置苑  
中所至煩擾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  
羅捕禽鳥陸水轉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  
而貴鳥元宗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宋史紀冠舉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去  
宗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太宗嘉之曰  
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謹按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  
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士俱  
無所達矣昔唐元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  
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  
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元宗雖恍然悔悟亦已  
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元宗不知其壅蔽聰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一

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  
亂何從而生哉○洪熙元年春二月大理少卿弋  
謙數言事切直呂震劾觀奏其賣直治名令御  
史劾謙誣罔上雖不聽而心猶不懌但令坐司治  
事不許朝參後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無刀劾論  
文武羣臣曰問者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于矯  
激朕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  
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于  
謙一時不能含容方且愧咎爾羣臣亦宜各思以

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  
義令弋謙朝參如故○宏治十八年戶部主事李  
夢陽應詔上疏言天下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  
漸者六疏入張鶴齡及皇后母金夫人皆切齒日  
泣訴上前上哀其情詔夢陽獄又請加重刑土不  
聽已而撫鎮司具獄詞以進上徑批旨令復職惟  
罰俸三月而已他日劉大夏奏事便殿上曰近來  
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惟  
呼稱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夢陽疏內事關威晚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二

且謂言狂妄朕不得不下之獄錢撫司擬本以上  
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  
錦衣衛推以解之朕撫知此輩無得旨便令重提  
致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監臣之辱左右不  
忠如此朕所以釋之使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  
大夏對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家藏集曰正德末黃章疏通言路謂右之明主  
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  
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



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謀策國王計無因以達于九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不亂哉予嘗嘗諸言官不深惟國家大體動加掎擊是非頗謬于人心一鵬効章宅器班索猥瀆宸聽朝廷厭其瑣屑謂浮薄無當遂一切杜絕至有不許風聞言事之禁程伯子所謂吾黨亦與有過焉者也竊意廟堂籌策不當取快一時宜恢宏至公以開忠讜今使柄國者衡平權定不搖于一二浮言彼言非其情報罷可也未害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三

于國優待可也若果屬狂躁心非端直還留自應付之僉議何至以言命官輒又以言罪人哉且求言如求士求士者于千萬人中得其一二雋異說非廣羅烏所得一二雋異而登之求言者于千萬言中得其一二謨猷設非并譽烏所得一二謨猷而采之自唐宋來賢相率蒙彈糾或罷或留或罷而復召不皆爲賢相若李林甫之奸邪王安石之執拗則不盡斥言者不已當明盛時言事者紛紛藉藉或當或否或聽或不聽不害爲治至于挫折

忠諫之氣一啓口而棄斥不據此昏亂之朝而國祚隨之矣觀于往者得失之林開言路爲聖明第一義

以上疏言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爲大守吏民爲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爲盛稱中興焉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四

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唐史紀元宗悉召新除縣令至殿廷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各至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謹按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上命賜酒饌明日陞辭復諭之曰慈祥懷憐身之德也刻薄殘酷

之賊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于人小人養其賊政殃流于眾朕舉廉興孝崇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偽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爲愷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宣德五年八月上罷朝謂吏部尙書郭瑾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潔廉自守眾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五

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爲朕甄別以來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以上守令

理財第二

前宋史紀高祖徵時嘗自于新洲伐荻有祔布衫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唐史紀肅宗爲大子嘗侍膳有羊臂臠上顧大子使

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覺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大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宋史紀仁宗宮中頗好珠飾京師珠價騰涌士患之一日上在別殿妃嬪畢集所幸張貴妃至首飾皆珠上望見舉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沒些忌諱貴妃慙起易之上乃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價大減。仁宗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迷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飭費二十八千吾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六

不堪也

謹按洪武十年十月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係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尙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于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欲不遂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得已而後爲之宮相之間皇后亦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寔恐暴殄天物刻剝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獨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當守之爾

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使  
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宏治十四年減光祿寺供辦都御史劉大夏奏言  
光祿寺內臣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吏  
宴享而已近成化宏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  
九員又有傳湯飯內臣一百五十員天下常貢已  
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負累市井賒借上爲  
之測然卽下令歲減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嘉靖  
五年春二月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七

一萬六千五百斤虫鳥食菰豆藟藤五千二百餘  
石此禽獸費民財恐累聖德請悉罷之上曰朕卽  
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懷德圖治以安  
生民是鷹犬虫蠹一無所益每歲畜養乃耗費以  
萬千計令該管查覆以聞

以上節用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錄二州銀大  
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  
非財也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

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于  
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  
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便還家

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便給以  
治財賦得幸于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  
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  
慎矜得幸于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  
權者稍稍別置使以傾之○天寶初韋堅爲吏以幹  
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八

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舡役夫匠通漕渠發人坵壟自  
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  
觀新潭堅以新舡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于  
舡背連櫓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上置宴竟日而罷  
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  
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  
于左右藏取之鉷深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  
貯于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無  
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求

邠中外嗟怨。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恩幸日隆。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釗奏請所在耀變爲輕賣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羨。古今罕傳。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真德秀曰：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括剋取媚于上而結怨于下。明皇以其奉己之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四十九

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揭人屋廬發人邱墓悲嗟慘慙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于欺罔而上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手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爲賊

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貪恃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于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奸詐。其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五十

畧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陸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謹按：洪武十四年正月。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

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財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預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號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爲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上聚歛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五十一

漢史紀靈帝開西廊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傾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於西園立庫貯之以爲私藏

唐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不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曰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禮違利而尚廉是以務鳩歛而厚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取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

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君舊制自開元迨乎失邦終以傾危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歟今天備尚梗師旅方興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竊籌軍情或生觖望陛下誠能近想重國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實堪證令出處有功坦然布與眾同歛是費納貢必歸有司知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謹按熙武十九年八月上覽來史見大宋改封樞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五十二

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來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庫之所儲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費爲儲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勢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謀如此何足

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大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大宗不能善始故也

以上私藏

大學新編廣義下卷五

五十三

大學新編後語

大學所謂心即道心之惟微也所謂意即人心之惟危也精以一之誠以正之無意非心無人非道矣修身以道道一以貫之故推之衆而齊推之國而治推之天下而平是謂允執厥中允執者無徃非中也中也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也道之大原也道之大原出于天故曰天命之謂性知天命知天地之化育也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大本以經綸大經是謂格物之本末是謂致知是謂致中和中庸大學

大學新編 後語

末一

無非聖聖相傳數語之註腳耳堯舜明此而帝三王明此而王孔子明此以庶人而爲帝王師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以修身爲本立大本以行天下之達道也達道者達乎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也自天子至庶人無不有此大本無不有此達道其學雖大其事甚庸故命曰大學又命之曰中庸賈生謂子思子子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經之作中庸緯之詎不信夫雖然子思之經緯故至聖經綸之緒也斯孔子肫肫其仁之嫡脉也哉此肫肫者

固所謂道心也中也維天之命也天下之大本

劉元卿識

大學新編 後語

末二

大學原本

明鍾伯敬跋

按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于曾子或謂作于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諸子爲之章句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獨行于世云古本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注疏中朱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卽二程子定本亦不相同見二程全書中而董槐葉夢鼎王柏則謂格物致知章未當亡欲還知止物有二節于聽訟章之上于是紛紛之議起矣

大學新編原本 卷五

末三

今所定皆本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爲之也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鄭公孔頴信之而許公平遠則謂出好事者之爲予未敢有定論也姑存之以俟知者

古本大學

首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卽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誠意章次瞻彼淇澳二節次克明德章次湯之盤銘章次邦畿千里三節次聽訟一節次修身章齊家治國平天下章至末

明道先生定本

首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次  
邦畿三節次古之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次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次誠意章次修身章次齊家章次  
治國章次所謂平天下至天下修矣次淇澳二節次  
聽訟節次殷之未喪師至末

伊川先生定本

即今本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其分章次則始于  
朱子

大學新編 定本

末四

予丁未九月赴青原會舟中夢與友人論學取其  
扇書之醒而了了不遺一字因札記云 劉元卿  
讀大學者皆言誠意與格致工夫有淺深然觀傳誠  
意者但言慎獨則知獨即物之本也慎獨即務本也  
格物之本而務之則知至此外別無格致之功讀中  
庸者又皆言慎獨與致中和功夫有粗細然觀末章  
但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則知  
獨即無聲無臭慎獨即不大聲色篤恭而天下平此  
外別無致中和之功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

只在謹獨謹獨之時義大矣哉中庸大學之樞其在此乎

大學新編 定本

末五



大學新編五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前列大學正文一卷以豐坊偽石經爲據殊爲不考其畧疏一卷乃詮發大旨以誠意爲主亦與朱子互異發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論與已意相合者廣義二卷則本真德秀衍義而刪節之又附益以明初諸事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由未見其書據傳聞載之故也

# 孟義訂測七卷

〔明〕管志道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義訂測

七卷》提要

孟義訂測自叙

志道於萬曆甲午，栖慧慶寺，草大學測義既畢，自覺思神頗索，將游藝於孟子七篇，披梁惠王上下章一閱，深服朱註之簡當精切，乃復掩卷而嘆曰：紫陽朱夫子，註之聖也，是書除知言養氣一章，告子盡心兩篇外，弗訂可矣。乃置之而成中庸論語訂釋，且各以測義附其後。陸續脫業，槩不敢浪出眎人，而於孟義遂巡尤甚，所以遂巡者，實為孟子之學，成章後達者也。其成章孟義訂測卷一叙

雖不出坤貞用六繩墨，其上達必向往乾元用九道峴，求之以知天命誠不足，而達則達於立與不惑之間，豈易言哉。傳註家類知孔孟之深造理學，孰知孔孟之精進性學也。在今講學之士，似乎巧中孟的之艱，尤艱於赴孔的，何也。講孔學者，蘊在盡性，性誠難盡，然以致曲為下學之階梯，有漸也。講孟學者，蘊在知性，知性一差，則上達毫厘而千里矣。孟子之洞明性善，豈類後世空頭禪之重解輕行者哉。此訓解之難乎。

中繁也。况於爲之添足者乎。且尚論古人之學。必先覈其源流。而孟子之源流難覈也。宋儒據孔藁子訛傳思孟答問一篇。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大錯。又據檀弓篇有曾子呼伋。論執親喪一事。謂子思嘗受業於曾子。尤錯。曾與思同侍孔子於歸魯刪述之庭。而年相若。親之至。故長呼幼名。豈曰門人。子思壽未滿七十。若世數以三十年論者。孟子去子思非二世。卽三世矣。曷從受業。味七篇中。唯明善誠身一段。述及中庸。

孟義訂測

卷一叙

二

而不顯子思。至於追論曾子守身事親。則及於徹酒肉。嗜羊棗細行。吾是以知曾思受業之門人源流本同。而孟子之私淑於曾學者深。私淑於思學者淺也。來源猶難綜核。而欲稽其性學之實際。得乎此志道之所以閣筆逡巡也。然此因實理學家一大關鍵。不從大明聖朝提破。待何時乎。獨自愧從心之矩未協。豈堪以知我罪我之筆自任。而天命亦若有影響之窺焉。乃敢公諸海內賢豪正之。蓋不徒以孟子註孟子。

實借孟子以註孔子也。知我罪我。付之萬世已矣。歲丁未。薄齡已隣孔壽。乃息機待盡之年也。感有別兆。啟予盡出四書釋草。而孟義之出。則感於焦太史弱侯尤深。復感糧道蔡憲長虛臺公。規我立言尚簡。何不將前論語學庸之訂釋。測義合爲一編。而芟其煩。予追省曰。果哉。事已遂而難反矣。七篇則猶未晚。乃合而一之。名曰孟義訂測。雖然。論語學庸之分兩編。亦有不得不然者。述作家之闢風盛矣。剖不詳。鵠亦難正。

孟義訂測

卷十叙

三

古德有云。以幻遣幻。愚今亦以煩芟煩云爾。世有反經以興庶民之君子乎。從孟子之知性。入孔子之知命。移風俗於先進禮樂中。使天下永無不知而作者。亦無不知而述者。不出百年。文不期約而自約。竊意

皇祖混一聖真之道運。效當至此。不然。混沌鑿開之七竅。人不能塞。天終塞之。聖人獨許人以末世盜名之一竇。剥天行乎。必不然矣。時萬曆丁未十二月乙亥。吳婁管志道識。

嗚呼痛哉。吾父於丁未秋病痢幾危。閱冬差可。乃力疾從事。孟子七篇。惟日不足。夜半披衣而起。手僵執筆。忍凍忍餓。秉燭不知其達旦也。逼歲除而完訂測。并序首簡。開春應徐太常維嶽先生請梓盛意。函致白門。梓未半而奉常轉大銀臺。因以刊過數板。及工費廿金。寄不肖就本地完工。以便校對。不兩旬而吾父夢奠往矣。珍痛生前未能養志。尚忍歿後不完厥緒。故苦塊餘魂。忍痛督工竣役。蚤

孟義訂測

卷一叙

口

質四方同志耆耄者。亦見吾父爲道忘生。恰似宗澤呼渡河者三也。是集實惟嚴邵武道徹先生有十金之助。敢不并述。戊申七月二十有八日。不肖孤管珍泣血識。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

之子。軻字騶人也。本邦國也。受業于思之門人。思

孔子之孫。名伋。字季。魯國人也。王劭以人爲伋。而

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

於子思。未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近經。尤長

知是。否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

曰。王春者之迹。煥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

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

王之西。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

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

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蓋王

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

王十九年。則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

王矣。然考其間。亦無他。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

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篇。三

孟義訂測

序說

一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  
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  
言焉耳愚按二說  
不同更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  
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  
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

孟義訂測 序說

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  
與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說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說  
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  
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子皆其  
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  
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  
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  
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爲聖人否程子曰

孟義訂測 序說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  
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  
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木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

孟義訂測

序說

四

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

孟義訂測

序說

五

孟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五十四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餒於詭。及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義訂測

卷一

一

訂釋朱註甚且詳矣，閤外兩段義更精。

測義或疑戰國之時，孟子專言仁義，近迂曰：否。春秋降為戰國，生民塗炭極矣，不有命世豪傑，提仁義於其間，人心其歟乎？況當時當國彊兵之士，盈天下，豈少孟子一人？孟子專言仁義而不言利，正救時之妙法，豈迂也？果如其倡率，能使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則舉國

皆忠孝之士，忠孝亦迂乎哉？

或問孔子之時，士以出疆載質為常事，至戰國而士有不見諸侯之說，篇首之揭孟子見梁惠王一句，蓋託之也。曰：禮以義起，義以時行，維昔大道為公之世，天子亦起於庶民之中，故士有不事王侯者，任行其志，一降而天下為家，則大人世及以為禮，士亦世受國恩，在天子，則四海之內皆帝臣，在諸侯，則四封之內皆赤子矣。為人臣子，而以不見君父為

孟義訂測

卷一

二

高。天下有此禮義乎哉？武王既定天下，而華士猶拒太公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宜其受戮於海濱也。見諸侯，豈曰不義？何以時至戰國，而反以不見諸侯為高？蓋猶借古人內宗國，外他邦之義，以為辭，而其隱衷，或不義竊國之諸侯，平日以卑禮厚幣，蓋好賢之名，而因盜其國，此結駟傳食之風，所自起也。孟子雖守孔子而從橫之群已感，心欲行道，不得不藉其末光以存士氣，亦如好辨之

得已也。設有談不見諸侯於盛王之世，則戮民矣。雖然，以孔子知微知彰之學，裁孟子畢竟走一針焉。學必稽其所敝，乃今之講學家復有藏身於山人之數，口實於孔孟之周流傳食者，謂之何哉？載考戰國之以叟稱士，亦罕見。而孟子得之梁王，蓋其游齊已有達尊之二，至游梁則齒益尊矣。

昔受學於耿先生，與聞座中長者時乘之論曰：孔子重仁，孟子兼重義，有宋洛閩大儒

孟義訂測

卷一

三

重禮。我明姚江泰州諸公重智，今其當重信乎？予時聞之躍然已而三思之。尚有遺議，孔子之所主誠在仁，而所執全在禮，故曰克己復禮為仁。孟子間以仁禮並稱，亦以理義並稱。理者禮也，義在仁禮中矣。宋學之中興，教誠然而重智則不起於姚江。激於梁代，之卑傳見性一宗也。達磨善藏一貫之經學，以待濂溪。此良知之所自來也。濂溪並用之，遂開主靜立極之聖脉。後儒不善用之。

遂淫於五花後之狂僞餘支，而儒為禪魔用焉。稽其敝，亦必以禮而不有信心。禮何由入？即今士風日趨於頑鈍無耻，其高者尤在小人無忌憚中，倘裁之以孔孟之矩，則又有所托而自文。吾不知其信心何在。然則主忠信三言，真對時症之良藥也。若又信非所信，則聖人亦未如之何也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

孟義訂測

卷一

四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魚躍，文王曰：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樂也。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音受，鰉音計。作器戶角，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易，喪去聲。



〔訂釋〕朱註俱核。唯訓詩中不曰滅之。經始勿  
亟。庶民于來三句欠安。詩蓋言文王既庶民  
以農隙攻靈臺。不限之以日。當經始之初。卽  
溫慰其不必速成。而庶民視如已事。其子亦  
來助工也。古者一家父子不重役。故以子來  
爲盛事。臺沼皆以靈名。或有別瑞。未必粘在  
子來上說。與民偕樂。則指文王以同沼之利  
與民同之也。

〔測義〕此章梁王沼上之見。與後章齊宣雪宮

孟義訂測 卷十

五

之見同。可見當時堂陛之不懸絕也。况賓師  
不與臣同。孟子先以分庭抗禮見梁王。後雖  
就客卿而賓師之禮猶存。故其言詞動止之  
挺直尊重如此。亦以梁齊之祖父皆起於竊  
國之諸侯。不難師事有道。其子孫習見以爲  
當然。與國朝藩王之尊嚴不同。而我太  
祖所以崇藩王之體貌。又自有說。蓋懲洪七  
國之變。不予以事權。而予以體貌。處其中有  
異日入承大統者在也。然欲其與民偕樂。則

難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  
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  
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  
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  
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  
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義訂測 卷十

六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自升數百步。且敵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雞犬。豚狗。麋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餓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表去聲者謂計之反數如字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表反

刺七亦反

〔訂釋〕孟子與齊梁論王道，不出井田學校二

事，而其始且先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之。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見正先得二程張朱

之同然者，故程子病梁王之迂濶，孟子而力

孟義訂測

卷一

表之，此節朱夫子之考井田甚核，其詳見於

後篇滕文公章中。

〔測義〕或問三代之後，井田可行否，曰井田與

封建相表裏，封建之必併而為郡縣，井田之

必變而為阡陌，皆勢也，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故清井田於春秋未開阡陌之先，易復井田

於戰國已開阡陌之後，難。學者何可不論其

世，昔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當時

大國封疆，曾不及今一雄縣，欲使民有恒產。

雖欲不井田得乎？迨周室東遷，齊晉秦楚皆

大，滅一國則必縣之，廢井田而開阡陌，豈自

商鞅始，鞅特其尤著者耳，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要之井田與阡陌一間

耳。孟子世當井田可廢可釐之間，故於齊梁

二國惓惓焉，然亦未始到封建之必廢於秦

而隱然以興滅繼絕望後王也，故堅執如此

使有百世損益可知之智如孔子，便知王道

始終二節，唯不違農時之政不可易，而五畝

孟義訂測

卷一

八

宅，百畝田之制，亦可圓也，吾觀孟子亦有因

時損益之權，非果如拘儒之迂遠而濶於事

情者。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

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反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

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饑而歿也  
備音舅 爲去聲

訂釋學者當察孟子論行政至於率獸食人  
仲尼論創始至於作俑無後是何心源是何  
智慮今之好立奇說高論損人道心而以學  
術殺天下者可痛也已

測義禍莫大於心歿而身歿次之古之人惟  
不肯歿其親故用芻靈之畧似人形者以爲  
從衛而不以人殉塋不但不歿其親亦不歿

孟義訂測

卷一

九

其親之黨也作俑以殉殆酌於束草用人之  
間而夫子直以無後決之然則真用人殉者  
又當若何曰夫子此言正爲殉用人者發也  
當時君卿大夫之用人殉塋者孔多忌於犯  
其所諱此斷乃微詞也聖人先天而天不違  
而況於人乎記又述其之歿而致生之不習  
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歿之不仁而不可  
也喪畢之用木主祭時之用尸斟酌於  
不生之中者也然則隋唐以後之祀孔

西來之像教立聖像於大成殿中張文忠建  
議毀之以還木主之舊果當乎曾又深服

世廟之勇於受言而嫌建言者之泥古也記  
不云乎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則孔子何以  
惡作俑者之象人曰立像與用人之心大異  
用人起於忍心立像起於敬心忍者之生而  
致歿之敬者之歿而致生之也與其致歿也  
寧致生則不用木主而用塑像亦可附於孔  
子不從麻冕而從純之義矣試觀二氏家不

孟義訂測

卷一

十

立如來天主之像三飯之心雖高僧能不減  
乎雖然有塑像者必有毀像者塑者毀之因  
也塑像亦當無後此與作俑一間耳二氏全  
不克類及此而不以無後爲不孝何居曰  
此仁學聖學之究竟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孔子雖以至聖合至仁然技人群於兩儀四  
象既滿之後全重仁故但以天地爲大父母  
而必嚴無後之防以戒不仁此從出生歿之  
身人生歿者也佛氏雖以大慈行大智然提

人性於兩儀四象未滴之先，全重聖，故又以太極爲大父母，而必掃無後之慮，以還大覺。此從入生死之身，出生死者也。孟子道性善，固當窮極於此。吾觀其點仁已密，點聖尚疎，恐猶未到至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一聲，長去聲，比，此。必二反，酒與洗同。孟子對曰：「地方百

孟義訂測

卷一

三

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歛易皆去聲，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訂釋朱註之敘梁三敗核矣。自地方百里以下，第隨文而解之，未敢拾孟子之遺也。學者

當知仁者無敵一句，是實言。施仁政於民，省刑薄稅，修孝悌忠信，是實事。必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此論湯文之世則可。論戰國之世，則不可。梁王卽如湯文之行仁政，亦未必便能使民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也。此蓋一時激發君心之言，不可以辭害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反，惡平聲。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

孟義訂測

卷一

十三

入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明後多放此。

測義孟子見襄王後，出而語人之詞。傷於太直，與孔子必需自衛反魯，方對康子言衛靈

之無道不同。是可以見戰國處士橫議之風。盛雖面詬國君。國君亦無如之何。而况退後之言乎。此所以釀成坑儒之禍也。以孟子而猶染此氣味。卽是踰孔子之矩處。其言天下定于一。則從有世可知。一脉中來。至襄王問孰能一之。則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言雖當理。而與孔子之知天命。等百王二智亦別。繼戰國之後。果有以不嗜殺人之仁王天下乎。則必興滅繼絕。仍行封建而不郡縣矣。安得天下定于一。一天下必以郡縣。郡縣非秦始皇之暴不行也。然則可與嗜殺人者之定天下乎。又不可。蓋能定而不能久。猶不定也。然使孔子對襄王。必不如此太煞。觀其刪書之斷自秦世。隱隱知秦之繼周。而易傳一筆卽戾。留與后昆入壁。此又知嗜殺人之始皇必焚書也。蓋不但知一身一時之天命。亦知萬姓萬年之天命者也。自顏子子貢子思殁。而知命之一脉亦絕矣。孟子私淑諸人。淑諸

魯子之徒深。淑諸子思之徒淺。故其見大率類此。蓋師也者。父兄也。子思事魯子以兄。非事魯子以父。所師實在乃祖也。故其論世與孟子不同。然孟子意在諷時君之行王道。其言不嗜殺人者之一天下。亦可爲萬世法。而漢高庶足以當之。不可謂其言之錯矣。○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刑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觥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樂平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

孟義訂測

卷一

五

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洛陽反：夫我之去首以曰：有復於王者曰：吾方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樂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

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樂平曰：長之爲去聲，長之爲去聲，長之爲去聲，長之爲去聲。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樂平曰：與平

孟義訂測

卷一

六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樂平曰：度之，度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樂平曰：抑，與手。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對。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及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

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主聲便今皆半聲辟與關同訓音訓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若與聞與今王發之與平聲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與市與王曰吾慊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罔胡登反時與

於度反。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於度反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以事父母之義者皆反此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  
訂釋孟子見梁惠王，本在游事齊宣之後，而篇中述宣王問桓文之事，反在見梁襄王後者，志所重也。孟子志在陳仁義以退功利，對齊宣猶婉，對梁惠更直。此章婉婉詳答，總不出仁義二字，而以井田學校言仁政，則對二

測義註引董子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誠然誠然叅之魯論則有桓文正譎之評而仲尼與由賜推敲齊相管仲之仁不仁亦旣詳矣仁管仲卽是道桓文何以言門徒之無道其事也曰當味道字古道字與導通用言以桓文之事導伯學也而論事又與論人不同仲尼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論匡時則春秋時唯管仲之尊共主伯諸侯爲行仁第一義論崇古尚以家天下爲大道之衰况伯略乎如對由賜亦只就事論事而未嘗以管仲相桓公之事導後學也在聖人無可無不可設處春秋之世義不可行湯武之放伐桀紂勢不能步申甫之中興宣王舍管仲仁天下之故事更無可爲者必也以周公之心行桓文之事乎孰謂伯道非王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之伐崇伐密是已

卷一

十元

孟子不但性善發前聖所未發。仁術二字亦發前聖所未發。克得盡時便是至誠盡性之學。

世儒執孟子五毋雞。二毋彘之案。合於易傳。養上帝養聖賢之說。而訾釋氏之戒殺生。曰。

卷一

二

此異端之教也。此大不然。太古人與物相友而無相害之心。何嘗有殺。殺生非人性之本然也。性逐情而日漓。殺心始動。人可以食獸。獸亦可以食人。而物智必不能勝人智。是以各抱殼觶之狀。而入庖廚。于時聖人必大有所不忍。而其如習俗之已成。何故不得已而爲之。品節限制。最禁僭殺。如非郊祭與君膳。不得用大牢之類。亦戒多殺。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七牢五牢之類。而君子若持見色聞



聲之戒以遠庖廚。近於釋門沙彌之所爲者。則真出於心之不忍。而非以要譽惡聲故也。然而聖如庖犧氏。亦嘗以網罟之利導人殺。何哉。此大明造化終始。人物死生之故。而創之者也。儒者當信楞嚴經中。負命償債之說。非誑語。殺運既興。群生中有應以禽獸之命償宿債者。故聖人直以殺機爲生機也。吾夫子之不戒釣弋以此。然則君子遂奉不殺之戒。而絕庖廚見色聞聲之端。可乎。曰。不可。聖

殺故段肅家訓云。

爲長者折枝。別志以枝字爲肢字之誤。是也。折肢猶言折節折腰。蓋古人得罪於長者。重則負荊長跪。輕則屈一膝至地以受責。如僧

家偏袒右膝着地之狀。此言不爲非不能者。蓋少爲長者稍屈節。至易事也。

或疑王者混一六合。豈易事。而孟子以老老幼幼之推心。運天下於掌上。何言之易。曰。孟子不以并六國爲王業。而以朝六國爲王業也。然以一服八。孟子又甚之於緣木求魚。不與運掌之言相悖乎。曰。孟子不取必於朝六國之君。而取必於收六國之民也。遠人亦何能以一方之仁政頓收之。則修文德以聽其自來而已矣。若論王天下之常道。真不外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但不知孟子運天下之作用。果如孔子之綏斯來。動斯和否耳。

井田學校以行王道。孟子先告齊宣以此。繼告梁惠亦以此。正如張子厚講求經界之法。曰。退以其私分宅里。成禮俗。而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而已。然使奉行匪人。便是王介甫之自執青苗試過新法以擾天下也。愚故謂

井田封建學校肉刑四者兼舉則可廢一則不可封建廢則井田與阡陌何擇焉唯授田貴在均平而重熙之後田亦難於槩均則有扶弱抑強哀多益寡之仁術肉刑最不可開我明未除其律而易以二死三流同刊之令典萬世不可易也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深得其中肯綮國朝采而行之不問大小郡縣俱有學而養士大過於前朝厥報視宋朝養士三百餘年之應當倍

之而不知究竟何如也唯今士心日開而士行日薄何可無道以裁之倘揆以繼周百世可知之數其損益亦可知也已嘗疑七篇中孟子與齊梁二君問答之語果退而自筆之耶抑口授門人而代筆之耶自筆則嫌近誇代筆亦疑有贋韓昌黎斷謂孟子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之似核而程朱則據史記列傳以爲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七篇似更核蓋別傳多言親受業於子思撰有師徒問答之語見孔叢子集中不思孔子沒至孟子游梁時已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則其距子思沒亦將百年矣史記表爲受業子思之門人是也然亦必非一傳之門人乃再傳三傳者耳味五世澤斬之言可驗七篇出自萬章之徒無足疑者而丁篇除離婁告子盡心三章外儘有訛筆意者三篇出自面授其餘不無附會也然首章

所與齊梁二王問答之案當是實錄而公孫丑滕文公兩章之實錄亦多蓋戰國之君以下士爲高致其傾心質問不甚異於士大夫之嚴師畏友云至如知言養氣等章義理則必非贋筆之所爲也

梁惠王章句下

九十六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去声下同好去声篇內並同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  
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  
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與下臣請爲王言  
樂爲去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音同樂之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  
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孟義訂測

卷一

三

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今王與百姓同  
樂則王矣

訂釋今之樂由古之樂由從也言今樂從古  
樂中來也占之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而  
師曠既精於樂則立春奏太簇而餘風至春  
分奏姑洗而明庶風至豈非今樂由古樂然  
孟子之言與民同樂却似論樂之情以蔽樂  
之文義在周子之通書曰樂者古以平心今  
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慾不復古禮不變  
孟義訂測

卷一

三

今樂不可以成至治此欲以先進易後進而  
孟子則直以後進追先進也所謂好樂甚而  
齊庶幾者在此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音文傳曰若是其大乎曰民  
猶然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  
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音芻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前釋朱註斷文王方七十里之圍在三分有二之後良是文王出姜既久難以三分有二之諸侯事殷然伐崇伐密至於戡黎而紂亦以有命在天自憫不但威德大振而講武之場亦擴矣圍非七十里不足以演武事而待諸侯然終身不觀兵於商郊此所以爲至德也

孟子訂測 卷一

三

測義凡差等百王者不但當論其世亦當論其地孟子叙文王之以圍利民別於齊宣之以圍阱民而朱子又表文圍在三分有二之後此於論世則得矣而猶未考周齊二都之地勢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圍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芻蕘雉兔之餘安得不以爲小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有固方四十里縱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

耕地焉觀蘇秦說齊之言曰臨淄之地直轂擊人肩摩則營丘之郊可推已民未沾一毫之利而懼禍滋深又安得不以爲大然三代之衰爲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一重事而民俗澆漓自甚無禁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以無圍固禁可以無設也凡此類唯致曲能誠者知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孟子訂測 卷一

三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犬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傳音董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匹夫之勇夫撫之夫音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訂釋此章因齊宣之問交鄰，答及仁智之保天下與保國。孟子蓋有大望齊王之心。至宣王以好勇之病，礙仁智之交鄰，則徑以文武之大勇沃其心。合下章好貨好色之對參之。

孟義訂刪 卷一

五

王之足用爲善固在此。孟子之能以道事君，不入迂儒闢闢，亦在此。宋儒除周邵大程三夫子外，多失此意。

測義嘗疑仁者樂天，智者畏天。此至誠盡性，其次致曲之心境也。孟子以交鄰國之大事小，小事大當之，無乃過其量乎？曰：孟子原以湯文二聖君當仁者之大事小，故曰樂天者保天下，以太王句踐二賢君當智者之小事大，故曰畏天者保其國。皆道其實，非過也。好

勇並舉文武，大有隱幾在。畧露如左。吾猶未敢保。孟子對君之時，研及此幾否？

堯舜以後，孔子以前，有以至聖運至仁者，文王一人而已。其事殷一節最難。紂之釋文王於羑里，非本心也。殺之無名，故借有莘氏美女之獻以出之。而其心實慮西伯之得民心，不類丸侯鄂侯之可烹，而戮是以縱之生還。以責恩，而陰樹密侯黎侯崇侯虎以伺之。西伯則以君不可仇，而無道之侯邦可戮也。崇

孟義訂刪 卷一

三

雖助虐之渠魁，而民則何罪？故三駕入壘而降之。客人不恭，敢距大邦，其師侵阮，實侵岐也。岐與阮，唇齒之邦也。密之當伐久矣。先發亦嫌於無名，而今有名矣。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夫所遏者一密耳。何以言對于天下？天下方危，紂黨之日獗，幸周德之日興，而以此舉卜其盛衰也。其戡黎亦必黎人有所加於西伯，而以問罪之師應之。戡及於此，而祖伊不得不

恐紂不得不委命於天矣。豈知西伯毫無伐紂意哉。自此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得天下三分之二者。凡九年。于時集大統如反掌耳。猶冀其改圖以延殷祚。如果不悛。則有善繼善述之二子在焉。不踵湯之有慙德也。非至德孰能如是乎。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世疑以臣伐君。大錯。武王末受命於文王。其繼文稱王久矣。名則以西王伐東王。實則以天吏誅獨夫也。故湯有慙德。而武無慙德。孟子

錄其泰誓之詞。而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文王嘗事殷。故義不伐紂。而以剪紂之黨爲顯謨。武王未嘗事殷。故耻一人之橫行。而以遏天下之越厥志爲大勇。文王若孤君之黨以成君。而不失爲忠。武王若反父之爲以成父。而不失爲孝。此等隱微心迹。孟子

文十代審一詩尚有難研之幾在詩之頌文王也先曰帝謂文王無然欣美無然畔援延

先祭於岸，乃卽卸到客人不恭句來，詞意若不相蒙，而聖人之與天地合德，於此洞見。說者以此詩作於周公，良是。蓋非周公不能燔文王心事及此，無然欣美，則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無然畔援，則無一毫彼疆此界之心。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誕登道岸，則合乾元之天德。坤元之地道爲一人，而揖遜征伐皆餘事矣。爲周祜以對天下，允也征伐之中有揖遜。揖遜之中有征伐，真配天之至聖也。武王之於湯也，誠有光而無慙德，然於文也，僅不失天下之顯名，而難比德焉。則所讓又有在也。然非知言如孟子，誰與尚論及此。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不得與民同樂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樂以天下，愛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飢，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  
比於先王？」朝音潮，放上聲。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  
子適諸侯曰巡，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  
諸侯度。省舒救反，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  
弗食，勞者弗息。明順宵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孟義訂測卷一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謂反從流下而  
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  
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  
樂，荒亡之行。謂去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  
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與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  
字徵，陳里反。招與與  
同音救。  
訂釋：註俱明白，唯首節近於作意，當知宣王

隱然有以雪宮驕孟子之心，而孟子直諷其  
以此樂公之賢也。賢者，暗指孟子。有人不得  
當作一句讀，謂有賢者不得共此樂也。蓋勸  
其親近四方賢士，以行與民同樂之政也。下  
遂卸開雪宮，而從與民同樂上說去。若謂庶  
人不與雪宮之樂，卽非其上，似迂。  
孟義訂測卷一  
公之業者，特以志不帥氣，如汲長孺之所謂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耳。其問晏子以先王觀  
法，晏子一陳遊豫而遂大戒出舍，與發補不  
足，則其顯名諸侯，豈倖哉？孔子適周問禮之  
後，卽稅駕於齊邦，有以也。晏子知孔子之道  
之大，又知景公用孔子之不能終，而伴沮之  
以聽君之自審，其意亦微。蓋欲全君臣始終  
之際，而何害其能以君顯也？要之晏子能以  
君顯，不能以孔子顯，實緣孔子之天命不當

以管仲相桓公之伯業顯而以木鐸萬世之  
斯文顯耳。於晏子何尤焉。孟子素卑管晏而  
對宣王卒不沒其功。亦可覩其與人不求備  
之雅量。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  
勿毀之矣。夫音扶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孟義訂測

卷一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與平聲孥音獨。

獨工可反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

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與平聲橐。糧于與平聲囊。思戢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與平聲方啓行。王如

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每音休索音誌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  
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音大

泰

前釋朱註本趙岐之說。以表泰山明堂之所  
自甚確。然猶未察五岳皆天子朝諸侯之處。  
何以泰山獨有明堂。蓋泰山乃五岳中之獨  
重者也。厥義已發於魯論季氏旅於泰山章。

孟義訂測

卷一

中。而明堂之制。則戴記中有明堂位一篇可

考。說者以爲此篇。漢儒之杜撰也。愚按篇中。

唯誣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爲不經。而

五等五服之班位。倫次。森然秩然。必非無因

而撰出者。卽宣王毀明堂一問。可推也。孟子

欲以齊王猶及掌。故勸宣王勿毀。設以身處

孟子之地。當曰。可以毀。可以無毀。可以毀者。

爲明堂位之舊制。難仍。可以無毀者。爲愛羊

不如愛禮之意之古也。然孟子不能察周後



明堂之不屬齊。又不能必宣王之行仁政以朝天下。而但以勿毀爲言。亦近鹵。

測義朱註之訓此章。絕筆也。而圈外引楊氏之言。以伸天理人欲幾微之辨。精甚妙甚。更有一幾之至難研者。吾今畧爲至聖剖之。而學者慎毋執爲話柄。孟子訓君之言。好貨。但舉公劉而不舉周公。好色。但舉太王而不舉文王。何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半。豈不可以好貨與民同之稱周公乎。大姒嗣徽音。則百斯

孟義訂測 卷一

三

男。豈不可以好色與民同之稱文王乎。而孟子若爲之諱。何也。殆謂二好在理欲之間。不以加於大聖人身上也。孰知登道岸之聖人。其神妙正辨於此。蓋染而不染。人猶易識。不染而染。人最難識。二者皆至聖之事。而逆流順流稍別。蓋至聖之湛然無欲。其因遠矣。一入五欲場中。則必示染欲而後可以盡人性。盡物性。性易卒而難盡者也。聖人之示有欲。全不爲率已之性。而爲盡人之性。妙在染與

無染之間。心迹若判若合。果迹染而心亦染

耶。惡在其爲率已之性。果心不染而迹亦不

染耶。惡在其爲盡人之性。二聖真立率性盡

性之極者也。論到危微之幾上。則周公之不

爲貨染易見。而文王之不爲色染難窺。蓋窈

窕淑女。鐘鼓樂之。猶可以盡淑女之性。爲解

也。男而至於百。百男而至有小子孟侯。待武

王克商之後。而始受封。則安得以率無欲之

性爲解。此不可不味誕登道岸之詩也。赫怒

孟義訂測 卷一

三

疑於好勇。詩猶以登道岸故。而以無美無援諒之。多男疑於好色。儒者不可以登道岸。故而以有欲無欲議之哉。第此中消息。一毫自欺不得。吾特戒學者。毋以凡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耳。君子亦當以吾之不可。學大聖人之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及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此必二反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

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訂釋讀此章。當知宣王矢口答孟子二問。頗有受命如嚮之槩。亦庸主中之傑出者。孟子徑以四境不治詰之。亦傷太直。則王之顧左右而言他。殊非大過。宋註遂科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而不足與有爲。何其厚於責聽言者。而薄於責進言者。無怪乎世人之憎高談仁義也。

孟子訂測 卷一

五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音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上音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音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測義宣王之有齊國。僅兩傳耳。故孟子有喬木世臣之說。

士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孟子似以正直勝。唯言到卑踰尊。疏踰戚處。忠厚之懷。隱然可掬。

孟子論進賢去不肖。及用刑皆不以左右諸

孟子訂測 卷一

四

大夫之言爲據。而據國人之言。此在齊廷當機之言也。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還當以孔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一章爲主。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音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測義謂成湯之放桀。非放君。固誣也。謂武王

之伐紂爲伐君亦誣也。觀宣王此問則知戰國處士卽有以臣弑其君科二聖者不待宋儒也。豈非橫議故孟子正之。但稱誅一夫紂而不稱誅一夫桀此卽春秋微顯闡幽之筆也。再稽易傳順天應人之象則湯亦不可謂之弑君。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

孟義訂測

卷一

星

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声大音扶舍下同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測義士幼學于仁義而戰國之君以一時之功利求之故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又曰教玉人雕琢玉今之士却似幼學于功利而君以先王之仁義求之士若曰君其舍所教而徇我此與賤工之不琢玉而琢砮者何異。

噫蔽也久矣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声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孟義訂測

卷一

星

訂釋玩此章宣王意在取燕而恐人心之莫我與也故借五旬而舉之天意以自文孟子意在存燕而諱天道之無徵也故借水火亦運之民心以寓諫中間並舉文王其權雖審而其辭尚欠嚴必至於諸侯謀伐之時發出反耄倪止重器置君後去之論而孟子爲齊謀之初意乃顯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

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寬五稽反，後胡禮反。今燕虐其民，王徃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

孟義訂測

卷一

聖

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果力王速出，迫反。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五倍反。

測義：孟子陳王道，動輒舉湯以七十里起。文王以百里起，故言未聞以千里畏人。此雖論世之衡，而論猶未盡。強晉不有脅魯之言乎？曰：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歟？七國爭雄之世，雖有小國行王政，亦但可以爲善國而已矣。其如秦楚之強大何？李信以二十萬人伐

楚，敗歸，而王剪以六十萬衆勝之。是時秦非獨仁，楚非獨不仁也。仁雖不可爲衆，而寡之不可以敵衆，亦勢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虞於若林之旅。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唯予小子無良。而況以一齊對救燕之諸侯乎？四國之師將入燕齊之境，而是時猶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歆世主其論世亦近於疎矣。幸有置君後去之一策在，得萬乘之國，而仍置君以去，信可以稱仁義。

孟義訂測

卷一

四

之師，然使齊宣果行孟子之策，而止諸侯之謀伐，則亦迫於勢焉耳矣。非所謂好仁無敵者也。乃戰國之世，天命靡常，更有不可以常理裁之者。楚滅陳，蔡皆縣之。越滅吳，亦縣之。至於秦并六國，天下遂成一統，是時雖有湯文，亦能以百里七十里之仁心仁政。王天下乎？以常理論，秦皇之不可敵湯武明矣。而天命亦歸之，何也？曰：宇宙間有大變局，原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常情猝難炤諸幾先者，此非

知天命之聖人莫鏡也。大都有二端：一存治統一，在道統；戰國以前，世人習見治統之在天子，建萬國，親諸侯，以爲常，而豈知七雄爭強之季，天下必定於一？孟子但知定天下者必以仁，而不知先有不仁，定天下者爲之敵也。則立六國後之策迂矣。秦漢以後，世儒咸知道統之在素王，閑聖道，拒楊墨以爲常，而豈知三教鬪諍之極，道缺必貫於一？孟子但傷見知聞知之無有乎爾，而不知后有秉孔孟義訂測

孟子訂測

卷一

四

矩以合二氏者爲之御也，則入主出奴之見固矣。孟子原有云：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此是格言。吾今有感於置君立後之議之正，而大變局乃乘其後也，故推及之以破曲士之執云。

○鄒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以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效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久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上聲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

夫音扶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效其長矣。

孟子訂測

卷一

四

狄人乎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測義：孟子七篇，唯爲滕文公謀最忠且直，無

一迂語。此章守死一着，與后章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意通。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荀同苟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未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夫音扶輶為善而已矣。輶王聲

測義此章言及后世子孫必有王者，似迂而實非迂。蓋承太王遷岐之後，篤生文武二王而云然也。其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則通於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孟義訂測 卷一

墨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流水。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勸之。

請擇於斯二者

測義省孟子請擇於斯二者之說，則知滕事已急，欲如太王之遷國亦難，唯有效以一着而已。不知是時，舍此二策之外，亦復有圖存之計否？曰：如有孔子之德，有子路之從，則可以乘桴浮海而居九夷，又進乎此，則如箕子之罔為臣僕而祚百世，亦非異人也。然文公豈其倫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采與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人見之見音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

孟義訂測 卷之一

墨

於君君為來見也。譬久有藏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為臧倉也。尼反。尼反。

測義當知後喪踰前喪之計。臧倉之譖最巧。而樂正子以貧富不同為解。正墮其計中。宜其不能來平公之再駕也。蓋孔子自衛反魯。車尚不能舍於顏淵。衛臨子路。而進使者問故。所獲唯有一醢而已。何其貧也。孟子雖為

孟義訂測卷之一

四

齊之客卿而不受其祿。其貧歸當與孔子同。或者戰國時之君卿交際。與春秋不同。然克不受無金之類。何至積有餘財。厚養其母。迹亦可疑。殆於交以道。接以禮上。有放過處也。此處止當為孟子一分疏。而樂正子未之及。乃汲汲表已之告於君。而為臧倉所沮。以自白。較之子貢之從陳蔡。一聞歸與之嘆。而知夫子之不忘魯土。默與冉子定勸君逐駕之密策。其智何啻天壤。噫。此樂正子之所以備

止善在也。

孟義訂測卷之一終

孟義訂測卷一

五

孟子卷之三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公孫丑章句上

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又復扶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楚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絕音拂又

孟義訂測

卷二

一

音勃曾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顧之乎子為之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由王去聲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與平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孟義訂測

卷二

二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及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隔音隔又皆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邇通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茲音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也爾與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音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來去聲

測義今之配孟廟者必以樂正子作顏子愚謂還以公孫丑為上首而樂正子次之蓋其論道論學論人論世皆有深思與正子之解



前喪後喪大不同其以管晏之功期孟子委中孟子齊人知有管晏之譏然孟子太輕管晏亦與孔子之仁管仲相違且其卑管仲也不辨其心迹又不諒其時勢徒以已之能以齊王過於仲之祇以齊伯然則必以湯武之放伐桀紂者放伐周天王耶竊謂孟子之不爲管仲自有在而亦不在尊王賤伯間也吾考孟子之以齊王也易管仲之以齊伯也難公孫丑智足以知之是以有文王猶不足法

孟子義訂測

卷二

三

之疑得孟子事半功倍之解則必渙然水釋矣吾猶疑孟子能察文王百里王天下之難不能察管仲千里伯諸侯之匪易也若丑之深心遠慮過樂正子遠矣

或問魯西與子路孰賢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所畏不專在德以其交於祖點父參之間而齒復長於祖祖必親爲執友父豈不尊爲畏友哉非謂其功烈之能高於管仲也考孟武伯問子路之仁於孔子子曰不知也而子

路問管仲未仁乎則曰如其仁如其仁大似退魯子之所畏而進魯西之所卑者此亦必自有說學者不可不虛心以參之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有天人交動之神機在其中非思議之所及也易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傳命莫速於置郵矣然而疾則速不疾則不速人動而天未必動也德流則天動而人從之人足未至而天神已先至矣舜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

孟子義訂測

卷二

四

動所從者欲所動者風豈假於置郵之傳耶子思論至誠之功業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機正在於此孟子欲以王道相齊梁蓋已覩破此幾故對宣王引此語此語乃一章之大關鍵也所謂德卽仁心之溢於仁政外者也中含有一隱幾在達而在上君德之流行於天下旣然窮而在下師德之流行於萬世亦然皆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妙稍有欲速見小之我心雖動衆於

一時亦是見而後重動而後變爲之後成與  
置郵之傳命等耳。

孟子見得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戰國一時之人心果然假  
令文王生於此時得千里之齊而王之委可  
必其事半功倍然而宣王終非可與行仁政  
者雖勉行之而仁心不貫於其中也流行之  
本已失如置郵何其所以然者天不與竊國  
之子孫王天下也以孔子知幾之學裁之孟  
孟義訂測 卷二 五

子似不無失言之過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音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  
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曰不動心  
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敵諸侯音是聲至必反之音伊紂反撓奴  
反朝音朝乘劫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音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音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  
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音  
之瑞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

孟義訂測 卷二

大

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音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  
蹶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也音敢問夫子惡乎  
大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音敢問何  
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反。叙。罪。反。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音。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

孟義訂測

卷二

七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音。夫。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舍。上。音。上。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治。去。音。去。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

孟義訂測

卷二

八

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訂釋前章孟子與公孫丑論管晏。既內王而外伯矣。此章丑猶以霸王金稱。若謂夫子得志於齊。由霸而王。不難者。何也。承上文王之事而言也。文王先為西伯。後撫方夏。非合霸王為一人者乎。其三分有二之王業。實從伐崇伐密之霸業起也。安得執以力假仁之例。

孟義訂測

卷之二

九

而賤之。故孟子亦不復辨王伯。但釋公孫丑大任動心之疑。及丑駭不動心之過於孟貴。則拂之以為不難。而舉告子之不動心以形之。此則自道之實語也。其力得於養氣。而世又有以養勇濫浩然者。其幾括全收在下文集義義襲二訣上。吾觀公孫丑之發問。亦已隱然會到此處。故其發問。皆挑撥孟子之隱根。其平日受薰於知言養氣之學。不淺也。特未能信到孟子之的。的不動心處耳。註以恐。

懼疑感訓。心動似未盡。且孟貴世所稱絕力之士。丑曷為以不動心之勇過之。其心量亦有非淺學所能度者。宜孟子之樂與窮聖學到底也。

測義告子先我不動心。言年未四十而心已不動也。在孔子。直是三十而立時事。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實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隣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於易。

孟義訂測

卷之二

十一

道之氣。坤二元。九六二用處。不無微惑在焉。則聖孔子之知天命尚遠也。然則可與顏子一日克復。三月不違仁之心境通乎。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未已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已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通。曾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必泯。吾乃信其可達顏子之不違矣。後十段在從前篇中錄出。

程子釋不動心之有道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最精凡養勇養氣之說皆可以此一言蔽之而朱註即據之以辨北宮黝孟施舍及子夏曾子之所主此見朱子之學重淵源也其高出漢魏六朝訓詁辭章一等全在此其能步曾子子夏而不能步孔顏亦在此非細心者莫能察

兩程夫子俱於心有主則能不動上得力而以虛實二義互發之尤妙一曰有主則虛一

孟義訂測

卷之一

十一

曰有主則實所以謂之虛者外不入也所以謂之實者內不出也不出入何動之有

自北宮黝之養勇也起至曾子之守約也止朱子分爲五節其中肯綮難窺乃是孟子潛露浩然之所在亦是孟子顯露私淑之所在而自漢以至於今中歷有宋諸大儒而冥冥也實以孟子性學兼誠氣學氣學仍反性學後儒未窮其際也大槩古之學者爲己其根必從打過生死一關上致力道果朝聞而夕

可歿乎氣不必養矣志者氣之帥也志則全在好仁者無以尚之一句上此一以貫之之真消息也其次則有欲破生歿關頭而志不帥氣者固責志亦養氣養久則克如孟子之集義以養浩然上乘也爲其不悖於性學也又其次雖於朝聞難幾而亦從真心實行上鍛鍊生歿孟施舍便是中乘北宮黝便是下乘亦能不爲利害所奪孔子之所謂匹夫不可奪志此也彼雖不以性學顯而易嘗離性

孟義訂測

卷之一

十二

以爲學如程門教人靜坐却是禪觀遺習而儒用之葆神耳外此則有滯於養生家之專氣致柔者亦非大悖於聖學而吾儒必異端之風下矣朱子曰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又曰孟施舍之守約在氣曾子之守約在理皆非也孟子蓋分養勇爲三等勇卽氣養卽守也舍之守約於黝曾子之守又約於舍則皆從氣上論耳何嘗有守理之說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

所而守之。本文明言施舍守氣之約。不如曾子而註以理氣岐之謬甚矣。然則何以見其潛露浩然之所在。曰。曾子對子襄述所聞大勇於夫子。勇而門大。非隱隱露出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又何以見其顯露私淑之所在。曰。孟子雖極尊孔子。次尊曾子。然俱稱姓稱子。而惟子襄獨諱其名姓而稱其字。與孔子之稱老聃。子思之稱仲尼。何異焉。蓋古人之事受業師。皆然也。吾是以疑此人。卽

孟義訂測 卷二

十三

史記所指受業子思之門人也。子思則未必是子襄之專師。而善養浩然一脈。襄必來自曾子。若夫明善誠身。則是私淑中之公脉也。亦不必辨其得諸曾。得諸思矣。試看子貢之對衛將軍文子。稱曾子曰。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於此又見孔門開養氣之端者。曾子也。曾子得子襄爲之後。而出孟子。時天下學術已雜。而唯孟子之養氣。不爽時弊一貫之正傳。餘則鮮有不流於二本者。黜與舍。其猶養勇

之傑乎。以此推之。子襄或是孟子養氣一節之師。而非存心養性之全體師也。

世疑孟子以黜舍爲曾子。子夏爲過。此不知二子皆有養之士。平日能外生歿。其身可生可殺。而不可使其心以利害動者也。然則黜何以似子夏。舍何以似曾子。曰。子夏學既立本。不無好爲人師之心。故不拒分晉之文侯。而受其師事。致西河疑之爲夫子。天下之勝人者。孰如師哉。此所以爲北宮黜之所近也。

孟義訂測 卷二

十四

其受曾子之擊也固宜。曾子則學通一貫。不取必於師人。而亦養已之浩浩。以能自得師爲道者也。故有弘毅任仁之力量。合師教之當仁不讓焉。則孟施舍之主於無懼。而不必勝人。近之矣。蓋曾學。猶有養氣之影響在。於以望顏子之屢空。念念欲無所有。視子貢之屢中。念念欲無所倚。不從氣上着纖毫之力者。亦一間矣。然曾子與子貢。實有可以相資處。曾子當資子貢之博學以作聖。子貢亦可

資曾子之守約以居仁也。孟子上仰孔子而尊所聞於子襄。故若親曾子而踈回賜也。

孟子之論黜舍。所以正與究楊墨。無君無父之敝。同。果若所述。則二子俱怙人也已矣。奚

言養勇苟揆之於心迹之間。當曰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黜似子路。子路結纓而死。非養氣

何得有此從容。而據其疾赴孔悝於登臺之

際。口稱太子無勇。而以焚臺脅之也。亦近於

無嚴諸侯。而反其惡聲者然。彼北宮黜者。無

孟義訂測

卷之二

五

乃近之。若孟施舍。不以當機之戰勝為心。則

其死生之際。必於得正而斃之家風不遠矣。

註引記中縮縫衡縫之義。以訓自反而縮。最

有含畜。蓋當時孔曾之相授受。所以不言直

而言縮者。正為世稱直德。有以天稟之率爾

當之者。有以致曲之能誠當之者。聖門所貴

則不在率爾之直。而在致曲之直也。下文集

義。則自反而縮之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

間。則千萬人吾往之謂也。在克己之君子。却

不難於自反而縮。之不畏千萬人。而難於自反不縮。之不憚褐寬博。憚之云者。以威勢恐喝之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非得道者不能。

吾夙疑古人之學。必有師承。孟子既言私淑

諸人。而七篇中。曾不一表其人。可謂缺典。使

子襄而果出自孟子之私淑也。其不忘本已

至矣。況又邇來源於孔曾之際乎。宋儒唯朱

元晦之師李愿中。追及周茂叔。不失此意。而

孟義訂測

卷之二

十六

今之儒者。多祖禪。禪家起訶佛罵祖之風。豈

謂作古者。無有深心在。而今反投好為人師

者之虛驕。儒門弟子。遂至於無師。弟子可以

無師。則臣亦可以無君。子亦可以無父。豈非

近儒之所艷於訶佛罵祖者。乃無父無君之

觴也。程朱之過其流也。宜哉。吾猶嫌程叔子

欲振師道於儒門。而反誚周茂叔為窮禪客。

其去禪客罵祖一間耳。何如孟夫子之論大

勇。邇子襄於曾子耶。或曰。孟子非稱子襄之



字而諱其姓也。子襄或曾子之子弟行。故不稱姓耳。曰。果爾。則子襄之受業於子思也。更有因矣。子思亦以師乃祖。故無專師。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鹵莽滅裂之學。故直斷以爲不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深懲正心助長之有害於氣。而不反有事勿忘之無害於心。故在不可之間。孟子以志氣之必不相離。點破之。爲人何等喫緊。志曰氣之帥。言志之必不離氣也。天下未有軍中無主。

孟義訂測

卷之二

十七

帥。而可以令卒徒者也。氣曰體之克。言氣之必不離志也。天下未有體中無氣血。而可以載元神者也。志言持者。凝之使勿動。氣言無暴者。調之使勿動。志斯道也。行得妙時。便是一以貫之。若曰相須交養。便成二本之學。其幾最是難。而孟子之善學孔子。全在此。孟子之志於學。全宗孔子。而性體似不逮孔子之空空然。爲持志上帶着一毫養氣意思。孟子養氣之功。頗類玄學。而不爲玄門所同。

孟義訂測

卷之二

十八

爲養氣上。自有一段持志工夫。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孟子必戒於助長而不爲。然發憤忘食。何以不流於助長。憤發於志。不發於氣。所謂德性用事者也。孔子有甚矣。吾衰之嘆。則氣血亦以不養漸虧。而孟子之遊齊梁。可謂老而益壯。此得諸養氣之功居多也。玄門復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法。亦以勿忘勿助成之。及其至也。形神俱妙。則冲舉形與神離。則脫胎。而孟子不爲焉。其志自有所在也。志何在。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也。此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孟子何以不爲。凡從事於煉精煉氣之術者。志在超生上界耳。陽明先生有言。得壽之性者。可以戾於天矣。得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然則孟子之超入上界久矣。何以煉精煉氣爲。在從先議。志至氣次。註家訓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非也。至言到言志。一到而氣隨之。卽到也。



隨訓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者何也亦未得丑之問意丑蓋見志氣既相次齊到則特志卽是養氣不應有二層工夫也其問意最縝而朱註忽之孟子又從蹶趨上點出氣豈動志之光景出來則細而又細矣或疑蹶趨是不中不和之動曷不舉中和之動曰氣果動於中和則動而無動矣不可謂之氣壹動志張子厚亦有言聖人在上而鳳凰儀志壹之動

心之功妙養氣必以養氣之功妙正心難言一以貫之而孟子於性善之源清矣則氣學總收在性字上孟子二本若如註家所謂交相養互相發則猶二之也要之實成最難孔門唯顏子子貢純乎一貫之脈而曾子既以養大勇訓子襄豈無志氣交養之幾微在蓋學無孔子絕四之母德又無回賜屢空屢中之心量則存心養氣之相須久矣惟養氣不落於玄宗此孟子之獨清而脈者也

孟子之養氣頗似孔子之多能孔子雖不多能曾何損於天縱之德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然在孔子身上能不厭多則以遊藝亦刪述之資也孟子雖不養氣亦無損於知言之鑒但不識口耳人養氣乎哉不養也蓋在孟子身上尚摩養氣工夫不得當大任而不動心恃此也孟子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處體驗最真

或問孟子之養浩然根於曾子之聞大勇無

疑矣。曾子戰戰兢兢人也。夫勇之氣象何徵。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非善養弘毅之氣者能之乎。然則亦用有事而勿正心之功否。曰：此則畧有毫厘之別。曾子質雖少遜於屢空，屢空中二賢而仁以爲己任，所重全在克己。勇從仁體中涵矣。凡克己之嚴密者，視聽言動自無一息放過，以德性用，不以氣質用，何以必有事而勿正心爲哉。第恐德性用事，曾猶未必如

勿正心一句，勿忘勿助，則玄家所謂火候也。耿先生每提後學，且毋遂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乎其言之也。孟子既曰有事，何以又言勿正心，此中冷暖，最難調貼。或問：豈卽中庸之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耶。曰：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入於玄門之養氣，而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卽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

孟義訂測 卷二

子庸曰。善養至太至剛之氣。塞天地間。此集義所生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此義襲而取之也。子時爲之。雖然。益氣塞天地。則道義從心而出。奚用配。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也。只緣平日無集義之功。氣自氣。道義自道義。偶觸道義。而以氣配之。如今朝士之激於義。氣而冒。歟。陳言是也。一時理直氣壯。亦似剛大塞天地間。久而受挫受誣。無聊之態百出。欲助之長。而苗已枯。遂多不慊心之行。道義

二五

之君子

在從先識中說出

集義。義襲。幾頗難研。自有註疏以來。無人辦得清楚。紫陽以誠僞分之。故曰。事皆合義。自反當直。此氣自然發生。非由一事偶合。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襲以兵家諛取爲義。如伯者之以力假仁。與王者之以德行仁相

孟義訂測 卷二

二六

反也。近世有盱江羅先生者。卽以安勉之界當之。嘗曰。學問入門。便有直捷紆曲兩途。集義是直捷一途。如舜之由仁義行。方是一犯行仁義之手腳。便是襲。不待假仁如五伯。而始稱襲也。二說皆有意味。而皆未瑩。從朱註襲取之說。畢竟是僞。然而思誠之君子。一朝豈能義精仁熟。則行之不慊於心處尚多也。便指爲襲。天下將無集義之君子矣。如盱江判定由仁義行爲集義一路。行仁義爲義襲

乎天道者不待言已。行仁義中則同行而異情。曲中能有誠耶。便是集義。曲中雜有取名。取利不誠之根耶。便是義襲。故不但偽儒之影。主敬窮理。以張理學。幟者是襲。卽狂禪之影。單傳合論。以張性學。幟者亦襲也。集義之所以異於義襲也者。幾希。孟子學從思誠中來。故能克無穿窬之心。以至於義之盡。其善養浩然之氣。正亦所謂曲能有誠者也。若子思得統於乃祖之性學。一味盡其性以盡人。

孟義訂測 卷二

三五

物之性。氣何用養。故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如是。則集義義襲之幾。可無研矣。蓋孟學以養氣爲持志之術。其幾全在義之襲與不襲。問工夫。當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孔學以盡性爲至命之階。其幾全在曲之誠與不誠。問工夫。當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學者其三思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屬上正心句。不屬

下勿忘句。程子讀本文原如是。而朱子惡勿正心之悖。大學經文也。故拆心字屬下句。不思在養氣上說。定當云勿正其心。在修身。上說。定當云先正其心。蓋氣不可以有心養也。朱子不但惡勿正心之疑於禪宗。亦嫌勿正心之入於玄宗。故讀句如此。蓋玄學以精化氣。氣化神爲正宗。神一役則耗精而動氣。欲其綿綿常存。難矣。故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爲第一義。此謂修命之學。禪家不取。而儒家

孟義訂測 卷二

三五

亦不道其事何哉。壞名教而學長生。吾儒之願力不乘也。況孟子養浩然之氣。歸根原在性學上。何事煉精煉氣之術。其曰勿忘勿助。亦非玄家之金丹火候。而隱然於存養中得之。勿正心。乃心之所以正也。而玄門多借之以諱丹術。雖曰影射。而彼家以性命雙修爲上乘。亦非害道。但毋溺於九還七返之說。而爲黃白男女二坑所陷可也。儒者果有夫子忘食忘憂之心。亦不必問孟子勿忘勿助。

之火候。

養氣莫要於集義。集義最戒於助長。此孟子先行後從之言也。助長不但害養氣。亦并持志而害之。是以有揠苗之喻。然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孰爲甚。曰。此雖心中之隱病。萬古同然。而陷溺亦當論其世。在孟子時。則如學仁不成。而取助於墨氏之兼愛。學義不成。而取助於楊氏之爲我。學持志養氣不成。而取助於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孟義訂測

卷二

二十七

心。勿求於氣。皆是也。戰國助長之弊。大槩在此三者。而今日之人心。又不然。莫甚於鑽理學難透。而助長於禪家之性宗。鑽性學難透。而助長於玄家之命宗。參命學復難透。則仍逃還於儒家之中庸。以掩其助長之心病。真者雖二本。猶爲有忌憚之君子。僞者似一本。遂成無忌憚之小人。此爲害之最甚者也。其中果有得孔子一貫之真消息。遵道而行。而義未精。仁未熟。不肯半途而廢。博學而約取。

之資。福慧於禪家。直向乾元用九一路上透去。資清淨於玄家。徐從坤元用六一路上行去。此卽孔門下學上達中人。非揠苗之宋人也。世有若人乎。吾亦願爲之執鞭。

知言之難。難在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而聖人之或易吾言。端爲性善一源未透。則於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有滲漏處耳。今以五尺之童。講解詖淫邪道。蔽陷離窮。八言字義。易易耳。設面遇若人耳。聽若言。而當機辨其就是

孟義訂測

卷二

三十八

孰非。則非上智不能盡此量。非中人以上。不可共此學也。孟子信得聖人之從吾言。正從當機上說。蓋使孟子與楊墨同立於聖人之前。孟子固必以楊墨爲詖辭。楊墨亦必以孟子爲詖辭。然聖人所從。必在孟子。而不在楊墨。此孟子之能自信者也。則以性善之大頭腦。真也。吾猶疑孟子雖道性善。而未必透乾龍无首妙義。則惟辨楊墨之詖淫邪遁。後聖定從其言。至於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后

聖未必盡從其言也。道岸信難言哉。

按孟子所與公孫丑論學精蘊盡見於知言養氣一章。孟子蓋自信一聞訛淫邪遁之言便知其蔽陷離窮之所在。又知蔽陷離窮生心害政事之所在。可以俟百世之聖人而不惑。此不特孟子自信到此。即善讀七篇者亦信孟子到此矣。則亦可信養氣之學。俟百世之聖人乎。曰。此當稍圓其案。蓋反之之聖氣亦不妨一養。性之之聖則志氣渾融而氣不

孟義訂測

卷二

二十九

獨養矣。此不但告子失之毫厘而亦孟子之有志未逮者也。然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及勿忘勿助之節度。倘可易否。曰。此亦不可易也。可易者。必性之之聖耳。以性之之聖告反之之聖。則可以易。可以無易。可以易者。其顏子之屢空而心自正乎。可以無易者。其孟子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乎。蓋屢空。性境也。顏子以四勿之功實之。正通禪宗之修性上乘養氣命學也。孟子以持志之本虛之。正通玄

孟義訂測

卷二

三十

宗之修命上乘而氣卒輔志者也。故顏子可以以不修孟子之學而孟子不可以不修顏子之學。然而學孔子則顏子自在其中矣。故孟子舍顏而學孔。何者。孔子心則空空如。而志氣如神。實含有四絕。故不但氣不用養。而志亦何用持。顏子志至而氣自隨。亦歸到空空處。此方是純學孔子者。孟子則持其志。毋暴其氣。志雖究竟還空。而氣上亦添出一念矣。然則不幾於夷子之二本乎。曰。否。孟子之養氣既不從玄家九還七返中來。而從知性善之根元上來。志氣原歸一統。豈是二本。然此亦只可爲孟子之見性親切者解耳。毫厘有差。天地懸隔。今世有寬見浩然端倪。而存心養性未透得方者。偶得玄門金丹火候光景。則將舍性學以從之。而又懼修玄不成。以爲儒禪二門所哂。故入於二本中。則不善學孟

子之過也。孟則何過焉。然希顏者。易逃於禪。希孟者。易逃於玄。此亦勢之所必至。不爾。則

儒道中將無一人走見性成佛之禪窓亦無一人見必有事而勿正心之玄機矣。果爾儒學將孤而天下却可還於玄同之世論。及於此亦不可謂有事勿正之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孔子曰：子欲無言此耶。

嘗疑子貢之對太宰問聖而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此或緣太宰之難與深言而故以將聖作疑辭耳。今既自起問端而猶曰：夫子聖矣乎。豈其知聖在宰我有若下也。曰：子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貢之所謂聖即孔子所嘆吾不得而見之之聖。蓋指造位乾元者說也。仁智合德便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雖從學知利行中起而成功亦與生知安行之至聖一矣。故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吾獨疑其表顏淵之善言德行。僅與閔冉同科。而且序顏齒於二子之下。似非知二聖知十之本懷。曰：此以德行一科對說辭言也。非實評也。顏子子貢能以門人日親日進於夫子。其先後

皆入聖域何疑。使但從德行言語兩科論乎。顏淵豈必高過冉閔。子貢亦豈必高過宰我也。況在聖師之前亦只各舉一長為慎耳。又據下文智足以知聖人一案則宰我有若於子貢若是班乎。曰：此亦孟子之藻鑑然耳。吾獨記公孫丑敢問所安之意之微也。其舉有聖人之一體及具體而微之六大賢。豈不知孟子之姑舍是而故以下聖人一等者擬之則必有所窺於諸子之升堂入室處。未敢信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孟子之盡超之也。但賢如子貢而一體具體皆遺之。此又何說。則或丑之知子貢亦本也。蓋子貢既不以文學見於世而默贊夫子又無跡。據太史公貨殖傳得非晚年又藏口進門人之用。讓參商等出頭而晦跡於曹濮間。若陶朱公耶。此丑之所未察也。就孟子始公是二子亦謂道其志則可。道其實未必然。孟子能以仕止久速之無可無不可學孔子。

非窺至聖之時乘六龍者不能然亦升孔子之正堂未必入孔子之奧室也學者試思孔子之上達達到何處無言欲何所事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欲何所求便可以想孔室之所在矣孟子雖舍顏淵而學孔子吾猶疑其尚不當舍顏淵之仰鑽也謂孔子已信顏淵行藏與已同道而孟子猶信顏子不及也

孟子真知聖人之心事者如稱伯夷伊尹於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此亦聖人優起不能易矣若夫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則在夏商之季可說在春秋戰國之際不可說蓋當七雄爭強之日不但湯文難以百里王卽桓文亦難以千里霸矣唯過伯王之主而師之皆能以道感人法天下而傳後世

孟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耿先生謂此聖人不專指孔子乃通古今而言照下文賢者錄等百王出類拔萃等評自見蘇明允以

汚字連上讀謂三子之智僅足以知聖道之卑下者而已文人之敢爲曲說如此而朱註亦未大穩豈有夫子之道而門人猶設言假使汚下者哉味其詞不過言三子智耶必知古聖人之優劣汚耶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過褒孔子一人也註曰明其言之可信

孟子尊孔子爲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實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鑒定孔子爲開闢後之一人便垂大易羣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龍元首之貢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此挑出太上未有禮樂之聖人說也亦不鑒定素王德業爲百王之所未有故圓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按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此挑出飛龍聖人之不入凡民伍者說也亦不鑒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真是智足以知



聖人者若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之評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評然謂孔子賢於堯舜猶可謂孔子賢於生民以來一切大聖人則不可自子思之祖述章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爲臣從先議出錄出

或問孟子唯不深究乾元无首時乘六龍之理故其信宰我之賢仲尼於堯舜有因也然而遂斷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豈無稽而妄

孟義訂測

卷二

三五

言之畢竟厥義何在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而朱子推其義曰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果當孟子之意否曰近之矣然但可爲泰州王氏之尊見龍而卑飛龍張本耳孟子雖尊孔子爲群龍之首然亦未嘗不重飛龍也其所以重時中之集大成者全據孔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而信其能爲堯舜亦能

爲湯武亦參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千古尚無見諸日用之聖人而於仲尼見之也故以爲生民未有獨未炤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根原處故從川流之功用處見羣龍之有首而不透敦化之全體處見羣龍之无首也子夏言及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方是合體用而兼狀其實孟子智雖不及子貢而與後儒之隨人妍媸以尊孔子者何啻天壤

孟義訂測

卷二

三五

朱註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屬大凡而以差等百王屬子貢自謂非也學至知言已難而況等及百世之禮樂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吾昔於耿先生書院中與厥弟子庸論及此子庸曰此言生民以來唯夫子具此道眼也予時恍然有省獨疑千古之開此眼者豈獨孔子一人越三年而悟到羣龍无首去處因復想子貢此評原推開太上未作禮樂之世說而從刪述百王之世說也有若從超凡入聖

之類萃中表孔子意亦然。

嗟夫吾讀知言養氣章而見孟子充無穿窬  
心之盡也。當大任而不動心。男子至難事也。  
四十卽養至此豈不卓然大丈夫哉。故公孫  
丑以勇過孟賁爲問。而却拂之曰。是不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明言養氣雖可以當大任。而  
於存心養性終落第二義也。及丑問不動心  
之道。而荅之曰。有是時何不將知言養氣滿  
盤托出。而又炤得養勇不無似是而非者。故

孟義訂測 卷二

三七

先揭黜舍之似曾子子夏而後及孔子之提  
曾子自反而縮者以開大勇之源。若曰。止論  
養勇。吾何所高於黜舍哉。幸子襄得曾子之  
傳。其源出於孔子。吾得而私淑之。其守最約  
也。夫私淑尚賢則宜直推曾子。子襄縱賢其  
品。豈必優於似曾子之孟施舍哉。或類似子  
襄之其言亦未可知。孟子乃諱其名。顯其  
字。其尊之若及過於曾子也者。古人之尊私  
淑師也如是。孰謂孟子純是一團英氣已及

丑問所以異於告子處。乃始以知言養氣並  
舉。畢竟先舉知言。次舉養氣。而養氣又以持  
志爲主。舉氣壹動志之弊。則及蹶越之凡態  
焉。武蹶越者能動志則緩步徐行者便能持  
志乎。然則氣雖不動志。不過謹言慎行之一  
助而已矣。作聖必自有本焉。味斯言也。當大  
任而不動心。必大半得力於知言。而養氣特  
以義勇持之耳。說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  
直塞乎天地之間。則偉矣。而其集只在一義

孟義訂測 卷二

三八

義雖配義與道。而一或襲取。行便不慊於心  
而餒。如是乎集義之難。而義襲之易也。故遂  
不然告子之外義焉。夫外義者。尚能先四十  
不動心。則心之專以養氣不動者。其非私淑  
之大源明矣。大源必在知言。知言本於知性。  
固未知其盡淑於子襄否。而辭意之不以養  
氣先知言可知。至於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十三字。則不待公孫丑問及而徑  
自掀出。更有隱意。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凡私淑孔門者孰不與聞其說而尊守其矩矱曷爲養浩然之氣者既以行謙於心爲宗而工夫又在勿正其心也其幾微矣蓋專氣致柔原出於老子之學而玄士宗之至於煉神還虛委戒於將心正心而以靜定爲主丹經有言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其法正通吾儒有事勿正之旨但丹家煉此氣以長生而孟子不用其術特養此氣以克四體以當大任耳又勿忘勿助丹家純言九轉火

孟義訂測

卷二

三九

候而此意絕不爲鼎鑪調火候不過反諸方寸間爲深造自得之規程耳故儒玄二門其教每不相入而提及此十三字火候彼此若參同然然而孔子不以爲教也回賜曾思及冉閔德行諸大賢不以爲學也則所重在正心誠意之學而標準不在此矣但今下聖人欲修德業者苟無養氣之學不有損於德必有損於攝生則此法亦養德養身之宏助也然而習此法者一失必入於爲我之

學再失必入於異端之流故儒宗闕之乃孟子又超一着其生平念念可以告天言言可以告人卽此養德養身之妙術便可以教天下萬世何謂爲唯禪門不尊其術而世有苛於論學者曰孟子之知言誠出孔脉養氣則戰國高士能之矣其然豈其然乎而孟子亦不遑惜也自非充無穿窬之心至於盡處疇能直心吐露到此

孟義訂測

卷二

四

蓋聖人之道智崇效天禮卑法地此孔子之所以全體太極也智崇必本於知性而性光必露於知言故孟子之知言發源於孔子盡性之學其窺則上達乾元學乾元者尚崇效故其仰止高賢也不但舍開大勇源之曾子亦舍禹稷同道之顏子而非孔子弗飯苟充其知言之量亦必至於差等百王莫之能逮而後已其賢孔子於堯舜則以未獲乾元之證而于用九之變化有順行而乘飛見者有逆流而乘潛亢者莫能窮其變化之所以然

而以爲羣龍有一首也。中庸原言非至聖莫能知至誠而何過求於孟子。然於此可以知孟子性學之所至矣。禮卑必起於受命而命根必立於養氣。故孟子之養氣亦分於孔子至命之學。其究則上達坤元。學坤元者尚卑法。故其下合同方也。不但收似曾子之孟施舍亦收似子夏之北宮黝而子襄則不辭私淑。苟踪其養氣之初亦必嚴戒義襲。步趨皆慎而後可。至於養得至大至剛以直而塞天地。正是適得坤元之本然。以仰孔聖之乾坤合德。可敷禮樂以興周而無加焉。可依中庸以遯世而無損焉。亦能了其分定之不可易而先成達坤元之一章。以上往也。孟子去齊有不豫色則望孔子之樂。天知命意者未達一間而不豫卒歸於豫。非夭壽不貳修身俟死不能。是可以知孟子命學之所至矣。要之孟子之性學志本急成孔子而見未及於乾元用九之變化。此是智遜孔子處。孟子之

孟義訂測

卷二

四十一

命學志本退步孔子而造則幾於坤元用六之大終。此是善學孔子處。諡曰亞聖置其然乎。孟子歿後二千年若有私淑而分得其知言養氣專心學孔之三峽者何幸於國朝見三君子焉。得知言之一峽者其姚江王文成公守仁乎。試考其天津橋四有四無之問荅一何中人肯綮之深也。倘聞詖淫邪遁之辭必知其蔽陷離窮之所在矣。得養氣之一峽者其蘄州顧憲副公闕乎。偶讀其玄宗要旨

孟義訂測

卷二

四十二

孟義訂測 卷二

聖

下賢堯舜而軼百王於此乎在先是秦州有布衣王良者倡言聖人雖時乘六龍必以見龍爲家當先生以爲宗良又小孟子之窮則獨善其身而曰大丈夫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此言大而近於誇者也先生亦不溺焉楚中起霸學疑儒疑禪先生以爲今之楊墨也其言竊佛氏之皮膚而反傷其心髓不流於無父無君不止故嚴闢之若曰能言拒僞儒僞禪者聖人之徒也蓋自登朝以至

屬纊了無別念惟孔學之醇醇而已此與孟子之宗孔聖而舍群聖真一揆也國朝有此三君子孟氏可謂有後合此三君子之造詣亦具孟氏之體而微者耶成章後達更有進於此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訂釋孟子以尊王賤伯爲主此章正言其可尊可賤之實然論王則枚論伯特舉其流弊耳

測義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伯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仿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奉正朔以

孟義訂測 卷二

四

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厥初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方伯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霸不可以論文王召畢之霸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

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檻之嫌。而迂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蓋使孔子得位於春秋之世。豈得行湯武之放伐。唯有九合諸侯。以尊周室之事。為可行而已。有所征討。勢亦不能一一請命於周王。即文王之伐密伐崇。曷嘗先請王命也。軍機貴速。貴密。捷則告成。於王先發後聞。無不可者。蓋管仲之一匡天

孟義訂測 卷二

四

下。已先得孔子之同然矣。第檻車之囚。孔子必不就。三歸反玷之事。孔子必不為。其幾又在於始進之慎。不慎。而不在得君之後也。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又不在三歸反玷上。而在耻功名之不顯。詭遇以成一匡之功。與堯舜浮雲事業之度量較遠。故不得謂之至仁。而以假仁槩之。則孟子之苛論也。孟子研王霸之幾。誠有功於萬世。但觀其引曾西之語。似以管仲合諸侯。尊天子之功。烈為卑。而以王

齊反手邁文王。而竟追湯武之功。烈為高。似乎兼弱攻昧之意多。與滅繼絕之意少。得無一毫霸幾伏焉。夫苟以德行仁。則如西伯之存殷。桓文之存周。有何不可。而必以湯武之革命為快也。故以孔子之仁。管仲。繩孟子之卑。管晏。然有商量在。而宋儒於此。衡鑑大欠公平。學者不研其幾。至於充類至義之盡。必有認王作伯。認伯作王之弊。乃功名富貴之徒。滿腔子是假仁假義之根。猶以尊王賤伯

孟義訂測 卷二

四

為口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吾耻之矣。在從先議中錄出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今國家閒暇。及是時。

樂息教是自求禍也。般音鑑樂音禍福無入

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訂釋此章似為梁惠王而發魏與韓接壤受

秦害最迫韓之先受秦毒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矣惠王耻三敗之辱其時事猶可為而

般樂息教自若是以不久亦亡三晉中韓魏

先亡若中孟子之識云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

孟義訂測卷二

四七

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

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

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

矣。氓音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

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

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洞義孟子以無敵於天下者為天吏而朱子

訓之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此正所謂後天

而奉天時者也非湯武不足以當之然猶有

進於此者如黃帝堯舜之垂裳以治天下又

進而為神武不殺如羲皇以上人則所謂先

天而天弗違者也天吏不足以名之矣不名

天吏則奚名曰乾元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也孔子志大道之行意

有在焉孟子論征伐必稱湯武所志在三伐

孟義訂測卷二

四八

之英則亦論到天吏而止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

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

訂釋註無一字不確

則義孟子點人本來面目全在性善兩言而

孟義訂測卷二

四九

其驗性之必善全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朱子為之訓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義亦精甚此正坤元之端倪又究坤元之所自來便是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究竟處則所謂乾元也吾今光點周易乾坤二元之義示人似晦姑借釋家以識息煖三字印之似覺警切蓋混沌未開之先太虛中止有一點覺性而已覺性一動

而成八識心王識心初動既潤且溫潤濕水也溫煖火也其中之動轉處即風也三大合而生生不息之體具合則生不合則死是為去後來先之主公此不忍之所自來也釋門中人執定心生法界之偈謂天地與人皆法界中之一物耳三才共分於大覺天地豈能與人以生物之心此未察六經中所稱天地之心天地之道類從乾元坤元上說不從上浮下凝之形體上說也易傳曰元者善之長

孟義訂測卷二

五十

也孟子拈出不忍人之真心出來是乾元之端然未嘗推極於乾元之所以長萬善處而以入井怵惕惻隱驗之此遮乾元而表坤元豈為使下學之徒易識耶不然則必乾元猶有未徹在納交要譽惡其聲三者此即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釋門謂之偷心人亦有志充無欲害人之心而為名利之關難破敢於行不義殺不辜者無他偷心累之也偷心發動亦緣無



欲害人之心未真耳。如近儒奸許人隱惡以賣直而陰引人訕之。奸掠人獨見以炫長而旋與衆遮之。豈不害人。

考六經中古人非不說性而以仁義禮智分爲性中四德。自孟子始亦非不說情而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分爲情中四端。亦自孟子始。此從見性後將身體驗出來也。然見性之人拈來皆道。宋儒膠執其說而曰性中只有是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則亦太泥。然而

孟義訂測

卷二

五

導之者孟子也。終不如孔子之道性相近。子思之道天命之謂性爲渾融。必欲強而分之。則不離周禮中之六德。曰智曰仁曰聖曰義。曰中曰和。更爲穩當。蓋中和二字乃仁義禮智之裁根結實處。不可遺也。說者多以天道之元亨利貞合入道之仁禮義智。便鑿不思。夫子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此一時事耳。曷嘗截作春夏秋冬四時。配定仁義禮智四德哉。如必以體仁合禮

和義之文爲據。則貞固何以獨遺智字而兄合禮和義兩句。誼在合字和字上。亦豈專言禮義哉。然則孟子之標四德原活。而後儒局之以定性量則泥也。

道必由悟而入。嘗疑孟子七篇中言仁義蓋詳。獨未得其入頭處。今乃知其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中也。其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此是孟子之悟入處也。當其私淑諸人之時。

孟義訂測

卷二

五

必從四端中有所感觸。恍然悟到性體之一毫無滓處。信得性無不善而曰克之。有火燃泉達之意。知言養氣皆從此出。然其所觸何端。亦不可得而考矣。觀其狀牽牛入井之情。况最親切。得非從不忍之端入耶。然學者之悟門多端。又不可粘定四端說。或從見色聞聲而入。或從澄心靜慮而入。皆不可知。蓋有不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上觸發。而於渾然全體中發出端倪。其悟或有大焉。此亦

在擴而充之也。既從全體上發悟後，復偏着  
一端，則無一而非火燃泉達之勢矣。此端最  
難名狀，必欲於難狀之中狀之。舍四端殆無  
可言者。孟子所以點出牽牛入井之景也。然  
牽牛入井二端，孟子亦特借此指出良心真  
切處，令其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卽暫識  
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沒。何火燃泉達之有。如  
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卽面赤發汗  
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卽省此心

之無所不通。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  
露本體，且能擴而充之者。而禪門之悟境多  
不然，愚亦薄有悟頭，却不在四端上發，亦不  
在禪案中發。在從先議中錄出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  
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  
也。函音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  
不智也。焉於反夫音扶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  
矢也。由與猶通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  
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  
已矣。中，去聲

訂釋此章擇術之義最精，不專顯示函人之  
仁術，與矢人不仁之術相反，亦隱示擇仁之  
術與擇義擇禮相懸。蓋矢人之擇禮義智，未  
嘗大反於函人所反者仁也。故以天之尊爵，  
人之安宅狀仁，脗合易傳長善長人二義。而  
末後人役之說，則若爲不好仁之世主而發。  
世儒漫言孔子重仁，孟子重義，今玩擇不處  
仁之戒，則其寧過於仁，不過於義之念，與孔  
門宗旨亦相符。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  
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  
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  
取諸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訂釋朱註有大意味。蓋此二聖一賢好善之誠。是孟學之起因處。亦朱學之向往處。故其親切如此。

測義孟子稟質畧似子路。子路亦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是以浮海不懼。結纓不辭。此但舉聞過則喜。聞其幽也。舜禹二聖之幽。又有人所最難聞處。大禹終身傷父之受殛。至於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不知有帝王之樂。拜昌言其餘事耳。舜之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

孟義訂測 卷二

孟子

非取諸人者。雖其好善出於天性。而瞽瞍寔有以玉成之。蓋舜先以在田之龍見。而後以在天之龍飛者也。龍見於田。則必以舍己從人。取人爲善之樂。見於世。瞽瞍則僅僅以鄉黨自好之習安身者耳。父子若相反。然又加以母嚚弟傲之譖。寧不受其驅而入耕稼陶漁之羣乎。故雖玄德已升聞。而父母猶需漸格。則以作聖之心太切。而與人爲善之迹近迂也。故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蓋其心神注在悅親信友上。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則其動心忍性。於家庭之玉成不淺矣。故孟子結之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蓋萬世希聖希天之正鵠。舜實先立而孔子要其成。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惟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

孟義訂測 卷二

孟子

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侯音道。和音但。楊音錫。裸裎果反。淫音程。爲龍之馬於虔。孟子曰。有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  
藏書

剛義七篇中之是非最得孔子直道而行之心法。而形容則不無過處。如此章之隘伯夷不恭柳下惠是也。然孟子說到夷尹惠之不同道而同趨處。繫之曰仁。其隱必有所在。而此章若以迹而掩其心者。當代為孟子闡之。蓋伯夷之不立惡人朝。不與惡人言。雖有諸侯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屑受。其迹太峻。科之曰隘。誠何辭。柳下惠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即止而不屑去。其迹太狎。科以不

孟義訂測 卷二

五七

恭又何辭。然論其世。二子各有深因在也。伯夷以遜國而逃。發迹可受諸侯之辭。命乎受則不但彰父之廢。長立幼。亦彰中子之徇父薄兄矣。柳下惠以弟蹠之行盜。四方惕中。可以去父母之邦。而拒人援止乎。拒則不但弟難格諸境外。而身亦難安諸國中矣。故伯夷雖與太公同就西伯之養。而其末也。寧行叩馬之諫。以示迂。而不可建鷹揚之烈。柳下惠與尼父同入逸民之班。而其竟也。寧甘三黜。

之辱以示忍。而不可流歷聘之車。此亦時乘之道當然。而孟子必以隘與不恭稽其弊者。意亦學孔子之評逸民。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也。無可無不可。亦在心而不在迹。二子之心。孟子亦有以窺之。知其入聖域而未優也。不然。則論世之智疎矣。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義訂測 卷二

三八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訂釋 越雖得歲而吳伐之。難免會稽之行成。

天時不如地利也。楚雖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而平王卒受鞭尹之慘。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皆存之弗論，而但以環攻弗勝委而去之，為說特舉利害之切近者言耳。吾友馮元城援周禮訓環攻之義，以為環即環人，司軍行之吉凶者也。較註中曠日持久，必得天時之訓較穩。然朱子非不熟於周禮者，而不用其說，姑闕疑以存之。此章吾亦稍嫌孟子有不戰戰必勝之言太滿，竊以為自道我戰

則竟在孔子則可在孟子其猶病諸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朝，請如字造。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造朝，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

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吾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同。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慢口聲，反長上聲。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切去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訂釋吾觀此章之註朱子是孟子之良臣非孟子之忠臣然其論不可廢也

測義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遊事齊宣蓋以師道自處而亦不敢過執故將朝王而因王之以托疾召見反辭之以疾而以出吊東郭

孟義訂測

卷二

全

示無疾其迹近尤然其心實有大不得已者在日後受祿不受祿之幾決於此矣蓋就見則真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位以客卿實師也召見則猶以半賓半臣之間待之後雖假名賓師終臣也君子慎於始進不得不如此耳然於齊宣未使人之先却欲先朝王者何也不取以古之帝師自處也何以不敢曰古之聖道師帝王者多從民間相與如赤松廣成務光之屬其徒雖受天命爲天子而其師

猶堅不事王侯之節天子欲有問焉安得而不就之德既下衰師臣亦降一等如武王之師太公成王之師周公先學後臣雖不與群辟序爵於北面之班然坐西面以論道而易師生之體矣孟子道雖足以師諸侯而敢故以帝師之體自居乎哉然視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贄以求見者則進一格矣戰國德固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風似復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振乃萬乘之偽節昭也七維之

孟義訂測

卷二

全

中以折節下士教萬乘者四其餘亦畏遊說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觀未萌便知秦後漢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世欲存古者師臣之餘羊不得不自處於半師半臣之間以振洙泗一鰈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爲恭而翌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冒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宋儒當二氏濫觴之後而汲汲於立師道其

亦此意也歟。

景丑氏全以人臣事君之道律孟子。孟子全以帝王師臣之節望齊宣。所以持論不同。然而景丑亦齊臣中之不易得者。試觀今之君子。頗有受齊臣不敬莫大之訶。而不當下變色。終身藏怒者乎。莫謂戰國之君子不賢於今之君子也。

吾嘗謂大臣事君。止有二局。非周公之迂身事君。不避流言之謫。則孔子之以道事君。不

孟義訂測

卷上

六

可則止也。管仲正祖周公之局。不以匹夫之小諒自經。而三歸反玷。以分君過。其結局在於取威定霸。樹九合之勲。名於天下。其敝也。必枉尋而直尺。孟子正祖孔子之局。寧所如不合。必不肯以詭遇獲禽。其結局在於明王道。正人心。立天民之榜樣於天下。其敝也。必迂遠而濶於事情。然孔子之以道事君。儘寬儘恕。內嬖六人。如桓公。尚以爲正而不譎。而管仲之一匡天下。不復以召忽之歿誅之。使

孟義訂測

卷二

六

處周公輔成王之地。其迂身何難。縱不遇成王而遇桓公。但不若管仲之三歸反玷。而致曲。亦自有道。只緣未遇周公。管仲委任之主。則迂身之道何施。唯有循事君之正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而已。孟子原非迂身事君之格。其守定不枉道而徇君之繩墨。最當然。必以已格物。過卑管晏之功名。則猶有末俗苛於責人之病在也。孔子終身不以已之所能者愧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病人。吾儕當奉斯矩。

在從先議中錄出

曾子有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以貌晉楚之言。吾嘗疑其非聞一貫之道者所宜言。及讀子貢對衛將軍文子之案。而始信之。子貢盛稱曾子之美。而不掩其驕人浩浩之微瑕。則晉楚未必不藐也。孟子全源流於曾子。語次若飯心焉。所以不言私淑者。蓋其浩浩驕人之氣尤甚。雖顏子猶舍之。而况曾子乎。然其言猶以三達尊並稱。特病宣王之有其一以慢



其二耳。今有橫議之徒，於三達尊無一而亦借曾子之貌，晉楚爲口實，吾弗知之矣。

孟子言大有爲之君，先以湯文金舉，末却收在齊桓之不勞而伯上，曰：「管仲且猶不可，況而不爲管仲者乎？」此不但以仲之德不如尹故，亦以成湯天子、桓文諸侯，天子尚不可召師臣，而况僭稱王之諸侯若齊桓也。蓋亦隱然炤到三達尊處。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爲不受？」贖條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聲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爲於

測義：孟子之遊戰國，雖不以游說之士重其

時國君之待孟子，則因說客而轉重矣。蓋說客多欲，而孟子無欲也。卽辭兼金一餽可知。然宋薛特過都耳，猶有七十五鎰之餽，轉重矣。此視孔子絕糧陳蔡景况何如哉？而吾猶謂其不可以訓，與其有兼金之餽也，寧絕糧。蓋天道好還，諸侯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國朝出顏鈞、梁汝元、李卓吾之徒，幾釀此釁，猶賴高皇帝之遺澤尚流，有爲之小懲而大誡者。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與與平聲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訂釋吾嘗謂孔子子思而後儒論日流於操

切而孟子實為之兆。即此章以距心之所不

得為者為失位已苛矣。當戰國之時可遽以

不得其職則去。誅距心乎哉。及齊王亦引以

為已罪。陳氏以為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

知其罪足以興邦矣。良是然必以悅不釋從

不改而刺其不足為善國。揆之孔子之論衛

甯武子舊案殊不然。衛有文公便稱邦有道

孟義訂測

卷二

五

至失國之成公而始稱無道。則齊宣之近於

文公而遠於成公無疑也。使仲尼遇齊宣之

主而之平陸其無此苛論也。夫朱子存此註

於圈外亦傷怨道。

○孟子謂砥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砥鼃

鳥花反為法砥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砥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

知也。為去聲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測義愚按此章孟子為砥鼃固善其自為亦

非不善。然不能服齊人之心而有此譏者。端

為近孔子之躬自厚而遠孔子之薄責於人

也。朱註解之曰：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

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則孔子之膳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非歟。此中亦有似是而非之

孟義訂測

卷二

六

幾不可不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

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

行事也。蓋古盍反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

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

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夫

測義孟子與輔行之王驪反齊滕之路而未

嘗與言行事亦傷于惡惡太嚴宜其來公孫

丑之問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其時豈必遂

無王雖其人而下問之揀擇或不如如此可見孟子雖以仁爲宗畢竟善善之寬不如惡惡之嚴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解去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

孟義訂測卷二

五

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此必反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測義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充虞猶疑何惟乎臧倉之毀使孟子果受三卿之祿而舉是喪充虞必無木若以美之疑臧倉亦無謗端可執矣孟子論至情于無使土親膚論至理于不以天下儉其親孰得而議之而按諸孔子之法然出涕于防墓亦有纖塵之隔蓋孟子

負豪氣矜大節而畧於細行者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會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未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快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

孟義訂測卷二

七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帥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訂釋註謂史記孟子勸齊伐燕蓋傳此說之誤愚謂不然沈同能以齊王之意私問孟子獨不能以孟子之意私告齊王乎且其問實非私也伐人國者固戒於幾事不密也天吏士師之說固是實語然炤及於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昭公知禮卽受以爲過而不辭終差

一線孔子曷嘗因司敗之不問娶吳而辭過哉至曰以燕伐燕此論亦嫌太刻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

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

孟義訂測

卷二

七

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平聲

測義齊王既以燕人之畔為慙則勸齊伐燕之疑可以不辨而釋矣吾竊疑其論周公管叔之事雖合天道而於微顯闡幽或未足也

管叔之以殷畔迹耶心耶孟子此筆又在春秋斧鉞之後萬世孰有為三監解者嘗考子貢鳴鴉詩傳載武王牧野之行管叔諫曰使紂而可伐先君當先伐之矣武王欲止周公太公不可既斬紂頭即立武庚以延殷祀而命管叔為三監之首曰存商者其子哉及武王沒成王在襁褓武庚亦克存殷叔乃欲使孺子就方伯之位仍尊武庚為天子此出存商之真念曷嘗負於武王獨不能諒周公之

孟義訂測

卷二

七

負宸以朝諸侯萬非得已故起流言之謗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召公亦不以周公為然周公粹難自白故居東三年以待是非之定于時能諒周公之心者太公一人耳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而金縢於是乎作噫使此傳與鳴鴉金縢之篇而皆廢也則可如其非廢管叔果以殷畔者哉謂之不知天道幾危周室則可謂其不知臣節上傷文考事殷之心則不可孟子當戰國之世尚欲半文王之事

而倍其功。豈與三監之與商於既滅哉。孔子周家之臣子也。其微管叔而顯周公。則時義當然矣。吾從百世之後而尚論之。竊謂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未為過。惟其以誅管叔之故而獨誅武庚。又以誅武庚之故而并誅管叔。則文王之所不為也。孔子但美周公之才。而獨至文王之德。則其予奪之微權。可想已。此義孟子猶未之察。而何責於後儒。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

孟義訂測

卷二

七三

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上聲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惡平聲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訂釋〕齊宣之初得孟子也。難於就見。及致為臣而歸。則慨然就之。而語意最溫。斯可覘其平日之交。孟子以道也。然而無必留之意。故曰。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蓋聽其去也。孟

孟義訂測

卷二

七五

子却有惓惓聖留之意。而以不敢請為辭。若與孔子之明日遂行少間焉。或者衛靈公之足用為善。在齊宣下歟。不然。則孔子無三年之淹。而孟子有之也。授室於國中。而以萬鍾養弟子。此是齊王一點真意。然而孟子必無就理。

〔測義〕齊宣原言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却言辭十萬而受萬。似乎不為弟子辭。而為已辭者。曰。養弟子是齊宣之隱語。辭萬鍾。是孟子

之直辭也。古者來不拒去不追。未聞有以君祿分養弟子者。孟子肯自作古乎哉。辭之誠是也。而吾猶嫌其以不受祿而為客卿之端引之也。然則今之講學家動以養弟子為名而傳食於郡縣。悖甚矣。郡縣果有倡明正學之念。又不嫌起齊宣助養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隱為去聲下同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

孟義訂測 卷二

七五

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後扶又反語去聲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

訂釋 註狀繆公之安子思泄柳之安其身情事如見。此見戰國之難為士也。孟子之待留行之客。初則隱几不言。繼則明責子絕長者。則當時少事長之古風猶在。今則愈趨而愈

下矣。取士偏重科目而不行選舉。其弊必至於此。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

孟義訂測 卷二

七六

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測義 孟子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猶不遽仕。至老而後仕齊。所欲必有大於王齊者。故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謂齊宣能行仁政則朝秦楚以莅中國不難也其國實本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王者名世竝起今已過期天心豈不厭亂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但不想到世多變局天命必不以篡國之子孫繼周而王天下宣王雖足用為善而非一天下之天吏也則孟子之志亦荒矣或疑孔子對子路之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又何聖世安天下之難而戰國安天下之易也此則有說孔子以必世後仁為然而孟子以救民取殘為安也又論到一夫不獲時予之舉則充孟子王齊之力量雖朝秦楚以莅中國亦不謂之安天下功烈差強於管仲耳學者於此當知尼父不但是論道之宗亦論世之宗

孟子去齊但言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而不言所改者何事以意逆之必是舉國之所共以為非而不激揚其所諱者輿論且以此上

流也。

大賢之行藏矣其事雖不可考然未必係天下之安危特係去就之大節耳尹士見孟子平日氣岸之軒昂意其諫而不受必去去必窮日之力而不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君子必以生民之休戚為重輕不在一身氣節上也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一聞其言而即以小人自屈其加於人數等矣堪笑世之讀七篇者但知尊孟子一人而於尹士克虞等賢皆若置之不足齒者則真隨人妍媸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大言其合上聲

測義充虞今日之問不豫色與前日之問本

若以美皆非淺問。蓋亦與聞慎獨一跡上發來也。竊謂木雖過美。然不必以孔子合莖修防。喪鯉無棹之故事裁之。獨言到不豫色之所以。則以五百年之王者聖齊宣。以五百年之名世自負。雖於不怨天不尤人去處可解。而於下學上達去處終難解也。蓋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孟子此際似有加損矣。則以達天之學。不能如孔子之知天命故也。然世儒亦母引管仲以咄孟子曰。管

孟義訂測

卷二

七九

仲耻功名不顯彰於天下。所以來器小之譏。孟子有此不豫。何得卑管仲之功烈。則孟子終向不怨不尤上究竟也。在學人則必有孔子遯世無悶之懷。而後可小管仲之器。

五百年必興王者及名世信乎。曰。此亦就帝降而王之世論耳。曷嘗究到五帝之前。如羲皇以上。三王之後。如秦漢以下。世運之升降。既殊。治統之正變亦異。其中之膺曆數者。豈果若邵子之紀元會運世。準以歲月日時歲

必十二月月必三十日之毫無增減乎哉。即據孟子之論見知聞知。委似五百年而一出者。然夏紀何以四百。商紀何以六百。周紀何以八百。其數亦自不齊。而唐虞夏何以三聖君疊出。商何獨以征誅易禪授。武王何以受文考之與三齡。周公何以卜年七百而過其歷。然則上而淳古。下而末劫。其世數之難以例局。又可知也。孔子知天命。故信得損益可知。然非禎祥妖孽之兆開其先。雖有至誠如

孟義訂測

卷二

全

神之德。念弗動也。以此推之。孟子執定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說亦泥。如欲大明終始窮帝王升降之曆數。必也知化育之至誠乎。此則仲尼其猶病諸。學者存而弗論可也。君子素其位而行。則五百年名世之想。亦可以無作。

或曰。孟子姑舍顏子而學孔子。然孔子面許顏子用則行。舍則藏。與已同道。設處孟子之境。其去齊之無不豫色可知也。孟子其真未



述顏子一問者歟。曰：雖則云然，而孟子亦未可以輕議也。當味孟子出類拔萃之說，而參魯論絕四一條。孔子在希聖類中，其絕人者有四。孟子在希聖類中，其絕人者亦有三。孔子之四絕，則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是已。孟子之三絕，何在？曰：自子思道天命之謂性後，孔子乾坤二元之性學湮矣。是以戰國之言性者，紛紛皆流末之性也。孟子獨道性善，而稱性之之聖，如堯舜者，以實之。學者自是漸省，還元之所在，一絕也。又自中庸道不見不動，無為之至誠後，孔子無言物生之天道晦矣。是以世儒之爭，不朽者，紛紛皆後天之教也。孟子真見得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他章復以君子之過化存神應之。學者自是省有為之非至德，二絕也。又自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統，筆削魯史，以正治統之後，大成雖隳，而先進之禮樂日遠矣。是以末世競於勢利，不勤於道德，此風會之所以日下也。孟子

執五百年王者名世立論衡，而以孔子接堯舜湯文之後，點出仁天下者一天下，輔世長民必以德。學者自是知人與天地參之樞柄。帝王之道統，亦可以匹夫翊而承之，三絕也。卽此三絕中，又有三未至處，不為之究其因而稽其敝，則孔子之四絕又不顯，何以言之？知人性之皆善，而不知禽獸之性，其本來亦無幾希之別。此謂見性於坤元，不見性於乾元。一未至也。知德之流行於仁政，而不察依中庸以遜世之聖人，其德不以仁政而流。此謂知經世之德之流速，而不知出世之德之流遠。二未至也。知孔子得統於堯舜湯文，而不想混沌初開，此統從何而起，人物將盡，此統從何而收。此謂知坤元用六中之變態，而不知乾元用九中之了因。三未至也。此三未至者，固知天命中事，亦知化育中事。孔子亦有墮道未見之懷，然考孔籍，始終無一可破之語，而語中所含且無盡，此所以獨稱萬世



帝王師也。雖然微孟子。孰知孔子。其子思後之一人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訂釋吾始疑孟子之不受祿。必在將朝被召之時。及釋此章。而始知去志之起於崇也。第

孟義訂測

卷二

三

其曰。繼而有師命。則指伐燕一事無疑。近有故友張元蒙考別志。以爲孟子去齊遼梁。見惠後。一見襄王。卽不合而去。復自齊歸鄒。蓋便道也。是時宣王已沒於崇之見。或指潛王也。理亦有之。然公孫丑之問。不受齊祿。必指辭十萬一節。而孟子之見潛王。史亦無考。還從舊說爲正。

孟子卷之二 終

孟子卷之三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滕文公章句上 九五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見反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

孟義訂測

卷三

一

白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何反

訂釋道性善三言。是孟子七篇中領袖。當時與滕世子言。必詳。朱註曰。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此對齊宣梁惠之所未剖者。而獨剖之。蓋其有感於世子深矣。

測義性字。現於六經亦多。而以善名性。自孟子始。善之原。必自乾元統天中來。而孟子徵諸四端之情。及孩提之愛親敬長。便落坤元承天後矣。細考二字之取義。性者。心所生也。

善者兩元之合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程伯子爲申其義曰孟子所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究竟不能逃子思天命之謂性一句命曰天命正乾坤二元之將分未分處也不言善而善在其中言必稱堯舜者堯舜性之也

世子復見孟子朱註揣之曰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非也當時談性亦非一家如告子

孟義訂測

卷上

二

有無善無不善之說或謂有性善有性不善或又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世子亦槩有聞焉故一聞性善之旨且喜且驚而再來求決也孟子洞見其信心已堅故一言以決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天下無兩是之理性善之言合道則其餘皆非道也道孰有切近易行於此一言言而世子反欲外此以求卑論哉

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竝稱久矣顏子自

道有爲者亦若是則舉舜而不舉堯何也曰堯則天而難名也故無可踐之迹舜以惟危惟微別心體以惟精惟一點工夫似有跡之可踐也者又起自耕稼陶漁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其生知安行雖與堯在伯仲間而亦似未帶有一毫學知利行之氣象在視堯之十三即相帝擊十六即君萬國當讓於德弗嗣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質既近舜而在陋巷與居深山之行履亦近之故曰有爲者亦若是

孟義訂測

卷上

三

自古立人顯之極者莫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則與凡民之類同也又博施濟衆同堯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同禹得志行乎中國同文王則與聖人之類同也當其出潛離隱而未飛於天也其善世不伐之德業實開吾夫子之先近儒執宰我賢夫子於堯舜之評而謂聖人雖時乘六龍必以見龍爲家當龍見於田雖不階尺土而明明德於天下惟

仲尼能滿其量而命世之功業不與焉此以師道遮君道不思舜無堯禪而時值衰周則亦一素王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愚亦曰舜與孔子同道皆拔凡聖萃中以立極者

文王周公之父也而周公以我師尊之然則師尤重於父乎曰父母生我以身而師生我以心安得不重然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問其道不道而皆有生身之恩師必能生我心而

孟義訂測

卷三

四

後其重可與父匹故曰成我之恩與生我等况文王之於周公又合君父師之三重而爲一人者也亦必象賢如周公而後可稱庭闈之上首弟子發聖蘊以教萬世無窮何以驗之吾讀周詩周書而知文王帝者師非周公不能測也伐密之師蓋亦赫然震怒而作雅則從誕先登於岍說來治岐之政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作頌則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何讓於顏子之知孔子也而其

步趨文考望之奔軼絕塵亦與瞠乎其後之仰鑽同其徵又何在則亦淵乎其淵矣文王年未弱冠已舉武周之二難周公之抗孺子王於伯禽也殆在九十歲克商之後其學如不及之勇何如且自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難速肖也則繼日待旦之思不輟焉故周公不但是文王善繼善述之子謂爲傳道統之上首亦可也孟子於滕文初見但稱堯舜繼見即舉舜與文王隱然謂古今盡性立極

孟義訂測

卷三

五

之聖自堯以後孔子以前舜與文王至矣善學則周公顏子其選歟吾是以信孟子真見性體不落禪家六祖五宗下也

周公以師尊父此亦經世聖人之心法也佛氏則出世矣既已辭親入山而其所作梵網戒經亦竝標孝順父母師僧三寶且以父母冠師僧之前無乃二本歟曰非也吾性未分人我之先此身即無極太極尚無父子寧有師徒及綱常一起而四恩中之親疎貴賤

起矣。世降中古，經世中既有垂衣裳之帝王，不耕稼而教天下之學耕稼者，則出世中亦必有透覺性之法王，遠父母而教天下之孝父母者，其義一也。豈曰二本，其中有一密義焉。身在生灰海中耶，則未見性之凡夫，不論已，一見性善端倪，而有所得，便當事父如事師，漸修普賢行門以實之。雖以顏子為舜之身法，起教於家庭可也。身出生灰海外耶，則逆法流之至聖，且置已，如聖性善道岍而未

孟義訂測

卷三

六

之見，不嫌事師如事父，疾趨毘盧性海以證之。雖以周公師父之心法，皈心於三寶可也。論及於此，吾恐孟子尚有遺智焉。

孟子不察周後之天命，屬於秦而勸齊梁以仁政王天下。論理雖不迂，而論時終近于迂。唯對滕文公無一迂語，但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與前疆為善與後百世師之說，俱相通，何等平實切當，便可立事君勿欺之案。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塋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

孟義訂測

卷三

七

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反，又反，飲川悅反。然友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塋，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訂釋註佳。

○測義：吾觀世子命然友之言，則諸侯三年之喪，在戰國已久不行矣。究厥根因，實爲周公負宸朝諸侯而遭流言之變，激之也。以日易月，亦不起於漢文。實自康王始。滕文真好古之賢侯哉！其塋時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實出

孟義訂測

卷三

八

至性，則得諸性善兩言之感發不淺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音綯。陶孟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

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普，覓反。皆非養去聲。惡平聲。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扶夫音。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設

孟義訂測

卷三

九

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扶夫音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請野九一而取，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孟義訂測 卷三

十

訂釋此章之論井田學校頗詳，而其爲滕文治國計亦最密。末後復收之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誰謂孟子果迂遠而濶事情者哉？愚因圈外註述李氏講求經界法制一條，不覺廢書而嘆曰：仁哉宋儒之有志於復古也！然欲以此制頒諸天下，則又恐如王介甫之行新法，而吳越間尤其難行。士倘於可行處，真欲驗之一鄉，吾尤願廟堂稍寬其文法，以觀厥成也。朱子表喪禮經

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良是。愚猶謂孟子之識大，未盡於此。大處當於其恒產恒心之根源處究之。根源未究，則防微杜漸必疎。雖潤澤於井田學校之間，抑末也。然在滕文時，復井田爲最便。此時舍正疆界，既富方穀之外，亦無可爲者。吾故謂七篇中，不無迂語，而惟對滕文通前徹後，無一迂也。然以命世亞聖之才，歸於井地設學兩議，則後儒之掠談經濟者，亦能之，又不敢盡然其說。

孟義訂測 卷三

十一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聘，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捆音困，去聲。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

養也。惡得賢。養音雍。養音。惡音平聲。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必樹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音平聲。以粟易械器者，不為

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

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也？孟義訂測卷三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舍去聲。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

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音平聲。食音嗣。當堯之時，天下

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

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

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雖欲耕得乎？益音嗣。治音子。禮。以粟能合反。後稷教民稼

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金上聲。勞來。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

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

夫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

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易音去聲。難音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音去聲。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歿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強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今也南蠻駭舌。

孟義訂測 卷三

十四

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駭亦作鳴古後反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中國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曰。或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從音師又山綺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訂釋許行。蓋戰國時一奇男子。作七篇者。提其章曰。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言其術生於為神農之所為。而不為黃帝堯舜以後之所為也。其為何在。竝耕同價是已。易傳載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皆起於神農。神農實躬稼以導民。故

孟義訂測 卷三

十五

竝耕而食。饔飧而治。非許行之誑語也。但垂裳以後之世。不可行耳。竝耕之世太朴。故同價之法亦可行。而戰國民澆甚矣。執之必反生偽。故孟子并斥之。然學者居今稽古。亦不可槩以異端而闢。竝耕同價之說。玩篇中雖創之辭。大槩援堯舜以言治天下之必不可竝耕。義最正。而竊巨屨小屨同價之弊。以甚許子之相率為偽。辭亦苛。孟夫子道不相謀。而言必稱許子。蓋亦重之。



刪義自有載籍以來。靡不知有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名號。而皇帝之辨未詳。神農氏或以爲三皇中人。或以爲五帝中人。而文獻不足徵矣。據理揆之。似當以通鑑外紀之所傳爲正。而以家語孔子荅宰我者參之。外紀謂混沌開於盤古氏。而天皇地皇人皇氏繼出。是爲三皇。其時未有文字。中間不知越幾千萬載。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出。是爲五帝。再考家語。孔子所對宰我。康子五帝之德與孟義訂測卷三

七

曰四王之三也。斯又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則何疑於神農氏之可皇可帝已。獨疑戰國時既有爲神農之言如許行者。何以不聞有爲伏羲黃帝之言。暨及三皇以上者。曰亦有之。而不在七篇中。且非後賢尚論之所及也。尚論所及。惟知刪述後序書斷自唐虞。贊易昉於伏羲而止耳。此殆許行以後人物識見也。裁以孔子志大道。欲無言之思。殊不然。士雖懷孔思。而又當想君子之道孟義訂測卷三

七

費而隱。素隱行恠。乃孔子之所不爲。再想君子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行不逮言。尤孔子之所深戒。彼許子者。得非素神農氏之隱。而恠於行者乎。又得非無神農氏之行。而爲其言者乎。尚論者寧恕毋苛。則姑借孔子古遺愛之評而評之。曰許行神農氏之遺黎也。若能爲其言而兼有其德。行必也陳邠風七月之周公乎。于今尚論義軒之世於數千載後。有爲伏羲之言者。其邵堯

夫乎先天一圖不謂能言無文之易不可而孔子則臻其實者也此于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之傳可繹也有為黃帝之言者其許旌陽乎淨明一錄不謂能言玄牝之旨不可而老子則見諸行者也此于谷神不死綿綿若存之訣可求也進而上之又有為三皇以上盤古先生之言者其達磨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謂能言涅槃妙心不可而釋迦則顯其證者也於其標大覺之潛通無極太極點八

合孟子而翼端也也孟子益知人中之有而不不知龍中之无首者也世有依中庸以避世之聖人吾恐孟子夫子亦有遺炤耳

孟子對陳相詰問金耕之說誠清然不足以奪陳相之信心詰到治天下不可以耕且為而証以治人食入之通義陳相必無辭以解然猶不足以服許子之心何者許子必謂神農氏之治天下不必以耒耨後之法繩之也至說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不暇耕亦不必耕則許子亦何辭以自解然猶未必悅服倘遇知天命之聖人炤到經周之天下必合於一因炤繼元之天下必有積位之金輪王如我高皇者一之則輪王豈與民金耕而食者然後金耕之說可不攻而自破按虞書帝堯先翼位於四岳四岳辭而後舉舜是時堯已在位七十載矣既云任如天智如神則七十載累何所為而洪水猶橫行乎胡傳為之解曰此開闢以來未平之水也大

謬蓋混沌初分純是太和之氣網緼於宇宙間安得有此洪水此非太古之世乃從長劫入短劫減而又減之世也邵子經世編謂堯得天地之中數真緯書耳考虞書湯湯洪水方割然後知世傳堯有九年之水是實錄儒者多不究其所以而我聖祖獨斷之謂堯水與湯七年之旱皆間見於累年中而非積沴也了此便可以辨堯命舜舜使禹之所

孟子訂測

卷三

三

以然矣蓋必在位七十載之時災已八見見則有四獄可咨隨而隨治之唯第九次之洪水爲最大懷山襄陵其勢滔天堯欲異位於四嶽爲永圖而嶽又以否德忝帝位爲辭堯則何辭於四嶽而遂解天位是時禹尚幼而鯀有障水之智氣逆流於陵谷之間故嶽勸帝試其不可而後止鯀亦非治水無功特九載績用弗成耳鯀殛禹興作十有三載乃成而以天錫洪範之玄圭告厥成功功一成而堯仍以昔日之異四嶽者異舜四嶽

亦長往矣別志謂許由卽四嶽之姓名也春秋傳鄭伯有云未許大嶽之後也理或然哉然則堯曷嘗得天地之中數乃轉否爲泰之一大會耳當信世運升降間凡值非常變局必產非常至人以救之則易傳之所謂乾元用九坤元用六其人也堯其合乾元之大德以御天者乎舜禹其顯坤元之至德以承天者乎權實隱顯之間實非凡智所能窺也嘗疑舜贊禹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功能

孟子訂測

卷三

三

然而禹却自陳於舜曰母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因述娶塗山由四日卽離家及生啟呱呱而泣亦弗子而荒度土功此三過不入之明徵也不近於對君矜伐乎曰非也此正見唐虞殿陛之間宛如家人父子一毫無矯飾態而禹之借丹朱以起弗子則隱隱指着商均欲舜之轉其不肖以永世也夫子信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豈其然乎

孟子一鄉儒也論到堯舜之憂不得入處則

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此是何等心量其究則與孔子志大道之行相通是謂居天下之廣居苟非其人而作是語便是大言不作

孟子貶許行似太苛而褒陳良似太溢不知與孔子之誰毀誰譽一一打得對同否然因戰國有二人便可以知末世豈無遜世不見是之潛龍但無名世爲之闡幽耳

孟子曰師也父兄也吾久疑子思以兄事曾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子非以父事曾子孟子是私淑曾子之門人非私淑子思之門人而孔叢子書中乃有思孟仁義與利一章問荅屢甚歷宋明許多鴻儒而莫之察實於孟書此案証之孔子存日蓋以顏子子貢爲二輔顏子先孔子歿襄子思之喪祖者匪子貢其誰主故門人治任將歸皆入社於子貢而子貢之築室獨居則非徒以戀師之篤也以了道也試思夫子賜也日損商也日益之言便知身沒之後賜能

損已以益商而商當受大益於賜賜之了道

可屈指數矣獨居三年非將悟而求亟悟則

已悟而靜以養之也曾子啟手足而戰兢兢始

免賜之戰兢兢即免於築室無疑也然子夏子

游子張三賢何不強曾子事子貢而欲以事

孔子者事有若何也蓋三子之得於子貢者

已深知其生平與顏子純以默贊聖師爲用

不立師道而立友道也故獨居三年之後又

讓師道於曾子游夏而匿迹於曹濮之商賈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間致使史家誤傳貨殖而豈測其依中庸以遜世哉然曾子亦同子貢之聞一貫而三子乃強之事有若一何待曾子之淺也曰孔門孰有不聞一貫者哉聞一貫而夕未可歿猶弗聞也爲戰戰兢兢之難歇手也或曰有若特以言行氣象似聖人耳何足當三子之師事而欲師之曰此古人脫凡轉聖之深心豈俗人所敢望也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得見則以弟以孫爲之有若其兩楹奠後之尸乎

曾子之獨尊孔子見誠卓而後學胡可執一曾子以廢三子之深心也然門人之相嚮失聲者必多矣奚以獨注念於曾子此又有說三子與曾子年俱相若而子張則同曾子受學於陳蔡絕糧之後其相漸相磨各各心膽洞然知一貫之得力不得力處仰望回賜冉閔之畏友皆甘心瞠乎其後匪三省之曾子其誰挈然曾子亦豈師心自用者而固拒之哉則又守孔子言必慮終行必稽敝之家法

有在云吾故曰孟子之願學孔子私淑於曾子之門人者也究養勇之一源非子襄而誰然子思之尊曾子亦篤故論語中自顏子而下唯曾子不載其同列雖劄之詞諱之也則以兄事之甄陶久焉

江漢秋陽二句舊註未妥江漢最能汚人之衣秋陽最能黑人之貌濯以江漢暴以秋陽而皜皜自若狀夫子之磨不磷涅不淄也

孟子知言其鄙許行南方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必有所見如以辭而已矣則陳良固悅周公仲尼之道許行亦悅神農之道不可謂神農非先王也在仲尼却是以神農爲大道之行周公爲三代之英所重有在唯孟子爲仲尼之言而許行爲神農之言是以不相爲謀耳至以喬木方陳良以幽谷方許行意者亦須勘過而後敢信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吾且往見夷子不來

聞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塋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蓋上世嘗有不塋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未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無音武，問如字。訂釋：夷子之以薄喪易天下也，本於墨，而其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塋已親之從厚也，本於儒，故曰二本，非如註中所解。孟子蓋直以仁人孝子之真情點之，而不辨儒墨同異之迹，最善開人心地者。夷子不卽承受，而少間有省，悟到一本二本之分端處，知學不在依傍教迹上，而在率性之真上，卽沛然曰：命之矣，亦豪傑之士哉。  
測義：孟子偶發二本之說，詎意此學遂爲後世講道家之通弊，而其幾莫難研於儒釋之間。爲儒家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必濫於釋釋家說到普賢無量行門，必濫於儒，亦有一法使之不相濫乎？曰：有，然則何在？曰：卽在此章。且云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二句，一者太極也，太極不能不分而爲陰陽五行，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厚薄先後條理出自天然，奚其濫？條理中，如因親及親，我固親其親，以及人之親，人亦親其親，以及我之親，因者必厚，及者必薄，豈曰濫？唯上世有不塋其親者，較中古之有厚塋其親者，耗心力於無用之地，智者以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爲反不如從儉之爲古也。而墨者以薄爲道之說起焉。此亦本於返朴還淳之古意。與儒祖挈因親及親之矩原相通。而夷子見有兩家教法。亦兩采之耳。故孟子不曰儒之成物也。使之一本。而歸諸天之生物。亦不曰墨者之道二本。而但言夷子二本故也。卽此堊親一事推之。則知天下必無不一之本。亦無可以相濫之法。其濫者。必末流之法。非本法也。太上之風旣遠。人不知無極太極。是何面目。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亦不知陰陽五行之千變萬化。日澆日漓。何以調之。則先天有至聖至誠者。不得不以出生歿之應身。從界外來。與凡夫同入生歿。或出山林。入堂陛。以理三綱五常中事。或遠堂陛。近山林。以標無極太極本初。正所謂道金行而不相悖。非二本也。此極必立於五帝之末造。此教必顯於三王之末造。時乘之天命然也。何以見之。堯以蕩蕩難名之聖德。隨順世法者七十載。而仍示寂於秦中之幽堯城。

孔子以一貫之道。貫帝王經世之法。與二氏出世之法。而立望道未見之榜於其間。則一本之教之結束也。而今之學。其學者。則不得不淫於二氏之宗。亦理勢之所必至。蓋有通孔子之心法者。知其道本乾元。而乾元之起。因結果多含在二氏書中。高儒隱然欲壞世相以從之。而又不取。則陽親孔子而陰疎之。又有執孔子之教法者。知楊墨之道能塞孔子之道。而今日之佛老。尤甚於昔時之楊墨。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故欲踐程朱之迹。以附於孔子之徒。而自反其德行。則不逮程朱遠甚。幸生大明盛時。有聖祖會通三教之憲章在。濫一足於兩家。掠聞出離生歿之說。亦虞歿後於何歸宿。求其說而不得。則或執先儒身歿神滅之腐談。以禦之。而中多自餒。又目擊城隍等神之明彰報應。亦疑上帝之或有靈。而不敢盡撥因果。以徇宋儒也。則陽闢空宗而陰翫之。儒家有此二弊。何惜乎當今之多夷子也。則皆未省。



乾元統天之通毘盧法界。乾元用九。合坤貞用六之通普賢行海也。希聖希天者。始必從乾元之悟門入。中必從坤元之行門修。終又從坤貞變乾元之極果證。賢聖三祇出沒無定。相而有定理。孰能違諸。外此便是異端。便是魔說。便非孔子一貫之道。若不破宋儒撥無因果之見。而信出世家主祇修證之說。斷不可與語此。乃孔子却於一生全現此果。十五志學。現悟也。三十而立。現修也。四十而不

孟義訂測 卷二

三十

惑。以至七十不踰矩。則圓悟圓修之性境並現。而亦微微現出圓證法門。問何以不全現。而但微現。曰。若全現。則天下萬世學人。有不爲鄭巫之却走者。無幾矣。是以不得不闕實而顯權也。在學者。亦須量力而趨之。資近上智耳。當學顏子之竭才。以入卓爾。與子貢之多學。以入一貫。頓漸稍殊。然皆以一生了道者也。資近中人耶。則當學會子之戰兢。以持一貫。與游夏之重德。以輕末學。其作用亦稍

殊。而皆待多生了道者也。再閱諸賢。不待言矣。竝非二本。竝無他濫。自二本之學興。而始有濫。則夷子實爲之倡。其因皆以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而好名好勝之偷心乘之也。而今而後。吾知免矣。

滕文公章句下 九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

孟義訂測 卷三

三十一

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後去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何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人聲彌上聲女上聲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地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必反

測義陳代豈不知孟子之尊王賤伯而勸其見諸侯猶以大則王小則伯並稱何也代固知古人亦有先伯而後王者文王是也不可

孟義訂測卷三

三

於公孫丑辨之詳矣一日得志於齊則先振桓公之衰後舉文王之墜亦其本分內事豈曰伯王道維陳代之並舉伯王而小大之非過中伯以直尺而尋諷孟子則傷孟子之志矣故以言利判之而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言王天下者之必不可起一毫利心也又不然孟子言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竝以湯與齊桓伊尹與管仲當之則亦

未嘗鄙伯主之非大有爲也直之有尋與尺蓋於有謀則就有諫必行上辨耳假饒孟子枉已而見宣王仕後見於王而不受圖王不成又不能以其君霸便是枉尋而直尺也然則管仲直尺乎直尋乎曰尋矣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不謂之直尋不可亦從枉尺中來乎曰既受檻車之囚安得辭枉尺之誚也所枉者止於尺而已乎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且尊之爲仲

孟義訂測卷三

三

父矣豈曰枉尋然而印諸魯論則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管仲以三歸反玷狗桓公所枉豈止於尺曰大臣亦有迂其身以事君者不可盡以格心之道裁之也桓公手解管仲之縛而忘射鉤之怨管仲安得不以淫奢分謗之小醜報桓父事師事之大恩哉仲之不可則止當以周室之尊不尊夷狄之攘不攘爲行止如前所摘三歸反玷等事殆未可以枉尺直尋之律繩之也然則孟子

後儒之賤伯畧必以孟子爲據吾觀孟子尚少吹疵太過之言乃註家之甚孟子多矣如曰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者耳大非孟子之意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桓公之事皆管仲之所爲也豈有不譎齊桓而獨譎管仲者乎不獨齊桓而已卽晉文譎而不正其臣欒枝先軫之徒輔之曳柴僞遁以敗楚師亦不  
等諸王良一朝獲十之術何則兵固詭道也

孟義訂測 卷三 三十四

易有利用侵伐之詞偃旗息鼓曰侵亦近於詭也晉兵誠以詭勝而晉臣之遇君豈詭哉然則孟子之所刺詭遇獲禽必有在矣蓋借王良御嬖奚之事以形戰國之縱橫者皆以妾婦之道遇於君而顯功名者也若曰是皆霸國之餘習也云爾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

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虞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訂釋〕按史記戰國遊說成風而蘇秦張儀公孫衍最著秦衍俱主縱儀獨主橫以強秦之勢日盛故橫人常駕於縱人之上三子皆魏

孟義訂測  
卷三

人也。景春舉儀衍而遺蘇秦者。是時秦已歿而衍代之興矣。通書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戰國之所重。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而全倒歸於縱橫兩途之士。正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也。景春不知目前之有真大丈夫。而移其艷於儀衍。其識趣之卑陋甚矣。孟子直目之爲妾婦。而因表大丈夫之所以爲丈夫。語似傷直。而時義則不得不然。蓋當時得志之士。不主縱則主橫。不主縱橫

二家而爲之黨則仍爲二家所役孟子不爲人役而欲明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答大丈夫之德業無可述處

測義魏之所以多妾婦士者亦先有大丈夫樹其標而折節下賢之君爲之釀也史載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以此賢名動天下而成竊國諸侯之首士之受其尊禮者道德一轉必入氣節氣節一轉必本功名而說客醞釀於其及七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國將并於一而說客之勢日輕移天下之重以歸秦而逐客之令與坑儒之殃踵起雖有一天下之真主出而嫚罵之風猶在也豈非今日之作興僞士反導後日之凌夷正士歟身世教之責者何可不杜其漸也

註家雖以仁禮義貼廣居正位大道孟子實未嘗有此分配也正如訓易者以元亨利貞配天時之春夏秋冬合人道之仁禮義智皆影響之說而非確論也然以仁當廣居禮當

正位義當大道亦自無碍於理

居天下之廣居從小德川流上說則一仁可以當之從大德敦化上說則必合仁義禮智四德而後備立正位正所謂中立而不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行大道正所謂和而不流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究竟皆非一德之所可名學者詳之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氣節也三者不備不足謂之大丈夫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

傳直繼反質與贊同下同

三月無

君則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

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晏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縲素力反四武承

反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始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訂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而孟子則執不見諸侯之節孔子出疆必載質而孟子則待君之就見何其不同也彼一時此一時也春秋無竊國之諸侯士雖異邦猶有君臣之分在戰國多竊國之諸侯士雖欲仕隱然猶以未受王命之體貌責之得借古者師臣賓臣之禮以示亢也周霄未省及此而孟子亦

姑就諸侯之失國農夫之出疆男女之不獲合淺言其義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得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孟義訂測 卷三

三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梓匠輪輿向反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曰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皆音嗣下同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音嗣

測義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

起於戰國之說客。既乖孔聖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此可與天知。難對人言者也。何者。七雄爭強之日。君以畏士之心。下士以要君之迹。傾君。大丈夫生於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群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悠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

孟義訂測 卷三

四十一

乎。則遊士已作先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王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俦食之餘醖。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以不能盡却也。原孟子遊齊梁之心。全不異於孔子欲易無道以入有道。不群鳥獸而群人徒之心。而其迹。則大遠於孔子脫驂與傾蓋。問津與執輿。

之迹。此實時勢所驅。出於萬不得已。是以世但知孔子之駕一車。群十哲。而半與半徒之行之苦。而豈知孟子之後車數十乘。舍從者數百人。而俦食之心之苦也。蓋孔子以惕龍之心。藏見龍之迹。故心與迹俱苦。而有大不苦者在。則以爲下不倍之矩。無入而不自得矣。孟子以亢龍之迹。行見龍之心。故心苦而迹若不苦。實有大苦者存。蓋其迹不可爲訓。而弊復難詰。則以不驕不倍之義。兩無當也。

孟義訂測 卷三

四十二

夫居上尚戒於驕。今致士以貧賤驕人。驕人不以德。不以功。而全向立言一着。盜名盜利之徒。皆以俦食爲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竄迹於習詩文之山人中。後兼濫迹於講理學之士大夫中矣。其觴皆自戰國橫議之處士濫來也。孟子既知七國紛爭之必定於一。豈不知遊士俦食流蔽之所至。而不惻然動一念哉。然孟子此際之苦心。更甚於孔子也。然何不與彭更直露此意。而反以士之有功當。

食爲解哉曰更亦貴介公子也使測此幾而  
流言於君卿大夫士間不唯遊士無所容身  
而士價亦日輕矣故孟子微之而第表士之  
功在於守道開來不與梓匠輪輿同論亦是  
天地間之正論伸此可以詘彼如篇中瑣瑣  
於食志食功上起辨駁則彭更不可士之無  
事而食其說亦非不正雖謂孟子以強詞奪  
正理可也何哉天下既有孔教以來儒者必  
不可踰孔矩孟子傳食一事開後學踰矩之  
孟義訂測卷三

卷三

三

端者也天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  
矣不然亦釀黨錮濁流之禍吾不得不爲世  
運憂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則如之何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  
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  
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  
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性爲之爲去聲餉爲其殺是  
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  
夫匹婦復讐也爲去聲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  
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  
孟義訂測卷三

卷三

三

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  
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  
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  
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  
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訂釋記者謂孟子七篇成於萬章公孫丑之  
徒今察二子與其師問荅之間其識見之淺

深大別公孫丑之問霸王雖不深當孟子之意而問意俱微萬章乃以宋行王政爲問宋王偃滅滕伐薛而驕且暴致當時呼爲桀宋何王政之有萬章之所問陋甚矣故孟子舉湯武之事而斷宋事曰不行王政云爾蓋萬章之不知王政也確論也又言苟行王政四海皆舉首而望之秦楚雖大何畏焉則言亦傷易以孔子之聖智欲帥魯衆以討陳恒猶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

孟義訂測 卷三

四四

齊之半可克也其量已量彼如此宋卽能行王政然其仁豈如文王之百年後洽秦楚之民未必無齊衆之半予者宋能不畏乎哉前章以事半功倍許齊亦是類耳或者應時之訓當爾耶

測義或疑湯之征葛也先餉後仇豈非將欲取之必故予之故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蓋不諱其仇葛之本心也孟子特以爲匹夫匹婦復讐文之耳武王之伐紂也考汲冢周書

則其與十亂等臣密謀久矣太誓中有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二句則亦不自諱侵疆之用詭道殺伐之張威武也後章又援非敵百姓之言以實此章救民取殘之案亦文之耳將非以德行仁之王者其用兵亦有假仁之伯心伏於中歟曰非也昔人原評三王之道立於五帝五伯之間蓋王者純向帝道而其迹亦有用伯之時也三王之合於五帝者何在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孟義訂測 卷三

四五

之一點天心其有時用伯則如伐謀伐交用侵用襲等計不厭詭也試考六韜三畧出自太公何嘗不是伯術亦何嘗不是王道至如葛殺殷餉而殷仇之殷熹伯邑考而周仇之此則順應之常理而文王獨不仇殷所以稱爲至德蓋殷周皆受封於唐虞之世友邦其常稱君臣其權稱也後儒不知論世之道又未辨王伯之心故混武於湯桀被以弑君之名而操懿葬溫亦可混於湯武其不認王爲



伯認伯為王者鮮矣萬章之問宋行王政實為之兆也而迂儒之見又反是則認王道之先幾伐謀當機用計亦屬伯術亦屬偽心未盡使然及偽夫積有消腔伯心而口尊王道實未有勘破之者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

孟義訂測

卷三

四

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長上聲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聲上  
訂釋學齊語者戒於一傳衆咻此格君之法  
亦教子作人之道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齊虛業反赧奴簡反

孟義訂測

卷三

四

測義古稱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則不見諸侯之義可以無問堯以君命臨瞽瞍舜應召館於貳室而周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諸射宮則先見君而後為臣者不少矣何以云古者不為臣不見也曰公孫丑之問孟子之答皆微辭也丑似疑齊梁得國不正士可以仕可以無仕而借見為言孟子難於直言不願受祿之意則亦借義於不為臣不見之高節也觀下文引段干木泄柳陽貨三人事自見使齊梁二君係周初建國之子孫其



交也以道則踰垣閉門其去華士之拒太公幾何而亦不以陽貨之所見孔子律齊宣梁惠二君矣夫然則魏文侯之見拒於段干木固宜也魯繆公何以亦見拒於泄柳耶曰繆公得國於去三桓之後吾亦不知其踐祚以何因第觀渙于髡之質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則泄柳亦嘗臣繆公者臣無拒君之理閉門之事良可疑得非未爲臣以前事耶昔者定公初年孔子亦

孟義訂測 卷三

聖

不輕仕非徒以季平子柄國之故亦嫌定公卽位之不以正也繆公得非亦抱此嫌耶則泄柳之拒尚非太甚倘仕後不合將致爲臣而歸公或以謝過扣門而拒之如是則難與踰垣之避同論矣孟子齊之曰迫斯可以見矣正謂雖居篡竊之國不屑爲臣而君迫之見譬如孔子之見陽貨何害也孟子不爲已甚所以千里見王此從願學孔子之時中來也吾竊疑其既無臣齊之心而諂諂以王道

陳王前與曾子杖責西河夫子隱然誅其不拒魏文未知孰是耳

陽貨先豈得不見註似欠妥孟子蓋責貨不當僭以大夫自處矚亡饋豚故孔子亦矚其亡而拜之當是時貨苟先來就見則孔子必不矚其亡而答其拜矣正言惡人雖不可與同朝而迫則無妨一見也下引曾子子路兩案則言見所不欲見之禮貌難施於此不諂不瀆非有養者不能也君子殆不粘定二子

孟義訂測 卷三

聖

說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則義孟子之論正矣論到委曲調停處吾亦未敢盡以戴盈之說爲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好去聲。下聲。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

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

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污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

孟義訂測 卷三 五

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

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惟。行去聲。下同。沛，音內。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金平聲。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

用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音皆。去聲。率，音皮。表反。吾爲此懼。閑

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

孟義訂測 卷三 五

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又反。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詎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行好聲。皆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

訂釋：孟子此章，乃是言天下之大治亂，與前

篇五百年之名世興，末篇堯湯文孔之道統。

相接稍別。故以天下之生起首。朱子以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兩言之。良是。吾察孟子語意。却是首從氣化起。治亂後皆重聖人之撥亂反正。而結束在正人心上。蓋世運之否泰。皆人心爲之也。人心非學術不正。學術最惡。未開天下以無父無君之端。故以距楊墨爲承三聖。釋外人好辯之疑。而因以勉希聖之后學焉。

〔測義〕孟子之論治亂起自唐堯終於戰國亦

孟義訂測

卷三

五三

據耳目之所觀記言耳。未及生民始末之際也。易曰。大明終始。吾讀外紀。頗有見於古今治亂之遠因。民之初生。無治無亂。時有盤古氏者出而御世。於是乾元統天之頭目露矣。民之續生。有治無亂。時有天皇地皇人皇者出而撫世。於是坤元承天之作用章矣。自盤古至於人皇。史但影畧兄弟合五萬餘年。而綜其實。不知歷過幾千萬億歲矣。奚止如經世所紀一元之十二萬九千餘數哉。是真太

上無言之世也。降此而民風漸開。有如燧人氏之教人火食者。有巢氏之教人巢居者。有庖犧氏之教人結繩網罟者。神農氏之教人嘗草習耕耨者。而書契乃立焉。易傳權稱爲上古。而從盤古氏數之。雖謂之中古可也。此謂以治弭亂。猶在神武不殺之世運中。又降此而民心漸漓。軒轅之書契起。干戈亦起。民間之五事失修。以致天道之五行失序。而恒兩恒暘之變作。堯之降水警余。有自來矣。舜

孟義訂測

卷三

五三

受堯禪。使禹平之。天下大治。因受舜禪而貽子孫四百年之業。是爲帝道之終。王道之始。而湯武繼之。遂以世及爲常禮。易傳雖等諸中古。而以大道之行律三代之英。則唐虞猶屬中古之下衰。而三代則衰中之衰也。此謂以治遏亂。已入小康世道之末運中矣。況乎王降而伯。一亂於春秋之亂臣賊子。再亂於戰國之楊墨橫議乎。孟子以孔子成春秋。配禹周之治洪水。治夷狄禽獸。又以已之距楊

墨配孔子之作春秋此真超世之見而程朱見亦及之此其所以爲振古鉅儒也蓋春秋亂臣賊子之踵肩皆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也從古及今學觚孰能逃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楊子不以拔一毛而利天下此急洗心而後錫類之傑也其流必先身而後君故曰無君墨子能以摩頂放踵利天下此捐身家以濟蒼

孟義訂測

卷三

五十四

生之豪也其流必徇物而遺親故曰無父學術之關天下治亂豈小哉故春秋成後之以學術殺天下孔多而求以學術生天下者萬中之一耳豈非人心殺機之感天運致然耶然而今天下之楊墨又不中程朱之所慮而廣伏於吾儒中矣將何法以距之吾欲大開拘儒之眯目因拔偽儒之偷心故本孟子一治一亂之案而原始要終及此  
澤水之傲堯也堯實先使鯀治之鯀殛然後

禹與鯀治之九載弗效禹治之作十有三載乃同何也鯀湮之禹導之也湮者自上而下遇缺則障之故其秦績也艱導者自下而上遇障則決之故其成功也便鯀亦智人也何以不用導而用湮曰勢也懷山襄陵之時澤水一望無際不從高處一決使懷襄之山陵露頂禹雖欲疏九河排淮泗其將能乎然則鯀之績用弗成乃禹之所以成十三載績也何以殛曰堯有如神之智明見萬里當其九

孟義訂測

卷三

五十五

年治水之時豈無所以命鯀者而鯀必方之矣方命多則害民必多而圯族之罪益難掩惡得不殛禹是時必隨父於外何不以幾諫止鯀曰方命圯族之父聖子之幾諫何施堯之仁雖如天然卒不以子之聖而恕父之殛聖世用法之不假借也如此子蓋父愆則九載之勤勞終在也鯀於是乎世爲夏郊而瞽瞍難與之較長短矣開闢以來唯水患之在天地間爲最大而帝與王之相禪正當其期

故吾以爲此寰中一大變局也。由堯舜至於我明，越五千歲，中間唯秦漢之變局亦不小。而高皇帝之應運更超之，堯以洪水之亂，繼得禹而天地平成，萬世永賴。

高皇帝以平胡元之亂始，越二百年而河患亦大可憂，此不可無禹之一治也。然從今而後，水患之關升降氣運更大矣。以洪範中恒雨恒暘之感應推之，水火風三大災皆起於人心也。士君子達不能爲禹之抑洪水，周公

孟義訂測

卷三

五

之兼夷狄，窮尚可師。孔子之懼亂賊，孟子之正人心，毋然泄泄乎哉。

曩與平厓張子元蒙論河圖洛書之義。張子曰：易稱河出圖，洛出書，此書非天錫禹之洪範九疇也。書與圖別，圖但圈子，書必篆文，五十五數之河圖與四十九數之洛書皆圈子耳。安得濫圖稱書，天所錫禹之書或卽周書中之洪範九疇而非洛書之謂也。予首其說，蓄疑十餘年，而偶觸夏書之錫玄圭，合周書

之陳洪範而躍然始悟玄圭之圭古字與龜通用。洪範九疇之書實從大禹水功成時有玄龜負諸背上，出示地平天成之瑞者也。書出帝錫，故大禹奉以告成帝前，其文亦但有五行五事等總目耳。中所演義不出於大禹，則出於箕子之手無疑。與洛書有何交涉。圖與書並爲伏羲作易張本，同時而出者也。而天錫禹之玄龜亦未必出自洛水，蓋古籍之多訛傳如此，此祥不必駭爲上瑞，不過示堯

孟義訂測

卷三

五

之初時，天尚未成，地尚未平，皇極猶未光於天下，故錫此兆以安聖世之人心。所謂天不愛道，地不受寶，若太古天地原是平成，何貴玄龜之錫。卽羲皇之則圖書以作易，亦近於鑿混沌之七竅。太古之神聖不先天以開人也。天下有文字，斯有治亂矣。學者其毋執一治一亂之說以窮大明終始之易道哉。

孟子以能言距楊墨者便爲聖人之徒，能言二字最當玩味。孟子點破無君無父之後學

者孰不能掠其言當求其所以能言之實然則今之楊墨何在乎曰難言也今之心功利而口仁義借舉子業以發身者多含亂賊種性此不但非孔子之徒亦非楊墨之徒也不足距已楊墨之徒却有隱在二氏門中者修性修命未達元因而戀深山以自得者皆楊氏之徒也說因說果專種福緣而拋四大以終世者皆墨氏之徒也此雖無父無君之遺孽而或擯或收自有二氏之祖教在亦不必

孟義訂測 卷三

五八

距也所當亟距者其在吾儕拾孟子息邪放淫之糠粃而不參孔子上達之真因乎是謂無乾元亦在拾佛乘頓悟圓修之口吻而不修孔子下學之實事乎是謂無坤元乾坤二元可無孰不可無其毒又在無父無君之上而毒則必先流於君父間吾為此懼所以倡理圓矩方之說當曰能言拒當今之心卑孔矩口佞圓乘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不識廉士哉居於陵三日

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饔食實者過半矣餽匭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半齊則音引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辟音壁纁音廬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哇音同于六反惡音聲鰕魚二反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孟義訂測 卷三

五九

訂釋此章孟子之辨庄章義甚正，其甚嚴，吾獨嫌其帶有一毫我心在，故不足以服仲子之心。不但難服仲子，亦未必能服庄章。庄章猶懷彭更之見，而借陳仲子居於陵之苦節以諷孟子也。然而果克仲子之操，則亦將使孟子如蚓之無資於世而後可。孟子豈以絕人爲高者哉？孟子學孔子之出疆求遇，其苦心亦有難與庄章直言者，故亦姑借仲子之居室食粟避兄離母以表已之必不能爲仲子。則亦陰有所不足而發此辨也。其不足正，在后車傳食，不爲臣而受祿二事。終於孔矩稍違，孔子身不行，而猶起中庸遯世之懷，必無此辨。嗚呼！志士不忘在溝壑，難矣哉。

孟義訂測 卷三

六十一

孟義訂測卷三 終

孟子卷之四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孟義訂測 卷之四

二十一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同喪去聲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訂釋註無一字可易。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孟子訂測卷之四 二

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訂釋君臣之道。獨以堯舜為至者。堯舜官天下。不為宗廟子孫饗保計。而為萬世生民永賴計也。仁之至也。

測義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自聖人

而至。人倫之變。亦自聖人而至。自堯舜以至孔子。竝未有不遭人倫之變者。堯舜有朱均之子。舜禹有瞽鯀之父。湯文有桀紂之君。周公有管叔之兄。蔡叔霍叔之弟。孔門有三世當出之妻。此釋氏所謂缺陷世界也。非但天降大任於是人。以此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為未至聖人者立榜。大其心胸。寬其眼界。使知遇變之不足為君子病焉。在從先議中錄出人倫者。三綱五常而已矣。人倫之所以至在

孟子訂測卷四

三

仁。而聖人之至仁無恩。則於人倫之絕不絕處。更可以觀仁。從三綱論。則上可絕下。下不可絕上。故君可以義絕其臣。臣何可以自絕於君。父可以義絕其子。子何可以自絕於父。夫可以義絕其妻。妻何可以自絕於夫。師不誅於三綱。而有君父之重。其義下。故吳起不奔。母喪。曾子絕之。而冉有受。血之攻。惟不改過遷善。以求容於師門而已。從五常論。則惟天合之倫不可絕。而人合皆可以義絕。



天合中亦惟子不可以絕父而賜亦可以絕兄蓋兄弟從父母分體兄苟不父其父則弟可以不兄其兄此周公之所以誅管叔也兄非無父無君則弟亦無絕兄之理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亦有不合而不可去者貴戚之卿也故箕子奴而比干死湯文之臣桀紂不但非貴戚之卿亦非異姓之卿也徒以一統之義載爲共主而已故夏臺羑里之囚既出湯文亦可以絕桀紂春秋以後之君

孟義訂測 卷四

四

臣則不然夫有弑父與君之惡妻雖以大義請自離焉亦可也弟子亦有絕師之理乎曰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爲成我之恩與生我等也師無成我之恩而有無父無君之大慝不成師矣何嫌於絕亦有德雖不能成我而恩或有以生我則亦絕以義而不絕以恩收其骨而存其後孰曰不然朋友但以責善爲道不與其以非道合也忠告不可入則踈大故不可原則絕唯

交絕不出惡聲則善矣末世拍肩執袂之徒先不成交後奚言絕雖然五倫而至於絕皆非有大故不可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不仁間不容髮末世聖人之仁體正顯於綱常變故中

孟子先與滕文公言大道一而已矣今又分仁與不仁爲二道何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分於太極太極一而陰陽二也通書有言剛善剛惡柔亦如之然則陰陽之始分猶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屬繼之者善人性初成正是坤元莫非仁體至於坤元一揆而仁與不仁分途道不得不岐而二矣以本仍歸於一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人

不仁是猶惡醜而強酒上聲惡樂音訂釋孟子雖兼言仁義而所宗原主於仁

於此章可見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訂釋〕此章雖泛言正己正人之道，亦必有感於時政而發。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孟義訂測 卷四

六

〔訂釋〕註確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訂釋〕國內外註皆有意義。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今也小國師大國

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離，扶好去聲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訂釋〕此章全爲戰國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

孟義訂測 卷四

七

〔測義〕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文王之臣商孫子，裸將殷士，便是小役於大，弱役於強。齊景公之涕出而女於吳，便是師大國而耻受命之小國，則不指滕薛等國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若滕薛雖師文王，亦但可以爲善國，爲王者師而已。此章正應以齊王猶反手之義，觀弟子耻受命於

先師句似暗指梁惠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二句似暗指齊宣當知此章雖言天下有道亦只從三代之英說不及大道爲公之世矣故大國之天當順小國之天亦當順有道之天當順無道之天亦當順孟子豈果如後世之迂士濶遠於事情者哉

註釋此章所引周詩有悞處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指微子一人言也微子一人可當兆人故曰其麗不億抱祭器而歸周故曰侯於周

孟義訂測 卷四

人

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指膠鬲一人而言也武王牧野之戰實使膠鬲往殷約戰期恐以愆期被戮故亟赴之此所謂不以殺一不辜得天下也武周真能繼述文王之好仁無敵者紂雖以百萬貔貅禦之能無敗乎孔子所以嘆仁之不可爲衆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樂音洛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音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扶音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音民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蟻也音走故爲淵敲魚者獮也爲叢敲鹿者鷃也爲湯武敲民者桀與紂也音反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孟義訂測 卷四

九

不仁者可與言哉起歎詞多爲齊湣宋偃二王發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音民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蟻也音走故爲淵敲魚者獮也爲叢敲鹿者鷃也爲湯武敲民者桀與紂也音反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爲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云。王去聲。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測義孟子之時委是患天下之無湯武不患無歐民之桀紂而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諷時君詞甚迫切。但當時桀紂不在周王而在列國果行湯武之師不知置周王於何地。

孟義訂測 卷四

古有女媧氏共工氏當歲軒二聖升遐之後但稱伯而不稱王職此之故而孟子必以王天下望七雄則周天子當爲三恪乎當爲武庚乎抑如文王稱王九年之存紂乎吾實未解。程子雖以歐國不知有周與春秋猶知尊周之義則之吾猶不敢信孔子之但以虛名存共主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

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測義先儒槩以自暴自棄爲下愚非也唯自棄乃真下愚自暴則不肖之尤也佛家所謂闡提無佛性得非合二種而立名者歟亦不然自暴者言非禮義近於闡提若自棄者雖認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猶知仁義之爲美非闡提也釋經所謂闡提乃儒書所謂信不具謂一切正人正法無一可以觸其信心者此

孟義訂測 卷四

十一

天真喪盡之人也故兩家金誦擯之至於極處而其來則非一朝一夕之故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闡提之言非禮義必從忍心起而偷心隨之故下文卽表仁爲安宅義爲正路而哀世之曠安宅舍正路者此闡提發脚處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則易去聲長上聲。訂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孟子

運天下於掌上之權柄也。然亦必有作用。則在釐井田興學校二事上。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訂釋註皆是唯圈外云。此章述中庸孔子之

孟義訂測

卷四

十三

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考尚欠校。當知中庸篇自人道敏政以下。皆子思申孔子之意而言也。孔子而君必無此長篇。故論三達德後。另起子曰三近一節。則前此之非聖言可知。而此節明善誠身亦不在道前定。則不窮句下。乃在禮所生也之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之前。其爲子思所演何疑。而子思亦面炙祖傳。非轉聞於曾子。

孟子果受業子思之門人。則從門人私淑中來也。孟子非若後儒之有偷心者。此條或出孔子。或出曾子。斷不隱其姓氏。七篇中述孔曾之案甚多。何以獨諱於此。考諸篇並無一出私淑門人之姓氏者。則此條屬子思所作。又何疑也。

測義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孟子以思誠易誠之二字。孰精曰：之字較捷。思字較細。其究一而已矣。內典以聞思

孟義訂測

卷四

十三

修爲三學。聞在思先。修在思後。合此三言。功乃無漏。但言誠之。則不必分聞思修爲三學。而三學自在其中。然孟子單舉思。則聞與修亦未嘗不該其中也。學者殊不必於字義上起分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度反。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測義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其末也。一以鷹揚之勲業終，一以叩馬之高節終，何迥也。其所乘殊也。伯夷以遜孤竹之國，出其避紂也。恐紂以名羅之也。一旦遇文而建勲業，不但難爲中子之得父國，亦難爲叔齊之受父愛矣。故文王養其志而不命以位，太公以達

孟義訂測

卷四

十四

可行之願出，其避紂也。恐紂以位劫之也。一旦被劫而艱去就，不但難如膠鬲之歸仁，亦難如夷齊之遠暴矣。故文王養其身，而因顯其身。大聖人之曲盡人性也如此。蓋唯帝堯仁如天，而智如神。三王之中，西伯近之。卽此待二老一事可推也。二老則心莫逆而迹相反，當夷齊扣馬之時，武王之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說者以爲各行其志，亦粗論耳。斯二老者，直委身公諸天下萬世。

而不自有，故孟子同仁之。伊尹則太公之儔也。然而語偏聖之不同道，則及伯夷不及太公者何？固以願學有在，而察孟子王齊之志，亦欲爲太公不爲伯夷也。此則孔子之所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行仁必以先得天下之大老爲重。二老歸而周興，固其所也。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真善察興亡之幾者。然又當知此觴流久，真必入僞。諸侯當

孟義訂測

卷四

十五

有卑禮下士之顯，名盜人國者，盜國者歟？骨未寒，名士復有以湯武之王業說其子孫者，此勢之所必至。孔子請魯討恒，其炤幾不既遠乎？曾子責子夏之夫子於西河，子思寧居衛居宋，而不肯游三晉及田齊，嚴守孔矩故也。孟則變而通之矣。善學者，還以曾子子思爲正鵠。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此以大國之七年，談小國之五年也。先

儒嘗云學者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設今  
以身操秦楚之政以何作爲而使七年定一  
天下吾斯之未能信也孟子殆信得太誓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信得民罔  
常懷懷於有德而不深察於易道之窮則變  
變則通也封建之世運既窮郡縣之世運將  
起而戰國正其時矣其時國無文王然小國  
縱行文王之政亦未必七年而朝大國也秦  
之繼周而并天下雖不符於好仁無敵之訣

孟義訂測 卷四

六

亦天命使然耳得非唐虞五臣之後禹稷稷  
皆有天下而伯益與臯陶缺焉陶或以刑官  
斬其罪而秦實食益之報耶雖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而久近實是難測吾嘗嘆世儒之  
難與知天知人者大端有二蓋自孔子易學  
絕後一則但可與窮聖人後天而奉天時之  
事不可與窮先天而天弗違之理乾之九五  
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大  
人何所作爲而能使神人皆不違之也雖言

之矣一則但可與窮由堯舜至於孔子帝降  
王王降伯之江河日下數往者順之小變局  
不可與窮由孔子而下自秦迄於我一明又  
溯自帝堯而上帝而皇皇而首出御世者之  
終古乾坤知來者逆之大變局大傳曰易逆  
數也從乾元順入坤宮之謂往從坤元遯入  
乾宮之謂來往者順而數之則易來者逆而  
知之則難使戰國時有以五年七年爲政於  
天下者則堯未咨舜之先天命之定在曆數

孟義訂測 卷四

七

中久矣孟子蓋不知乾坤大運之順極而入  
於逆其中有變局焉豈五年七年之所能定  
此非神以知來者不能燭尤難言之矣故執  
孔子仁不可爲衆之斷案以文王例戰國其  
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不可謂非萬世之定  
論若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不可謂非一時  
之偏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聲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關同

**訂釋註確**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音年。眊音老。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義訂測 卷四

六

廋音搜

**測義**聽言即知其是非。觀眸子即知其瞭眊。皆從存心養性中來。養氣亦與有助焉。莊生有言。泰宇定者。發乎天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聲平

**測義**此章亦爲戰國時有約已下賢之君。以聲音笑貌竊恭儉之名以盜國。其實侮奪人。

以結士類故云然。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音援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

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測義**淳于髡問夫子不援天下之溺。原含刺意。故孟子有手援天下之駁。髡乃辨士之雄。

平日最不心服孟子。試觀後章先後名實之

孟義訂測 卷四 十九

訛便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測義**父子相夷之說。孟子蓋痛懲子之責善於父。而言父亦與有責耳。曾子。聖門之大賢。



也。耘去根。被受一杖而斃。孔子不拒點而拒參。樂書亦晉名卿也。其子鍼述戰功以對君。一日而掩三大夫於朝。遂討責之。君子以爲善教。亦樂謂之責善乎。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古之爲人父者類然也。易子而教。不遘弔。父教之所不及耳。父非瞽繇子非舜禹。而樂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亦不可以訓後。

○孟子曰。事親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

孟子訂測 卷四

三

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無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則義曾子守身事親之學。從日用三省工夫。

積聚其傳後。所以萬世無弊。孟子非私淑於曾子之門人。何以道及曾氏家事如此詳悉。愚以是斷孟子雖稱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私淑真傳之在曾子無疑已。

孟子雖以養志養體判曾氏父子孫三代之際。然學者亦毋太泥其評。先儒有言。曾子父子相反。蓋曾皙之學濶畧。曾子之學謹嚴。曾元亦有所受於曾子也。曾子敝裘而耕於魯。其貧可知。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應曰有。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不過委曲以承父志焉耳。非其力有餘也。其平日以忠恕體一貫。能忠於父。又能恕於子。故曾元之不請所與。必先有所受而然。其問有無。而曰亡。則見平日之不問者常。而問者暫也。曾子以直道刑家。亦不與子之飾。無曰有。而曾元遂率直以應之耳。曾子誠養志之孝子。曾元亦非養口體而不養志之子也。但孟子欲標養志以爲萬世事親者法。不得不抑曾元。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適，間音間。

〔測義〕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萬古之格言也。然孔子非大人乎？定公亦嘗用之，何以不能格其非而有女樂之受？曰：是時用孔子者，季桓子，非魯定公也。格心之術，何所施？故嘗自歎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此克己之盡之言，而平日之未嘗得君，瞭然矣。言行相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顧之密，世未有如孔子者。孟子亦非言不顧行者。觀其稱齊宣曰：『王由足用爲善，而以一暴十寒之故，又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則亦於格心上着力，而志不克遂云爾。若宋儒之折柳必規，與直許唐伯友之漸起君厭，吾實不敢許爲格非心之道。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訂釋〕註佳。當知降古之世，誰毀誰譽？中古以後，定是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多。譽者，卿原

之常毀者，中行狂狷之常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訂釋〕此章無責耳矣句，鄒爾瞻以言責之責訓之，甚是。蓋言身無責任，故易於發言。此常人之通弊也。然而朱訓儘佳，不妨並存其說。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測義〕王勉之訓善矣。若今世學者之患，又不但好爲人師而已，兼好揜世之堪爲人師者，且掠其師世之言，而摘瑕以攻之，則穿窬之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類之尤也。雖然，弊也久矣。卽程正叔猶有遮周元公之迹，而何責於今儒。

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於克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克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隨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聆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則傳受自不可掩而伊川故掩之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道先生也大抵欲以程氏之經學掩元公之太極易通不然則所作叙傳中何無一言及於二書宋儒中唯伊川所遇父兄師友淵源爲最盛其著述中有微言多從太極通書及禪書中翻出除明道外竝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謂吾聞諸老聃曾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却又不恕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禪客亦不恕邵堯夫而

孟義訂測 卷四

二四

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蔽之充類至義之盡不謂之曰穿窬之類吾不信也朱子則無此病而學脈實從伊川來不敢搜根及此沿至今日學者渾身入於穿窬類中竊人之見以爲己見旋復伸己之言以過人言心既不信於天言安得信於世愚於此有深憾焉所以力矯其敝思與同志共挽之使本寒源不得不以戈入伊洛之室此關不破而欲求孔子之至處是猶緣木而求魚

也在從先議中錄出

周元公說師道最穩曰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匹夫之所以陰贊化育者也泰州王氏張其幟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便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鈴可配禪門黃葉止啼之案不可爲訓在從先議中錄出

孟義訂測 卷四

三五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長者乎長上聲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饋博孤反啜昌悅反訂釋此兩重孟子責樂正子之詞甚嚴然責其從子敖而來之罪重舍館定而後見之罪

輕也。先舉輕而後舉重。今其可受耳。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後之去聲

訂釋：註中「字字精確」，然又當知舜有傲弟在，未必瞽瞍果無後，則舜之不告而娶，未必專為此慮。為無後亦屬權詞，畢竟程子所言堯娶舜而不告，以君治之而已。方是至，當不易之案。若執孟子分解，猶似一半為舜文過者然。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則惡平聲

訂釋：味此章當知古人論道原活。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分明以孝弟為性中之故物，而仁統之也。此章論仁義之實，則以仁屬事親，義屬

從兄，而智禮樂亦皆以孝弟實之道何定名

之有，亦從其不可解於心者實之而已。程叔

子泥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

嘗有孝弟來，便覺說得太煞。性中亦安得有

仁義禮智四物也。一有則百有。孟子所言禮

樂之實，正記中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

說到有體有聲上，便不可以孝弟圓。章內

形容樂斯二者之生機，真有活潑無窮之趣。

此非身有之，何能形容親切至此。吾故謂孟

孟義訂測 卷四

三七

子之悟幾，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孟

子之深造自得，見於樂之實。樂斯二者一段。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人。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

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訂釋：圈內外註，無一字不精確。但當知草芥

天下之悅而歸已，特原舜之心，而非有是事。

舜肅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撮舜之舉而未考其詳據虞書則四岳舉舜之時瞽瞍已允若矣但瞽瞍母傲弟未化舜唯烝烝乂不格姦久而與瞽同化此或在登庸之後也天下定魏了翁之訓最妙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也

孟義訂測

卷四

王

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訂釋此章提舜文出自東西夷固表聖人之不爲地圖而察得志行乎中國語意實本說齊梁以王道而來蓋慨已之能佐舜文而不遇也諸馮負夏鳴條畢郢等地當考註疏朱註隨文訓義故曰皆東方西方夷服之地不知此言孟子特就其生身之所在而約言之耳

測義先聖後聖之行乎中國者多矣孟子獨揭舜文二聖亦不但感此時中國之可行王道而遇非其生也蓋有尚論之所宗寓其中而後儒罕有測至此者太古篤生神聖自有典謨訓誥以來前雖帝堯之則天難名後惟孔子之集聖大成不可及其間繼堯啟孔而稱至聖學人猶可企而及者則莫舜與文王若矣蓋二聖稟生知安行之全分既似堯而帶學知利行之少分又似孔也故前篇一道

孟義訂測

卷四

三九

性善卽以顏淵之企舜周公之企文王繼之表性學之所宗也何以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能鑄反之之聖而成性之之聖者也孟子雖於羣龍無首之旨未必察而學孔既篤故於堯等百王之智亦得素王之少分焉是以道及於此然此章所指先後一揆亦只向得志行道之聖人分上說耳非闡復性幽宗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平

音孫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江音君子平

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關同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測義**孟子因子產乘輿濟人一事遂斷其惠

而不知為政亦刻子產孔子之所兄事者也

雖以惠人稱之然亦表其有君子之四道不

獨能養民以惠而且能使民以義則豈真不

知為政者但其政不能興禮樂以正天下耳

**孟義訂測**卷四

乘輿特一時之偶觸何害於政又安知此後

不成枉梁哉孟子斯言亦必有感而發然一

著於篇後人執為口實輕視古之遺愛而傷

孔子兄事之權衡豈非尚論中之小過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同曰諫行

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

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以遂收其

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訂釋**固內外註皆確

**測義**國朝野史有孤樹哀談者載有

聖祖閱孟子土芥寇讐之說欲去其從祀此

誣也孟子對齊宣之言固太激而

**孟義訂測**卷四

聖祖豈以一青掩孟子之大德者哉哀談欲

張徐武功奪門之績憤借聖祖為媒而

誣于忠肅公以不道併借孟子以重之其誣

罔大率類此然據朱註引孔氏之言則視臣

土芥在齊宣亦對症之藥也若聖祖正

視臣如手足者豈以視臣土芥自歉哉其時

胡蘆革正當視君如腹心而反寇讐之自作

孽耳將誰尤

按古者人臣去國不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

才似乎厚於責父兄薄於責子弟者何也此  
爲賢父兄發也與責善父子相衷意通蓋孟  
子孝弟天成設以身處父兄之地猶恐天下  
有不善養子弟之中才者故開之然天下實  
有不中不才之甚者雖善養亦無所施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訂釋註言緊切有所不爲不獨獨者爲然  
即使中行命世之士成大事立大名必無無  
所不爲而能大有爲者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訂釋此句註謂有爲而言是也或疑孔子何  
以對季康子言衛靈公之無道曰孔子亦有  
爲之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訂釋註已確矣亦可將註疏一參曰孟子所  
以訕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

在

測義大人之稱起於乾之九二宇宙間無上

之稱也乾龍雖曰無首而獨二五稱大人者  
何謂其與大哉乾元合體不但具無首之龍  
德而時位亦爲人所利見也若亢龍則但稱  
聖人潛惕躍但俱稱君子較大義差緩矣凡  
稱大人者必智崇如天禮卑如地足以當之  
故孟子先言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而此則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  
可以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矣其本只在不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失赤子之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訂釋註以通達萬變爲大人以純一無偽當  
赤子是則是矣而於不失二字尚欠察此章  
蓋謂大人小人與中人上下之流皆有爲赤  
子時亦皆有赤子時之初心惟大人能不失  
其初也中人上下與小人則否蓋大人生知  
安行始終只自赤子下大人一等未有不失  
其本來之初而後復者雖反之之聖猶然而



況下焉者乎。此大人正所謂大哉。乾元時乘六龍者也。古猶有至人之稱。與大人之稱通用。大必兼至。至或不兼大。以反之之。坤聖始而以性之之。乾聖終。則所謂不遠復之至人也。孟子將無於此有失察處。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訂釋** 註確考其出此言必有爲。或破木若以美之疑。或解後喪踰前喪之謗。俱未可知。

孟義訂測 卷四

三五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道七

**訂釋** 此章首二句。最不可不細心一

此中意味。便知孟子之願學孔子處矣。深造之以道。言非深造之以識見。深造之以藝術。而所造者在道也。道即孔子時中之道。其源在於性善。即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得。言適得其本心也。正是大行不加窮居不

損而常浩然於天地之間者。自得之自。卽中庸自成自道之自。別於世之戕賊人以爲仁義者。道果自得。則居安資深。一一出於自然。逢原之原。卽性善之本源也。朱註之訓深造自得畧踈。而訓左右逢原一句甚妙。

**測義** 此章不但孟子不動心前之悟端驗於此。而不動心後之成德亦驗於此。細繹深造之以道意旨。當以後章楊墨子莫之所造反之。楊子不校一毛而利天下。可謂深造於義。

孟義訂測 卷四

三五

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可謂深造於仁。子莫之合仁義以執無權之中。可謂深造於仁義相須之學。而孟子皆不與其深造之以道無他。端爲三子之入門悟頭。不清了手之結果無地也。則皆於性善一源欠透露。而皆從見地念根上克拓耳。萬世學人之道術。入狂入僞而難於成。章末有不入此三子彀中者。然則孟子真繼孔子。而開百世之道眼者哉。偉矣。其何以知孟子之悟端開於此。曰。孟子之



特標性善源頭。非若今人之綽掠性善話餅也。吾詳七篇語意。必觸性善之端於真情上。透到大人赤子之心。合着孩提不學不慮愛親敬兄之心而一之。在衆人則莫如牽牛入井之時最親切。此從率性之生機上發來也。不然。何以狀性境之恍然如此。又何以見孟子之成德驗於此。曰。孟子之所謂自得。卽孔顏之悅樂處也。自得不真。則無手舞足蹈之樂。何以狀到資深逢原之性天融液處。唯其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性善之源極清。所以存養之功易效。由可欲之善而達於信。由有諸已之信而達於美。由克實之美而達於大。至於四十而不動心。則至大至剛以直之氣。豈不浩然。此克實而有光輝之徵也。故孟子一生成德之大端。亦露於左右逢原一句。蓋亦隣於大而化之之聖矣。

道也者。合乾坤二元而爲言者也。孔子曰。志於道。其指乾元無疑矣。孟子之所深造者。乾

元乎。坤元乎。曰。坤元也。性善本出於乾元。是謂統三才之妙明真心。然一落人身之八識田中。便成坤元。故雖乾元之外無坤元。而坤元之上。又不可謂無乾元也。人心之悟幾亦然。孟子見性之時。似於孩提不學不慮之心境。昭合。而於大人赤子之心。天較差分毫。若不差分毫。便是孔子之空空如。不必分四端以盡心性之量矣。元者善之長。故乾坤之初立。皆曰元。仁卽兩元合發之端也。義禮智又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分仁之端而成四德。合四德於一仁。便是大德敦化。乾元之道也。分一仁於三德。便是小德川流。坤元之道也。坤元與乾元本一。而坤道與乾道。則二矣。孟子言仁必兼義。言性必兼四德。似乎欲圓而反方。仁義禮智。雖曰性中之蘊本然。以孔子空空如之性境。合時行物生之天道。炤之。畢竟孟子所造之道。固以上達乾元爲極致。而現行猶在坤道中也。無他。爲其八識田中。尚有人我意根未盡也。然

使學非從乾坤兩元發根。雖深造必不自得。造坤元而自得者。但遠於窮神知化之神人。非遠於精義利用之聖人也。學者亦毋輕講坤元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訂釋註儘佳。但點約字欠醒。孟子所謂反約。正指上章深造自得處。不重說字。如泥說字。便墮聞見窠中。然以博學詳說爲言。則亦從聞見之知。說到德性之知上。宋儒似以讀書

孟義訂測

卷四

元

一節當博學便拘。

測義或問博學而詳說之。反到約處。一貫乎。多識乎。曰。此正魯論之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學非約到至一之處。但可以言多學。豈可以言識之之者。一也。卽朱註所言至約之地也。然則多學而識何以別。於一貫曰。此在人。心悟機上一問耳。有約可反便是識。無約可反便是貫。孔子曷嘗不從博學反說中來。五十而知天命。則渾是空空如之性境。一以貫

孟義訂測

卷四

四十

之。子貢從遊陳蔡之後。亦有轉識成智之。以此言撥動其天機。子貢當下有省。而曰。然。非與。一轉眼間。便是多學銷歸一貫時也。然則孟子之反說約。僅與子貢未悟一貫之時同與。曰。同。然則惡在其爲深造自得也。曰。得原有深淺。淺則多學而識之。深則一以貫之也。然則孟子之博學詳說。無乃同於子貢之不受命而貨殖焉億耶。曰。同。何以知其同也。曰。學用博。說用詳。約又從反說來。而非一貫之本然。豈非貨殖焉億。至於自得之久。資深逢原。亦不過如子貢之反多學而入一貫耳。然則子貢於此。若是班乎。曰。就謂子貢之學。少於孟子。孟子之願學孔子。其志然耳。其聞性與入道。本必不出子貢之下。子貢能使門人日進於夫子。使非有深造自得。資深逢原之學者。門人何以遂信其言而親孔子耶。孟子之守約。大似曾子。而敏博。却似子貢。弟子貢純以修性之學。入行門。故爲道

日損而闇然孟子兼以養氣之學資悟門故  
爲學日益而斐然是以藏用顯仁之迹迥異  
要之具體而微當讓顏子一簞則均也俗儒  
之論世正如矮人觀場罕有可與語此者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  
有也王法聲

○**測義**服人養人二案孟子固從王伯二道上  
說而在今日則移諸講學家最緊天下之善

**孟義訂測** 卷四 星

養人者衆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言者當之  
**訂釋**註中二說當以後一說爲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  
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舍古外反

聞去聲

**訂釋**孟子答徐子原泉之說正與上章資深  
逢原意通深造以道而自得之學乃有本學  
不務本皆以名心重而道心輕耳君子安得  
不耻聲聞之過情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

**訂釋**此章朱註儘佳然有兩義見不到處一  
在前半節人與鳥獸庶民君子之幾希上一

**孟義訂測** 卷四 星

在後半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幾微上前  
半節意孟子之見原未透而朱註沿之後半  
節意孟子之見已到而註則未到今剖之

**測義**孟子法坤堅乾之學也故言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指仁義之良心也此  
只說得坤元承天以下事未說到乾元統天  
以上事倘說到乾元統天以上則天地與我  
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何幾希之有繼言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其存與去皆本幾希之仁義

說也。此亦但說得習相遠也。以後流末事。未說到性相近以前返本事。倘說到乾元統天以上。則君子亦從失赤子之心。反復來庶民亦從轉君子之心。還天命去。何存之有。此二義者。孟子原未究到性善之結果處。而非註家之未到也。惟末言舜之明物察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此舉生知安行之聖人。以別於學知利行之君子也。註家但知由仁義爲安行之事。行仁義爲勉行之事。而未察孟子語

孟義訂測 卷四

四三

意隱然帶着頓漸分門之兩途說。蓋由仁義行。在舜則爲誠者天之道。在君子則爲誠之者人之道。所謂順杞柳之性以爲桮棬者也。居安資深之學以之行仁義。在直心而行者。尚可彌集義之君子。在偽心而行者。卽齊於義襲之庶民。所謂戕賊杞柳爲桮棬者也。正助揠苗之學以之。此非孟子之見不到。乃註家見未及此。而近有盱江羅先生者。能剖其的。則與朱註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學者參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訂釋〕圈外註。點出群聖憂勤惕厲之意。以爲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最妙。測義。帝王相傳之道。統昉於堯皇之始。作易直之爲一畫。圓之爲一圈。是曰無極而太極。

孟義訂測 卷四

四四

不顯於帝堯之允執厥中四言。故後聖之提心法。不言虛體。則言中體。虛者無極中者太極也。夫子自道性境曰。空空如道。行境曰。君子中庸。其於門人。惟表屢空之回。屢中之賜。爲近道。則道之爲統可知已。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故其所述四聖之事。一一皆從虛體中體上說。而憂勤惕厲之心。皆在焉。則兼爲後王後學立極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杌音逃。杌音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訂釋此章註有擇不精。語不詳處。不可不訂。

測義孟子何以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曰。以

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王者之心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王者之迹也。成康未沒。心迹並存。降於夷王。

觀禮不明。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心殆熄矣。而

孟義訂測

卷四

四

迹猶未熄。暨東遷之後。天子既不時巡方獄。而諸侯亦罕有述職於王朝者。故曰迹熄。迹熄何以詩亡。禮。天子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太史志之。故列國之風不亡。諸侯述職。天子饗之。則歌雅頌以叶樂。而列國傳之。故王朝之雅頌不亡。註以黍離降為國風。訓詩亡。非也。蓋言王侯之國。風雅頌兩不相通。雖不亡猶亡耳。若言黍離為王風之降。則降之者誰耶。且列國之幽人閨婦。有風可陳。王

朝何獨無風。特無陳處耳。黍離之風。非降也。

必魯大夫之以聘禮陟周郊者。道經黍離之

塲。而記之歸魯也。然則孟子詩亡二言。亦刺

筆也。詩亡何以春秋遂作。詩亦聯屬諸侯之

迹也。既亡。則侯國散而無統。而連諸侯又自

有法。其間赴告策書。如會盟征伐等大事。關

天王之綱紀。何可以無紀載。春秋惡得不作

魯。堅國也。周禮又盡在魯。是以魯史起於春

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若逸詩也。列國亦皆

孟義訂測

卷四

四

有史。何以獨舉晉之乘。楚之檮杌。曰。晉楚。伯中之雄也。迭為盛衰。其伯天下且久。是以稱之。而他小國之文獻。則多無徵也。晉之乘以兵車起義。楚之檮杌。以痺惡起義。此亦可徵其為王熄伯興之事。而義則俱局。何如魯以春秋名史之博大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紀事多矣。何以云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春秋之所獨重也。君子生斯世。既不能行堯舜之揖讓。又不可行湯武之放伐。則唯率

諸侯以尊共主一事爲救時之上策而已。雖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而以戰國無王之世較之。晉文之譎於圖伯賢於七雄之正於圖王者遠矣。孔子尚仁一匡之伯佐。則其義兩國之伯主何疑哉。據胡傳之解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若謂筆者筆仲尼之新文。削者削魯史之舊文也。何以云其文則史。曰孔子雖筆削春秋而未嘗動魯史一字也。不削曰筆。不筆曰削。其文

五義訂測卷四

四三

皆仍舊耳。胡傳闇於爲下不倍及述而不作兩義。故謬以一字褒貶誣仲尼耳。豈知褒貶正史中之大義。而去取則出於仲尼哉。試考春秋中之特筆。莫大於天王狩於河陽。晉文公實召王。而孔子爲之解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莫凜於趙盾弑其君夷。臯夷。臯實趙穿所弑。而晉乘誅意以歸盾。魯史從赴告之原文而直書之。孔子爲之印曰。惜也。越境乃免。此非史文不動一字之明徵乎。斯

乃文中取義之最嚴者。而論所取之事。則聖心實注於桓文二公。桓書召陵之盟。文書城濮之戰。此則兵軍會中之重事也。然夫子論九合。必高冠裳於兵車上。辨正譎。必推齊桓於晉文上。則首止之定王世子。葵丘之明王五禁。特書等文。是已。是皆述而不作者也。春秋言作。固孟子之權詞。第取義而曰竊取。無乃過謙乎。曰此見夫子守爲下不倍之矩之篤也。非天子不考文。春秋雖不考天子之文。

孟義訂測卷四

四八

亦嫌於考一國之文也。又文中所載大都天子之事。一切會盟戰伐。如公及齊侯等。盟於召陵。公及晉侯等。戰於城濮之類。特借魯公以重魯史。而隱含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在其中。且嚴於誅亂賊之臣子。而寬於誅受弑之君父。大一統於天下爲家之子孫。而不追大道於天下爲公之子孫。不但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予奪之權。亦握百千年後師道是非之權。雖曰義從魯史中取。而取出卽成世

訓苟非無忌憚之小人孰敢倍諸苟非不踰矩之聖人孰能援諸此知我罪我之所以竝在此書也安得不謙曰竊蓋聖人之小心畏義如此作春秋傳者乃誣聖人改周正朔謂之何哉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訂釋此章君子小人以位言也然則孔子之澤君子乎小人乎曰君子也仲尼爲魯司寇

孟義訂測

卷四

四九

非無位之小人也味五世而斬兩句必是將斬未斬時語孟子蓋以去孔子未及五世自幸也朱子既考其世孔子歿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便知孟子之沾孔澤不在三世必在四世矣私淑句註亦欠察

通義世儒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子思從曾子受業此以孔子之統曾子當一傳之門人子思當再傳之門人也揆以此章世澤之語

大謬按史記家語孔子以六十八自衛反魯子思年已二十一矣朝夕五年而兩楹乃奠伯魚既逝子思朝夕祖庭五年謂非孔子親傳之門人可乎考傳記曾子非長子思一年

則與子思同庚而稍長耳業不從孔子受乃從曾子受乎以是知洙泗之流澤卽子思便是一世蓋子思非私淑於乃祖者也孔子歿子思年已二十六歲距孟子生時亦近百年然則史所傳受業子思之門人或係門人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之門人未可知也若親受業於子思之門而乃曰私淑諸人則孟子乃倍師之尤者何以責陳良之徒陳相哉七篇中述有中庸明善誠身一段而不露子思姓氏却於曾子之守身事親自反守約一語孜孜焉吾故又疑其所私淑者尚未必子思之門人乃曾子之門人也子思承祖志兄事曾子允亦師也故曾子與有師道此必以一貫之學曾子先有聞於歸魯之先而天人二道之妙蘊乾坤二元



之絕學。子思從歸魯刪述時。方有聞。雖曰青出於藍而深於藍。然曾子不失爲子思之先達。而可當其兄事者也。第觀記中曾子雖名呼伋。而子思亦以水漿三日之規進。易簣之時。有樂正子春而無子思。則子思必非曾子門人。而孟子之所私淑。亦可推已。此係孔澤淵源之大關要處。故不嫌於一辨。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訂釋註確

孟義訂測 卷四

五十二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反。夫夫尹之夫。聲去聲。

訂釋此章子濯孺子與庾公之斯事。出左傳所紀。與此不同。吾疑孟子所傳未確。特爲比。

孟義訂測 卷四

五十三

之匪人作戒耳。朱註得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齊側。皆反。

訂釋惡人。近有直以作惡訓者。亦無大害。不如醜貌之訓爲長。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曰。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測義此章故字當以易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中庸溫故之義炤之，故猶言舊物，即釋門所謂本來面目也。註訓曰已然之迹，亦是但語意太滯，朱子純從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上取義，故言已然之迹，如其訓似只炤到孟子所點，被提愛親敬長之初心上，而未炤到孟子所點大人赤子之最初心上，蓋唯大

孟義訂測

卷四

三

人爲赤子時，其心渾是太極初分時故物，而泛言被提之童，則已帶生時許多二五雜揉之氣而來，是習性，非真性，亦不可稱本來之故物矣。其所謂故，又不離當下一念，當下一毫無所矯揉，即所謂利也。言性以故，言故以利，此孟子道性善之根由，若非見得被提愛敬之心，合於大人赤子之初心處，何敢決定性善一說，以破衆說。試看下文追到千歲之日至處，正與從被提之初心追到大人赤子

之最初心處相通也。然又當知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孟子道性善善字已說到人生而靜以上，猶屬大人赤子之最初心處，而大人根同天地，未爲赤子時之面目，生陰生陽，陰陽仍復相繼，此方是乾元統天之故物，如反到人生而靜以上，當云一陰一陽繼善以上，不容說，說到性所從生，便是無極而太極也。孔子真見之，而聖若未見，故但言性相近，而不辨人物之幾希。孟子影見之，而儼若有見。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故開口便道性善，而不道及人物未分之前，幾希何在。宋儒高者，猶追到孟子所訓赤子之心，其次則但見被提之心之面目，而於大人爲赤子時之面目，隔一層矣。其故何也。宋儒學脈，妙在靜時，看喜怒哀樂之未發，作何氣象，善悟者，豈不追到人生而靜以上，而心非大人，則未發時，隱然猶有意根在也。有意根，便有我相，人與天地，不合體矣。故人生而靜以上，尚容說天命繼善，而上不容說淵淵

哉浩浩哉

易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孟子言性以善。正是乾元始坤元之性。其言故以利。卽元亨利貞之利也。理學家講到此章。幾愈研而性愈晦。則由未炤赤子孩提之幾希處。而於乾元之分合於坤元處。尤恍惚也。故自子思而後。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脉荒矣。孟子庶乎卓爾而欲從之。實驗於此章之言。故言利處。學者欲認坤元。是吾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家之故物尚易。欲認乾元。是吾家之故物甚難。乾雖大父。實則乾元。父而坤元子也。言坤元。則人之性。必與禽獸之性幾希。言乾元。則大人與赤子一。赤子與孩提一。孩提又與禽獸之本來一。此本來者。函在人物方寸間。非造位乾元之大人。必不知其最初降本之所。以合而分。最後流末之所以分而合也。由迷入悟之初。則故者以利爲本一句。真是見性之要訣。故宗門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與

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兩偈恰與孟子之

言性合。而其間亦有幾希處。空門迪初幾之。易染塵者。其利處在三綱五常之外。儒門迪上根之。不厭塵者。其利處在三綱五常之中。中人見性未透。故多厭庸德而欲超悟。欣厭之中。濫亦生焉。豈知儒祖實以願力立行起解絕之榜。度二地以上之聖人。而亦不遺小凡禪祖。却以願力立轉凡入聖之榜。度初地而下之賢人。而亦不遺上聖。及其至則一也。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究其以利爲本。則一而已矣。出塵之利似速。而證未必不遲。入塵之利若遲。而證未必不速。此非上智之士莫鏡焉。孟子於乾坤真元。吾亦不敢信其微否。而其提出故字利字。又推禹之行水。千歲之日。至以徵之。其見地之非後儒所望也明矣。

孟子稱禹治水之智。必曰行所無事。然則絲堙洪水。是行所有事乎。曰。洪水之初導也。不廢堙。其既堙也。必用導。吾亦未敢臆斷絲之

有事與否。據洪範既曰汨陳其五行則豈無拂水之性。處然不有絲之行。有事安得開禹之行所無事。其極也。亦不坐於治水無功而坐於方命圯族。故不害其可以配郊。

或問邵堯夫之推元會運世實以年月日時之數相乘而得之。非緣孟子千歲日至可坐而致之故乎。曰。然。千歲之日至必無差。而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未必無差。何也。曰。邵子但以日月所照之天下分晝夜以起

孟義訂測 卷四

孟子

歲數而不了於乾元統天之故也。元既統天則天之上豈無天乎。天上之天則日月照臨之所不及矣。其晝夜從何而紀。乃以經世書一元之數局之哉。蓋人間唯四聖所作之易確乎是窮理盡性之書。而邵子之皇極經世亦緯書也已矣。學者智非達天慎毋輕譚大明終始之易道。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

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放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潮音

〔訂釋〕孟子不與驪言。亦孔子直道而行之家法也。孔子耻匿怨而友其人。故孟子法之。然驪特下流中人。非與孟子有怨也。拒之而不交一言。亦若已甚者然。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孟義訂測 卷四

孟子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  
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

訂釋此章仁禮並提。正通魯論克己復禮為  
仁宗旨。義即含在禮中矣。故後章語心之同  
然處曰理也。義也。理即是禮。

孟子訂測 卷四 五九  
測義反仁反禮而至於忠。則無復可以自反

處矣。而橫逆猶是。故目之為妄人等之為禽  
獸而不與之較。亦天則也。孟子直心人也不  
類。後儒之以偷心立巧說。故其言如此。新說  
有云。妄人句。乃設為君子之言。禽獸句。乃孟  
子又轉剥之。而言君子不應以妄人。豈橫逆  
者。君子如有此。則其去禽獸亦何擇也。禽  
獸何難之難。即如字讀。太傷巧。不可從。  
孟子言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最妙。  
然而論到憂不如舜處。不過曰為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而已矣。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  
子說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  
名根。使不從中庸。遯世一脈上起。因名根終  
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在。一朝之患亦在。  
猶為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  
也。然學者必先有鄉人之耻。而後可與論遯  
世不悔之學。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訂測 卷四 六十

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在陋巷孟子曰。禹  
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  
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  
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測義此章兩賢字。不對聖說。乃德行過人之  
通稱也。故聖亦可以賢稱。通詳語孟二書。孔  
子之所賢。孟子之所聖也。炤禹稷伊尹等評。

可見然孔子金稱舜禹巍巍乎有天下而不  
與則禹亦堯舜之儔也漢臣賈捐之曰禹入  
聖域而未優此不過據孔子賢禹稷之一案  
而推敲其辭耳五帝中堯稱神禹亦稱神豈  
有神而不聖者知禹則知稷與顏子矣稷之  
克岐克嶽以起周顏子之用行舍藏以齊孔  
皆聖也孟子特以孔子之聖方之故雖知顏  
子之道同禹稷而願學則姑舍是耳此章不  
班禹於舜而班禹於后稷顏子則神禹亦非

孟義訂測 卷四

空

孟子之所願學者也蓋從宰我賢孔子於堯  
舜之斷案來而猶未信千聖之龍德無首或  
隱或顯時實乘之其優劣豈凡心之所能測  
宋儒稱孟子善用易愚尚未之敢許然而知  
禹稷顏子之易地皆然則真見顏子所性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所以然矣

以同室鄉人之聞喻禹稷顏子之當救與否  
義則正矣而猶未盡顏子之心凡龍德之聖  
人未有不以救盡天下萬世衆生爲結局者

孔子所以不暇暖道窮猶思狂簡之士以  
以斯文開後學也道果同入乾元性海中不  
問行與藏皆有可以贊神明而極飢溺處但  
無出位違時之理耳程子曰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焉得之此亦時乘中之一義也  
論到顏子之所以樂盡在無施無伐使門人  
日親之功用中蓋孔子之顯功在萬世則顏  
子之隱功亦在萬世矣孟子徹見禹稷顏子  
之無我心故不以三過不入之憂掩顏子陋

孟義訂測 卷四

空

巷不改之樂而曰同道見則卓矣似猶未窺  
其道岸同登結束處則其造詣終讓顏子一  
肩也

○公都子曰往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  
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色則  
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  
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

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狼胡懸反。未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扶大音。責善朋友之道也。

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

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

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是則章子已矣。大音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

測義章中言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先子

而後父，蓋責善起於子也。然則匡章之過亦

大矣。而孟子之所以不棄匡章處，亦不專以

孟義訂測 卷四 六

其無世俗之五不孝，有出妻屏子之深悔而

已，尚有可原之實在。據史秦假道以攻齊，齊

威王使章將而應之。章僞與秦交和，而即擊

之。秦軍大敗，威王謂左右曰：「章子之母，啟得

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

將也，勉之。」及章子全兵而還，勸以更塋，則對

曰：「臣非不能更塋，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

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塋母，是欺死父

也。故不敢。威王高其節而諒其心，曰：「爲人子

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及宣王

因燕人之亂，令章將五都之兵伐之，遂大勝。

燕。章子有此實行，孟子安得因通國不孝之

稱而絕之也？齊稷下多橫議之士，求全之毀

豈獨一章子哉？又考其對梁惠王言惠施事，

則以無耕害稼阻之，則其不大滿於孟子之

無事而食可知。然亦不以陳仲子之苦節而

自絕於孟子之禮貌。此又可見其以古道相

孚，而非以俗情相徇者也。

孟義訂測 卷四 六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

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

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

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

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去聲。子思居

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

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

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測義〕蓋自兩楹莫後。孔子之道益尊。從遊之賢一出便樹師道。子貢猶以結駟寄迹于儒賈間。子夏竟受西河之師禮。曾子最稱守約。從遊七十人。亦有爲之館穀者矣。此與伐木絕糧之遭際何如也。德厚者其流光豈不信哉。

子思居衛而有齊寇。則守之。居魯而亟問。亟餽鼎肉。則辭之。何其親於他國而疎於宗國也。此賓師與臣之別也。春秋之世。士無常君。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故君子不輕以身委人。既委。則又不愛其成。此曾子子思所以同道也。

師兼父兄之稱。則事之亦有隆殺。曾子之師孔子。以父事之者也。子思之師曾子。以兄事之者也。然則隅坐隨行之禮。亦合父兄而一之否。曰。此中當有變格。古人凡年長以倍。必以父事之。十年以長。必以兄事之。齒與德合耶。雖以兄事。躋諸父事之列。何不可。卽德未高而齒在兄事之列耶。則隅坐隨行。古人亦

有以此禮待宗兄之不在師席者。而况踞師之席者乎。惟五年以長。則齒屬肩隨矣。而偶以一藝一行納贄。則隨行之禮不可變。而隅坐之節亦可移。當顧其受益之淺深何如也。蓋師有人。師經師之別。二師中。又有以心師之者。以迹師之者。心師則齒雖肩隨而終身當執父事兄事之禮。迹師則離師之後。禮亦可以義起矣。曾子與子思同道。論其德也。考其世。正所謂年相若。道相似。而子思以祖命

孟義訂測 卷四

五

兄事之。參得以必呼伋。則其終身之不隅坐而必隨行可知矣。若論歸後之造詣。子思得祖傳極透。曾子亦有可以心師子思處。蓋曾與思同修明善誠身之學。曾若上達坤元。思若進坤元之上而達乾元焉。雖曰易地則皆然。吾竊意其道之同處稍有差別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反。〔測義〕王使人瞞夫子。蓋猶有疑之之心在也。

及考孟子在齊始末。宣王雖不盡行其言。而禮貌則有加無替。觀其初致爲臣。則述得侍同朝之喜念。及乎去志難奪。又存授室養士之餘情。其視待諸遊士。迥別矣。何以感之至是。曰。孟子克無欲害人之心。又克無穿窬之心。必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宣王亦足用爲善者也。安得不久而敬之。故君子但患吾德不能感人。何患人心之不古。而感之不應。孟子信孔子賢於堯舜。今言聖與人同。必稱堯舜而不稱孔子者。以是知當時人心之尊孔子。尚在堯舜之下也。

孟義訂測 卷四

六七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鑒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與。墻音悟。施施如字。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測義此章人有疑其非出於孟子之口者。謂乞人不宜有一妻一妾。而求富貴利達之徒。其妻妾未必果羞且泣也。今考戰國之世。人士之醜態儘多。而孟子亦多窮極情僞之論。孟義訂測 卷四 六八

則此紀亦不足異也。註謂章首常有孟子曰字。愚謂當移於由君子觀之句上。蓋此章或係萬章所述。而孟子裁之。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萬章曰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

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孟義訂測卷五

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大音扶恕帝使其子九男

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

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訂釋此篇自舜怨慕章起至百里奚食牛章  
止萬章俱述舊聞孟子亦隨事據理以荅之  
不細辯其真贋然皆聖學窮理中事也不厭  
細心以參之輕信輕疑皆不可而首章係大  
道之行時事尤當深察

孟義訂測卷五

測義舜往于田指歷山之耕也瞽瞍亦有國

之君豈無田土而驅舜耕於歷山何耶曰舜

好士瞽瞍不好士又入囂妻傲子之讒故逐

之遠耕以示辱而舜卒不敢自遠於父母也

故祇載見瞍雖有多士之就而苦心難對人

言則唯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已旻天秋天

也號泣之時正屬秋故云然

註解怨慕二字曰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

尚欠缺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欲慕者皇皇然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以不得其然爲然終疑於怨天怨親

註訓於我何哉句曰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猶未得孟子發公明高之語意竭力以下四句正恕也謂孝子之心必不若是超然以爲我既供子職矣其如父母之不是我愛何哉

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世多疑之然釐降二女於澠汭虞書既有明徵矣唯九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男無所考或以爲九男當作胤男指丹朱一人而言也理或有之多士就舜非貳堯也堯以前之天子多從農中選出堯使胤子受教於聖甥兼受多士之薰陶此在大道之世何足怪而丹朱能閑水行舟非從知小人之依中來者不能也卽帝子不指胤男一人而男中必首丹朱無疑矣故事舜畎畝之說不必疑唯百官必設朝端倉廩必屬公帑而與牛羊同備於畎畝何也堯既以九男二女事舜

亦必有所以司其衣食司其役使者凡司皆官也滕五十里亦稱父兄百官姚墟豈必隘於滕地哉此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也唯所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二端真可疑帝世野無遺賢多士何以不就堯於唐都而就舜於畎畝一疑也舜後受禪尚有納百揆賓四門歷試諸艱之事則所謂將胥遷云者爲平陽遷都乎爲有虞建都乎二疑也曰懷山襄陵之前不可與地平天成之後同論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此亦平成後事矣洪荒之世則民與土皆無定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舜之成聚成邑成都豈曰貳堯堯之將胥遷也則更有說當二女釐降之時鯀未殛禹未舉也安知舜所耕稼陶漁之地多士畢集不尤安於平陽蒲坂哉茅茨土墼之都遷亦易耳堯或偶起遷都之念不可斷其必無然而不果遷者舜舉禹而地平天成有日矣都何用遷據書則四岳

孟義訂測

卷五

四

揚舜之日。瞽瞍已底豫矣。此言爲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者。殆以母罵弟傲之。雖  
格故也。下又言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足  
以解憂。則原舜之心耳。而非實有是事。稽二  
典。旣曰克諧以孝。又曰瞽瞍亦允若。則三十  
徵庸之前已然而況五十在位乎。五十但言  
慕。而不言怨慕。則其父母之齊允若可知。舜  
旣受禪而在位。則象亦可受有庠之封。而二  
親更底豫矣。

孟義訂測 卷五

五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  
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  
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  
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去萬章  
而後六。象曰。讓益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  
父母。王父。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妻。象往入

舜官。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惓惓。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反都禮  
尼與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予旣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孟義訂測 卷五

六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數音許六反  
○測義。舜之不告而娶。前章以爲無後解之。此  
章以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解之。本非二義。  
而原情。則後解更穩。程子以官府治民之私。  
爲言。義則正矣。而又當別論於大道之世。是  
時天子亦起於士庶中。堯必不以天子之尊。  
而廢人間稟命之常禮也。然帝世之法亦重。  
瞽瞍已甚。亦可以君道治之。  
焚廬捨井之事。舜在未登庸前。或有之。而鬱

陶思君臣庶子治等言則必齊東野人之語  
豈有帝女而野夫敢蔑之至此者况釐降之  
時舜之克諧以孝久矣既曰諧則不但頑父  
已革焚廬之心而傲弟亦必革忸怩之面  
程子之訓象憂亦愛象喜亦喜天理人情於  
是爲至果至乎曰未也聖人雖不憶逆而亦  
先覺象果橫逆至此而舜不與較雖曰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何至慰以臣庶子治情乎不  
情乎其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孟義訂測卷五

七

吾恐此言亦非出於孟子之口也出於萬章  
之附會則不可知蓋章之尚論古人不逮公  
孫丑遠甚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  
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  
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  
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  
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敢問或曰  
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  
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  
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  
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測義放象之疑久矣舜得孟子一剖而心迹  
大明矣都建蒲坂弟封有庠接見不嫌於疎

孟義訂測卷五

八

逃乎曰惟天下至誠能盡人性是時羣辟之  
麗友邦冢君久矣舜又不忍奪其地以與象  
也不封諸有庠而誰封且怒不藏怨不畜親  
愛至此無以加矣若欲奪人所愛以徇一弟  
便是小慈者大慈之賊四兇將不服其誅矣  
仁人豈爲之哉

○萬章之誅除苗民逆命外曰共工曰驩兜曰  
鯀皆唐虞間之勳臣也在周禮八議中俱在  
議親議故議貴議功之列而共工以巧言今

色流驪兜以靜言言違放言以方命圯族殛  
帝世法網最寬其不假借猶如此吾是以信  
我 聖祖之誅胡監黨非已甚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  
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感孔子  
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  
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  
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  
孟義訂測卷五 九

狙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  
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朝反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  
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  
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  
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  
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去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  
兄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

測義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言  
固出於齊東野人而其事亦有錯而行之者  
子噲之於子之是也得孟子堯老舜攝一言  
孟義訂測卷五 十一

剖之而禪受之心迹兩白矣操懿莽溫之屬  
猶濫觴於其間其何逃於亂賊之誅秦漢以  
後唯宋祖之不知弟謀而黃袍加身庶有辭  
於孟子耳然孟子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案  
亦何難於太執尚有相土號玄王者受大小  
球於夏后氏之世周有西伯稱文王者膺維  
新命於商辛氏之世此又不可以二日論也  
我 聖祖未驅胡元之日猶然在湯文之  
間後乃直接堯舜如日當天矣

韋賧北面而朝舜。此語出自夷狄則可。齊東野人亦人也。恐亦不當倡此言。咸丘蒙既舉之。則戰國人心之淪於夷狄禽獸必多矣。仲尼所以重感於吳楚之猾夏而有被髮左衽之思也。亦自孟子大孝尊親之案出。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惜乎英主如漢高。不知早尊太公。而待家衆之提撥也。維我聖祖之尊懿祖。其不可及也已矣。世廟當千古繼統繼嗣之變局。禮官議雖少踈。而尊親之

孟義訂測

卷五

十一

大義獨正云。

咸丘蒙所舉古語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從立德之淺深較。而孟子直以舜之能化頑父。謂之父不得而子。則以正己物正之德化論也。尤有至焉者。大人有乘龍御天之德。奚但父不得而子。天亦不得而子。故曰。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其就能與於此哉。堯舜孔子其人也。然三聖猶是御天而非統天。至於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位大哉之乾

元方是天不得而子。盛德之士斯其至矣。其本亦必從舜之得親順親始。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諄之平。諄反。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孟義訂測

卷五

十二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下同。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去聲。堯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過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夫音扶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測義堯實以天下與舜而孟子答萬章之問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權詞乎曰非權也實也天道爲公之世原無以天位私相授受者凡天子必起於臣民推戴中以天下禪受

孟義訂測

卷五

十三

實自堯始也然堯能使胤子之不歸訟乎天下則觀謳歌之不歸館甥乎此則天爲之也在舜則踐堯之迹世已安之安得不以天下傳與而啓賢能承禹道則傳賢又不如傳子矣。上古但有世傳之諸侯焉有世傳之天子哉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亦自禹始也於是放伐之因起矣及乎世無可推戴之諸侯又無可傳之天子而方伯乃攝天子之事以令諸侯而霸功起霸又裂而爲戰國分久必合

而強秦之始稱皇帝西楚之兼稱霸王必相繼而起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子固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不能以天下與天子也是以經世書分天命爲四局一曰正命以三皇當之二曰禪命以二帝當之三曰革命以湯武當之四曰攝命以桓文當之蓋世運之變遷如此獨未炤到攝命後之仍反於正命而正命之相濫於革命則後儒之窺天道未至也。要之孟子天與人與兩言盡矣而近世

孟義訂測

卷五

十四

薛氏人物考之論最嚴觀尚書載堯咨四岳以巽位而自敘在位七十載蓋言耄期倦勤非避難也四岳自言德忝帝位而師錫有鰥在下之虞舜蓋言帝責之難稱而唯有德者斯足以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氣象何如哉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爲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以爲高也後世視居位爲富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上天生民之初意於是操懿莽溫之徒紛紛接跡於天下



而上古之逃隱者斯擅其高矣。

按虞書堯禪舜舜讓於德弗嗣帝曰咎唯汝諧遂以月正元日受終於文祖肆類於上帝則是時既已即真行天子事而巡方獄矣孟子曰堯老舜攝特推尊之詞也此云舜喪堯畢仍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信耶傳訛耶曰此當以意逆之據史堯都平陽舜都蒲坂此實錄也歿後尚嫌踐堯位而遷蒲坂則生前亦何忍居堯宮而宅平陽即承堯志朝諸

孟義訂測

卷五

五

侯於平陽亦必退下一階如周制明堂位中杞宋公下周天子一位而向明無疑矣堯在又無遷營蒲坂之理然則堯喪既畢舜將誰居南河之南去蒲坂不甚遠居於此地一聽天下朝觀訟獄之所適一亦隱示營都蒲坂之有在也畢竟古之天子不從人授者全屬天與其人授者半屬人與舜在天人交與之間故其揖遜之周折如此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孟義訂測

卷五

十六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  
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禮音

測義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此非齊東野人  
之語也蓋有至理寓焉孔子原判唐虞以前  
爲大同之世判三代之英爲少康之世曰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豈非德衰則  
亦圓其義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訂測卷五

十七

與賢與子孟子俱歸諸天最當俗儒但尊三  
代以前之天命而忽三代以後之天命殊非  
孟子論世之衡

稽古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庶人却能以  
諸侯共戴天子此真天與也唯堯之薦舜爲  
天與之中兼人與禹之薦益爲與子之中兼  
與賢方禹德於堯舜之盛既可稱衰則方堯  
舜於義軒以上之盛亦可稱衰乎故非以孔  
子禪繼一義之案裁之不可雖然德非蕩蕩

難名亦難謂古德之不下衰也却又不可以  
世道之升降論德之盛衰純以德論當云堯  
者帝之皇舜者帝之帝禹者王之帝湯武者  
王之王中有文王世則王之伯德則帝之王  
也其義云何曰誠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爲而成帝德也誠之者見則必章動則必變  
爲則必成王德也君道固然師道亦然孔子  
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帝德哉志亦不遺  
小康功亦必仁九合實合伯王之事而裁之

孟兼訂測卷五

十八

孟子欲標爲師後學之法王故僅曰生民未  
有而不曰天子未有亦含隱而未發之意深  
信其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故傷之蓋伊  
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則亦信其德之不衰於  
湯武也然方諸文王孔子之德似亦有間  
人物考按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孔安  
國以爲湯崩踰月太甲卽位皇極經世亦直  
以太甲繼湯史記謂湯太子太丁蚤卒立弟  
外丙外丙卒立弟仲壬蔡沈中曰太甲繼仲

壬而王爲之服三年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  
今考歷年甲子帝王相繼次第年分毫不容  
爽外丙仲壬並未嘗卽位程子曰古人謂歲  
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  
甲差長故立之司馬公稽古錄亦云湯崩太  
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此皆有  
據朱子於孟子趙岐註尚疑而未決豈亦未  
之考歟蓋薛氏之論核矣因言堯時有許由  
虞時有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夏時有卞隨務  
光自後世說者疑其過高往往謂諸子之寓  
言也不知上古之時自非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者鮮不視之爲累性殞命之具不啻  
若懸疣附贅而已故宜其逃死而不受也不  
然箕山至今有許由家潁川盧水之人則尚  
傳隨光之跡豈無自歟史遷高其義而惜其  
文辭不少舉見噫亦何必以文辭爲哉愚謂  
此論尤正然則許由卽四岳之說或亦非誣  
也舜舉而許由辭位如堯之禪舜而退處幽

城當亢龍之位宜然耳謂其視君位爲累性  
殞命之具亦未必然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湯使人

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高反

孟義訂測 卷五 二十一

又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

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

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音納說音悅吾未聞枉已

而正人者世混靡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矣伊尹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  
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測義考史傳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則以鼎  
俎滋味遇湯之事亦非誣而孟子以耕莘受  
聘掃之何也曰史不遺其細節而孟子專撮  
其大節也以意逆之成湯立賢無方之主也  
媵臣中有一德之元聖豈不以異數旌而用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之故仍反諸有莘隆以三聘而拔之爲阿衡  
書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正旌其相遇以堯  
舜之道不以割烹也而跡其初則與桓公之  
迎管仲三豎三浴而尊爲仲父一間耳蓋上  
古至人備有起自微賤不顯其光以修難忍  
能忍之行者不獨一尹也尹特遇湯而顯耳  
再考其五處湯桀之迹初意原以忠湯者忠  
桀遠聞醉人言不善而就善之歌乃輸誠告  
桀曰天命之下有日矣桀拒之曰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亦亡矣尹乃復歸於亳  
桀是時尚能起九夷之師尹猶勸湯貢桀及  
九夷之師不起而始從湯伐桀放諸南巢其  
相湯有答三公九卿失夫列士之語曰三公  
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  
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  
此非身備此四善而能出此言乎宜其以天  
民先覺自任也孟子以樂堯舜之大道而掩  
其割烹遇主之小節宜矣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知覺二字朱子以理之當然屬知理之所以  
然屬覺此淺知而深覺也而近儒反之謂覺  
次於知尹旣自任與湯咸有一德此必以天  
民之先知讓湯故以天民之先覺自處也自  
任中亦含遜君意焉得之然則先知其生而  
知之之天縱者先覺其學而知之之達天者  
歟

或問伊尹之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孟子之所  
深諒也伊尹之割烹遇湯起自媵臣而不謂

之辱已。孟子之所不能諒也。然則孟子與伊尹孰賢。曰。孟子亦既自道矣。曰。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若從無我無人之仁體上論。竊意孟子之不及伊尹多矣。然則尹之德遂與孔子齊否。曰。此非吾儕所能臆斷也。學者不透乾坤二元之幾微。而議龍德聖人之優劣。便是妄。伊尹大類普賢。行門吾猶未敢便信。孟子之毫無我相也。或曰。伊尹放桀放太甲。皆險行也。學者自信得過。亦可以行辱已正。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天下之事乎。曰。此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在今日。亦不但有其志。必也一介不取。千駟弗視之心。見諒於天下。而後可論及於此。然則不如學孟子之不枉已以正人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瘠環於齊。主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瘠環字又音孽。孔子不悅於魯。魯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聲要平。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測義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事。是亦不必爲孔子深辨。孔子主顏讐由。其因以子路娶衛顏氏。故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假令顏仇由不在。而彌子在。則暫主其家。有何不可。而南子可以見。則侍人亦可以不絕。且陳衛之間。常主自有。蘧伯玉與司城貞子矣。孟子遂以無義無命斷孔子。必不主其家。此亦充已不與驩言之類。而隘孔子也。然而稽防後學之失身。則密甚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音同。百里奚。虞人也。晉人。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百里奚不諫求勿反知虞公之不可  
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  
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  
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  
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

孟義訂測卷五

三五

測義百里奚自鬻之事固誣五羊之皮食牛  
之事則非誣也孟子亦力爲之辯豈卽孔子  
仁管仲之意耶然五伯桓文爲盛百里奚仁  
天下之功不如管仲亦遠矣於管仲尚恥之  
不爲而於不里奚則賢之之甚何也豈非孔  
子尊周室孟子不尊周室孔子夷秦楚孟子  
不夷秦楚故其抑揚稍別也考諸文獻百里  
奚雖伯秦其功行必在管仲之下孟子或未  
之深察耳惟奚之橫受世誣實有當爲之辯

右史載其少時流落不偶之齊齊不用之周  
周不用又轉而之他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  
秦爲潯婦與奚相失奚歸事虞公爲大夫晉  
獻公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約奚共諫奚  
曰公蓋不可與言者也晉遂滅虞虢虞公及  
奚以歸會晉穆姬嫁秦將以爲勝奚恥之亡  
秦走宛爲秦楚鄙人所執穆公聞其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與乃詭稱奚爲勝臣請以五  
羖羊皮贖之楚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

孟義訂測卷五

五六

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然則五羖  
食牛之事委有因而誣以自鬻於秦養牲者  
之家君子則當聞其幽者也其中又有可疑  
者據其妻有屢屨之歌則五羊皮似潯婦初  
別適秦時事而據莊書又曰百里奚爵祿不  
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  
之政則食牛似在羖皮贖歸之後與前所紀  
一釋其囚而遂相之之語不合未知孰核然  
而五羊食牛之非盡誣也明矣豈孟子遊齊

梁未嘗遊秦所聞亦有未核處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吾於孟子不無遺憾云薛氏  
曰孟子尊王賤伯故斥桓文而陋管晏不少  
假借獨於百里奚反覆稱其賢智夫奚誠智  
且賢矣豈出管晏右哉蓋深惡夫好事者之  
誣之也又曰百里奚功名之士也官之奇忠  
信之人也虞納晉璧而有諫有不諫亦各從  
其志也奚豈必賢於奇哉可謂知言

萬章章句下章九

孟義訂測卷五

二十七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  
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  
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治法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亮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  
我雖袒裋裸程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  
仕孔子也歷先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

孟義訂測卷五

二十八

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  
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  
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  
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法

測義或問孟子既尊孔子爲生民未有而微  
以宰我賢於堯舜之評又言禹稷顏淵同道  
禹者三王之首顏則孟子之姑舍是而專學

孔子者也。然則易不言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而僅言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曰此正孟子引而未發之意也。孟子既知聖人之上。有神人。必謂神者至聖之稱也。伯夷聖之清。則凡古聖之依中庸以遜世者。豈非清中之至聖。伊尹聖之任。則凡古聖之依中庸以用世者。豈非任中之至聖。柳下惠聖之和。則凡古聖之依中庸以混世者。豈非和中之至聖。然惟孔子以時中成聖。是以出聖人之類耳。況斯言也。則如後世所尊三教之祖。迦文便是清聖之至。帝堯便是任聖之至。老聃便是和聖之至。而孔子亦可班於其中矣。以照孔子之不敢自聖。而兼志唐虞三代之英。皆曰有志未逮。無乃相睽耶。曰孟子之論世論聖。雖皆宗於孔子。而見地迥殊矣。孟子論世。但從大道之行。以下論起。而孔子直從大道。以上追太古也。故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孟子論聖。但從立書契之

後論起。而孔子直從繩未結。卦未畫之先。追無始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故謂孔子之上達達乾元。孟子之上達達坤元。其幾在此。達乾元。故見乾龍之无首。而唯時所乘便是首。達坤元。故見坤龍之有首。而生民之首。唯一孔。此義未易言也。今且究聖字命名之義。則思過半矣。聖字合耳口王三字而成體者也。王者尊無二上之稱。舉耳則該目。舉口則該鼻舌。而身意亦攝其中耳。口之王。蓋指聰明絕世也。以聰明絕世聖孔。則文王既歿。天下寧有兩孔子哉。必曰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吾又不敢誣文王以前之無大聖人。特無刪述之六經耳。竊疑孟子猶見孔聖於耳口之王。而未見孔聖於耳口王之外也。莊書有耳視目聽。與視聽不用耳目之說。世咸怪之。而豈測其含有乾元坤元之妙用在。乾元用九之極。則天性超形色以還元。而六根可以互用。豈非目視而耳聽乎。坤



達以乾元之入終則形色合天性以爲用而六根亦返其元豈非視聽不用耳目者乎用九之極是白知化育之至誠達於乾元果海佛氏名爲圓覺用六之極是曰贊化育之至誠達於乾元因海佛氏名爲始覺孟子成章之達其達於始覺者歟若孔子則真乾元果海中也此義在周程以後難研愚於孟子聖智二義有感而得其朕焉蓋其起我也深矣

孟義訂測 卷五

三十一

孟子以仕止久速稱孔子爲聖之時以聖之時集清任和之大成昔人辨之詳矣獨其集大成處蔽於智聖二字而其譬智聖又蔽以巧力二字自宋及今鉅儒猶未深研其幾也試畧言之居恒謂孔門論道必根於周禮賓興三物之教而三物必首六德六德必首於智智與聖是二綱智必合仁聖必合義而後成德中和則其究竟焉世傳是周公所作尚有疑殆之當闕處而竊以爲三物之教又不

孟義訂測 卷五

三十二

起於周公而起於文王也詩頌文王作人之盛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德非六德而何孟子悟得性善之源最清故其所見於德性之成始成終處亦活雖以仁義禮智判定性中四德而到此特點出智聖二德出來此非悟幾圓活不至此蓋六德之所自來難言已就六德而提其綱則智聖足以攝之智者聖之體體中起用必竅於仁故仁合智而成德體元長善之謂仁仁亦難乎遽熟仁熟而聖亦成矣大而化之之聖聖以此也聖者智之用用中歸體必和於義故義合聖而成德精義入神之謂聖義亦難乎極精精極而智可與窮神矣聖而不可知之之神神以此也智聖備而中和之德亦成矣中和又智聖合德之總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便是智仁合德之究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和便是聖義合德之究竟括六德於仁義禮智四德又括四德於智聖二德狀德性之全體



大用始無遺蘊矣。末又以射之巧力究聖之必本於智焉。此攝用歸體之義也。孟子見道聞學至此。真上繼曾思而高出程朱以下數等矣。然而未達孔顏一肩者何在。其在聖而不可知之之神境乎。神境本從智境中入。孟子殆欲從而末由。

先儒雖許孟子善用易而吾未之敢信。爲於用九用六處未徹也。獨以巧力二義譬聖智。不可謂非精義入神之談。實以析其幾暗通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於乾元坤元二蘊也。何哉。曰。人有聖於乾元者。此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之之聖人。而孟子則以爲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人也。聖不可知。非聖於乾元而何。人有聖於坤元者。此孔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之仁人。而孟子卽以爲大而化之之聖人也。大而能化。非聖於坤元而何。聖人既下神人一等。則猶非至聖。是以與智並稱。而於樂則分始條理。終條理於射。則以至譬力中譬巧。見得時中之至

聖與天相通。全從智體巧妙中來也。蓋亦窺到神境卽是智境。聖而不可知之之處。卽是智仁合體。天下一人之歸元處。而竊疑孟學見雖到此。猶未必透歸元之究竟。作何狀。用九羣龍之无首。作何狀。此其與孔子上達隔一層也。然而巧力二譬。則暗合於乾九三之傳文焉。傳文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幾非巧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義非力乎。然而至之終之之間。尚有幾微在。孔子其中乾元

孟義訂測

卷五

三

之的。而力亦至者乎。孟子與夷尹惠三子。其中坤元之的。而力各至者乎。三聖中。唯尹有一德。或者當另具一隻眼。若孟子可謂望乾元而至坤元矣。其所以歉於大成之聖也何。蓋自覺作聖有餘力。非冉求之不足者。倫而入神窮神之巧處。視孔子不足耳。然則孔子發皆中的乎。曰。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寧有不中之的。倘亦有力未至時否。曰。小子不知也。以理揆之。乾元之的。易中而難

至爲其立於先天之上、不落識田故、坤元之  
的難中而易至、爲其立於後天之中、不離方  
寸故、故孔子既提子貢以多學而識矣、而復  
掃之曰、予一以貫之、識者、坤元也、貫者、乾元  
也、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時命中之  
的、寧有一矢不向乾元中心者、而猶望有窮  
神知化之聖的在、故曰、聖則我不能、以是知  
孔子上達乾元之九、猶未敢自信其已至也、  
的的皆至乾元、必也過從心、以往乎、學者果

孟義訂測 卷五

三五

至坤元之的、亦與至乾元、思過半矣、

孟子之見道、卓爾哉、吾今細釋智巧聖力之  
義、而信其已過朝聞夕死之關也、然則入室  
同於顏子乎、曰、未也、其在堂室之間、勢、宗廟  
之尸神猶在望、而百官之踰濟、已同班也、然  
則何以知其上達之、僅達坤元、未達乾元也、  
曰、正以在堂室之間故、蓋乾元者、坤元之敦  
化於大德者也、故爲聖人之室、坤元者、乾元  
之川流於小德者也、故爲聖人之堂、大丈夫

同位天地之間、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謂  
之乾元之堂、不可而同行異情、不獨未至於  
聖者爲然、凡入聖而未優者亦然也、揆其中  
果無一毫、我心習氣之潛伏乎、合堂室而乾  
元之矣、如其光明正大同流、而有一毫雄心  
習氣之隱含乎、則雖乾元其堂、而坤元其室  
矣、坤元亦在上達一路、坤元一沮、而識神用  
事、則下達者孔多、先儒稱孟子學已到至處、  
而嫌其尚有英氣在、識未盡也、此所以在堂

孟義訂測 卷五

三五

室之間也、然則孔子之上達乾元、堂室在何  
年、曰、難言哉、孔子聖由天縱、故曰、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而智似遜於堯之如神、則生知之  
量猶未滿、故曰、好古敏以求之、亦可譬善射  
者之優於力、而微憾於巧也、當十五志學時、  
則巧機動而力亦隨之、是時已全具聖體、胸  
無分毫染污、天下一人、萬古一息、是其本來  
性天也、特聖力未充耳、一進而立、再進而不  
惑、力漸充矣、聖力充、則智巧愈充、至於五十

而知天命則巧運而力不運之始也。漸到耳順從心上達乾元而巧力兩泯於無用則可與再造坤元矣。然吾但信其足造位乾元之力而不敢信其足再造坤元之巧者何爲其猶有過此之神化在也。孟子若非見道卓爾久過朝聞夕可之關何能形容孔學聖智及此總之聖學莫要於知天命知天命者轉凡成聖之終由聖入神之始也其道貫聖學窮理盡性至命三妙而一之中庸篇曰思知人

孟義訂測卷五

三七

不可以不知天。天者性命之統宗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非知性何由盡性。性盡而後命可至。非知命何由至命。故見性者知天之始。大智之因也。至命者知天之終。至聖之果也。知天二字可貫乎知性盡性知命至命之始終而命既至則知亦無所用矣。乃是元初一太極也。前借內典始覺圓覺之說以證聖學端爲知天之知。儒多未辨其在朝聞夕可前朝聞夕可後故研之而孔孟知天之等級較然

矣。此理非中人以上莫與窮。窮理而匪其人失言也。失言亦必失人。人尚未知敢言知天。愚於茲內訟久矣。海內亦有量此苦心者否。○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反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孟義訂測卷五

三八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平聲

〔訂釋〕孟子所聞周室爵祿之制委大畧也其詳似在劉歆所傳之周禮中而說者多疑是書非周公之書也今按此書必非後儒所能杜撰者匪孔壁之刪餘如汲冢周書等類卽

孟義訂測卷五

三元

漢府流來之逸書如賈逵石經大學等類耳作必緣於周公但不知何以獨闕冬官司徒一典而以考工記補之則近於僞矣卽非僞今亦不可盡行闕殆可也若據孟子所聞不但畧而已矣尚有迂闊在如王都受田之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恐非王畿所能辦也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原自道之○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來去聲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音費秘般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文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孟義訂測卷五

早

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訂釋〕註簡當

測義費季氏之私邑也三桓盛時安得有惠公爲之君此必季氏滅後事也記曰大夫強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以仕也。

訂釋萬章凡有問不及公孫丑之有含蓄獨此章問意不淺故孟子之答亦論到孔聖辭受出處之精細處。

測義註謂兩却之其一疑衍非也問意原以再却爲不恭也蓋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然初却必有婉辭再却則決矣故尊者揣卑幼者之不義其賜也。

孟義訂測卷五

四三

註中斷商受至爲烈十四字爲衍亦非也孟子蓋言殷受夏周受殷亦以戰伐得之近於殺越唯其當於道義所不辭也故于今爲烈若貨從禦得則傷義甚矣如之何其受之其間謂有斷簡或闕文良是。

萬章推敲於辭却心却之間心亦有疑於孟子之不受齊祿而頻受齊賜豈無不義之取在其中故孟子取重於孔子交以道接以禮又問及諸侯之取民猶禦而孟子則以比今

諸侯或誅或教爲詰辭意亦重何爲其然也。

蓋問者答者皆不指加賦之小苛上爲戰國諸侯之猶禦如晉楚二大國則并人國而田之如齊梁韓趙四中國則壤君土而國之此王法之所當誅者而士君子居其國未免受其賜故皆充類而有此辭也充類至義之盡非充不義之類以至於義然後取之盡耳孔子獵較是宰中都時事先薄正祭器是攝相時事故

孟義訂測卷五

四四

於答事道上及之蓋宰猶聽政於大夫而攝相則身從大夫之政矣此時非道之事而誰事也考孔子仕魯七歷年所而一攝相事則會齊夾谷歸魯侵地受女樂而以膳肉行其年耳是仕魯之目長而見行可之日短也此後居陳將三年而還衛居衛復三年而反魯故曰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孔子於季桓子爲見行可之仕不言魯定公而言季桓子權詞也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

於衛孝公爲公養之仕則道其實也仕以道故不爲三年之淹以際可公養則淹過三年何害而去志卒不可奪也此又何故曰孔子之周流列國畢竟爲道而不爲貧也古人唯於宗國有爲貧之仕不然則必宗國喪亡而寄食於他國者耳若以爲道之念起以爲貧之念終則真鄙哉硜硜乎小人而已矣

朱註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今考其世殊不必疑蓋必出公歿後衛人憫其

孟義訂測

卷五

尊祖命避父爭之一段苦心而追之曰孝也拒父何以謚孝曰以純孝裁之則穀梁之以拒父爲尊祖誠過當而國人亦有原輒之心者爲蒯賸之得罪於父著輒但得罪於父而不得罪於祖尚微也况尊祖亦孝道中一大事而當趙鞅納賸之時輒實不敢以兵拒之但聽強隣大將石曼姑帥師圍戚而已一聞孔悝受劫子路受醢慨然以身爲亡人第遺子問子貢之日後有國與否而已此豈良心

喪盡者槩以無父之誅亦苛孔子之就其公養也有以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爲貧者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聲惡乎宜乎

抱關擊柝惡乎聲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

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位卑而言高罪也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

孟義訂測

卷五

訂釋史記孔子年二十一而爲委吏繼爲乘

田皆母顏氏未喪時事亦季平子未逐昭公

時事其時委以祿仕不以道仕所以但言會

計當牛羊茁而不言國政者戒于位卑而言

高也其時即可求宰中都而不遽求宰中都

者則恥于立人本朝而道不行也此章之大

旨如此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

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孟義訂測

卷五

四十一

可謂悅賢乎？謂去聲下同標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如？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問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妻之，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好女字訂釋：民者，寄也。非吾室而久居之，非吾粟而久食之，謂以寄公實之，最當古有托妻

子之執友，故諸侯亦托於諸侯耳。

測義：古者士初見諸侯，雖以贊君禮之，畧如友邦使臣，因以餽肉餽粟答其贊士。對使者拜而受之，過此一拜之後，非周粟弗受，非授職弗召，非仕非周，無常職而賜於上，在士則既嫌以寄公自處，在君亦嫌於以朝臣待士矣。故曰：不恭。

繆公亟餽肉，勞子思之僕僕，亟拜，固非養賢之道。子思似可婉辭以却之，何至標使於大門之外，而出犬馬畜伋之矢言不已，太激

孟義訂測

卷五

四十一

乎？吾始以中庸居下不倍，默足以容，二義參之，而疑其無是事，繼乃以老萊子規諷子思事君一事參之，而信其亦有此理也。在孟子則尚有論世之智，寓其間而觴一濫，則必爲子夏之徒。田子方途遇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驕人。」

魯繆公之有國也，始相公儀子，公儀子最賢。子思之標使而身安，俄而爲臣，又俄而作相。



公儀子必爲之左右焉。故曰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意者標使後臺。無餽而廩庖之繼粟繼肉至矣。此必子思一標之力也。當子思將相繆公之初。老萊子嘗問其何以相。君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斯矩也。正尼祖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家法也。而老萊子於矩外規之。曰。子性不可順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有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求事君者。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死亡。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又以齒剛易敝。舌柔常存規之。而子思對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即其既爲臣之不肯爲舌。則其未爲臣之。不憚爲齒可知也。故標使一事雖近激。吾不敢疑孟子之誣子思。獨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何獨於爲士爲臣之介限。大似舍孔子而學子思也者。孔子爲魯司寇。君命召。不待駕。雖曰以其官召之。而其

仕之初則不聞待定公之就見。亦不聞魯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孔子之爲士守道。豈反在乃孫下哉。而孟子却籍口於子思也。噫。此其追古更遠矣。大道爲公之帝世。蓋以師臣爲盛節。次則賓臣者。王堯之養舜於畎畝。實倡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望。皆由此矩。厥後二氏徒盛。漸起無天無地。無君無親之異端士。雜於高尚士中。有如齊華士之自負天子之不得臣。諸侯之不得友者。以陰壞世法。於是周公之六典八則。及三物教士五刑防民之律。不得不嚴矣。春秋猶周公之禮樂世界也。孰敢有爲華士者。至戰國之諸侯六卿。以禮士取名分。晉田氏亦以得衆招賢。纂齊秦楚吳越。皆聞其風而效之。是時伯道日下。士氣却養而日高。有德者若賴游士以再振師臣賓臣之古節。有言者則借高士以行其縱人橫人之傾危。子思孟子乃得抗賓師體面於其間。此亦不得已而救時之一

着也。無柰爲傾危之客所混。出其門者。一位再傳。亦不知不覺。濫其觴以啓厭。而逐士坑士之釁作矣。此豈孔孟之教之罪哉。勢使然也。吾茲於蒼生有大憂矣。

孟子舉帝堯之養舜畎畝。以爲王公尊賢之準。此爲戰國諸侯諷則得矣。亦不可執古以御今。今世縱有此遇。士亦當度已德之能受此養如帝舜否。

曰。後舉而加諸上位。此位不指天子之位。卽

孟義訂測

卷五

五十一

微五典。納百揆之位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贊與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薛繆公亟見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與乘皆去聲。名與之與平聲。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旒。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義訂測

卷五

五十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求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訂釋可役不可召之義俱發於前章中。此章

唯義路禮門二句不可以不細究蓋孔子心不踰之矩在此

則義且君之欲見士也何爲也哉孟子之詰辭也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之答辭也若以師臣賓臣之義參之則天下之不可召者莫如師而孟子若以多聞偏稱賢也者殆下師一等而屬賓矣何歟曰唯帝世憲老而不乞言其重專在賢三王亦憲亦乞其重亦在多聞孟子以多聞稱師爲戰國諸侯發也

孟義訂測

卷五

五十三

多聞尚稱師則賢中之在憲老倫者不待言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彼此皆以善之善乎一鄉者言也不從衆寡上說一

國天下之善士皆然唯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指萬世之善士不囿於一世者說雖曰誦詩讀書又論其世而世實未易論也敢以一幾研之學達坤元能以乾元之大終者爲天下之善士學達乾元見群龍之無首者爲萬世之善士然則孟子善天下而不善萬世者乎曰孟子亦進於萬世善士格中矣而量猶未滿正爲其見坤龍之有首而不見乾龍之無首也由孔子邇及文王

孟義訂測

卷五

五十四

以上若堯舜若義軒等則皆无首之乾龍矣皆滿萬世善士之量乎曰然哉尚有至善之源頭出於量非量之上則邵子之所謂非惟吾不得而知之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堪痛枵心儒者一入狂禪狂玄滅裂之論反卑孔矩而北面二氏之流徒云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測義。蓋齊宣聞孟子貴戚易位之言。勃然變色。而孟子之曰。王勿異也。此正可驗其善養浩然之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亦可驗其足與爲善。戰國之世。諸侯之友匹夫。尚如此不可忽也。然設以孔子而當此問。其答必不如此過嚴。而孟子却是正論。何可

孟義訂測 卷五

五五

不垂之以訓後。但亦非後世所能行耳。註謂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誠然誠然。世儘有訓極正。而後必難執者。卽我聖祖訓中親王治兵臨疆。以問君側之惡出自聖製。則可發自臣下之口。則殺身之道也。孟子敢發此等危言。不但炤齊宣之能容其直。實以去志後決焉。今亦有鹵莽之士。喜於見奇。儼幸於危言危事之

擲者。孟子之罪人也。

光緒庚寅歲冬

甘暘谷覽

孟子卷之五終

孟義訂測 卷五

五五

孟子卷之六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告子章句上

十

上

三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立圓反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太音狀

測義讀告子章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

孟義訂測

卷六

一

論性之宗指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朱子以荀子性惡之說論杞柳以楊子善惡混之說論湍水此亦克類至義之盡而非告子之性宗也告子之性宗千變萬化而不出生之謂性一句不獨告子逃此句不得即孟子以性善標宗黜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亦何嘗離得此句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之認生處別耳孟子之破告

子雖正終不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爲那移不動之語周元公大程夫子以後罕有透此性宗者何以故內典不云乎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性之爲性合涅槃心與差別智而圓之非大賢以上不能知之徹也知尚未能而況盡乎學者當信孟子之闢告子固真詮而告子之於性學亦非陋儒之所能窺也余爲闡幽於此

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夫理也以天理訓性

孟義訂測

卷六

二

亦未確理即義也告子既外義豈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鑒於思慮者爲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爲杞柳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非桮棬初但以義屬桮棬繼亦兼仁說而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何也告子見得仁上唯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爲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

而世儒隨人妍媸以附會於朱註曰告子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則視告子太淺矣唯  
孟子發出順杞柳與戕賊杞柳二辨甚精率  
天下而禍仁義一斷甚確有志於性學者慎  
毋輕易放過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  
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  
無分於東西也端他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亦  
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孟義訂測

卷六

三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求水搏而躍之可使  
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扶音

補各

註釋註云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未免有欠  
察邇言之過而此後却得孟子肯綮玩之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  
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訂釋此章為告子論性之源頭與孟子論人  
與禽獸幾希之大致纔入辨端而不合即止  
不但孟子之意未盡而告子之意亦未盡也  
彼此若皆相持而不肯相下者然有宋鉅儒  
之能研此幾者亦鮮朱註訓生字曰指人物  
之所以知覺運動者最是而謂與近世佛氏  
作用是性之說畧相似則大非吾於國初  
沈內翰續原教論中嘗剖之當以備後覺之

孟義訂測

卷六

四

參求一路當知孟子借白之謂白詰生之謂  
性而告子然之又借白羽白雪白玉三者詰  
白之謂白而告子復然之孟子非不知告子  
之不肯求諸心也欲引之辨入人獸性之幾  
希處耳故即直指而詰之曰然則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可謂中告子食  
色是性一語之頂門針矣告子亦非若世儒  
之偷心好勝者何以不直言相正哉或隱隱  
孟子不無勝心見於辭色故且守其不動心

之本態而彼此未竟其說也遂成千古不了義之公案倘有以意逆志者彼此亦易炤耳註以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一筆勾之則鹵甚矣圈外之補註儘佳然亦斷不足以服告子之心而亦未必能闡孟子之蘊如欲直窮到底則非求端於軋元坤元之易傳不可愚有作用是性之測可以備參而猶恐中人之難與窮也今綴於後

孟義訂測

卷六

五

異見國王語也作者造作用者運用即目視耳聽手持足奔之類禪門論性最活點人亦巧此案正投國王一時之機是以其王當下醒悟若執此言以求性未有不落擬議思惟之鬼窟者又從儒門理路求之殆不當云作用是性當云作用中有箇不作用者是性也在見性之人迎機應物言作用是性亦得言不作用處是性亦得如必執作用是性者則未自未用之時性在何處如必執不作用處

孟義訂測

卷六

六

是性者離着作用性又從何處覓取厥寢全在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二句佛性即真如之謂精魂即識神之謂蓋人身耳目手足等作用固是真如發動處亦是識神流注處是與不是只在迷悟間耳當時孟子與告子爭執性學其機正在於此告子執着生之謂性以為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此亦見得作用是性然而以義為外則見性未真必認精魂為佛性矣是以受孟子之駁孟子亦執性無不善以為性也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此以作用之出自道心者為性然天下亦有習心成性道心不成性之人其人獨無性乎抑或有性而獨不善乎却不如此則心精作用是性而以識不識分別佛性與精魂之義之圖也蓋識得佛性則佛性用事精魂不用事何患作用之不仁義禮智不識佛性則精魂用事佛性不用事雖修仁義禮智之迹亦成賊杞柳以為桮棬耳儒者

乃疑佛氏有作用而無理不亦踈乎晦翁蓋執孟子性善四端之案以裁佛氏語甚不圓而孟子却自有圓性善之案處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所謂幾希何指哉指仁義之心也謂人與禽獸君子與庶民其作用之性並同而性中具有仁義些微種禾及禽獸之獨迷處庶人不能識取而去之則與禽獸何擇焉此亦不識喚作精魂之意也君子獨能識取而存之能行

孟義訂測 卷六

七

仁義亦能由仁義行此亦識得知是佛性之意也孟子之意圓矣尚有未圓者在蓋禽獸中亦有靈於庶民者如鱗鳳龜龍之類賢聖中亦有化身異類行菩薩道者如釋迦因中曾作馬王之類皆是實理豈可謂人物果有幾希之異乎惟以悟不悟存不存別庶民君子之幾希則不易之案也而孟子之見性似但貫到釋經之人人具有佛性皆能作佛去處不貫到釋經之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亦當

成佛去處故恒以君子之性善合庶民不復以庶民之性善合禽獸此亦見性之未圓也子思親得乃祖軋元性命之宗其言性自別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謂人物之性各有當委曲以盡之之處絕不以幾希判人物之性也蓋其見性圓矣果如孟子以幾希判人物之性則亦當云君子之所以異於庶民者幾希聖人之所以異於君子者幾希而後其義始圓不然終是善人性而不善物性非返本於軋元資始時萬物同根之實性也然已識得真如是性識神不是性矣其描出性中仁義禮智四德亦可以補作用是性之遺義蓋作用必合於仁義禮智方喚作佛性不喚作精魂也而沈內翰則謂性只是未發之中仁義禮智是用不是體此論雖爲晦翁而發然其不取孟子之論四德亦可知已以此破人情路則得而論理亦不必如此其膠性中原是

孟義訂測 卷六

八



富有萬德蕩無纖塵雖曰本來無一物而萬理何嘗不具哉晦翁見得性中富有萬德而畧於蕩無纖塵內翰見得性中蕩無纖塵而畧於富有萬德其說不嫌並存唯晦翁執儒見以裁佛所以又受內翰之裁耳然則禪師所點作用之性於釋尊所開三性奚屬曰作用纔觸動時未經分別屬依他起性俄而起念分別屬偏計執性其從未發之中流出便是圓成實性也禪祖所謂佛性正指圓成實

孟義訂測 卷六

九

性其言精魂則合依他偏計而爲言矣偏計執性人人知爲妄性惟依他起性疑於圓成實性謂之隨那識可名爲佛性亦可喚作精魂此狀最難知是以釋尊有偈曰隨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所以不開演者恐迷者執爲實相便是外道所認曲我也蓋此作用之性本依他無明業相而起非是圓成實性然離此而求圓成實性之體更不可得將以爲真耶一成瀑流卽七

識之我相也蓋真如之外無無明將以爲非真耶未起我相卽妙明之直體也蓋無明之外無真如知隨那識非真非不真便知作用亦是性亦不是性其幾總在迷悟間晦翁所見於佛之作用正所謂不識喚作精魂者也禪家已自道破矣內翰則以佛性懷精魂故足以正晦翁之誤而晦菴亦影響照到精魂之疑於佛性處但不宜輕議佛之見地耳試想釋尊於此處尚不輕演而吾儒乃輕判之

孟義訂測 卷六

一

失言之責何辭愚也亦當以此自懺矣在續原

論評中錄出

右按孟子戕賊杞柳之喻過類在山之喻不謂不辭醒矣何以終不能服告子之心只爲性善源頭上分別人情故也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頁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語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

通孔子性相近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尚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敲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薰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

孟義訂測 卷六

十一

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故其說不可易。而其詰辭却難執。據其詰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其意固自有在。而辭則頗近於拙。何可以破生之謂性之案。內典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得謂犬牛之性。非人之性也。告子正見得犬牛與人。同有本來之生性。故以為無善無不善。孟子似以仁義之性專屬人。以食色之性

僞。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然則宇宙間。唯人性為善。而禽獸則有善有不善也。豈知人物同根太極。並無不善之性。降本流末。人可為獸。獸可為人。其性特為一生之形骸所囿耳。毒虺亦當為人。闢提亦當作佛。豈可執一生之幾希。而岐人物之性體哉。莊列家書。亦有程生馬。馬生人之說。孟子似未究及於此。故但論及性善之發端。而未及性善之究竟也。究到蠢動皆有佛性。闢提亦當成佛。而後告子荀楊諸說。不攻自破。惡人雖欲不反於善。亦不可得矣。在從先議中錄出

孟義訂測 卷六

十三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白。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大音扶。

訂釋。告子之論性。儘活。先言食色。後言仁內者。正言愛心之起於內。與食色之性生一也。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卽事親之有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本性生來者。便屬義。是以孟子有戕賊杞柳之鍾。朱註似猶未達其意。其孟義訂測。卷六。十三。

訓曰。馬白人處曰異。於二字疑衍。非也。孟子從曰人身上發辨。故言人與白馬之白有異。與白人之白無異。其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亦非專從年長上辨。長者卽如長馬之長。毫無敬心。長之者。正指長人之長。內起敬心也。此義最難明。而世儒亦多忽之。

測義。玩告子吾弟秦弟吾長楚長之言。正是本分內外之初意。愚謂義外亦不粘定敬長。以此此與聖賢大公順應之學。亦非遠違。

其病根只在此。內外之性德處。毫厘有差耳。竊意孟子嗜炙之辨。亦不足以服其心。則爲孟子內義根原。亦未搜到乾元之無內無外處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十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

孟義訂測。卷六。十四。  
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舅。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庸孟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測義。考孟子同兄仲子。皆孟子之從弟也。魯曰三桓被戮後。孟氏一支竄於鄒。而有孟子與二從弟俱成名以遊齊。其去子思之世。

遠矣。唯其沿孔子之澤未斬，而其昆弟沿獻  
莊二子之澤亦未斬，故武伯之祀或絕，而仲  
季二子猶與孟子奮於鄒。季子則亦講仁義  
之學者也。是以有仁內義外之疑，獨怪其何  
以不疑告子，而反疑孟子。蓋當時之信孟子  
義內者寡，而信告子義外者多矣。公都子真  
是篤信孟子者，故以行吾敬一言剖之。儘當  
然以析義未精，故不能答季子之再駁問。其  
所以未精者何在？曰：論仁義畢竟以中庸性  
孟義訂測 卷六 十五  
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兩言折之，纔是告子  
內仁而外義。孟子合仁義而內之，皆偏詞也。  
然孟子豈不知仁內之必合於外，義外之必  
合於內哉？一時辭意所向，不知不覺其至於  
此耳。此則後儒之所能諒，而當時昆弟之間  
尚不能諒者也。公都子因師兩在位之剖，而  
發嗜炙非外之言，可謂鏡孟子之心法矣。而  
是時亦不能當季子之心，何哉？亦爲孟子於  
仁義大源頭處，未必透根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  
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  
才之罪也。扶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孟義訂測 卷六 十六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  
音聲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訂釋：孟子道性善，此章是其精神透露處。未  
引天生蒸民之詩，精甚矣。然而迥到周易文

言中。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及子思所謂天命之訓。終覺有纖毫之隔在。嗚呼。性善豈易道哉。學者切毋以口耳求之。尤不可逐寡。禪見性空頭語。

剛義。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以易傳。乾元性情推之。情乃性之生機。不滅處也。不專屬動。宋儒不能圓子思中庸之旨。動以情之未發屬性。性之已發屬情。便說煞了。此義自周元公後。無人見得。孟子又曰。若夫爲

孟義訂測 卷六

七

不善。非才之罪也。才者。質也。言人有爲善之才。亦有爲不善之才。爲善本於降衷之初。根性而來。爲不善出於陷溺之後。去性已遠。故不可咎才之爲不善。以掩性之善。今儒者之言曰。性善。故才亦善。亦說煞了。畢竟爲善之根。從乾元一陽初動中來。故無不善。爲不善之根。從坤元兩儀對待中來。故有不善。此義自子思後。無人透得。

公都子亦善於論性者。其首舉告子性無善

無不善之言。豈如今人之標掠性善字頭者。唯於子思天命之性之真源。或未徹耳。而姚江王文成之講大學。則移性以論心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雖對意之有善有惡以徵心。然而心之體。卽性也。濬於告子之論性矣。此亦當以乾坤二道裁之。性有乾元坤元之幾微。心豈無乾道坤道之幾微。無善無惡。從最初乾坤合體之初心說也。乾元一分而入坤道。則善惡之端起矣。陽明曷嘗悖於性善哉。近有詆姚江之學爲異端者。吾徒瞿元立大笑之。以爲近儒慣喜駁倒一名。世以立言惕之哉。

孟義訂測 卷六

十八

與人論性。當勸其宗。生之謂性。此告子之宗也。性本與生俱生。而字義亦從心從生。可謂性非生乎。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以證性善。蓋亦以生爲性也。但告子之所謂生。非孟子之所謂生耳。耳能聽。目能視。心能思。告子之所謂生也。卽食色之性。犬牛與人

之所同也。聽有則視有則思有則孟子之所謂生也。卽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蓋人有真性。有習性。猶物之有本色。有染色。告子以食色爲性之本色。仁義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也。孟子則以仁義爲性之本色。食色爲性之染色。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聲色臭味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其故

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萬善之母也。旣曰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旣曰無善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陽卽有淑慝也。善惡旣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旣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善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卽菩提之義。在儒

根據而不能不勾稽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爲人物之性皆從軀元始耳。故唯釋氏之言性善與孟子最相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其原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此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卽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卽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真性言。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已。蓋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軀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強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箇無極之真而已。曷嘗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



言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含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豈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亦掃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之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

孟義訂測 卷六

三

通書言性，又以剛柔善惡中五字拈之。此合真性與習性而為言者也。習性必還真性，故惡欲其入於善，善欲其入於中，中乃還於太極。故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所謂中，孟子之所謂善也，以善判性，其旨約以中約性，其旨圓。若善字可以說煞，則何不專言以善易惡，而必以至中

為究竟哉。至於中則至善無善矣，至善無善是謂真性。蓋自孟子而後，見性之微，論性之圓，莫如周子。而程伯子固有所受之也。凡此等義，愚先於魯論性相近一節測義畧剖之矣。在續問辨續中摘出

愚前譬仁義為本色，食色為染色，亦就孟子告子所指之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之德性，亦從夙習中修來，即權謂之染色亦可。而取衷於周子易惡至中之說，則染食色而重

孟義訂測 卷六

三

者，必是剛惡柔惡之徒，染仁義而重者，必是剛善柔善之士，易惡為善，染色方漸還於本色，亦必至於中而後本色乃純。若但以仁義禮智為善，則世固有偏於仁而傷義，偏於義而傷仁者，亦皆性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謂孟子之性善也。陽明從真一之心體說，則渾是至善無善之體，故通孟子性善其通處不在仁義二字。告子從染汚之心體說，則仁義必從戕賊而成，故通荀子之性惡



其通處亦不在食色二字。食色之中何嘗不有仁義仁義之中亦何嘗不有食色。本色染色之喻亦屬強名而告子與陽明言意之所在則可以逆志而得之矣。何必瑣瑣於言句上吹求而支離其辨耶。在續問辨中摘出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粃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浮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孟義訂測 卷六

三

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大音扶耨音年耨音憂磽苦交反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音音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音同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

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反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測義孟子形容心害最警切前曰外燂燂者以火銷金之名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正如此。今日陷溺陷溺者以水沒入之名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正如此。玩之玩之孟子學悟性善故能信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不然如上所舉易牙師曠子都之相似亦豈不得同然但只得凡心之同不得聖心之同耳。在師曠亦可謂之聖於音者然聖於音非聖於道雖得其同弗貴也。

孟義訂測 卷六

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

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

孟義訂測

卷六

三

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與平聲

訂釋註儘謹嚴獨於孔子點心處似水大得

孟子引言之意而孟子亦未透到孔子言外

參及孔子言外之旨心即軋元入在方寸中

即坤元着不得虛想

則義宋儒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精語也但猶未昭天地與氣質之分體在何界合體又在何時是以未透天命之謂性一言耳程叔子朱考亭之見地亦然乃孟子則不局於此今日夜氣氣即氣質之氣也此從軋元之本性來乎抑從坤元之識性來乎曰氣分晝夜便從坤元中難採過來但據此夜氣清明之時則不但是坤元之端倪亦是軋元之端倪也

孟子以夜氣提人甚妙蓋凡夫舍此時更無

孟義訂測

卷六

天

即人心而見道心時候無柰晝節梏之久則

夜氣不足以存在聖人全不資於夜氣舉念

莫非天則孔子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之思

又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之學夜氣何所用

之夜氣云者為旦晝梏亡之凡夫提也然學

者未到大賢以上夜氣正是操存之本不可

不養養而無害便是浩然之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此從人心惟危上點

入也下即接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又合

在道心惟微上去。又不但惟危惟微之心爲然。雖惟精惟一之心亦然。然而有出有入。尚屬坤元後天之心。必也無出無入。方是乾元先天之心。而莫知其鄉一句最玄。此惟孔子透到極處。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孟子似入知至至之之域。未入知終終之之域。故嚴提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而止矣。究到無時無鄉之終處。似未卓然。然學者欲識孔子無時無鄉之心。請先事孟子常操不舍之學。說

孟義訂測 卷六

三九

到此處。吾欲將此肝腸剜出與千萬世之仁賢一驗。而未能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且上言暴寒。今人矣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矣。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測義君與臣以善端相提若師友。唯唐虞三代有此風。孰意戰國之時。尚有足用爲善。如齊宣者。能來孟子一暴十寒之惜。可敬哉。世咸疑孟子濶於事情。如論到奕秋善奕處。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此豈近濶之談乎。卽此以誨世之好學者。專心致志果如奕。則何學不成也。

孟義訂測 卷六

三二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也。聲。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一聲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呼故反 蹠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我與。為去聲 與平聲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

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孟義訂測 卷六 三十一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 為之之

如字訂釋此章註精。而末後幾句更緊切。學者立

身正在此處。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喪其心也。舍去聲人有雞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

測義愚每謂孔子于思而後唯孟子之論道

最活。後儒罕及也。如仁義禮智信。孰不可名

人心。而此獨標仁曰心。理義禮。孰不是人路。

而此獨挈義曰路。大有妙趣。此實私淑孔子

而得其髓者也。學者胡可輕放過去。

學者非求放心。不知心之所在。而放心亦難

遽求。即張子厚。猶有定性。未能不動之疑。而

況於初求者乎。予年十八歲時。因激性理中

陳烈靜坐百日。以求放心。故事。猛於此處用

心。心亦暫為清虛。一大諸字盤桓縛定。雖畧

孟義訂測 卷六 三十一

安閑。而無大把捉。踰二年而棄之。又十年而

於耿師講學場中。偶見本來面目。有箇不收

之收處。則豈必操存是收。雖放下亦收矣。然

後乃入日月至場中。而後信張子厚之定性

委雖不動也。或者斯時之求放心。庶不大違

於孟子之初下手也已。懸想四十不動心之

心。不覺瞠乎其後焉。倘有可畏之後生。不

嫌從其性之所近而求之。程子見人靜坐。便

歎其善學。可謂方便法門。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訂釋此章伸無名之指，近戲言，而孟子發之

有深意，蓋發人一點好勝之我心，易而為羞

惡之真心也。下章意同。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

孟義訂測 卷六

三十三

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訂釋意現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

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

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

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

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

師，舍其梧楸，養其棘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 價音賈

棘音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

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訂釋孟子諄諄於飲食之戒者，不但以食色

乃性生之欲，克已當先，實為當時之稱大人

者，縱欲雖無所不至，而病根必從甘食上發

端也。故名為飲食之小人，以辱之。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

孟義訂測 卷六

三十四

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

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測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百世心學之

原也。三教聖人立教之關鍵，盡在此矣。孟子

歿後，觀破此真消息者，甚鮮。儒重有思之思，

禪玄俱重不思之思，而思與不思之間，實有

寂妙悟則得，不悟則不得也。總不逃於孔子咸九四之文言曰：「天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子洞明斯旨，故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雖無不通，不過克滿此心，無思之量耳。」究竟只是當人本來之心。故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近儒又染空宗之見，曰：「三界惟心，此心天亦不能與我。」乃天生地之本，此亦不錯，但在佛口，則爲妙覺真詮。在宗徒，便是合頭狂說。何者？天下未有不入坤元之軋元，亦未有了坤學之軋學也。養氣之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嚴戒於憧憧之思者。心官雖正，吾猶恐資非絕四，亟懲孔子不食不寢之思，而早從事於忘食忘憂之學。學雖成章後達，其達軋元未穩也。蓋君子已悟性善源頭者，猶然而況今之儒者，或沉於義學，或染於禪學，心猶未得其職，而浪言先立乎大，得乎。

孟義訂測

卷六

三五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經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訂釋 玩此篇始知三代盛時，士濡太學之教，

鄉舉里選，故修天爵而人爵自從之，沿及戰

國，太學雖廢，而鄉里之選舉猶存，縱橫亦自

微以至著，故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亦衆，至於

孟義訂測

卷六

三五

遊風盛而勢利狙，則舉世唯知人爵之榮而

已矣。今日士習無乃近之。孟子以得人棄天

爲惑之甚，此猶就良心之未盡喪者言，其曰

終亦必亡，所亡亦指天爵而言也。若如朱註

歸諸人爵，但刺及商鞅李斯一類而下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

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

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音

訂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孟子專言欲貴者何戰國之士貴則不患不富也其欲貴之受用處全在富故下文以膏粱之味實之然以令聞廣譽易文繡亦近於名則以實大聲宏之名君子所不避也似不可不挽孔子遯世一脈以閑之戰國唯秦楚為最強而晉已弱此獨舉趙孟之所貴者晉猶中國之所重也

孟義訂測 卷六

三七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巳矣

訂釋此章若從人心體上說極細然味孟子語意不為梁惠王移民移粟上發則為齊宣王一暴十寒上發故曰與於不仁之甚又曰亦終必亡而已矣此亡字指杯水之仁與上章亡字之指天爵同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稂荑音蹄稂音蒲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黃反夫音扶

訂釋此章仁熟雖從學者克己復禮上說而克復亦多端然又當知孟子所論熟仁工夫全與孔宗相合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熟在此方是穀種若挾子襄之傳大勇於曾子雖從弘毅任穀種來而一失便成蕘蕘之士去黜舍不遠矣孟子研幾及此精矣哉

孟義訂測 卷六

三八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必至於毅毅音古候反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訂釋觀此章然後見孟學全守孔矩所以可為百世法至於從心不踰中之巧妙處則孟子或未達聖人一間而其達亦難對人道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音色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音迎屋廬子不能對曰：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音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音反委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音同施智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音紵

音義

卷六

三九

測義 孔門之教、全重仁禮。孟子似以義易禮、而其所稱規矩之矩、則不敢踰禮教之纖毫也。此章與屋廬禮食禮色之問、答最謹嚴。近儒多走釋玄二窟中、重悟輕修、先從食色場中放鬆、過去、何可以立世教？孟子唯執此為槩柄、故好辨之嫌、雖有之、而於世非小補學者、不可不慎厥初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音勝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音後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卷六

四一

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音去聲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音見現音。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音夫

訂釋 此章當參近儒楊少宰復所之講義。曹交乃篤信好學之士、假館願留、非求道之不篤也。孟子餘師之說、亦非拒之使歸、蓋諒其退後之自能求大路也、更有一隱意在。鄉小國也、非若齊有稷下之能聚士。孟子是時已



從齊梁歸鄒亦但當私淑孔子之歸魯養晦  
藏身於遯世之中庸難諷君以授館養士此  
今世講學之所未察者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  
曰何以言之曰怨盤并音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變同射食亦反大音扶曰凱風

孟義訂測卷六

四十一

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  
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磯音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訂釋當知此章高子之爲詩本正公孫丑之  
問意則深孟子之答則孔門盡性致曲之遺  
旨也朱子智亦及之而註則欠考考詩外傳  
小弁非作於幽王太子宜曰之傳乃國人傷  
尹吉甫男伯奇之履霜中野而作也故詩中

有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等句若太子宜曰爲  
東周之始君其傳安得變此雅以風天下公  
孫丑又安得以凱風七子之不怨母例之然  
則小弁何以得列於小雅曰節彼南山刺師  
尹之詩也既已列於變雅矣則小弁正尹氏  
一家事而何不可雅之有哉孟子析義至於  
愈疏不可磯處則精矣章中談笑涕泣道之  
之道正與道性善之道相同乃導字也讀四  
書者當辨

孟義訂測卷六

四十二

○宋慳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慳反曰先生將  
何之曰吾聞秦楚備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  
所遇焉說音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  
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  
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孟子訂測卷六 四三  
測義君子居是邦必敬其老而尊其賢孟子

稱高子曰叟稱宋慳曰先生蓋不以己之達尊而掩同類中之達尊真先進之風也吾不意大明之世而後生輕侮先進日甚一日豈非孟子之罪人哉

孟子問宋慳何以罷秦楚之構兵慳曰我將言其不利此直心之言也當時不將利害分說明白秦楚曷肯罷兵孟子所以大其志而不可其號者非謂以仁義強聒時王也必別有所觸在跡其自對齊宣亦有以一服八何

以異於鄒敵楚之語曷嘗專言仁義不兼利害今之所言必因班荆談論之間察宋慳全無以仁義與王言之意也故進此規蓋是時亦有可言仁義之君恐慳純以言利失之耳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聲相去聲下同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諸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

孟子訂測卷六 四四  
與年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訂釋註無一字不確學者當信屋廬之體察到此公孫丑之下一人也再觀孟子處戰國其爲人所交幣如此方諸孔子居蔡居葉之遭際大遠矣究其所以見重之由則濡孔子之澤者什之七借遊士之威者亦什之三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  
仁者固如此乎？去聲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去聲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曰：「昔者王

孟義訂測

卷六

四十五

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韓明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  
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韓未嘗觀之  
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sup>韓</sup>必識之。韓曰：「孔子  
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脯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  
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  
衆人固不識也。無之爲去聲

訂釋戰國之士奔名，淳于髡，稷下名士之雄

也。其不滿孟子之意，先已露於手援天下羣  
矣。此則交往既久，道不相謀，而肆意攻擊之  
言也。其心必以古人之道律孟子，大有所不  
足處，然而未窺孟子之深矣。

則義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嫌於事二君乎。  
曰：「湯事桀，故尹事桀，事桀卽事湯也。」豈謂二  
君既事之，何以伐之？曰：「此天吏之萬不得已  
也。湯與尹之心俱苦矣。如言奉天伐暴，則奸  
雄孰不可以天吏自居？此正來世口實。湯之

孟義訂測

卷六

四十六

自負慙德者也。仲虺之誥，道及湯之苦心，曰：「  
肆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蕘，若粟之有秕，小  
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蓋湯桀之不兩立，明  
矣。使湯死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桀俱亡，湯亦  
何愛一身之死？唯天下咸懼湯之死於非辜，  
湯乃不得執匹夫匹婦之諒矣。」故曰：「湯武革  
命，兆乎人而應乎天。」

微罪之罪，註旣不歸君，相亦不歸孔子，但曰：「  
聖人於父用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

欲爲無故而苟去，最是蓋非孟子不能透孔子之心事及此，然淳于髡至此不復辨者，見雖不服孟子，而不能不服孔子。處孔子之聖德，其於先後名實之間，必有當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孟義訂測 卷六 四

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格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孟義訂測 卷六 四

曲防無過繼，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春秋所治反謂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上聲

訂釋註裁而核。

○測義五伯：趙氏以齊桓、晉文當之，丁氏以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當之。今考當

孟義訂測 卷六 四

以丁氏之判爲正。蓋孟子既曰：三王之罪人，不宜單舉周王一代，而宋襄敗泓之後，原不成伯。商頌有常顧既伐，昆吾夏桀，則昆吾之伯于夏世可知。若秦穆楚莊，則又春秋之外，而稱人稱子者也。然則五伯何以獨稱桓文爲盛意者？九合之勳，亦商大彭之所讓者也。樓諸侯以伐諸侯，罪不在伐而在樓。照上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句，則伐者三代盛時之伯，所有樓者三代衰時之伯之

所爲也。若以西伯之事觀之，則伐崇亦密亦未嘗請命於紂。至於湯資三千諸侯以伐桀，武資八百諸侯以勝殷，大似樓諸侯以伐獨夫也者。此又順天應人，時有適然，不可以伯道論也。孟子以犯五禁罪今之諸侯，蓋五禁皆仁義中事，然則五伯尚可以言仁義，而戰國難與言也。諸侯至於難言仁義，則人心日死，而逢君之大夫日盛矣。是以孟子不得不冒迂濶之嫌而陳仁義。

孟義訂測 卷六

四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謂滑釐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饋餼。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當正封。」

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測義：慎子卽莊書所稱慎到，乃禽滑釐之弟子，而滑釐則墨翟之弟子也。墨子兼愛其道，亦可以富國強兵，故唐儒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而禽滑釐乃其徒中之首出者，故孟子正齊伐南陽，而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孟子稽齊魯始封王制，

孟義訂測 卷六

五

以格之。雖本周天子憲章，然恐不能止慎子之役。蓋齊魯二邦之損益，皆非其初矣。仲尼夾谷之會，齊魯歸魯汶陽之田，然則慎子謀取南陽，豈必無辭？孟子亦偶觸一時之不行仁政，而云然耳。意者君不同道，不志於仁，而徒恃一時之詐力以取之，雖得南陽難守也。尚論者到此處，亦毋以辭害意。吾幼嘗疑孟子之闢楊墨爲無謂，今天下曷嘗受楊墨之害哉？何勞孟子之過爲世慮也。

孟義訂測 卷六

五十二

邇乃省及其所以闢之之原。孟子不顯闢當時富國強兵從衡遊說之士而搜其根於楊墨。亦猶孔子不顯誅當時亂臣賊子之徒而搜其根於鄉原也。何以見之。曾欲使慎子為將軍。得孟子勝齊不可之規。而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按莊書有所謂慎到者。即慎子之名。有所謂禽滑釐者。即慎到之師。而墨翟之徒也。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申子卑卑施於名實。正楊朱之流派。而楊朱則從老子道德教中出也。舉此二子源流。而一切權謀功利之士可推已。蓋當時策士顯於諸侯。雖以權謀功利為實。亦以仁義為名。仁義必有所祖。楊墨戰國仁義之祖也。孟子遊齊梁。所遇富強縱橫之士。鮮有不從楊墨中出者。是以力辨其為邪說。奉行而欲杜之。其隱意自有所在。管子言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爵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乃其闢之之原在也。不然。則孟子之闢楊墨迂矣。今世多

孟義訂測 卷六

五十三

處士橫議近於戰國之克棄仁義者。却不從楊墨教中出。而從孔孟教中出。又畏途中倚勢作威。傷風敗俗之豪類。皆言孔孟之言。而行實背之者也。此有二種。非同流合污之鄉原。則肆無忌憚之小人耳。其弊端與楊墨絕不相關。乃不自反其所以塞仁義處。而以楊墨之徒當之。此謂無稽之談。不但迂而已矣。審諸中錄出。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吾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則我此章孟子集從人心上論。苟求天下不能一朝居之所以然。當推原於天道好還之常理。未有國盈富桀輔桀之臣。而天與之以

天下者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大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義訂測 卷六

五十二

測義二十取一，此行於大道爲公之世，何不可？降而三代，天下分爲萬國，天子欲待諸侯，諸侯欲守宗廟之典，非什一必不可供耳。孟子亦非以二十取一之貉道爲弗經，特慮其不可行於中國耳。若論恭儉之主，與其爲小桀也，寧爲小貉。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測義治水之道，禹用疏，鯀用湮，白圭兼而用之以蕩，一時水患故自負勝於禹，豈知以鄰國爲壑，不仁甚也。然孟子引洪水之警，蓋究其弊之所至耳。白圭亦隨世就功之能臣，非可以易得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測義註曰：亮，信也。又曰：與諒同。愚玩此訓，未必合孟子之意。亮者，光明洞達之謂也，心非

孟義訂測 卷六

五十四

光明洞達，則機械叢生矣，何所執持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未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求告之以善。未暗扶未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

之人至矣與譏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訖音移  
治去聲

訂釋此章點士不好善之胸襟宛若鏡照世之居人上者不可以不內省。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孟義訂測卷六  
五五  
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訂釋當知此章所稱古之君子亦指三代以降之仕者說唐虞以上又當別論士而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待君周之而後免死則雖春秋之世亦未必有此敝風孔子雖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亦豈無自全之策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

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訖音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

測義古人之學最重忍入之所不能忍孟子  
孟義訂測卷六  
五五

此章之言亦從平日歷過而發也然俱從降大任之聖賢身上說未免遺缺中庸遜世之聖人一路似難以啓人朝聞夕可之思則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終於孔子之下學上達有間然而經世之君子其榜樣則立於斯矣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註以中人訓之亦是究竟則大賢以上亦不可謂困衡非進德之場儒先有云自古困於內莫如舜困於外莫



如孔子然則大聖亦有然也若未徵色發聲而喻則真中人之事顏子之不遷不怒必無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訂釋註佳

測義不屑教中尚有大變化之巧法在周茂叔炤見王介甫之將亂宋至但動其信心而不納其費勿使攻新學者執之以爲口實慮

孟子言

卷之六

何遠也其究則教誨介甫亦深矣尚有進於此者其孔子之不與鄉原入室乎學者非有智周道濟之襟懷難言師道

甘陽谷覽畢

孟子卷之六

孟子卷之七

管志道訂釋并測義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訂釋通章圈內外註無一字無有意味唯不離訓詁家風耳

測義章內心性天命四字滾在一處其量孰大孰小其因孰先孰後學者每難得其下落

孟義訂測

卷之七

二

請剖之曰但玩字義思過半矣心者三才合一之太極性者心之所生也故心中虛一圓卽性之位旁兩半圓卽兩儀卽三才之象也一與大合而成一天字大孰大於一孰一於太極太極卽乾元卽心量有何象貌今借輕清之乾象而名之曰天天象不足以當一大也一大乃乾元耳坤元之稱至不稱大義亦在此命字從人從一從叩叩者三才初起時之霹靂一聲也是曰雷以動之又曰太

極動而生陽。陽初生便是雷動。故此四字者。強分先後之因。猶可。強分大小之量。斷不可。倘從定名之後而析其義。則心與性之辨。精莫精於內典。曰。隨緣不變。曰。性不變。隨緣曰心。天與命之辨。其精即在七篇中。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中庸篇中。子思言盡性。而孟子則言盡心。何也。曰。盡心者。盡其渾淪無外之量。向大莫能載之道體說。盡性者。盡其精細無內之量。向

孟義訂測

卷七

二

小莫能破之道用說。心若盡到極處。便是浩浩其天。知化育之至誠以之。盡心必起於性學。而其蔽也。為豁達空之頑禪。性若盡到極處。便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贊化育之至聖以之。盡性必精於理學。而其蔽也。為廉纖路之名儒。及其歸元則一也。聖如孔子。方可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大聖矣。吾今以孟子論孟子。蓋於性學有大得力處。而理學較孔子畧疎。則當考其知天立命之分量也。難言

哉。

孟子盡心之盡。與子思盡性之盡。義固別矣。功有二乎。曰。功雖無二。而盡處則各有所指。孟子認得性是至善之物。有不善。皆起於操存。舍亡之心。心常操而不舍。務使一疵不存。便是盡。盡心必從悟性善之本源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思則以天命為性。天命又何從來。天即無極太極之本心也。厥初寧有善惡。性從心生。雖以善繼。而惡亦從茲起。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矣。故有剛柔善惡中之別。必易惡以至中。而性乃盡。要之亦至於心無一疵而止矣。先正格言。每有殊途而同歸者。此類是也。盡心盡性之幾微判於此。

既言知性。又言養性。然則知在養先乎。養在知先乎。曰。唯知故養。唯養而知乃致也。知在養先。程正叔已點破之。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知在養後。朱元晦亦點及之。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蓋知性實有二等有始覺之知有圓覺之知。程子所言通於佛說初住地之始覺。朱子所言通於佛說不退位之圓覺。然則孟子所言知性奚屬。曰孟子知性一言實是徹上徹下而性善從良知良能說來。此以始覺一門開人也。子思說到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方通究竟之圓覺而言之。然皆引而不發。

孟義訂測

卷之

四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而中庸則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二知同乎異乎。曰知天亦有二等。影見乾坤二元之面目為知天之始事。洞徹乾坤二道之變化為知天之終事。子思所謂知人知天此本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言也。若知天於人道而不知天於天道尚未竟子思知天之分量。孟子說知天本於知性固亦通於誠者天之道然以盡心存心之義。炤之則其所謂知天多就初知性善

之入門者說。豈必究竟天道禪家一見性宗便自手舞足蹈驚為蓋天蓋地養成禪病當戒之。

知天何以有二等。曰奚但二等而已。蓋千層而萬級約之不出三大關。已畧露於子思知人知天二解中。吾察孟子所言知天知於存心養性之中者也。是性學之第一關。通孔子不惑以前心境。子思所言知天知於存心養性之上者也。是理學之第二關。通孔子知天命以後心境。而孔子猶抱壁道未見之懷微微點出天何言哉之命境來。吾故信其知天之至入於命學第三關也。

孟義訂測

卷七

五

孟子立命之說與易中之至命通否。曰至命聖人之事也。立命二字則可隨淺深而言。言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立命便是至命。若就孟義而味其前後文句。前承存心養性而來後接正命非正命而去。直是孔子三十而立時事不必如世儒之高擡其旨也。又

味立命之立。卽立身立心之立。身心初立。何必大聖大賢。則立命之可以淺言無疑矣。或問盡心章。古今畧有三訓。朱註傳習既久。姚江裁之。盱江又裁之。其說皆有意味。而不可忽也。朱子主於先知後行。故其訓存心養性也。在盡心知性之上。而其訓立命也。在事天之上。似乎輕視盡心。知天境界矣。姚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修身立命爲困知勉行之事。其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訂釋。大道之行。人相忘於正命。春秋多亂賊。國君且以老死牖下爲幸。況爲之臣子者乎。至於戰國。却是弑君弑父之賊。希而功名士之不得其死者。塞路矣。故孟子傷之而發此言。巖墻與桎梏。可作正說。亦可作譬說。蓋凡行險徼倖之事。皆立巖墻之下者也。凡殉名殉利之徒。皆桎梏而死者也。以孔子中庸之律繩之。則凡學術之不依中庸而行。恠於世。雖依中庸半途而廢。斃於不得其正者。皆謂之不盡道而歿。則皆不可謂之正命。故曰。人皆曰子智。而納諸亡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子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記孟子者。繫以正命非正命章。接於修身立命之後。正表孟子得孔之正脈處。而立命之立。其義亦居然可見矣。

測義盡道而歿之正命。齊梁言兩極夢莫萬世我宗孔子之順正命也得正而斃一實必易曾子之順正命也順吾性情以道輔君無所歿亡子思之順正命也若顏子子貢又異是俱委其身贊襄夫子而顏則陋巷自樂不辭短命而歿子貢則結駟遠遊不憚貨殖而歿此則大君子之養晦旁行以順正命者也孟子之順正命正立乎曾思之間持志全宗孔子而輔之以養氣故其壽命獨永味盡

道而歿一宗全是曾子得正而斃之家法乃萬世儒學之正傳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訂釋註確矣學者當體求則得之之字是何物孟子開口便道性善便說仁義今此章何以獨舍之當知此體畢竟不可名狀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樂音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訂釋萬物皆備於我此孟子見道親切之言也萬物當無形色天性而體認之以形色言如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之類以天性言如健順配陰陽五常配五行之類註亦近之而未瑩止言萬物皆備猶指坤元承天之身說若從乾元統天之大身上論可曰萬物皆生於我亦可曰萬物皆統於我而孟子不贅言也亦帶着孔子望道未見之懷在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亦孟子實踐之言也或疑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恐未足以當之不知誠既從反身而得便是思誠者人之道矣孟子雖於統天源頭上未必徹而言必顧行反身寧有誠此從充無穿窬之心積來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凡九字學者當以身體之字字咀嚼意味無窮孟子悟後之言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此正自道強恕求仁之事

總玩此章然後知孟子私淑孔門之實在處  
蓋孔門下學上達之真傳盡在此矣曾子必  
先子思有聞焉唯子思從乃祖歸魯後薰習  
庭闈既久故見地又在曾子之上中庸一篇  
窺到萬物皆備以上不容說處而曾子則渾  
身入萬物一體之仁學中先強恕以求之因  
反身以誠之其樂不尋曾點之樂而尋孔顏  
之樂也其徒必有別傳之者與子思同源而  
孟子得私淑之故論學全似曾子而論道實  
孟義訂測卷之二

卷之二

十

通子思讀此一條中庸道理蔽是矣學者可  
不三思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測義行不著乃愚夫愚婦之常事習不察則  
永無破愚之日矣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衆道即中庸費而隱之道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

訂釋註儘是讀者當內自訟不必更立巧說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  
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訂釋孟子此章機變之說大都爲縱橫說客  
發也不耻不若人人字似暗指大丈夫而言  
註尾程子兩言最佳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  
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  
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  
之乎

好去聲樂音  
洛亟去吏反

孟義訂測卷之二

十二

訂釋孟子所謂古之賢王賢士猶指大道之  
行以後說若論到大道之世則見且猶不得  
亟之言尚有人我之相在如舜友善卷等七  
人不但忘勢亦忘道至受堯禪乃遞去孟子  
有尚友之志故云然但今學者當想其所以  
究竟在何處今之所謂山人乃中古以下賢  
士之罪人也

○孟子曰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語人知之亦貴語人不知亦貴曰何如斯

可以置諸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置諸矣樂音洛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窮反窮不失義故士  
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  
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訂釋戰國遊士如從人橫人槩不可與語古  
人之道而孟子與宋句踐言到置諸之實處  
非善養浩然之氣者不能其人必可與言者  
宋儒好貶春秋戰國人物必置之不足道矣  
孟義訂測 卷七 十三

得志不得志與窮達二字有別達則必從得  
志中來窮則不但志之不得而有拂亂其  
所為者即文王箕子之明夷皆是也而有道  
之世則處士中亦有可以見龍之德善天下  
者舜之耕稼陶漁樂取諸人以爲善是也如  
孔子則雖無道之世亦能以木鐸兼善天下  
及萬世唯陳蔡絕糧一厄是窮時然在聖人  
身上兼善獨善不可以優劣論亦各乘其時  
也已矣故近儒判定聖人達則兼善天下窮

則兼善萬世亦迂說也還以孟子告句踐之  
案爲正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伏

訂釋註確矣學者當思文王何以獨能興天  
下之豪傑豪傑何所發願而能獨無賴於文  
王之作興皆不出魯論中志於道四句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  
過人遠矣歆音坎

孟義訂測 卷七 十三

訂釋此章必有上事而記者逸之耳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  
雖歆不怨殺者

訂釋孟子書中多俊辭此四句其尤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皞胡反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爲之者未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  
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伏

訂釋此章註甚精詳唯過化存神二義欠審

所過者化言王者之行無轍迹也所存者神言王者之心思玄遠上徹千古之精神下稽百世之隱弊而人不測也其生成萬物如天地之不已其勞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

〔測義〕孟子全宗孔學而其論世論人之間亦有與孔子差別處其論世純以王伯二途分誠僞故談帝道於王道之中與孔子之分大道與小康別其論人則以善信美大聖神六等辨優劣故尊神人於聖人之上與孔子之

孟義訂測

卷七

十四

以聖談神漢聖人吾不得而見之者別而亦有隱含向上一着在總於此章見其端其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三王豈足以盡之大道渾渾噩噩之世皆然矣其曰過化存神天地同流聖人豈足以盡之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然矣尚論及此故曰乃所願則學孔也或問大道之行也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外戶而不閉盜竊

孟義訂測

卷七

十五

亂賊而不作則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固其所矣而殺則黃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卽堯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曷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哉然而雷霆擊物之威怒未必義皇之前無有也唯後王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王風之皞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神化此孟子善發孔子之論世論人隱處也

孟子之所謂小補得非指伯道乎曰然然則三代之小康與小補何異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非君子之禮樂何足以康天下特較諸大道爲公先進禮樂之天下故小之耳伯者全無過化存神之玉德亦無禮樂正天下之休風縱佳一時而先進日降於後進豈非小補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測義〕此章乃孟子之本論也、其論仁言不如仁聲、審矣、謂善政不如善教、則尚有因時制宜之權在、蓋使民畏、誠不如使民愛、然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孔明以嚴治蜀、亦一道也、得民財、誠不如得民心、然周禮一書、理財居半、孔子亦教冉有先富而後教也、孟子雖探本

孟義訂測

卷七

十六

之論、亦有感於時政而發、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訂釋〕此章乃孟子悟性善之根源處、其點親親爲仁、敬長爲義、正悟機之所在也、悟機必發於剎那、而體認擴克、不知費許多工夫、然後到資深逢源處、俗儒奈何輕借良知良能

爲話柄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聲

〔訂釋〕註精矣、學者當知舜居深山之時、已有孔子六十耳順、七十從心之氣象矣、所以協德於堯、而稱性之之聖、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義訂測

卷七

一七

〔訂釋〕註引李氏之解最精實、當知孔門易簡源流、本來如是、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知聲疾且忍反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訂釋〕註中字字精密、當知孟子深造自得之學、亦從疾、疾中來、蓋少孤受母三遷之教、而老遊齊梁、所如不合、亦心危而慮深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者也

訂釋大臣之格大約有此四等容悅亦非邪  
佞小人乃具臣中之急於得君者但不能循  
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正子產甯武  
子之屬天民則伊呂是已大人二字則從乾  
父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然曰

孟義訂測

卷七

十八

正已物正猶從現在事業上說及其至也尚  
可以正萬世之不正而功用皆成於不見不  
動無爲中此章圈內外註皆確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  
洛王與皆去聲下金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

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訂釋註無一字不確

測義近儒動以孟子三樂爲口實一臨得失

之際何必王天下哉卽得一美官起一令名  
其樂易矣此無他不愧不忤之因不正也因  
雖正而躬行不足以實之亦無資深逢源之  
趣真樂何在若乃幽贊化育之功用則全在  
於教育英才故三樂之究竟在此得天下英  
材非盡得一世才子之謂得兆人中之傑出  
者耳孔子之得回賜便是孟子似有以多爲  
貴之意在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

孟義訂測

卷七

十九

洛下同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畜而愉此言精見音

訂釋中庸尊德性而孟子之道性善則泛指  
聖凡之同具者說耳唯此章說到不行不加  
窮居不損處而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方說到德性上然學者必先明真性與習

性之從來而後德性之尊可揀分定之。分者必以性分揀命分。今玩孟子言意却無二行窮居之命分說也。言君子自有天然之真得豈爲命分之榮辱所移哉。然而窈到根心生色處亦只至於四體不言而喻止矣。向上猶有軌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性境在此是德性之究竟處。孟子豈引而不發耶。然盡性者不可以弗之窮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孟義訂測 卷七

辛

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鵝無失其時

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本去聲所謂西伯養老者制

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

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能誦之凍餒文

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測義三代盛時得一士而可王伯夷太公之

爲周大老宜矣孟子復尊之曰仁人仁最未

易許也。據平日之所科曰伯夷。隘隘豈仁者。

之量乎。又稱伊尹爲聖之任。則太公可以例

推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相武王所紂之頭

似乎已甚、何以稱仁、學者察於此處、便可以

識孔孟之論仁矣。又參到孔子之仁骨。仲孟

子之賢百里奚論又稍別則非管仲之賢不

孟義訂測  
卷七

主

及奚而奚之仁不及仲也大仁或近於不仁

而小仁或是大仁之賊。此是孔孟所見於仁。

賢之分量處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閤戶求水火無

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有不仁者乎焉於反

訂釋當知此章孟子自信王齊猶反掌及

告梁王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之用處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謂仁其端則在使民菽粟如水火故既富方穀王天下之道盡於此矣。參以必世後仁之案則猶有性之難盡曲之難致處未必如反掌之易也。孟子此訓特戰國一時之藥石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必照焉。孟子訂測 卷七 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訂釋此章旨遠而辭文讀者縱有悟頭然非熟玩斷不能了其意趣當知孟子生平深造自得於孔子之道全於此章見之不可輕易下口。

測義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孔子當年之實事也孟子特借此以起遊聖門之難爲言耳語意中隱含集大成之所以然

處故難爲言水之瀾日月之容光必照此難爲言之實也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也徵於波瀾狀源頭之不可竭徵於容光狀照體之不可窮此四語含蓄意味無盡學者不當專在聖人之威儀言辭上求當於聖人之精神上求也孟子之資深逢源根於是矣不成章不達一句頗難體貼爲近世所稱道學之士成章難而達尤難也章即魯論斐然成章之章達即魯論下學上達之達而其

孟子訂測 卷七

三

等不同約有三格狂有狂之章狷有狷之章中行有中之章皆須斐然有成而後可進一步士一達則賢賢再達則聖聖又上達則天共有向上一步而必各因其章試就孔孟而論孔子有天縱四母之絕德故從不食不寢之思忘食忘憂之學上成章以達於窮神知化此志於乾元之道岸而兼修坤道以上達者也孟子有至大至剛之浩氣故從必有事爲而勿正心之操勿忘勿助長之養上成

章以達於四十不動心此志於坤元之道岸而上望乾道以求達者也故孟子之達不至於大而化之之聖必不已而孔子之達不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必不已矣然又何必疑孟子不達乾元凡學未有不以乾元爲歸者然而一資養氣之功便入坤道入坤道便由坤元以達乾元乾元之道岸殆非一生之力所能到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

孟義訂測 卷七

三十四

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訂釋註引程子楊氏等說精甚今且說雞鳴而起一句古人以夙興爲進修之程乘夜氣也大有源委愚從老疾困衡中稔知之而力已不前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聲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爲去聲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皆去聲

訂釋學者當知天下道術除孔子之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一途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辭章之學不足道也取爲我註曰取者僭足之意非也蓋末世學多爲人而楊子之所取者爲己之群也拔一毛而利天下謂損心體之纖毫而成功於天下故其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不

孟義訂測 卷七

三十五

利天下天下治矣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敝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捐軀殉國者故無君摩頂放踵自頭至足無一不捐也捐全身以利天下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敝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其徒之觴一濫則亦必至於無父無君楊濫於老墨濫

於佛道若相悖然而逃墨必歸於楊者何也  
不但其流之務外當返於近實實以性宗之  
原合於命宗也而戰國佛教未來老教亦通  
於佛故楊墨皆出於老氏而純歸於老氏  
又不可何者今世功名富貴之濫觴孔澤亦  
胡得歸咎於吾孔子也彼楊墨之學則亦從  
坤元之影響入一脚矣子莫之學又如何曰  
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註謂執爲我兼  
愛之中亦無是處人心固各自有中也有之

孟義訂測 卷七

主

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  
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門而  
方所則惡可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或百慮  
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之立已  
立人之作用亦相近唯精義入神之造詣不  
得端的故無權焉此其源又何在亦以學不  
發根於乾元而影於坤元上立生一苗也下  
元以來諸儒凡學孟子而未至孔門者入於  
子莫下必淪於楊墨而誰其察之今

有根仁義無根則楊墨享莫之罪人也悲夫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  
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人不爲憂矣

訂釋註最警切然又當知人心尚有一大害  
在貧賤外果何在曰在溺心之不正知見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訂釋註確矣

孟義訂測 卷七

主

測義孟子雖稱孔子集夷尹惠之大成而獨  
聖之和隣於聖之時然則和與時更近乎曰  
中和固不相離也然則惠亦可稱時中之聖  
乎曰惠之和何嘗不當於時但與夷尹易地  
而處則未必其能爲夷尹耳孔子無可無不  
可則處惠之地遂能終身如惠乎曰孔子惟  
有斯文之天命也故操春秋之木鐸使其時  
上有母顏氏在堂不可以遠遊下有弟盜跖  
在外不可以載質則其同柳下惠之事汚

而居小官也必矣果爾將無負斯文之命乎  
曰命在述而不作何必去父母之邦此義正  
今講道家之所未察者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  
泉猶為棄井也辟讀若壁音軌與切同

測義學以得泉為節此所謂深造而自得之  
也此章與成章後達之義相通泉從乾坤二  
元脉上來者方正然而泉發坤元則向上猶  
有泉源在學者參之

孟義訂測

卷七

三八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測義性之者德成諸性也合外內之道也身  
之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仁非內而義非外  
也假之之根正從外義中出至於久假不歸  
則以人性為仁義之章亦成矣然非堯舜湯  
武之道也故告子之學反之身可以為湯武  
假之久可以為五伯孟子研幾及此安得不  
貴王而賤伯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  
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  
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訂釋公孫丑與孟子論世及此依稀乎孔門  
之子貢矣獨放太甲于桐之放字覺太重書  
云王徂桐宮居憂豈放哉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孟義訂測

卷七

三九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秦七用反

測義讀是章當知古者四民各有專業士起  
於農大類素餐而唐虞以來之養士於太學  
亦似以素餐導士也者義在為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也蓋儲他日之用耳古人不仕即耕  
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耕者戰國之  
多傳食遊士非古也公孫丑之問意良古而  
孟子之白士非素餐則與孔子之荅樊遲家

圖之意同，雖至理亦權詞耳，如欲稽近代諸學家之敝，不嫌申公孫丑之駁以挽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訂釋註確。

測義：王子墊之問士何事，與公孫丑之問素餐相通，而意則各有所在。丑正問君子何以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異於素餐之遊士。墊直認遊說之士爲士，而疑其何所事事也。孟子則反遊士之所尚而答之，殺一無罪以傷仁，非其有而取之以傷義，正當時遊士之常習。孟子反之，言遊說中原無尚志之士，志士則自有所在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論，食音嗣。

訂釋：取予士之大節，上章隱刺取非其有之

非義士。此章又直訊矜小節而虧大倫之非真義士，皆維世立教之大閑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求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與欣同，樂音洛，從新音。

測義：孟子七篇中，盡心篇最精最粹，獨桃應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一章，不可以常理解，而苟通論世之衡，亦可權爲之解。舜爲天子，言其必容臣下之執法也。臯陶爲士，言其必不徇天子之詘法也。然何至執及天子之父？吾想桃應問端必久入齊東瞽瞍焚廩捐階之舊聞，近得孟子堯舜攝之新案，知是時舜雖受攝而實行天子之事矣。瞽亦可名天子之父，而其實與禹父之鯀同流，鯀可以方命殛，瞽不可以殺人執乎？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此以舜之處鯀律堯



之處瞍而云然也。下因舜不禁與之再問而  
荅之曰：未舜惡得而禁之，未有所受之也。言  
禁當在堯，不在舜。法亦受之堯，不受之舜也。  
然使舜朝受堯禪而率百官，暮因刑官之執  
法而遵海濱，亦近於人情否？曰：此論於三王  
家天下之世，誠非人情。若論於五帝官天下  
之世，則非大遠於人情者。四岳一揚舜於側  
陋，卽棄師相而掛瓢堯一禪舜於文祖，卽就  
幽城而待俎，此與處海濱何擇焉？而舜禪禹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後亦崩於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故帝舜  
之視棄天下，直如棄敝屣耳。如果與父同遵  
海濱，其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此真天理人  
情之極致，無足怪者。唯瞍有殺人之姦心，  
未嘗必不允若於堯，舜不能使瞍允若，必  
不敢受堯禪而堯亦不遽禪以天位。此理之  
必然者。又舜未爲天子時，竊負而逃，處海濱  
可也。旣爲天子而竊逃以傷帝法，豈理乎？陳  
九德如皐陶，其心最細，豈無致曲之術而陷

天子於海濱耶？且禹傷父殛，則終身非食  
官舜乃幸父之脫逃而終身欣樂，亦非法也。  
此皆理外之事。桃應可以無問，而孟子亦可  
以無荅者也。問與荅皆屬權詞耳。雖然，未  
不義而孟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如以實荅當  
曰：瞍雖頑，豈與方命圯族之鯀等？傳有之，自  
幕至於瞍，瞍無失德者。瞍非以天子之父殺  
人者也。設放勳殛落之後，瞍能殺人，舜必先  
見其萌，早以堯之命執中者命禹與父同潛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何待發而後負倘發，皐陶必以義起入議之。  
法負亦何用竊哉？桃應縱迂，亦不當設此問。  
將非有所觸於當時之徇情廢法之國君發  
歟？不然，則棄稷下辨士如鄒衍淳于髡輩之  
輔頰，而孟子亦以不屑教之荅辭應之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喟然歎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  
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平魯君之宋呼於垣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言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訂釋吾玩此章言意孟子必於自范之齊有所日新於居廣居之仁學上偶觸王子之氣體而發之其言未非盡人之子與非指王子也乃指同王子車馬衣服之人衆說蓋借王子以尊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居廣居之謂素王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後音嗣音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義訂測卷七  
訂釋註確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測義形色天性正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相通非見性之親切者不能作此語然天性既入形色便屬坤元不屬乾元而欲舍此性以求乾元又無是處踐形亦與盡性相通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然至於造位乾元之

聖人則六根可以互用能目聽而耳視又能視聽不用耳目方是至聖踐形之極致孔子能之而能不為幾於是矣孟子智未及此然則學之亦有道乎曰有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優游而自得之患不到六根互用地位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王子有其母

孟義訂測卷七

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未莫之禁而弗為者也扶

訂釋註明甚

測義齊宣所欲短之喪蓋母喪也古者父在則為母服菽年壓於父也宣王無所壓而欲從菽故孟子非之獨疑公孫丑孟子之高弟而方從君短喪之志何也蓋古禮之壞非一日矣至於王子之生母死其服制原以菽年

爲限而其傳爲請數月則尤短之短者也孟子矜之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其詞情孔惻矣蓋至我大明國朝始均嫡庶母以三年之服真可謂盡人子之性者而議者不無庶母濫嫡之嫌則在爲人子者亦當知所照顧焉然國制已於封章贈典之間辨之嚴矣士生斯世而有不移孝爲忠者非夫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荅問者有私淑艾者

孟義訂測 卷之

三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訂釋朱註儘佳但其優劣孔孟之徒未必皆然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爲大聲穀古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測義孔子之道高美故二三子起有隱之疑

公孫丑亦以宜若登天爲言可見其有所不得於孟子也其登天必指上達言到智譬則巧處而孟子以繩墨穀率爲言則猶然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之意也其妙隱在躍如二字中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測義道權統於天子是爲有道之天下身之用舍聽於君故曰以道殉身道紀裂於諸侯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是爲無道之天下道之行藏決諸身故曰以身殉道結一句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意向天下無道一邊說朱子以爲妾婦之道甚當○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測義趙註謂滕更二挾甚當竊歎士風至於戰國澆甚矣滕更非大貴亦非大賢而於問

道之師尚有挾也。況齊王之子乎。孟子居天下之廣居。雖視王子。猶視盡人之子。而何有於膝更。其不荅也宜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訂釋註曰。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義亦精矣。吾玩孟子語意。似不然。戰國之世。士亦有從先王。道學文學遺教中來者。往往重深造而忽庸行。已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所不可已之事。薄所不可薄之倫。而曰我從事於學問也。然而造之。不以其道。行多不慊於心。退必速矣。此亦孟子有感之言。學者詳之。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訂釋註精甚。字字皆當玩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訂釋朱註謹嚴之甚。

盡心章句下

卷三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

孟義訂測

卷七

三

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訂釋此章必是孟子自梁歸鄒時語。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應居梁之日。而直斥梁惠王之不仁也。其事則龐涓孫臏之事。彼此皆不仁之甚者。公孫丑先事孟子於在齊之日。已而從之。適梁歸鄒。故追往事而及之。從遊獨久。宜其得於孟子之深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義訂測卷七

四十一

測義春秋無義戰一語孟子之斧鉞嚴甚矣。夷考孔子春秋之筆似不如此過嚴。孔子既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又自道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豈其中遂無一義戰耶。觀其仁九合之伯佐曰一匡天下匡天下非義不克。然則召陵城濮等戰曷嘗不予其爲義戰也。孟子以上伐下之征法律之故以不義樂之。雖可以杜擅命之漸。然而論世亦踈。自古方伯有二轍有出於盛王之世者。如周召之分陝東西是也。此守上伐下之王綱以伯天下者也。復有出於衰王之世者。如商相土周文王之截海外。勘黎降崇是也。此通至仁代不仁之王德以伯天下者也。然則無道之霸王戰亦何必皆義而有道之方伯戰亦何必皆不義哉。唯桓文樓諸侯以伐諸侯心迹皆在有王無王之間。故宜受孟子之斧鉞。然孟子徑許齊梁擅自稱王而征伐秦楚不復告成於衰王恐亦非春秋六一統之正義。

孟義訂測卷七

四十二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測義能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後可與論世矣。獨此章孟子之信武成二三策尚有遺義而朱註之訓孟子血流漂杵之義更錯。孟子蓋謂仁人無敵於天下必無一人操戈向武王者何至於商人自相殺則猶有黨紂以敵至仁者在也。故謂血流漂杵之策之不可信。然而孟子執定三代之世仁人必無與敵亦不盡然。試觀唐虞之世苗民何以三旬逆命夏道方隆有扈氏何以大戰於甘文王豈非至仁而三分天下止有其二也。然則孟子血流漂杵之辨亦不可盡信矣。吾今竊取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案轉論七篇曰吾於七篇取其尊王賤伯願學孔子二三大旨而已矣。○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

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訂釋此章當與上章合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正史無考却見於汲冢周書此必孔子刪後之書也當時孔子存書匪以事之皆實不過取其可以訓後者存之耳雖曰盡信正史不如無正史可矣又如陣法起於軒轅

孟義訂測

卷七

四三

之七十二戰戰法起於太公之六韜三畧何可以戰國孫吳起剪等之善為陣善為戰而繫罪之湯武之行師亦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焉之陣法哉據汲冢書則周公太公相武王侵伐商郊奇正相生原不踈也第其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之真心則可以諒於天日可信於愚夫愚婦耳論到此處孟子之論武畧未必長於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最當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方訂釋註引尹氏之言而足之曰下學可與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盡知此精甚孟子實深造而自得之故有此言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破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袵反果說文作裸鳥果反

訂釋孟子得孔子之正傳全在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處舜之允執厥中是窮達

孟義訂測

卷七

四三

一致之原大聖人遇則為舜禹不遇則為孔顏其揆一也唯究到至性之根脚處則乾元坤元異造而舜與孔子造入乾元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訂釋此亦孟子有為之言戰國之士尚氣子弟之以好殺累父兄者多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

將以為暴

測義或問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然則後世之征尚可廢乎曰不可天下一家之日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而鹽課之政為最大仁政即在其中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訂釋註簡當今有講道之士全不遵此二門

孟義訂測 卷七

四

而駕高於禪玄二門之敝帝真外道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訂釋註未盡善邪世處士橫議之世也書曰朕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蓋帝世猶畏之是以先王起三物之教閑其邪也至戰國而清議傾甚矣非周于德者能無亂乎乃今日世本下邪說所亂者甚衆砥柱其間

矣哉

○孟子曰婢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訂釋此章孟子之刺偽夫入骨而朱註亦甚謹嚴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訂釋註確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義訂測 卷七

四

訂釋註確

測義註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此亦可以論漢唐宋之世乎曰不可易也特其時之所乘異耳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主未有不通天地好生之德而垂統百世者第封建之世天與必徵於人與郡縣之世則必天有以鑒之而人乃漸歸之也漢帝約法三章其寬厚出自天性唐宗一見賢書五臟皆附於背即去笞背之刑此心從何出哉宋祖有密戒

示踐祚者一不殺柴氏子孫二不殺大臣三不殺諫臣終宋世守之而不變也是故得天下者必以仁萬世之所不能易也然漢唐宋亦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損仁義之時至於我聖祖則毫無所損矣餘且弗論即如記所載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此三代仁天下之遺法也而大明律令猶審於知情不知情之間除三族連坐之律祖訓則以肉刑爲首禁其仁

孟義訂測 卷七

聖

尤及於先王之所不及仁矣胡藍之黨特其一時刑亂用重之偶然而非其本懷也其他不可枚舉儒者當曰三代之後以仁得天下者必如我聖祖而後可獨惟孟子既知不仁之不可以得天下而猶以王道說篡國之子孫何也此無他鑒不能齊孔子之知天命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

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熟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成音

〔訂釋〕此章乃萬世警君之藥石然而四海爲家之日世主多忽其言則以未信到天視聽自民視聽處也若以論世之法揆之則得乎丘民爲天子與變置危社稷之諸侯亦但可行於三代之盛時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

孟義訂測 卷七

聖

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訂釋〕論聖人於三代之後人但知以言教師當世而不知其以風教師百世師當世者謂之顯贊化育師百世者謂之幽贊神明二氏之教之不可廢於天下亦以此孟子闡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大有功於集大成之孔子而俗士惡乎知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訂釋此章之註必當從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爲是朱子信到理極分明而又作疑詞曰未詳是否則小心之過也若如圈內所講仁與人之合處何以異於禪玄家之巧說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義訂測 卷七 四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訂釋察孟子此言而後知孔子之絕糧陳蔡家語載楚莊以幣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舉兵而圍之者非實錄也特以上下之交絕而無餽粟者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訂釋註精挾此章乃末世士君子變塞不變塞之所係不破此毀譽危關斷斷不能修龍德於天下而國家所引進之人材亦止進得偽君子而已矣孟子借重文孔二大聖以慰貉稽而斷章取義於風詩厥旨深哉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訂釋此章賢者當就爲人上者而言蓋戰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其立教之章程猶在但孟義訂測 卷七 四

司教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耳今世講道家正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介音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訂釋味茅塞句則知高子之心亦曾識過仁體知有日月至之光景者特緝熙之功不繼進於齊王之一暴十寒耳今學者習於口耳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測義〕高子蓋知樂者，其論禹聲之尚文王，以追蠡亦未必如註中所謂。而孟子以城門之軌為喻，則全不指禹在文王前千餘年，鍾久紐絕。如朱子之解也。蓋當齊宣王時，禹文二鍾皆非本來之舊物矣。其追蠡，匪從姜氏之齊初建，則從田氏之齊再建也。春秋諸侯，魯

孟義訂測 卷七

五十一

既得備先王六代之樂，則齊亦然，而獨存禹文追蠡，是又各有因在。禹功在九河，海岱乃九河之委也。齊當祀禹於河海之間，故有鍾。周公設明堂於泰山之下，以朝東方諸侯，地基在齊南魯北界上。周賜齊先君履，南至於穆陵。齊當祀文王於觀耿光之地，故亦有鍾。其時禹之鍾必在衝衢，又以觀河洛而思功，撞之者衆，故紐將絕。文王之鍾，倘在明堂地界，則九鼎遷洛之後，人士之宗周者，日哀聲

非不美而紐以叩希全矣。朱註於圈外有疑詞，可見其解經之心之細。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逐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義訂測 卷七

五十二

〔訂釋〕觀發棠馮婦之說，然後知孟子之久於齊，亦始敬而終衰矣。孔子之於齊景衛靈，皆然。而何疑於孟子哉？迂儒不審語默之節，而動以諫行言聽求人，鮮有不蹈馮婦之覆轍者。

註有句讀，欠審處。本文句法，蓋言馮婦初善搏虎，而卒為善士。齊國之士，則之衆皆悅之。衆，即指逐虎之衆，其為士者笑之之士，即士則之之士，非以則之野為句也。此朱註中之小失。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訂釋**此章乃孟子之深造性命處，其盡性至命之不能齊大成至聖亦隱在此處，則細參中庸一篇而可意會也。朱註儘精盡密，但於性命二義似未盡炤孟子之隱意，愚已露諸測義中。

孟子訂測

卷七

五三

**測義**子思即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四肢之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

孟子訂測

卷七

五三

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撓越，卽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王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卽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在從先議中錄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太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訂測

卷七

五

不厭不倦之聖學終有脫化之未盡者在故其對公孫丑辭聖曰未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然亦升聖人之堂矣未說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乃孟子之卑以自牧處而其入孔室之未深亦在此處孔子之聖窮神知化也但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已曰未曰或則但隱示欲從末由之意而非謂其全不可知也今直以聖而不可知之爲言豈非全退處於可望而不可及之地哉此見孟子克無穿窬

之心一毫不自欺處蓋孔子上達乾元之證以統坤元大而化之之聖證已極特入神之證未滿孟子上達坤元之道以聖乾元大而化之之聖境亦在聖中而神境則杳然也大人言大人事聖人言聖人實皆自道語耳註謂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殆不然他重又謂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學必引而自高尤不然

孟子訂測

卷七

五

測義或問聖學必究竟於孔子此下學上達之的也然則自志學以至從心可分善信美大聖神之等級乎曰孔子以天縱之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稱四絕者也本不可以六級間之而至聖隨順凡流必顯權而隱實則亦可以權定其等蓋自十五志學善信之聖已充自三十而立以至於四十而不惑則美且大

已於乾象自言之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孔子之所謂過此以往事也。孟子之果位又若何曰孟子者用六利貞以大終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訂釋〕此章乃孟子吐露生平宗孔仁修孔矩之精蘊處。當時公孫丑公都子之流有能言

孟義訂測

卷七

孟子

拒楊墨者故論及此。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楊氏近義為攻具。皆影響之窺竊。唯本註務外不情。太簡近實之判近之。然亦皮膚語也。使孟子以此與楊墨辨。恐不足以申楊墨之膏肓而動之歸儒。又當知孟子之所謂儒乃孔子一貫帝王之儒。非後世出入釋老之儒也。難言哉。難言哉。

〔測義〕孟子當年特以無父無君之弊。究楊墨

之所必至。非謂墨偏於仁。楊偏於義也。楊墨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荒於體者也。何以起逃墨歸楊之心。蓋自反有不安處。彼其從利天下上求仁。豈淵泉時出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楊。楊朱宗老氏之無為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踈於用者也。何

孟義訂測

卷七

孟子

以起逃楊歸儒之念。蓋自反有未至處。彼其從自檢上務仁。亦豈克已復禮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於儒。儒者之體用何在曰。天下一人仁者之體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用也。大而化之則為聖。聖而不可知之則為神。此孟子之願學孔子以立萬世之儒極者。

或問孟子何不言逃墨逃楊總歸於儒。而中間猶有歸楊之一層也。曰孟子豈以服儒之

服言儒之言行儒之行。卽名爲儒哉。世之儒其名而不儒其實者。不可勝紀也。楊墨猶近聖人之道。蓋有儒其堂而鄉原其室。儒其迹而禽獸其心者。則楊墨之罪人也。以故孟子念孔道之時。中狎難合。且以歸楊爲歸。儒之漸。毋若俗儒多僞。於歸楊歸儒之實。兩無當也。味孟子如追放豚之語。則知當時公孫丑公都子諸弟子中。尚有知所逃所歸之着落者。而今則掠其口實也已矣。

孟義訂測

卷北

五

逃墨必歸於楊者。誰乎曰。墨者夷之。其人也得孟子二本之鍾。而憮然自失。歸楊卽歸儒矣。逃楊必歸於儒者。又誰乎曰。卽楊朱便是。朱受老子之教。曰。爾睢睢。爾盱盱。而誰與居。於是盡反其睢盱之習。而至與人爭席。則又將去其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之成心。浸淫於吾聖人之克己復禮中也。學者欲探孟子身承三聖之淵源。慎毋影掠距楊墨之話。餅○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訂釋此孟子救時之言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訂釋尹氏言簡意盡。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

孟義訂測

卷七

五

軀而已矣。

訂釋註確矣。今世詩文講學二家。尤不可不嚴此戒。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爲

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予者非。

訂釋註確。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忝

〔訂釋〕此章乃孟子之剗出肝腸，示人處，註亦精細可玩。

孟義訂測

卷之

空

〔測義〕名利之障道久矣。凡害人者，多根於利。凡穿窬者，多根於名。雖有好仁之士，利根未盡，難保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也。雖有好義之士，名根未盡，難保無素隱行怪而述后世之事也。人心惟危，可畏哉。

數年前，嘗與一文士言，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為其觸造物之忌也。蓋自老氏有三不朽之說，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俱不易。唯立言為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人間之墨未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訂釋〕讀此章，當知孟子能言距楊墨之實。盡在此。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正墨氏之學也。楊子之學，則修其身而天下未必平。二家之言，皆有以下帶而道不存處。為其與一以貫之之脈絡，俱隔一塵也。

孟義訂測

卷之

空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聲聲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訂釋註精矣。今味孟子語意，似非以動容八句分屬性者。君子行法一句分屬反之，言道本天然，性者性乎此，反者反乎此也。行法俟命，雖向湯武反之一邊說，而本根則從堯舜性上來。圈外引程子等言，皆粹語。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前

訂釋此章大人，不指諸侯，全刺儀秦之輩。蓋當時俠士，固以身說諸侯，而身亦離大人之威勢，說於人矣。故孟子與宋句踐言說大人，則藐之。即孔子斗筭從政之遺意也。楊氏之

般音盤樂音洛來去聲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般楚

不滿此案，良是然，不可不以意逆孟子之志云。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訂釋註精甚。吾儕當自省察學，苟未到從心所欲，不踰矩處，心須用養。養心斷莫有善於以寡慾者。帝舜禪禹之日，尚有惟危惟微之戒，而況養心之士乎。

孟子訂測卷七

六三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訂釋此章公孫丑與孟子問答二意俱深。思信孟子之淵源，雖私淑於孔子，實得統於曾子驗於此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謂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謂大文反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孟子義訓

卷四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萬重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反關音奄馬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利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

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紫音作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訂釋此章全發孔子進狂狷拒鄉原兩意乃聖人真好真惡之所在真好者好於世俗之所不好真惡者惡於世俗之所不惡皆以中道為閑狂狷行未必能合中道而念念皆真

孟子義訓

卷五

故為中之次鄉原迹無不賤中道而事事皆偽故為中德之賊末結到君子反經上經者常也君子中庸之謂也孟子真於此處得孔子之心巧故能言拒楊墨然楊墨非小人無忌憚中之中庸乃君子有忌憚中之遠於鄉原者也

則義孔子在陳思及魯之狂士後儒張大其說以為不得行道於天下故欲傳道於萬世愚久覆其不然三代以前絕無傳道之說

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原之仁義  
之尤者也其流不至於亂國不已欲斬亂賊之  
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賊既成則無所容  
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  
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  
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原之人不足  
以動國君大夫此修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  
日之流風又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既塞學校  
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蟲之

孟子

卷七

技送亦以鑽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  
爲重輕向者學鄉原者誠有知所自愛而學  
爲原人者孔子未必便以爲德之賊而拒諸  
門外也故本進身之士多狂躁而鮮原人至  
於一人之進退則其間然猶世之習不足以博  
其利而求高位又或徒識居鄉則又欲以自  
爲天下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容鄉原之  
鄉原一出却能尊大聖大賢之思此非

俗目所能辨也所不可欺者唯有如電之神  
目所不能逃者唯有冥府之業鏡而宋儒又  
掃因果之說頗似以爲鄉原開一有罪法門誰  
肯自錐自劓至於穿窬克類盡處儘有身入  
鄉原場中而猶口排鄉原者正是鄉原之魁  
隍吾有一言作斷案曰凡言鄉原亂德而不  
信因果之理者皆非斬鄉原之根者也姚江  
倡學以來講學家之鄉原更不少克類至義  
之盡一切益於又徒噪於張幟以巧言令色

孟子

卷七

爲善誘者其一竊國侯門之仁義一間耳省  
夫在從先議

君子反經當爲楊墨之無父無君發而今特  
爲鄉原發何也曰孟子之爲世教慮遠矣一  
爲楊墨之反經淺而鄉原之反經深一爲楊  
墨之歸儒易而鄉原之歸聖道難也此處須  
用之思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

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宜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訂釋此章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之字皆承上堯舜之道說來蓋以時中貫道統也孟子一生深造於孔子之學有所自得而難對人言

者全在此以孔子接堯舜湯文而不以顏子子貢配禹皋伊萊望散則猶未許回賜以見知孔子之盡也未兩句註謂前無有指見知後無有指聞知似不得孟子感傷之意言於後先賦中及之曰前言爾者爾文王之位謂孔子有聞知文王之實而其位不爾也傷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後言爾者爾太公望散宜生之倫謂顏閔輩有見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爾也傷孔子之澤之將斬也近儒

多疑孟子沒畧顏曾以見知自負亦未必然更有影掠空頭禪語以講孟義者謂見聞二知皆無所有則孟子絕未嘗以虛無論也

測義孟子前論生民治亂則以孔子配禹周公之相業此從命世之事業論今當斯道見知聞知則以孔子接堯文之道統此從不世之德業論也獨未論及孔子之乾元出世一脈為道本耳故唯中庸一篇以祖述憲章贊

為大方與堯舜湯文之密

以至誠之贊化育聖人之作禮樂起之則孔子之所以繼禹周也後以至聖之如天如淵至誠之其天其淵終之則孔子之所以贊乾元也大哉仲尼斯其至矣然則七篇之尊孔子似猶未達子思一問或問七篇之後有宋朱文公熹引文路公彥博題明道先生程伯子顥之墓錄其弟頤正叔序文實之蓋將堯舜以至文孔相傳之道統屬明道也果否志道敢颺言曰此可以論

斯文之統不可以論斯道之統也。後儒執正叔之序爲口實，遂將作君作師之道統并而歸諸與斯文之匹夫，則固矣。當知文王以前，君師之統合於一，孔子以後，君師之統裂於二。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未嘗使人裂也。人自裂之耳。正叔序明道，僅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而不盡據韓退之堯舜遜傳文，孔子傳之孟軻軻，故不得其傳之案。良爲有見，然自朱

帝王之道統匹夫得與

偏詞也。顧自漢高迄於

勝國創業之君，委未有如湯文之接堯舜執中緒者，則何怪乎講學者之以斯文貳道統哉。今以孔子天生德文在茲兩案而折衷孟子，無有乎爾之案，允矣。夫匹夫可以任未喪之文，不可以任未喪之道也。道實統於帝王，第世長民必以德耳。仲尼既歿，大程未生，四時不行乎百物不生乎。安可謂繼周有作，遂無一君一楨與於作君之道統者。文王之

後之有漢祖唐宗宋祖等君也，猶孔子之後之有孟子周程張朱等師也，皆可與於作君作師之分統。而德則不逮文孔之純全矣。吾今推敲於孟義朱註之間，而差等之論，君道委如孟子之說，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嗣後有漢唐宋創業英君，暨元左亦皆與於作君之統者也。論師道則當裁

至我 高皇千五百

賜曾參孔伋則見而知

高皇則聞而知之。中間有孟軻周程朱許吳宋桂迨今薛瑄王守仁等儒，於作師之統者也。必如此而後其論公然則孟軻之門亦有見而知之者乎。曰孟門無顏子子貢子思三大賢也。樂克頗似孫丑萬章頗似游夏。接孟子之統者，周耶程耶。曰據正叔獨推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誠有蔑沒師承之口過，而表其興起

使  
 以和子當孟子耶則月乎便可以常開  
 孔子使以伯子當孔子耶則周子便可  
 以當孔聖之所尊猶龍氏而朱子之不沒太  
 師傳伊川當讓一籌矣然則所貴乎孔子  
 有重於貫帝王之君道乎重於貫佛  
 道乎曰妙大無所不貫用以時乘其  
 周子六貫帝王經世之道而  
 老出世之道而一  
 九設有運乘形不得為不為宇  
 此秘者則於  
 謂考諸三大聖人而不謬矣吾儕  
 先入邊見論祖述憲章之大道哉其要  
 孔子中天命一宗今日不容不顯一顯則  
 必之易之蠱蒙不云乎先甲三日  
 有始天也當今日之天行  
 於遺經誠有茂沒師承之良談道為人弟子

使聖人之道  
 經

原缺

孟義訂測七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管志道編志道字登之婁縣人江南通志稱其  
由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陳利弊九  
事忤張居正出爲分巡嶺東道與巡按御史齟齬  
爲御史劾奏鐫秩遂移疾歸考明史顏鯨傳載御  
史顧雲程疏言神宗大起遺逸獨鯨及管志道以  
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  
卿獨靳鯨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罷官疑通志悞也  
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  
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不可  
勝舉蓋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汝芳之學出於顏  
鈞本明季狂禪一派耳



ZW 21181888541966